

虞初續志

玉璽鄭澍若編

商務印書館藏版

序

山來張先生輯虞初新志。幾於家有其書矣。誠以所編纂者。事非荒唐不經。文無鄙俚不類。較之湯臨川之續合虞初原本。光怪陸離。足以鑿方心。開靈牖。彌覺引人入勝。雖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凡可喜可愕可歌可泣之事。千態萬狀。即可喜可愕可歌可泣之文。亦層出不窮也。予聞取國朝各名家文集。暨說部等書。手披目覽。似於山來先生新志之外。尙多美不勝收。爰擇錄其尤雅者。名曰虞初續志。非敢謂開拓萬古心胸。有開樂觀止之歎。然而其文其事。則皆可以咤風雲。鏘金石。助塵譚。而備輶軒之咨訪者也。乃不揣固陋。授之梓人。請以質諸大雅。其獲免續貂之誚否。時嘉慶七年壬戌歲仲夏月。穀旦。鄭澍若醒愚氏書。

虞初續志目錄

卷一

馬文毅公廣西殉難始末

述趙希乾事

孝節婦鄭氏傳略

義士李倫表傳

林四娘記

崇明老人記

曼殊葬銘

曼殊回生記

卷二

閻典史傳

費宮人傳

義貓記

江天一傳

徐作霖張渭傳

梁烈婦傳

替女琵琶記

徐乾學

邱維屏

章藻功

李漁

蒲松齡

陸隴其

毛奇齡

毛奇齡

邵長蘅

陸次雲

徐岳

汪琬

侯方域

王猷定

吳陳琰

卷三

徐菴古佛記

誌王成事

侯方域魏禧傳

總制汪公逸事

家貞女墮樓記

重建宣城徐烈婦祠碑記

黃孝子傳

似見篇序

卷四

沈雲英傳

彭夫人家傳

戴南枝傳

看三生石記

張林宗先生傳

孝烈張公傳

廣德州守趙使君傳

虎口餘生記

隱逸傳

陸次雲

蒲松齡

邵長蘅

毛際可

毛奇齡

毛奇齡

歸莊

陸次雲

毛奇齡

潘禕

魏耒

毛先舒

周亮工

王猷定

陸次雲

邊大綬

徐岳

卷五

海烈婦傳

宋道人傳

喬復生再來二姬合傳

乙邦才傳

黃烈婦傳

楊老癡傳

卷六

周端孝先生墓誌銘

劉孝子尋親記

毛子傳

婉蘭傳

誌寄生

王別駕傳

跳月記

神告記

瓊枝曼仙記

卷七

朱文學記

陸次雲

王士禎

李漁

汪琬

邵長蘅

施閏章

徐枋

姜宸英

施閏章

徐岳

蒲松齡

陸次雲

陸次雲

毛奇齡

徐岳

金日升

人變述略

施曾省先生傳

王白虹姜胡氏小傳

崔猛傳

張麗人傳

自序

口技記

卷八

周君劬齋傳

雜記

畫壁自序

沈華陽傳

卷九

啞道人傳

左忠毅公逸事

俞老僕墓誌銘

記呂尙義破賊事

書王士俊

書魯亮儕

失名

李來泰

施閏章

蒲松齡

鈕琇

陳祖范

東軒主人

楊无咎

高士奇

范承謨

失名

徐岳

方苞

馮景

李紱

袁枚

袁枚

袁枚

女李三傳

毛生

老僧辨奸

新會兩生傳

楊孝子傳

張獻忠降生記

徐靈胎先生傳

卷十

諸君簡畫記

天婚記

王山傳

無名生傳

趙孝子傳

書譚半城事

片言保赤

徐夫人受封記

邯鄲人士小傳

丙子六秩自述書付子姪

蕊宮仙史

胡天游

樂宮譜

沈起鳳

車騰芳

毛奇齡

李調元

袁枚

毛先舒

徐岳

馮景

車騰芳

胡天游

陳祖范

沈起鳳

袁枚

鄭方坤

夏之蓉

樂宮譜

書麻城獄

玉王屋傳

卷十一

續板橋雜記

卷十二

秦淮聞見錄

袁枚

周亮工

珠泉居士

雪樵居士

虞初續志卷一

清 玉繩鄭澍若醒愚編

馬文毅公廣西殉難始末

徐乾學

廣西偏處南粵。而桂林當寶永之外。以全州為門戶。左倚蒼梧。右據柳江。國家因前代之舊。置省會於此。巡撫都御史行臺在焉。康熙十二年季冬。吳三桂反。書至粵。馬公雄鎮方撫其地。案令甲巡撫止治吏事。未有提督軍務之命。公便宜急病。約提帥某公。飭疆界。嚴烽堠。厲兵持糧。以絕三桂連結閩粵之路。未三月。將軍孫延齡叛。應之。延齡故定南王孔有德女夫也。初有德鎮廣西。戰歿無嗣。廷議以其功高。不忍使他人代。將用延齡為將軍。俾統藩下軍。仍鎮桂。延齡執袴子。不知順逆。因與都統王永年有隙。十三年二月下旬七日。遂殺永年。及副都統孟一茂等三十餘人。以兵圍臺署。傳僞命。遣公冠服。且脅之降。公朝服北向叩首曰。臣亡狀。祇以一死報國。拜畢。闔書室自經。家人賜戶救之。適有自提帥所來者。謂當與總督會兵。即至。公曰。果爾。吾何難少緩。因密疏陳延齡叛逆狀。且言賊圍守之嚴。一切上下文書。皆截劫不得達。巨責在封疆。義惟一死。

昨潛報督提。並云救兵將至。姑少待之。望亟移鄰近禁兵。拯粵民於塗炭。時三月朔日也。疏至上。始知公義不黨逆。為之色喜。踰月。督提兵不至。公語長子世濟曰。賊勢雖強。人心自固。汝速赴闕請兵來。我為內應。破之。如振搖葉耳。無徒父子相守。為賊所屠也。世濟潛達江西。巡撫江西董公衛國奏其事。上益喜。遣章京一人馳護以來。至則授以四品京卿。六月。賊圍愈急。公夜為再陳粵西情形。疏付長孫國楨。極言桂林人心素輕孫賊。而吳逆遠不相救。有反掌可復之勢。倘大兵亟到。功可立就。粵西既復。吳逆腹背受敵。平蕩可期。臣遠在五嶺萬里外。若機有可圖。臣敢不竭力。如其不濟。惟有與妻子同齒劍死。期無負皇上知遇而已。俾與客朱昉鑿窟而出。數日。客李季燮。又將次子世永潛出。從之。抵京。上復大喜。并朱李二客。並授以官。于是賊偵知公終不肯屈。而子若孫入朝請師者相踵。乃使其兄延基。率兵排闥。前執公。公引佩刀自剄。血流被體。賊卒前抱奪之。公握刀甚固。截卒手。落其三指。終被奪。不得死。賊鼻公出。并親屬四十餘人。幽別室。而守公者甚嚴。臥起不得自適。如是者四年。一幼女四孫。及婢僕四十人。以凍飢相繼死。十六年夏。三桂惡延齡異己。以公在。或為所誘。

乃使賊吳世琮至桂林。攻殺延齡。隨召公稱僞詔。欲降之。公鬚髮怒張。目皆盡裂。罵曰。吾大臣。義當死。所不即死者。欲手刃汝輩。叛賊。讎報聖主耳。今志不遂。死矣。何多言。世琮見公語峻。無降意。攝公置他帳。使其黨說誘百方。更進以酒食。公傾食擲器。怒罵不絕口。賊度公終不可脅。遂先殺公幼子世洪。世泰。次家僕諸老道等九人。次及公。公顏色不變。怡然飲刃而逝。蓋六月十一日也。配李氏。子婦董氏。女二姐五姐。妾顧氏。劉氏。子妾苗氏。聞變相率自縊。客孫成。陳文煥。匍匐而行。至梧州。告哀於將軍傅宏烈。宏烈以聞。上惻然憫嘆曰。馬某果不負國矣。其議所以褒恤之者。議上。俾從優更議。成文煥亦得除郡佐縣令焉。十八年春。三桂死。粵東西以次悉平。次年夏。世濟奉詔迎公。與及冬至。粵人言公既亡命。賊下令禁收其屍。暴野外四十許日。賊將趙天元過之。見其左右各挾一子。色凜凜。有生氣。下馬太息。解衣覆其上。次日使人瘞之。廣福寺後。桂民感公義烈。私以瓣香酌酒奠墜下者。至今無虛日。初。李夫人在囚所。未知公遇害。守者房李二弁。登垣告之。婦董請于李夫人先死。次二女。次顧。次劉。次苗。二女與顧已就縊。猶以其輩行相讓。李夫人身為收斂。乃奮身入縊而卒。今

粵人言如此。又都曲易友亮者。率衣一襲進曰。此上所賜御服也。公不忍污賊手。先卒數日授某。謹收之。今幸不隕命。敢以歸簡。世濟泣受之。以粵人言。徵之成文煥所述。行哭求公屍。自公與李夫人以下骸骨皆在。十九年。世濟還京。復命。上賜衣於朝。上嘉嘆無已。即以衣賜世濟。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葬加祭。諡文毅。親灑宸翰。以樹隧道。廕一子入監讀書。配李贈夫人。祔葬。予祭。婦董以世濟官三品。亦得贈淑人。論者謂公報主之志。久而彌堅。而上褒忠之典。加而無已。君臣之際。可謂兩盡其道者矣。公歷官名績。及世系葬域。皆詳碑誌家傳。茲不備著。

鄭醒愚曰。死吳逆之難。惟公與范文貞公並傳不朽。而閣門殉節。尤罕見也。

述趙希乾事

邱維屏

予嶽禎八年。聞南豐趙孝子為母疾。剖其心。母既愈。孝子不死。而孝子腸出腹間。矢反自上出。後數自會城轉歸于南豐。凡五過。未及悉其詳。且求見其人。久之。孝子已由學生用宏光間。登極恩。選補太學。時罷去。而以言星命術來寧都。辱過。始見之。從得其友所為傳。孝子姓趙名希乾。字仲勇。南豐河東人。父師高。遊于吳。而豐城李見羅先生寓

吳從之舉。歸著浩然集。良弼金鏡錢鈔議。九邊屯田議等書。而蚤死。遭兵亂。希乾盡失其書。頗自爲恨。希乾幼孤。依其大母。母皆嫠婦。希乾殊有篤愛。家人嘗觀優爲劇。見安事。卽用呼希乾。希乾由是小字安安。旣娶婦。以不能事其姑。希乾出之年十七。希乾母病瘵甚。希乾念父之死。以瘵也。心甚惶惑。詣日者卜之。日者遂胸希乾而噓曰。危矣。剖心其可變乎。聞者皆怪日者語。何決至此。希乾心識日者言。歸齋沐中夜起。作疏告神書遺言付仲父及弟。封識之。卽取刀坐床上。割其胸肉置几間。而是時天大風起。衝其門。希乾輒驚爲家人知之。頃之無有。希乾竊捫其心。不可得更反刀。剜其胸腸大出。心終無所取。無何引刀斷腸數寸。內其餘。裂絮稍窒其穴。呼弟妹起。令取几上肉。并腸煮進其母。是時天旣明。其仲父出見。以謂希乾割股也。願希乾血出處。悶絕于床。乃大呼謂希乾死矣。久之而甦。比創合。希乾竟無恙。希乾過余時。去其事已二十年。方丁太母艱。而其母亦無恙。余怪希乾腸已斷不復屬。而噉飲如恒人。求觀其胸下。腸截一竹筩置腹間。筩腰鼻皆有帶。縣繫於頸及背。承所出腸。筩旣解。而腸端漉漉濡下。乃如是不死死固洵不以刀刃哉。始聞者言。趙生事。皆笑其愚。及

庚初續志

觀其友傳。亦有取其愚者。予竊以謂。皆未之得。希乾爲余言其大父死時。皆年三十有幾。大母李有兄公之暴。幾不能安其室。希乾弟希元。出爲從父師。賓後。希乾爲其大父適子孫也。又無兄弟。苟如希乾意。以自刃死。則其父斬焉。且令兩世節。何以生哉。然則希乾不可不謂之愚也。其得不死。非獨誠孝之感。抑天不令其大母母無依而已矣。希乾爲人。愿樸年三十有六。以亂奔亡。時所讀書盡佚。數從予借西銘定性書諸篇抄閱。予知其學之日至也。彭躬菴曰。不但序事如畫。卽道已意處。亦如畫。鄭醒愚曰。此篇與前志少異。故錄之。

孝節婦鄭氏傳略

章藻功

孝節婦鄭氏。福閩縣人。諸生林國奎妻也。年二十一。于歸。學生二子。國奎病且卒。婦決計殉。縊不得死。就庭除前井。姑覺。徬徨從井。援曰。爲我存兩孤。婦乃強活。支離一室。聲不出戶外。已而兩孤痘瘍。一婦意今一雛。可以累姑。匆促投江水。前渚漁者舉網。截浪得不死。載還。未幾姑瘵疾。婦磨刀剖胸。剪肝。雞糜裹進。姑疾遂瘳。姑婦相倚者五年。族有無賴子。夜分鑽室入。婦驚蹴姑起。次日亟徙宅避之。無賴子造謾。誓千言誣婦。婦大恚。舉刀割左耳。不能斷。奮

力拉耳擲榻前。姑與宗老具牒訴邑令。令勿顧。婦益恚曰。誣不白。存一耳。聽醒。醒之言何為。復割其右者。嚙齧奮刀。刀躍背墜。席觸。脇入寸許。宗老復往訴令。令勿顧如初。大中丞卜公廉知。檄邑取林氏父兄狀。胥吏始驚怖。罔知所為。公示期。設座轅門。縱往觀。先捧兩耳進。徧視觀者。隨隕。屢書。怒甚。每一行。命批頰十數。已傳杖。杖三十。論充邊衛。成。徐手卮酒。獎婦之父。面答所生。無賴子者。事白後半年。左耳更生完好。右始長輪廓。悉具。公聞。復申獎語。以婦年三十二。格於例。未得題請。先是郡始早。四郊禾就。檣忽雷電大作。沛然雨。竟夕。適中丞下檄來時也。遠近傳者。莫不頌公神明。而太息痛恨於貪鄙昏庸之邑令云。

鄭醒怒曰。節婦予祖姑也。少時家慈為予言祖姑事甚悉。既而思作一傳。以傳吾祖姑。又慮吾文不足以傳祖姑者。爰中止。後讀遠異記。薄其不詳。及觀此。乃喟然而嘆。知凡事之有關於忠孝節義者。大人君子。固已發揚之。惟恐後耳。又烏待吾之傳吾祖姑也哉。

義士李倫表傳

李 漁

義士李倫表。杭州郡學諸生。福建巡海道陳公大來之幕客也。為人厚重醇樸。外不足而內有餘。陳公喜談諧。

善揮霍。多聲樂之嗜。倫表則力崇儉素。終年不近色。與人言。呐呐然不能出諸口。事事與公相左。雖由性然。亦欲以身諫耳。若是則公宜憚弗與居。即居亦不久。孰意其親之愛之。信而任之。歷十餘年。如一日。雖骨肉周親。不啻也。甲寅之變。耿藩遣使持檄至。約與同叛。時公方視事。見檄髮指。對使手裂於公堂。入謂倫表曰。綱常壞矣。吾輩處此當若何。倫表曰。公意何居。蓋先叩兩端而後決。其是也。大來曰。海道不轄兵。難以議戰。惟集同城文武。合謀奮死力圖守。以俟大兵之至。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倫表曰。善。但守則必需積貯。乃今庫帑罄懸。倉無斗粟。奈何。且慮同城文武。未必皆心此心。姑嘗試之可耳。言畢。促公早出。詎意集衆之令未下。而所屬文武。已先易服。以示右祖。且慮當堂毀檄。明示不從。耿藩問罪之師。且暮即至。池魚林木之殃。在所不免。肘腋之內。即有伏戈反向。冀邀功於首事之一人者。公重出。即退。謂倫表曰。事不諧矣。有死無二。但少一程。嬰梓曰。為宗祀計。雖忠不孝。為可慮耳。倫表曰。先生豈疑我哉。設有不諱。我當仔之。此頭可斷。此言不可食也。公笑曰。知君必爾。始以前言戲之。言訖拜託。倫表亦拜而受之。公自是勇於殉難。無纖毫內顧於衷矣。遂偕妻

妾愛女。共二十有一人。同時縊首。時公四子。惟居長一人。名汝器者。年十五六。餘皆黃口。殞歿死者。調護生者。皆以一身任之。然任之非易事也。此時地覆天翻。人心叵測。既以叛者爲是。即指不叛者爲非。同城文武。保無欲絕。龍比之後。以快操莽之心者乎。此同時僚案之可慮也。且前此海禁甚嚴。公亦奉命惟謹。有惡民嗜利忘害。違禁出洋。以冀非常之獲者。公必殺無赦。是以漳泉二郡之民。奉公者戴之如母。貌法者疾之若讐。乘此紀綱蕩絕之時。保無遷怒於瞻類。以快其私忿者乎。此遐邇人心之可慮也。是此四孤也者。實爲衆射之的。此卽當日程嬰杵臼合謀。謂立孤難而死易。杵臼匿假孤於山中。嬰出認舉取假孤與杵臼而殺之。真孤始得苟延之勢也。當日爲屠岸賈者。此時則徧地皆其人矣。倫表以一身撫四孤。既三倍於程嬰受託之數。又以一身充二役。安所得僞匿假孤之杵臼而殺之。其難之又難。可知已。倫表則施妙用於其間。欲爲忠臣撫孤。先結不忠者之心。以消其忌。且此際之奸民不憚死者。而憚生者。不畏忠臣。而畏逆臣。權在故也。倫表往來其間。飲酒劇談。無虛日。諸孤賴以安枕。未幾而藩使復至。移諸孤及倫表入省城安置。時海上有事。倫表慮生者行

後。諸棺燬於兵火。且俱在海道署中。此時攝篆者係倫表同鄉。故不令他徙。將來伐之者至。豈復能容。故力請緩期。俟擇土瘞棺而後去。使者不能待。欲先挾諸孤以行。倫表以明哲保身之術授之。使先行而已。後至。執意諸孤行後。鄭錦率海兵登岸。耿劄漳泉二郡與之。使畫疆而守。居其地者。無兵符不得出境。是以諸孤在省。倫表在漳。風馬牛不相及矣。倫表安厝諸棺。各得其所。又皆覆以淺土。爲將來移葬之地。時有總兵趙得勝者。駐兵海澄。料陳公必有厚積。計欲發時所藏。生前寄心腹者。惟倫表一人。未有不知其處者。執赴海澄訊之。與綱紀孔立。同日被逮。立則陳氏之義僕也。挺身而前。謂司鎖鑰。計出納者。惟我一人。李乃西賓焉。與內事。趙曰。果如是。當直言無隱。立曰。主人素輕財。俸錢入手。隨時散去。况負積逋以數萬計。有亦償債。豈獲存留。趙不信。拷之所招如故。榜掠至數百而不死。次日復訊如前。始斃杖下。立妻有殊色。趙將內之。歎曰。主爲忠臣。夫爲義僕。豈可以一人事讐。而玷全家名節乎。自經而死。趙志未遂。復將有事於倫表。時耿劄不睦。鄭疆告警。檄趙出師。趙繫倫表於獄。俟歸日處分。倫表幽囚困苦。備嘗慘酷。後趙以抗耿被殺。倫表得脫返漳。不數月而王師

至矣。耿乞降。鄭亦復歸于海。倫表遣人逆諸孤。為扶櫬還鄉計。詎料鄭兵伏于草莽。奪陳氏諸孤而去。倫表搶地呼天。謂我勤勞數年。冀撫諸孤成立。扶喪北返。然後冒死叩關。乞聖天子獎饗忠臣而恤其後。乃今若是。是我負託九原。為善不終。何以見知己于地下。觸頂流血。怨艾不已。時在新海。遙毓賢王公署中。王公勸慰再四。雖強為眠食。而五中摧裂。膏肓之疾。遂胎于此矣。自是日漸尪羸。醫卜皆云不吉。王公謂其子曰。汝不勸父生還。必作異鄉之鬼。汝能免於不孝乎。其子泣諫不從。必欲以身殉知己。王公曰。汝殉知己已固宜。但聞爾尊人在堂。望汝甚切。古之俠士。有親在不敢以身許人者。汝獨厚友而薄親。權其輕重。無乃不可乎。倫表聞之。幡然失色。乃詣諸棺所。哭別而行。夫以病軀歷遠道。兼之所欲弗遂。憤而繼之以勞。求其弗死。不可得矣。然猶幸不死於道而死於家。天報善人。惟此一著。其餘皆不可問也。其尊人告予曰。吾兒易簀之前。命家人設五神位於中堂。祀東西南北及中央上之五帝。家人詢其故。謂五帝奉玉皇詔而來。將有以命我也。家人曰。若是非特免災。且多後福矣。對曰。不然。其所以命我者。乃使治鬼非治民也。言訖。從容談笑而逝。予謂果如斯言。始足以

服為善者之心。否則福善禍淫之說。幾乎謬矣。奪顏回以年。斬伯道以嗣。皆若前車之既覆者也。仁義道德之事。孰肯復為之哉。

林四娘記

蒲松齡

青州道陳公寶鑰。閩人。夜獨坐。有女子率帷入。視之不識。而艷絕。長袖宮裝。笑云。清宵兀坐。得勿寂耶。公驚問何人。曰。妾家不遠。近在西鄰。公意其鬼。而心好之。捉袂挽坐。談詞風雅。大悅。擁之。不甚抗拒。顧曰。他無人耶。公急闔戶。曰。無。促其緩裳。意殊羞怯。公代為之殷勤。女曰。妾年二十。猶處子也。狂將不堪。狎褻既竟。流丹浹席。既而枕邊私語。自言林四娘。公詳詰之。曰。一世堅貞。業為君輕薄殆盡矣。有心愛妾。但圖永好。可耳。絮絮何為。無何。鷓鴣逐起而去。由此夜夜必至。每與闔戶雅飲談笑。及音律。輒能剖悉宮商。公遂意。其工於度曲。曰。兒時之所習也。公請一領雅奏。女曰。久矣。不托于音節。奏強半遺。忘恐為知者笑。耳再強之。乃俯首擊節。唱伊涼之詞。其聲哀婉。歌已泣下。公亦為酸慟。抱而慰之。曰。卿勿為此亡國之音。使人於邑。女曰。聲以宣意。哀者不能使樂。亦猶樂者不能使哀。兩人燕昵。過于琴瑟。既久。家人竊聽之。聞其歌者。無不流涕。夫人窺見其容。

疑人世無此妖麗。非鬼必狐。懼爲壓蠱。勸公絕之。公不能聽。但固詰之。女愀然曰。妾衛府宮人也。遭難而死。十七年矣。以君高義。托爲燕婉。然實不敢禍君。倘見長疑。卽從此辭。公曰。我不爲嫌。但燕好若此。不可不知其實耳。乃問宮中事。女細述津津可聽。談及式微之際。則哽咽不能成語。女不甚睡。每夜輒起。誦準提金剛諸經咒。公問九原能自懺耶。曰。一也。妾思終身淪落。欲度來生耳。又每與公評隲詩詞。瑕輒疵之。至好句。則曼聲嬌吟。意緒風流。使人忘倦。公問工詩乎。曰。生時亦偶爲之。公索其贈笑曰。兒女之言。烏足爲高人道。居三年。一夕忽慘然告別。公驚問之。笑云。冥王以妾生前無罪。猶不忘經咒。俾生王家。別在今宵。永無見期。言已慘然。公亦隨淚。乃置酒相與痛飲。女慷慨而歌。爲哀曼之音。一字百轉。每至悲處。輒便哽咽。數停數起。而後終曲。飲不能暢。乃起逡巡。欲別。公固挽之。又坐。少時雞聲忽唱。乃曰。必不可以久留矣。然君每怪妾不肯獻醜。今將長別。當率成一章。索筆構成。曰。心悲意亂不能推。敲乖音錯節。慎勿出以示人。掩袂而去。公送諸門外。溼然而沒。公悵悼良久。視其詩。字態端好。珍而藏之。詩曰。靜鎖深宮十七年。誰將故國問青天。閒看殿宇封喬木。泣望君王

化。杜鵑。海國。波濤。斜。夕。照。漢家。簫鼓。靜。綠。烟。紅。顏。力。弱。難。爲。厲。蕙。質。心。悲。只。問。禪。日。誦。菩。提。千。百。句。閒。看。貝。葉。兩。三。篇。高。唱。梨。園。歌。代。哭。請。君。獨。聽。亦。潛。然。詩。中。重。複。脫。節。疑。傳。者。錯。誤。

鄭醒愚曰。前志有林四娘記。吾閩林西仲先生文也。其中事迹。與此篇迥殊。卽林四娘自述姓氏里居。亦相去遠甚。惟二人皆以爲晉江陳公寶鑰事耳。然陳綠崖官山東。爲留仙父母之邦。而此寶鑰公任青州道時之事。留仙自當詳悉。頭末。林西仲則與綠崖有桑梓之誼云。陳公任江南驛傳道。爲其所述。則事又近乎可信。錄之以見與前篇傳聞之異。

崇明老人記

陸隴其

吾家某于九月廿六日。在涑涑周我園家。與雲間佳士王慶孫同席。慶孫述曾至崇明縣中。見有吳姓老人者。年已九十九歲。其婦亦九十七歲矣。老人生四子。壯年家貧。露子以自給。四子盡爲富家奴。及四子長。咸能自立。各自贖身。娶婦。遂同居。而共養父母焉。卜居于縣治之西。列肆共五間。伯開花米店。仲開布莊。叔開醃臘。季開南北雜貨。四舖並列。其中一間。爲出入之所。四子奉養父母。曲盡孝道。

始擬膳每月一輪家。週而復始。其媳曰：翁姑老矣。若一月一輪則必歷三月後方得侍奉顏色。太疏復擬每日一家週而復始。媳又曰：翁姑老矣。若一日一輪則歷三日後方得侍奉顏色。亦疏乃以一餐為率。如早餐飽則午餐仲晚餐叔則明日蚤餐。季週而復始。若逢五及十則四子共設於中堂。父母南向坐。東則四子及諸孫輩。西則四媳及諸孫媳輩。分昭穆坐定。以次稱觴獻壽。率以為常。老人飲食之所後置一櫥。櫥中每家各置錢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畢。反手于櫥中隨意取錢一串。即往市中嬉買果餅。啖之。櫥中錢缺則其子潛補之。不令老人知也。老人間往知交遊。或博奕。或樽滯。四子知其所往。隨遣人密持錢二三百文。安置所遊家。并贖其家伴。輸錢于老人。老人勝。輒踴躍持錢歸。老人亦不知也。亦率以為常。蓋數十年無異。云老人夫婦至今猶無恙。其長子年七十七歲。餘子皆頌白。孫與曾孫約共二十餘人。崇明總兵劉兆以聯表其門。曰：百齡夫齋。齊眉五世兒孫。遶膝洵不誣也。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某為予備述。孫孫之言。鑿然不勝景仰。贊歎因援筆而記之。以告世之為人子者。

原評云：按崇明老人壯而鬻子自給。老猶博奕樽滯。雖

克享大年。不過碌碌庸人耳。所可敬者。其子四人。廝養卒也。不讀詩書。不知理義。乃父鬻其身而不怨。及拮据成家。惟知孝養其親。又不特能養口體。且能養親之志焉。蓋亦難矣。嗚呼。世之有親不能養。養而不能曲盡其道者。觀此能無愧乎。

曼殊葬銘

毛奇齡

曼殊小妻張姓。京師豐臺人。十八歸予。能食貧。人謂之糟糠之妾。既而大婦至。徙居右安門墳園。累病不可解。嘗夢鄰廟阿母喚之去。牽予衣不忍醒。而惡之。飾桃梗。頰已送廟間。若代己者。乃復圖其影于幃。而自題之名。留視圖。觀者哀焉。先是曼殊將歸時。相國馮公予師也。為予擇妻之。而憐其慧。視若己女。至是公將致政歸。謂曼殊曰：本以毛生無子。故娶汝。今三年不身。而大婦忽南。至汝自料。能安其身耶。抑否乎。且毛生年大家故貧也。蕭山去此遠。貧不汝鞠。家去此遠。則叵測。年大業汝早。黃鵠口禁。則其摧挫有難言者。汝曷不請去。而質貧為。蓋公愛是人。并愛予以為為子。兩人計。無過是也。曼殊聞其言。大驚。反覆泣謝。執不可。且曰：本謂公教以禮義。不謂其出此也。獨不聞女不嫁二夫耶。當斯時。有婦辯而坐于傍者。笑而曰：有是說。誰

則以妻汝。而夸護若是。顧曼殊曰。毛先生非汝夫也。曼殊乃大悲。號咷呼曰。天乎。人。不以我爲妻。斯已耳。乃謂我無夫。不如死。撲身擲於地。公急止之。曰。賢哉。歎而起。曼殊歸謂予。予曰。然。惟公亦爲予言之。汝試思。予豈欲去汝者。特爲予汝計。無出此便。獨需汝自決耳。曰。吾決之矣。君果遣予。則予請先死。君前不然。尙憐予。而終收之言。訖。詎雙膝著地。曰。以乞君。旣而有感。媼居京師者。假予言。遣之初。不稍重強之。以爲果然。哭踊氣絕。一婢持抱之。不得死。三日。高郵葛先生力救得活。然自是氣。匱。血。上。壅。涎。夜。結。輜。不。可。下。嘗。泣。曰。吾。死。固。分。獨。不。能。爲。君。生。一。兒。指。婢。曰。俟。此。子。長。可。嘗。夕。吾。無。憾。矣。又。曰。吾。病。不。可。耐。病。小。間。吾。當。從。阿。潘。居。尼。寺。中。雖。然。君。南。行。時。其。能。掩。面。一。揮。手。耶。君。毋。嫌。予。他。日。願。以。尼。從。行。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二日。病發卒。年二十四。初曼殊有二婢。一名金絨兒。卽予師馮公所遣。媵也。一名來子。光祿王君買贈者。後以乏食賣來子。惟金絨兒存。至是金絨兒年十七。曼殊所稱。俟此子長者是也。前一月金絨兒亦病。及聞主母死。不能起。匍匐出伏靈牀下。叩頭哭。越七日亦死。初予將葬曼殊於豐臺張氏之阡。黃門任君謂予曰。生不忍相離而死棄之。予曰。然。遂攜積

歸蕭山。將附於藏予之地。而系以銘。銘曰。生矢相隨。豈旣死而魂無不之歸哉。歸哉汝在斯。

曼殊回生記

毛奇齡

曼殊以壬戌十月十一日死。死而有息。顧僮禁不內藥。眼鼻血迸出。醫者謂中死。法不治。會十五日入朝。同朝官藉藉稱高郵葛先生國士。在孫黃門家。盡診之。旣診曰。是氣厥也。肝衝以逆。極憤。不得洩。擁周身之涎。與血而填之。肺俞之間。故氣不下。接竅不上。關五臟八會皆結。輜而不得其通。是非湯液所能攻也。然而何以致此。先是予來京。相國馮公予師也。憐予無子。擇取曼殊爲小妻。及予室南。至以屋窄。徙居曼殊右安門。而馮公憐之。惟恐曼殊終失所。囑予遣曼殊。而迎曼殊至其家。親勸之去。曼殊執不可。座有旗下婦。辨髮。曉譬甚至。曼殊謝之泣。公亦泣。旣而公乃推案起曰。賢哉。請月致米石。薪蔬銀五金。以佐不給。曼殊歸。詎兩膝著地。句勿遣。予慰之。旣而予感媼有居京者。假予言。遣之。不信。重強之。且曰。汝之去。就何足關。而堅拘乃爾。曼殊聞其言。大憤。且誤以爲果予意。號咷曰。命至此耶。攬身而擲之。其婢持救之。不得。躑躅氣絕。曼殊之死。以是也。葛先生曰。有是哉。有人如此。而吾不爲之急。救吾負吾。

拍序中仍有散序方見名手。

虞初續志卷二

閩典史傳

邵長蘅

術矣。乃治區鉢。理錡鬲。前本燐石。手研而指調之。先以物
 刷肩間。絞桑皮。靡末探鼻竅中。焚石炭於盥。澆以醴。用巾
 覆首。接盥沿。使臭沸而騰入於鼻。初不為動。而遲久而眉
 小皺。又既而軌嚏。曰可治矣。乃以酢梅刷其齒。橋維齒間。
 研九子嚙之。不內。再嚙之。且擇雞翎之翹者。探喉間。忽涎
 涌如泄。乃瀉藥注之。涎盡。然血尚未下。當是時。病者拳手
 拆目。稍開動。而日已逾午。葛先生飢。乃就鄰人買不托食
 之。於是和齊市。乘香雜煮令噉。時日已墜地。曰吾去。但煮
 渣食。當能言。預貯茗汁。和他丸待之。聞鄰廟鐘聲。若有啼
 噓在床者。急取火視。大哭已而服臆。果能言。初曼殊善病。
 嘗夢奶奶喚之去。不肯曰。俟汝三年。奶奶者。大士稱也。至
 是復見。奶奶至曰。吾憐汝。飲汝。葛婆水一啜。而醒。葛婆者。
 疑葛跛之訛也。然而先生果葛姓。方予下朝時。卜前門武
 安王祠。其卜祠。有碧玉生來字。碧玉者。小妻也。生來生之
 也。又曰。正是人間第一仙。則在武安。已呼先生為仙矣。嘗
 讀倉公傳。嘆古有聖儒能起死人。令之生。今無是矣。葛先
 生非耶。先生名天。廡國子生。淑承其字也。父寅谷。以醫仙
 去。十月二十記。

原評云。較倉公傳有倫脊。但分岐兩事。不覺界劃。六么

閩典史者名應元。字麗亭。其先浙紹興人也。四世祖某。為
 錦衣校尉。始家北直隸之通州。為通州人。應元起。掾吏官
 京倉大使。崇禎十四年。遷江陰典史。始至。有江盜百艘。張
 帆乘潮。闖入內地。將薄城。而會縣令攝篆旁邑。丞簿選標
 而急。男女奔竄。應元帶刀。纜出躍馬大呼于市曰。好男子
 從我殺賊。護家室。一時從者千人。然皆無職。應元又馳竹
 行呼曰。事急矣。人假一竿。直取諸我。千人者。布列江岸。矛
 若林立。士若堵牆。應元往來。馳射發一矢。輒殪一賊。賊連
 鑿者三。氣懾揚帆去。巡撫狀聞。以欽依都司空。檄巡縣尉
 得張黃蓋。擁麈前驅。清道而後行。非故事。邑人以為榮久
 之。僅循資遷廣東英德縣主簿。而陳明選代為尉。應元以
 母病未及行。會國變。挈家喬居邑東之砂山。是歲乙酉五
 月也。當是時。本朝定鼎。改元二年矣。豫王大軍渡江。金陵
 降。君王出走。宏光帝尋被執。分遣員勸及他將。略定東南
 那縣守土吏。或降或走。或閉門抗拒。攻之輒拔。速者功在

漏刻遲不過旬日。自京口以南一月間下名城大縣以百數。而江陰以彈丸下邑。死守八十餘日。而後下。蓋應元之謀居多。初雉髮令下。諸生許用德者。以閏六月朔。縣明太祖御容明倫堂。率衆拜且哭。士民蟻聚者萬人。欲奉新尉陳明選主守城。明選曰。吾知勇不如閻君。此大事。須閻君來。乃夜馳騎往迎。應元。應元投袂起。率家丁四十人。夜馳入城。是時城中兵不滿千。戶裁及萬。又餉無所出。應元至。則料尺籍治樓櫓。令戶出一男子乘城。餘丁傳餐。已乃發前兵備道。曾化龍所製火藥火器貯堞樓。已乃勸輸巨室。令曰。輸不必金。出菽粟帛布及他物者聽。國子上舍程壁首捐二萬五千金。捐者麇集。于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罍。鉛丸鐵子千石。大礮百鳥機千張。錢千萬緡。粟麥豆萬石。他酒醅鹽鐵芻蕘稱是。已乃分城而守。武舉黃略守東門。把總某守南門。陳明選守西門。應元自守北門。仍檄巡四門。部署甫定。而外圍合。時大軍薄城下者已十萬。列營百數。四面圍數十重。引弓仰射。頗傷城上人。而城上礮礮機弩。乘高下。大軍殺傷甚衆。乃架大礮擊城。城垣裂。應元命用鐵葉塞門板。貫鐵組護之。取空棺實以土障潰處。又攻北城北城穿。下令人運一大石塊於城內。更築壘。一夜

成會城中矢少。應元乘月累束蒿爲人人竿。一燈立埤堦間。市城兵士伏垣擊鼓。叫噪若將絕城。斫營者大軍驚矢發如雨。比曉。獲矢無算。又遣壯士夜縋城入營。順風縱火軍亂。自蹂踐相殺死者數千。大軍却離城三里止營。帥劉良佐擁騎至城下。呼曰。吾與閻君雅故。爲我語閻君。欲相見。應元立城上與語。劉良佐者。故宏光四鎮之一。封廣昌伯。降本朝。總兵者也。遙語應元。宏光已走。江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應元曰。某明朝一典史耳。尙知大義。將軍阡士分茅爲國重鎮。不能保障。江淮乃爲敵前驅。何面目見吾邑。義士民乎。良佐慚退。應元偉軀幹。面蒼黑。微鬚。性嚴毅。號令明肅。犯法者鞭笞貫耳。不稍貸。然輕財賞賜無所吝。傷者手爲裹創。死者厚棺斂。醕醢而哭之。與壯士語必稱好弟兄。不呼名。陳明選寬厚。每巡城。循其士卒相勞苦。或至流涕。故兩人皆能得士心。樂爲之死。先是貝勒統軍略地蘇松者。旣連破大郡。濟師來攻。面縛兩降將。跪城下說降。涕泗交頤。應元罵曰。敗軍之將。被擒不速死。奚喋喋爲。又遣人諭令斬西門首事各一人。卽撤圍。應元厲聲曰。寧斬吾頭。奈何殺百姓吐之去。會中秋。給軍民賞月錢。分曹攜具。登城痛飲。而許用德製樂府五更轉。令

善麗者曼聲歌之。歌聲與刁斗笳吹聲相應。竟三夜罷。具勒旣。規知城中無降意。攻愈急。梯衝死士。鎧冑皆鏖。刃斧及之。聲鏗然。鋒口為缺。礮聲徹晝夜。百里內地為之震。城中死傷日積。巷哭聲相聞。應元慷慨登陣。意氣自若。且日大雨如注。至日中。有紅光一縷。起土橋直射城西。城俄陷。大軍從煙焰霧雨中。蜂擁而上。應元率死士百人。馳突巷戰者八所。當殺死以千數。再啓門。門閉不得出。應元度不免。躡身投前湖水。不沒頂。而劉良佐令軍中。必欲生致應元。遂被縛。良佐箕踞乾明佛殿。見應元至。躍起。持之。哭應元笑曰。何哭事至此。有一死耳。見具勒挺立不屈。一卒持鎗刺應元。貫脛。脛折。踏地。日暮。擁至棲霞禪院。院僧夜聞大呼。速斫我。不絕口。俄而寂然。應元死。凡攻守八十一日。大軍圍城者二十五萬。死者六萬七千。巷戰者又七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奇。城中死者無慮五六萬。尸骸枕藉。街巷皆滿。然竟無一人降者。城破時。陳明選下騎傳戰。至兵備道前。被殺。身負重創。手握刀。僵立椅壁。上不仆。或曰。關門投火死。

論曰。宵書序事。咸周既成。遷殷頑民。而後之論者。謂於周則頑民。殷則義士。夫跖犬吠堯。隣女責人。彼國各為其主。

予童時則聞人嘯嘯談閩典史事。未能記憶也。後五十年。從友人家。見黃暉所為死守孤城狀。乃撫其事而傳之。徵夫應元。故明朝一典史也。顧其樹立乃卓卓如是。嗚呼。可感也哉。

費宮人傳

陸次雲

費宮人年十六。未詳其何地人。德容莊麗。懷宗語后。命侍公主。主絕憐之。宮人見上。憂寇氛。昌熾。未嘗不竊抱。起人慮也。王承恩者。懷宗之近侍也。宮人私向之。問寇警。承恩曰。若居深禁。何用知此。宮人曰。惟居深禁。不可不知。而預為計也。承恩奇之。寇愈熾。懷宗憂愈深。宮人之間。承恩者。愈數。承恩曰。若何不詢諸他人。而惟予數數也。宮人曰。人皆泄。泄孰是以君國為意者。吾見公忠誠。故相問耳。承恩益奇之。曰。若云預為計。安出。宮人曰。設不幸。計惟有死。要不可徒死耳。承恩曰。古人云。使生者死。死者復生。生者不食其言。可謂信矣。若能之乎。宮人曰。請驗之。異日有魏宮人者。年差長于費。亦端麗。素與費善。聞其言。曰。卿計甚難。吾不能為難者。當其時。惟一死以伸吾志耳。承恩並奇之。甲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破都城。王承恩走報帝。帝與后泣別。宮中之人皆環泣。后自縊。袁貴妃亦自縊。帝被

劍。刀所御嬖妃數人。召公主至。曰爾年十五矣。何不幸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揮刃。斷左臂。未死。手慄而止。隨與承恩至南宮。登萬歲山之壽皇亭。自縊。帝居中而承恩右承恩。且從容拜命。而相隨於淵湖也。時尙衣監何新者。趨入宮。見帝不得。見公主仆地。他宮人悉散走。費宮人哭待其側。相與救之。而甦。公主曰。父皇賜我死。我何敢偷生。且賊至。必索宮眷。我終難匿也。宮人曰。請以主服賜婢。婢當說賊以脫。主願安所往乎。何新曰。國丈第可也。主授衣與婢。而泣與之別。新倉皇負主出。李自成射承天門。將入宮。魏宮人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受辱。有志者。早爲計。奮身躍入御河。須臾從之死者盈三百。翠積脂凝。河水爲之不流。而香且數日也。費宮人目送其死。而還。服主服。匿督井中。賊鈎而出。見李自成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自成見其豐艷。心欲納之。而每陞御座。輒神搖目眩。見白衣人長數丈者。在前立。又恍如帝之辟。易于其左右也。心畏之。而不敢以賜。其愛將羅姓者。雜於闈衝。陷攻取居首功。故自成賜之以爵勳。羅甚喜。宮人曰。闈命吾不敢違矣。然我帝子也。爾能設祭祭先帝而祈從難太監王承恩於其側。從容盡禮。則從子矣。羅更喜甚。從其請。宮人泣拜先帝畢。

併拜承恩曰。王公王公。爾能死而復生。以驗吾言乎。吾將踐平生言矣。諸賊大張樂爲羅賀。羅痛飲大醉。入內。宮人亦具酒爲同牢。番酌。又以大觥。連飲羅。羅曰。吾得子。欲草一疏謝闈王。而愧無人。宮人曰。是何難。我能之。君盍寢。俟我撰就。語君也。羅愈喜。陶然就臥。納如雷。宮人屏去侍女。挑燈獨坐。聞中外之籟俱靜。於是。以纖指。挾匕首。脫羅賊之喉。力刺之。羅頸裂。負痛躍起。屢仆屢躍。而始僵。賊衆驚聞。排闥救之。已無及。時華燭尙明。衆見宮人盛妝端坐。而無語審視之。則已剉粉項。而悠然逝矣。聞於自成。自成駭歎。而禮葬之。遂以爲公主已死。而不復索。陸士雲曰。夫子云。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女子小人。宦官宮妾也。宮妾如費魏。宦官如王承恩。即丈夫君子。何以過耶。余傳之以愧天下之丈夫。而不丈夫。號爲君子。而不爲君子者。

鄭醒愚曰。毛西河言。宮人瀕死。呼曰。吾之不得殺自成。天也。蓋宮人初志。在得自成。不能得自成而死。豈非天哉。然亦足襯自成之魄矣。

徐岳

義貓記

山右富人。所畜之貓。形異而靈。且義。其睛金。其爪碧。其頂

朱其尾黑其毛白如雪富人畜之甚珍里有貴人子見而愛之以駿馬易不與以愛妾換不與以千金購不與陷之盜破其家亦不與因攜貓逃至廣陵依於巨商家亦愛其貓百計求之不得以燒酒毒之其貓與人不離左右燒酒甫斟貓即傾之再斟再傾如是者三富人覺而同貓背遁遇一故人匿於舟後渡黃河失足溺水貓見主人墮河叫呼跳號撈救不及貓亦投水與波俱汨是夕故人夢見富人云我與貓不死俱在天妃宮中天妃水神也故人明日謁天妃宮見富人屍與貓俱在神廡下買棺瘞之埋其貓於側嗚呼蟲魚禽獸或報恩於生前或殉死於身後如毛寶之白龜思邈之青蛇袁家兒之大獐犬楚重瞳之烏騅馬指不勝屈若貓之三覆燒酒何其靈呼救不得徇之以死何其義又豈畜類中所多見者耶然其人以愛貓故被禍破家流離異域復遭燒毒非貓之幾先有以傾覆之其不死於毒者幾希矣及主人失足河流叫跳求援得相從於洪波之中以報主人珍愛之恩以視夫為人臣妾患至而不能捍臨難而不能決者其可愧也夫其可愧也夫

江天一傳

汪琬

江天一字文石徽州歙縣人少喪父事其母及撫弟天表。

具有至性嘗語人曰士不立品者必無文章前明崇禎間縣令傅巖奇其才每試輒拔置第一年三十六始得補諸生家貧屋敗躬舂土築垣以居覆瓦不完盛夏則暴酷日中雨至淋漓蛇伏或張敞蓋自蔽家人且怨且歎而天一披書吟誦自若也天一雖以文字知名而深沉多智尤為同郡金僉事公聲所知當是時徽人多盜天一方佐僉事公用軍法團結鄉人子弟為守禦計而會張獻忠破武昌總兵官左良玉東趨麾下狼兵譁於途所過焚掠將抵徽徽人震恐僉事公謀往拒之以委天一天一腰刀抹首黑夜跨馬率壯士馳數十里與狼兵鏖戰祁門斬馘大半悉奪其馬牛器械徽賴以安順治二年夏五月江南大亂州縣望風內附而徽人猶為明拒守六月唐藩自立於福州聞天一名授監紀推官先是天一言於僉事公曰徽為形勝之地諸縣皆有阻隘可待而績溪一面當孔道其地獨平迤是宜築關於此多用兵據之以與他縣相犄角遂築叢山關已而清師攻績溪天一日夜授兵登陴不少怠間出逆戰所殺傷略相當於是清師以少騎綴天一於績谿而別從新嶺入守嶺者先潰城遂陷天帥購天一甚急天一知事不可為遂歸屬其母於天表出門大呼我江天一

也。遂被執。有知天一者。欲釋之。天一曰。若以我畏死邪。我不死。禍且族矣。遇僉事公於營門。公目之曰。文石。女有老母在。不可死。笑謝曰。焉有與人共事而逃其難者乎。公幸勿爲吾母慮也。至江寧。總督者欲不問。天一昂首曰。我爲若計。若不如殺我。我不死。必復起兵。遂牽詣通濟門。既至。大呼。高皇帝者。三南向再拜。訖。坐而受刑。觀者無不歎息。泣下。越數日。天表往收其尸。瘞之。而僉事公亦於是日死矣。當狼兵之被殺也。鳳陽督馬士英怒。疏劾僉人殺官軍狀。將致僉事公於死。天一爲齋辨疏詣闕。上之。復作額天說。流涕訴諸貴人。其事始得白。自與兵以來。先後治鄉兵三年。皆在僉事公幕。是時幕中諸俠客。號知兵者。以百數。而公獨推重天一。凡內外機事。悉取決焉。其後竟與公同死。雖古義烈之士。無以尙也。予得其始末於翁君漢津。遂爲之傳。

徐作霖張渭傳 侯方域

徐作霖者。有雋才。少不得志於有司。以入賞爲諸生。張渭曰。朝廷歲一大縣。補生徒百人。小者亦四五十人。每歲取天下之士。且逾萬數。而作霖以賞入。豈不異哉。張渭者。慕徐渭之爲人。因名渭。自謂狂生。人亦狂之。使酒難近。獨推作霖。作霖短小精悍。高辭盛氣。遇人皆以奴蓄之。願謂渭善也。渭鬚繞其面。髮蓬鬆。然又騎馬折其左臂。常隨曲。類世之兒童戲。繪以爲冥官像者。短舌無正音。醉後談天下事。則袞袞不倦。爲文敏妙。日成十餘篇。作霖好學深思。常偃仰臥。竟日或草創。後復毀之。然出而人以爲高文典冊。焉會南昌萬元吉。知作霖。崇禎三年庚午。舉孝廉第一。作霖既就徵春官。而渭益落常試。居下。自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潘曾紘。曾紘取數視曰。子文誠善。吾猝未識也。竟高拔之。後數年。而復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任贊化。贊化怒。更黜渭。渭大噪。而郡之搢紳先生。亦有言渭實名士者。久之。乃復其故。崇禎七年甲戌。作霖入對策。言今天下劇賊窟秦蜀。蹂晉豫。孔棘殆矣。天子不可不及時收人心。若崇任奇深。實文法。恐天下亂傳。寇得之。以示文震孟。共嗟歎。署上第。而宰相溫體仁。惡其言直。排之不收也。庚辰。作霖

復罷春官。渭亦且摧挫老矣。每醉則謂其友人曰。吾馬周也。天下方有事。胡不用我。天下且不知文士。况能知我。或遂怒罵其坐客。或醉而哭。坐客益以渭為狂。作霖忽怒罵曰。若富貴子。席父兄餘業。飽十數碗肉羹耳。天下亂形已成。無英雄能救之者。吾輩固且暮死。而謂渭狂何哉。舉坐酒皆醒。而其友人吳伯裔。吳伯胤。侯方域。則皆哭泣。時方嬉遊修春社於吳伯裔之家。因慘怛不樂。罷去。閱二歲。而為崇禎十五年壬午。宋城破。作霖不知所終。其友侯方域曰。作霖死矣。作霖慷慨意氣丈夫也。烏能鬱鬱溷追脅乎。作霖必死矣。後甲申宏光立。錄中外死事者。宗伯亦廉知作霖果死。遂為請。贈以為祠部郎。而張渭當城破時。賊以刀砍之。頤張且斷矣。渭猶右手灑其髻之血。而以折臂手自承其頭。徐步行。口啞。鳴罵不止。又一賊從後至。研以刀。乃仆而死。渭故貧。饒心計。縱橫術。立置產逾萬。而其子後嚮於市僧。翹翹者。不數月皆盡。無所得。作霖無子。有弟作蕭。姓世琛。文行甚高。人見之猶想見作霖云。

侯方域曰。嗚呼。古之死而不知其所者多矣。其懷材質者。或不得見用於世。而傳之亦異。又足悲也。四子之文學不具論。以余交當世之縉紳先生。以及知名士。未有如裔與

霖之大畧者也。胤稍文弱。然其死又何壯也。渭乃自比徐渭。卽翻衡何足道哉。嗚呼。而皆不幸而死矣。由今論之。豈其不幸歟。豈獨其不幸歟。

梁烈婦傳

王猷定

烈婦張氏。清苑梁公以樟妻也。父為四川布政國統。母李氏。烈婦生有至性。識大義。庚辰。公以進士授太康令。明年調商邱。時賊犯開封。所過糜爛。商邱聞賊逼境。咸惶懼。公接行城堡。脩守禦。拓戍邏。凡礮弩之屬。無不具。數軍騎。走風雪中。拊循士卒。烈婦窺公憊。輒廢食泣下。懋勞兼至。當是時。朝廷屢詔督撫殺賊。而督撫及諸將畏賊不敢戰。倡議招撫。廷臣又各持門戶。封疆益壞。郡縣守令多儒生。不習兵事。聞風則棄城逃匿。甚則奉印綬以降。公憤甚。語烈婦曰。吾為天子命吏。誓必滅賊。與城存亡。烈婦曰。諾。第日公佩刀。各奮衣而起。壬午春三月。圍賊李自成合袁賊羅賊衆數十萬。攻商邱。公乘城距守。既夕。冑而進。拜辭其父中議公。公與烈婦訣曰。城且陷。倘陷。我必死。知汝亦必死。左右皆掩面泣。烈婦亦泣。指所居樓示公曰。尸我於此。是命老僕楊材積薪環其樓。且告曰。若城朝以陷。則火朝以舉。夕以陷。則夕以舉。毋遲我死。公冑而出。呼守陣者。發礮石。

頗。擊。傷。賊。賊。稍。卻。烈。婦。傾。囊。裝。市。牛。酒。以。資。軍。費。垂。五。日。賊。攻。益。急。仰。射。人。馬。頗。死。鼓。音。四。面。不。止。相。驚。以。賊。至。人。馬。喋。喋。趨。城。至。夜。過。半。一。城。傳。呼。曰。賊。入。公。嬰。城。以。戰。賊。刃。公。仆。地。烈。婦。聞。之。驅。婢。腰。登。樓。曰。吾。夫。死。矣。若。等。從。我。死。毋。苟。活。遂。衣。平。時。白。衣。係。環。於。梁。將。自。縊。呼。楊。材。舉。火。材。哭。不。忍。發。烈。婦。厲。聲。叱。曰。汝。忘。爾。主。訣。別。時。語。而。背。之。耶。賊。至。等。死。少。延。使。我。不。速。死。汝。罪。莫。贖。矣。材。伏。哭。叩。頭。舉。火。烈。婦。死。三。十。餘。人。從。死。其。慷慨。赴。義。如。此。一。子。雙。方。九。歲。隨。烈。婦。登。樓。火。熾。哀。號。篋。中。老。嫗。急。掖。之。曰。主。人。惟。此。郎。幸。得。脫。歸。以。後。梁。氏。從。樓。上。推。墮。兒。僕。王。政。負。兒。逃。是。夕。邑。民。求。公。於。亂。屍。中。救。之。越。三。日。甦。而。烈。婦。則。已。死。矣。商。邱。人。相。與。感。歎。立。烈。婦。祠。春。秋。祀。之。至。今。不。絕。也。論。曰。商。邱。古。雒。陽。地。今。人。過。雙。廟。每。歎。歐。留。連。不。忍。去。以。爲。張。許。猶。生。云。越。千。年。而。烈。婦。出。與。之。比。烈。異。哉。其。邑。人。言。昏。夜。嘗。見。白。衣。人。轟。樓。址。問。則。烈。婦。固。不。死。也。予。與。梁。公。善。恒。述。烈。婦。生。平。孝。敬。勤。儉。輒。嗚。咽。茲。不。具。論。論。其。大。者。

警女琵琶記

金陵卜者好女子也。雙目警。挾琵琶。漫遊。遍宇內。然冥行。

吳陳琰

無。侍。衛。止。宿。亦。無。常。所。一。日。吳。江。急。足。某。者。遇。諸。塗。時。積。雨。乍。晴。潦。水。沒。蹊。行。人。艱。危。獨。見。女。飛。浮。水。面。衣。袂。皆。無。沾。漬。急。足。大。驚。陰。尾。之。出。郊。野。徘徊。間。忽。回。顧。曰。若。何。爲。者。急。足。跪。請。曰。下。邑。執。役。候。京。兆。指。揮。久。不。得。當。無。所。自。存。今。幸。遇。夫。人。願。從。仙。去。耳。女。子。笑。曰。且。休。今。夜。令。若。獲。金。一。斤。足。矣。遂。別。望。女。子。行。若。驚。帆。急。足。不。得。已。歸。夜。中。果。獲。金。一。斤。竊。自。幸。因。再。往。伺。之。忽。聞。女。子。在。後。徐。呼。曰。若。又。何。爲。者。急。足。復。跪。請。曰。夫。人。真。仙。也。床。頭。金。易。盡。惟。夫。人。是。從。女。子。曰。無。多。言。汝。於。數。更。得。金。一。鎰。遂。別。乃。行。視。前。益。快。如。迅。電。急。足。至。夜。不。寐。黎明。恍。惚。聞。金。已。在。前。果。一。鎰。又。一。七。首。霜。刃。冽。然。擲。地。有。聲。急。足。惶。怖。僣。伏。良。久。心。悟。不。敢。復。往。伺。有。朝。貴。墨。而。淫。縱。知。其。事。詭。之。必。欲。羅。致。遣。卒。四。出。責。治。期。限。然。無。見。也。忽。夜。半。所。居。四。壁。皆。琵琶。聲。或。前。或。後。或。聞。或。不。聞。舉。家。驚。悸。不。知。所。從。來。日。出。忽。大。聲。砰。然。起。空。中。一。琵琶。落。枕。上。分。裂。爲。二。內。得。書。一。札。字。跡。蕭。勁。大。畧。言。國。家。倚。毗。公。等。外。禦。邊。疆。內。循。郡。邑。任。重。身。微。神。爽。或。墮。報。塞。無。由。夫。心。不。清。者。智。慮。短。慾。太。盛。者。年。壽。促。又。曰。天。下。驛。驢。民。命。如。倒。懸。公。等。安。享。作。奸。貪。得。靡。極。妾。雖。女。子。能。斬。公。首。朝。貴。得。書。惶。悚。不。久。竟。

以他事下獄。棄市。淮南有沈隆生者。與女子逅。齎丹陽。授以吐納祕傳。順治年間。人猶有見之者。

徐菴古佛記

陸次雲

石佛菴。在映壁菴石壁之上。一椽小築。壓壁之肩。徐菴在石佛菴之上。一椽小築。較石佛菴稍寬。壓菴之肩。石佛菴一石佛。石佛之外。無餘佛。徐菴三古佛。古佛之外。無餘佛。石佛之像。高三尺。垂目趺坐。與世像同。而古佛甚異。佛身之高。幾一尋。中則釋迦求道像。清稿貧削。眉臥準軒。螺髻結而不理。盤坐一枯樹根。若有所思。而未悟者。腹臍內吸。若久不粒者。肌骨稜稜。粟粟若六花。週繞強自撐耐者。背偃若鳥巢。其頂者。膝踞若藤穿。其膝者。右普賢。身跨一灰象。兩手平衡。捧貝葉。兩目不瞬。注貝葉。貝葉失矣。手猶是目。猶是也。若從無字句處。參觀而有得者。所跨象。眠齒突。顧外。雙目宛轉。善睨人人。亦與之左右。睨往人。象相睨。有久而不捨者。左文殊。與普賢。雁行於釋迦之次。一手持藤杖。一手着膝上。坐獅之狀。龐然以伏。貌猛而性善。然人之愛獅。不若愛象也。及晦夜。入佛堂。爐香不紅。琉璃火滅。有兩炬炷。獨射。闔人即大恐。退以為室有虎也。乃從壁隙諦窺。審其所在。炯炯有獅之目。蓋獅目。陽燧為之也。

故人之宿於菴者。愛象。又不若愛獅。

誌王成事

蒲松齡

王成。平原故家子。性最懶。生涯日落。惟剝破屋數間。與妻臥牛衣中。交譎不堪。時盛夏。燥熱。村中故有周氏園。牆宇盡傾。唯存一亭。村人多寄宿其所。王亦在焉。既曉。睡者盡去。紅日三竿。王始起。逡巡欲歸。見草際金釵一股。拾視之。鑄有細字云。儀賓府造。王祖為衛府儀賓。家中故物。多此款式。因把釵躊躇。歛一嫗來尋釵。王雖故貧。然性介。遽出授之。嫗喜。極贊盛德。曰。釵直幾何。先夫之遺澤也。問夫君伊誰。答云。故儀賓王東之也。王驚曰。吾祖也。何以相遇。嫗亦驚曰。汝即王東之之孫耶。我乃狐仙。百年前與君祖繾綣。君祖歿。老身遂隱。過此遺釵。適入子手。非天數耶。王亦會聞祖有狐妻。信其言。更邀臨顧。嫗從之。王呼妻出。見。敝衣蓬首。菜色黯焉。嫗歎曰。嘻。王東之孫子。乃一貧至此哉。又顧敗竈無煙。曰。家計若此。何以聊生。妻因細述貧狀。嗚咽。飲泣。嫗以釵授婦。使姑質錢市米。三日後。請復相見。王挽留之。嫗曰。汝一妻不能自存。活我在。仰屋而居。復何裨益。遂徑去。王為妻言其故。妻大怖。王誦其義。使姑事之。妻

諾。踰三日果至。出數金。糴米麥各一石。夜與婦共短榻。婦初懼之。然察其意殊拳拳。遂不之疑。翌日謂王曰。孫勿情宜。操小生業。坐食烏可長也。王告以無賞。曰。汝祖在時。金帛灑所取。我以世人無需用。故未嘗多取。積花粉之金四十兩。至今猶存。久貯亦無所用。可將去。悉以市葛。刻日赴都。可得微息。王從之。購五十餘端。以歸。姬命趨裝。計六七日。可達燕都。囑曰。宜勤勿懈。宜急勿緩。遲之一日。悔之已晚。王敬諾。囊貨就路。中途遇雨衣履浸濡。王生平未歷風霜。委頓不堪。因暫休旅舍。不意淙淙徹暮。簷雨如繩。過宿溼益甚。見往來行人。踐淖沒脛。心畏苦之。待至亭午。始漸燥。而陰雲復合。雨又大作。信宿乃行。將近京。傳聞葛價翔貴。心竊喜。入都解裝。客店主人深惜其晚。先是甬道初通。葛至絕少。京中巨室。購者頗多。價甚昂。較常可三倍。前一日。貨葛雲集。價頓賤。後來者皆失望。主人以故告王。王鬱鬱不得志。越日葛至愈多。價益下。王以無利不肯售。遲十日。計食耗繁多。倍益憂悶。主人勸令賤鬻。改而他圖。從之。虧費十餘兩。悉脫去。早起。將作歸計。啓視囊中。則金亡矣。驚告主人。主人無所爲計。或勸鳴官。責主人償。王歎曰。此我數也。於主人何尤。主人聞而德之。贈金五兩。慰之。

使歸。自念無以見祖母。蹀躞內外。進退維谷。適見鬪鶉者。一賭輒數千。每市一鶉。恆百錢不止。意忽動。計囊中貨。僅足取鶉。以商主人。主人亟德意之。且約假寓飲食。不取其直。王喜。遂行。購鶉盈擔。復入都。主人喜賀其速售。至夜大雨。徹曙。天明。衢水如河。淋零猶未休也。居以待曙。連縣數日。更無休止。起視籠中。鶉漸死。王大懼。不知計之所出。越日。死愈多。僅餘數頭。併一籠飼之。經宿往窺。則一鶉僅存。因告主人。不覺涕墮。主人亦爲扼腕。王自度金盡。罔歸。但欲覓死。主人勸慰之。甚往視鶉。審諦之曰。此似英物。諸鶉之死。未必非此鶉鬪殺之也。君暇亦無所事。請把之。如其良也。賭亦可以謀生。王如其教。既馴。主人令持向街頭。賭酒肉食。鶉健甚。輒贏。主人喜。以金授王。使復與子弟決賭。三戰三勝。半年許。積二十金。心益慰。視鶉如命。先是有某王者。好鶉。每值上元。輒放民間。把鶉者。入邸相角。主人謂王曰。今大富宜可立致。所不可知者。在子之命矣。因告以故。導與俱往。囑曰。脫敗。則喪氣出耳。倘有萬分。一鶉鬪勝。王必欲市之。君勿應。如固強之。惟予首是瞻。待首肯。而後應之。王曰。諾。至邸。則鶉人肩摩於墀下。頃之。王出御殿。左右宣言。有願鬪者。上。卽有一人把鶉趨而進。王命放鶉。

客亦放。略一騰蹕。客鵠已敗。王大笑。俄頃登而敗者數人。主人曰。可矣。相將俱登。王相之曰。請有怒脈。此健羽也。不可輕敵。命取鐵隊者當之。一再騰躍。而王鵠鐵羽。再選其良。再易再敗。王急命取宮中玉鵠片。時把出。素羽如鷺。神駿不凡。王成意餒。跪而求罷。曰。大王之鵠神物也。恐傷吾禽。喪我業矣。王笑曰。縱之。脫臂而死。當厚爾償。成乃縱之。王鵠直奔之。而玉鵠方來。則伏如怒雞。以待之。玉鵠健隊。則起如翔鶴。以擊之。進退顏顏。相持約一伏時。玉鵠漸懈。而其怒益烈。其鬪益急。未幾。雪毛摧落。垂翅而逃。觀者千人。罔不歎羨。王乃索取而親把之。自隊至爪。審周一過。問成曰。鵠可貨否。答云。小人無恒產。與相依為命。不願售也。王曰。賜而重值。中人產可致。頗願之乎。成俯思良久。曰。本不樂置。願大王既愛好之。苟使小人得衣食業。又何求。王請值。答以千金。王笑曰。癡男子。此何珍寶。而千金值也。成曰。大王不以爲寶。臣以爲連城之璧。不過也。王曰。如何。曰。小人把向市廛。日得數金。易升斗粟。一家十餘食指。無凍餒憂。是何寶如之。王言予不相虧。便與二百金。成搖首。又增百數。成目視主人。主人色不動。乃曰。承大王命。請減百價。王曰。休矣。誰肯以九百易一鵠者。成遂鵠欲行。王呼曰。

鵠人來。鵠人來。實給六百。肯則售。否則已耳。成又目主人。主人仍自若。成心頗盈溢。惟恐失時。曰。以此數售。心實快。快。但交而不成。則獲戾滋大。無已。卽如王命。王喜卽秤付。之。成囊金拜賜。而出。主人懟曰。我言如何。子乃急自鬻也。再少斬之。八百金在掌中矣。成歸擲金案上。請主人自取之。主人不受。又固讓之。乃盤計飯直而受之。王治裝歸。至家。歷述所爲。出金相慶。嫗命治良田三百畝。起屋作器。居然世家。嫗早起。使成督耕。婦督織。稍惰輒訶之。夫婦相安。不敢有怨詞。過三年。家益富。嫗辭欲去。夫妻共挽之。至泣下。嫗亦遂止。旭日候之。已杳矣。

異史氏曰。富皆得於勤。此獨得於惰。亦創聞也。不知一貧徹骨。而至性不移。此天所以始棄之。而終憐之也。懶中豈果有富貴乎哉。

鄭醒愚曰。懶若能致富。世之浮手惰民。豈復有貧賤哉。須知王成之富。非懶得之。實由至性不移得之也。

虞初續志卷三

侯方域。字朝宗。商邱人。祖執藩。官太常卿。父恂。崇禎間官

侯方域。魏禧傳

邵長蘅

戶部尚書。方域既世家子。幼從其父宦京師。習知中朝事。而于君子小人門戶始終之故尤熟悉。喜結納名士。與貴池吳應箕。宜興陳貞慧最善。阮大鍼者。故魏奄義兒。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共爲檄。數大鍼罪。應箕貞慧主之。大鍼愧且素。然無可如何。詞知方域與二人者相善也。私念得交侯生。因侯生以交於二人。事當已。乃屬其客陽交。權方域。方域覺之。謝客不與。適時大鍼家有伶一部。以聲伎擅名。能歌所演劇。號燕子箋者。又僱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朝宗置酒高會。趣徵阮俗。大鍼心竊喜。立遣伶往。而令他奴誦之。方度曲。四座稱善。奴走告。大鍼心益喜。已而抗聲論天下事。箕踞叫喚。語稍及大鍼。遂戟手罵。誓不絕口。大鍼聞之。乃大怒。而恨三人者尤刺骨。後數年。南都擁立。大鍼驟柄用。與大鍼將盡殺黨人。捕貞慧入獄。應箕亡命。方域夜出走。渡揚子。依鎮帥高傑得免。方域儻蕩任俠。使氣好大言。遇人不肯平視。然一語合輒吐出。肺肝譽之不。容口。援友之。既不能。慊千金。然亦喜。睡毗報復。居鄉時。扞文網。崇禎末。劇寇李自成圍汴急。詔侯恂出。督師援汴。方域進曰。大人受命討賊。廟堂議論。奉制。奏請不應。徵調難集。願破文法。以賜劍首。誅一甲科。令守而督師。詩定國。

師。噪。當。斬。以。徇。軍。事。辦。威。立。疾。驅。渡。河。就。左。良。玉。于。襄。陽。約。陝。督。孫。公。傳。庭。犄。角。於。秦。賊。乃。可。圖。也。恂。叱。曰。是。跋。扈。也。小子多言。輒遣歸。方域既負才名。以明經累舉于鄉。輒報罷。尋邑邑致疾。卒年三十有七。是歲順治十一年也。明季古文辭。自嘉隆諸子。貌爲秦漢。稍不厭衆望。後乃爭矯之。而矯之者。變逾下。明文極敵。以迄於亡。朝宗始倡。韓歐之學。於舉世不爲之日。遂以古文雄視一世。末年游吳下。將刻集。集中文未脫稿者。一夕補綴。立就。人益奇之。既沒。而文章乃大著。初陳貞慧就逮。入詔獄。鍛鍊久之。會大鍼敗。脫歸。後十餘年。卒於家。王師下金陵。吳應箕謀起兵。被執。不屈死。方域著有壯悔堂文十卷。詩六卷。遺稿一卷。版行。魏禧稍後出。其文章與方域並名。於時魏禧字叔子。一字冰叔。贛之寧都人。其生以天啓甲子。後方域六歲。然不相識。方域既早歿。而禧名繼起。與之埒。故世或稱侯魏云。禧年十一。補邑弟子員。試輒冠。其曹後十年。會甲申之變。愍帝死社稷。禧聞號慟。從博士後。日哭臨縣廷。居則憤惋。叱咤。如不欲生。謀從曾給事。應遴倡義復讐。不果。已乃謝棄諸生服。隱居教授。禧負才略。善學畫理勢。修幹微髡。目光奕奕。射人。每事前決成敗。懸策而後驗者。十常七八。方

流賊之熾也。承平久。人不知亂。且謂寇遠。猝難及。禱獨憂甚。移家翠微峯居焉。翠微峯距寧都西十里。四面削起百餘丈。中徑圻。自山根至頂。若斧劈然。緣圻鑿磴道。梯而登。出其上。穴如鑿口。因壘閭爲守望。士友稍稍依之。而彭士望林確齋亦至。士望南昌人。字躬菴。遭亂。喜結客。立義聲公鄉間。與禱立談定交。遂偕林挈妻子來家翠微。林故南昌宗室子。變姓名爲林確齋。世所稱易堂諸子也。其後數年。寧都中寇被屠掠。而翠微獨完。禱既謝諸生。益肆力爲古文。辭授徒窮山。弟子著籍者常數十人。喜讀史。尤好左氏傳。及蘇洵。其爲文主識議。凌厲雄健。不屑屑撫擬。如世之貌似大家者。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激昂。摹畫淋漓。故其所爲新樂侯劉文炳傳。及姜採江天一諸傳。尤工年四十。乃出游。涉江。蘧淮。游吳越。思益交天下非常之人。聞有隱逸士。不憚千里。造訪於吳門。交徐枋金俊明。西陵交汪澗。乍浦交李天植。常熟交顧祖禹。毗陵交恽日初。楊瑀。方外交藥地稿木。皆遺民也。康熙十七年。詔中外舉博學宏詞。禱亦在舉中。被徵。以疾辭。郡太守縣令。更督趣就道。不得已。昇疾至南昌。就醫藥。撫軍某疑其詐。以板扉昇之。至門。禱絮被蒙頭。臥稱病篤。乃放歸。後二年。赴維揚。故人

約。舟至儀真。暴心氣病。一夕卒。年五十七。著有文集二十卷。詩集八卷。左傳經世若干卷。兄詳。字善伯。弟禮。字和公。並有集行世。

論曰。侯方域魏禧。操行不同。予論。次兩家文。乃合傳之。方域才氣。蹶弛似陳亮。其遭大獄。瀕死亦似之。然亮猶登第。一夕而卒。而方域竟妖諸生。悲夫。明宣德中。周文襄忱。薦龔翊爲太倉學官。翊辭不就。語人曰。吾仕無害於義。恐負金川門一擲耳。而禧之論。以謂翊一門卒。非有知己之恩。國士之責也。既已更立三朝。身逢賢聖之主。而矜然不肯少污其志。賢矣。嗚呼。禧儻自謂與。

鄭醒愚曰。磊落傲岸之氣。二公得此以傳。

總制汪公逸事

毛際可

公名喬年。字歲星。明天啟壬戌進士。官刑部。出守青州。陞東萊道。視學秦中。歷任三邊總制。寇陷襄城。死之。公仕宦不攜家室。讞決告令。錢穀鈎會。暨督學試生儒。皆身任校閱。無人幕賓。一子早夭。遂安余國楨。計偕過山東。有執鞭卒。訊及邑里。輒訝曰。君里有汪公者。其嗣子遘疾。吾青人。士登泰山祈禱者。以千計。今無恙乎。曰。死矣。卒撫膺泣下。青州黃綬曰。吾少未習公。然吾鄉人至今稱汪夫子。里諺

有注不解擔之語。以其聽斷明決。不俟信宿馳擔也。視學秦中。以儉率諸生。章服盡布素。校士必焚香告天。故拔置。盡一時寒士。後井姓者繼公。時人爲之謠曰。有學莫忙須待汪。有錢莫省須待井。迄今兒童猶傳誦之。黃州赤壁。有八十老翁。奮爲公部曲者。曰公。任總制。未數月。赴援河南。師次襄城。刃旣接。大帥賀人龍等。久蓄異志。皆潰去。公孤軍守城。賊圍環匝。號數十萬。百道攻城。公登埽坐矢石間。隨機以應。殺賊數千人。賊憤甚。左右泣諫曰。衆寡不敵。盍自爲計。公怒奮拳。折其一齒。無何城陷。猶手刃三賊。被執。公罵不絕口。賊割其耳鼻。磔屍而去。襄人建忠烈祠以祀。近常州陳玉璣。嘗記李顯父可從。同公遇難事。與其言相符云。公遣行罕所。紀述余所習聞。則多得之於老儒退校。及行道素不謀面之人。可以知公之大畧矣。

鄭醒愚曰。着墨不多。全神已繪。

家貞女墮樓記

毛奇齡

家貞女者。祥符知縣會侯女也。貞女已成婦三日。而猶稱女。或曰。昔荀爽之女爲陰瑜妻。雖旣死而稱荀氏女。或曰。祥符民父母會侯。會上貞女事於臺。以父母故女之。貞女許字方翰林渭仁之子奕昭。方毛故世婚。比之羊鄧。而會

侯與渭仁。又以文章相親好。共訂爲婚媿。故無所負。獨是奕昭久病瘵。當會侯以被召來京師。予見奕昭於會侯之寓。疑其肌清而損容澤。不外著恐不年。而會侯再任祥符。其明年夏。奕昭就婚祥符官舍。則負病往。自京師達祥符千餘里。鞍轡道路。病愈劇。會侯初難之。然旣已至此。無還理。乃遂於病中強爲脫襦。甫脫。卽就外舍。當是時。其病中之扶持。起居。嘗藥和飲。雪垢。擲穢。其重有累於貞女者。不待言也。至病革。奕昭泣曰。吾此來百悔亦何及矣。雖然。吾敢以三日誤汝終身哉。女曰。子不讀萊菔之詩乎。其夫有惡疾。雖未婚。猶不忍去也。况三日耶。旣而易簪。女不食。父強之始食。初女少時。以食蒸羊致病。中死法被斷不食。至是。忽食之。以爲得達死也。會侯以卓異再召。將赴考。選而謠諑適至。會侯居平。頗鬱鬱。女伺父不懌。陽爲好容。施施然如尋常。初欲自裁。有二侍婢同臥起。及是稍懈。嘗坐私室。淚縱橫被面。母至。強拭曰。不謂小寒。遂噤睡。至此時。二月。易冬服。女僮請擇其潤澀者。曰。吾能再御此耶。女僮怪問之。隨亂以他語。康熙二十年三月六日。日暝。登樓。呼女僮執燭隨後。示不疑。行至廳廡。將閉。廳委身而墮。樓去地二丈許。下登以石。攬擲之。將必靡碎。而肢體不壞。惟

口唾淤血。眸子黑白。數日。一若有鬼神維護之者。噫。異矣。祥符鄉三老咸會侯者。為會侯勒石頌去思。而并上其事於臺表之。雖女年尙少。未當旌。然而靡他可知矣。祥符紳士皆有詩。而予為記之如此。且以告夫後此之為詩者文者。

重建宣城徐烈婦祠碑記

毛奇齡

宣城徐烈婦。生而許字其同鄉兒施氏。稍長。邑豪湯一泰者。黷其色。倚從子官翰林烜赫。謀之徐之無賴者。而委之禽。烈婦父拒之勿受。然慮有變。立趣施娶女去。豪大怒。湯族居洪林。獨翰林以貴。故郡居會翰林從郡還。阿於途。湯族傳豪者伴聞而睡之。曰。止家有婦而不能庇。而第阿族人何耶。翰林初不解。及詢知亦怒。使訟之郡。郡太守張君直施。則復訟之臺使者。使下郡覆讞。當是時。兩造各詣縣解。豪張甚。麾僕碎擊施。徐之在解者。血載漚落。甚至篡取其媒氏匿之。勿令解。及解。而施之父諸生也。諸生有平不者。譁而起。各執詞詣郡亭。豪亦賂諸生相持。太守見諸生者各有直。然未分也。令曰。諸生直施者居墀左。直湯者右。則多居左者。豪益怒。麾僕伺郡亭擊居左者。烈婦時就解。既已怖甚。至是泣曰。湯橫如此。吾不終為施婦矣。萬一暴

篡之如之何。其姑聞其言不省。夜同視母。寢。忽失烈婦所。時四月晦日。雨後跡之。則遺一履在甕。為塘傍。既明。出其屍以告太守。太守方坐廳事。聞之。仰而曰。有是哉。賢乎。得死所矣。趣駕親驗。則自領巾而相。而縹。而縹。連。不解太守與觀者數百人。皆掩泣。已而謀所以停棺者。近塘有張睢陽祠。衆欲殯於祠。而祝不可。請卜之神。卜襲吉。祝猶難之。衆曰。然則惟祝卜之耳。俗卜剖簞。以取向背。其象衡拂神。則縱。祝擲之。簞縱。於是衆闕然。蜂擁而入。萬曆二十七年。郡太守張君德明。請於督學御史陳君子貞。撥江都御史耿君定力。旌之。建烈女祠。未幾。督學御史熊君廷弼者。翰林門下士也。其按宣城。則盡反前事。毀祠。褫諸生之左施徐者。而篋之人。凡六易篋。漢制篋令即今之竹篋。五數。為一易篋。篋內之獄。有瘐死者。已而督學御史賈君繼善踵至。則又反前事。旌瘐死者。題以官。而給廩餼於諸生之未死者。使得按年貢。其按年自被害日始。崇禎元年。巡按御史田君惟嘉。聞於廷。復祠名。不泯。香名祠。在迎春巷。東至康熙二十年。侍讀施君閏章。屬某為記。記曰。予至宣城。宣城人多能言烈婦事者。云烈婦名領姑。其父子仁。與諸生施大德者。同里。閉。相愛不能已。遂為婚姻。湯故名閏。然

施徐亦不相下。時徐尙有司寇君名元太者鄉居。嘗烈婦之死。盛暑。桐棺如直。而蠅不敢近。衆奇之。弔之者架其香路。榜如邱山。司寇君亦冠大布。受弔祠下。時以爲榮。然且湯徐之爭。其勢力不敵如此。祠此者可鑒矣。重爲詞曰。惟此祠以烈名。豈與勢爭毀成。祠再成。名不毀。祠此者以世世。

鄭醒愚曰。婦有定識。有定力。乃能葆節完貞。

黃孝子傳

歸莊

黃孝子。名向堅。字端木。建文時殉難。給事中諱鉞之裔也。先世常熟人。徙徙家蘇州之西郊。孝子之父。以崇禎癸未。選得雲南大姚知縣。挈其室及弟之孤赴任。孝子留家。已而兩京陷沒。閩浙不守。西南復立國。江楚兩粵。連年戰爭。行旅斷絕。雲南遠在荒徼。書問不通。孝子思戀晨昏。日夜西南望。慟哭目盡腫。一旦忽自奮。願獨行萬里。訪親親朋。謂途中險阻。兵戈即去。安得達。止之不止。拜祖墓。別妻子。而行。誓不得父母不歸。在途半年。達大姚。得見父母。皆無恙。留五月餘。復奉父母發大姚。八閱月。抵家。孝子一身。跋涉山川。歷戎馬。縱橫之地。往還曲折二萬餘里。竟得如其志。余奇之。因掇其紀行一編。節而傳之。孝子以辛卯年十

二月朔。簷一簷。一葦。一草。燧。啓行。從吳江入嘉興。至杭州。渡錢塘江。歷嚴州衢州。入廣信之玉山。歷撫州臨江。渡章江。歷袁州入長沙之醴陵。渡湘江。歷賓慶。至武岡州。時壬辰二月下旬也。八九十日之中。陸行者十九。江行者十一。觸冰雪。風雨。陷泥淖。涉深溪。踰峻嶺。手常擊。蓋酸楚不能舉。足重繭。痛不可忍。或血漿。赤腫。則刺血出之。復行。體體甚。往往僵臥道旁。人見孝子。問知其故。無不歎息。願以爲困憊如此。而前途尙遙。又兵馬塞路。荒山多虎。不可往。孝子知有父母。不顧其身。乃曰。出門時早知如此。雖艱危。敢不自力。乃養足五日。復前行。由武岡而西。歷靖州。循沅江而上。入貴州之晃州。貴州自丁亥以後。北兵自楚攻其東。西兵自蜀攻其北。王皮兩將軍。左右支才敵。固守累年。不下。至己丑。爲西兵所敗。故境內遭殘滅。殆無孑遺。自靖州。洪江驛以西。至晃州驛。鮎魚坡諸處。不惟重巖絕澗。深谷荒菁。上下艱難。而城郭邱墟。人煙斷絕。暴骨如莽。又其地苗獠雜處。耕者皆持矛負弩。矢自衛。荒茅漲沙之中。往往得虎跡。行過戰慄。不能自保。次平溪。有關。謂神府在焉。兵衛甚嚴。以孝子短髮吳音。疑爲奸細。執以見主帥。孝子涕泣。以情告。得免。以後凡遇官吏。無不盤詰。然從此所歷山

川風景。所見官吏人民。別一氣象。江南風俗。變革六七載。忽睹此如異國焉。自平溪西南。歷鎮遠。偏橋。一路高山。排列深溪。架梁幽險。如鬼窟。將至平越。山勢益峻。兩旁皆夷落。土人云。往時苗常出。為行旅害。今十里立一塘。而塘兵又多為虎所食。孝子聞其言。心惴惴。常恐不免。自平越而西。歷清平。新添龍里。又西南至貴陽。遇徽州人程姓者。知其父履歷。告之孝子。於是知父無恙。已掛冠五年矣。貴陽新建王府。殿宇崔嵬。護衛甚肅。象馬塞道。文武鵠立。程姓者導孝子至前。奏事。明日得令票遣去。孝子乃得復前。途中兵馬紛擁。爭前驗票。或擊破其手中蓋。自是不復能蔽。雨。歷威清平。壩。普定。安住。及關索嶺。嶺陡絕。登至半嶺。喘甚。力盡而仆。有老僧飲以茶。久之強起。踰嶺而西。既下嶺。則布帳漫山。徧野。人馬縱橫。旌旗蔽空。戰聲如雷。震動山谷。孝子行遂巡。一騎突前。執之入營。詰問。驗票。慰勞。為設食。問之曰。安西前營也。前行數里。復遇後營。軍容如前。營孝子雖一時震炫耳目。然在途已習見。又知去二親不遠。喜多於懼矣。自嶺而西。渡盤江。歷安南衛。普安州。去普安數日程。為安隆。安隆故廳也。今改為府。非道所經。遂入雲南之平夷衛。遇故陽宗知縣浙東錢士驥。孝子於是知其

父起。居益詳。今在白鹽井也。西歷善益曲靖。渡楊林海子。至雲南府。雲南自乙酉秋。遭沙土司之亂。沐藩失守。遠竄丁亥。西兵入平土司諸寨。迤東一路。殘滅殆盡。惟省城百姓迎降。無血戰之苦。今為之改觀。一如都會焉。時江南人之流寓滇中及滇人之官於江浙而不得歸者。聞之皆來集。如桃源中人。遇漁父。競相叩問。聒耳不休。自雲南又西。並滇池出碧雞關。歷安寧。過楚雄。而抵姚安。姚安府官為遣役送。至白鹽井。時五月望日也。計在途一百九十五日。自蘇州至此。蓋萬里矣。孝子至門。一婢望見。更熟視。急走入白主人曰。蘇州相公來。主人不信。方詰問。而孝子上堂矣。孝子拜父母。先賀無恙。後謝候起居。晚父母驚喜。亦拜相勞。苦起而抱相號泣。蓋孝子與父母隔絕十年矣。所攜弟之子。時從外負薪歸。驚疑立門外。探望。其父呼進。各認面目。乃兄弟相拜。泣問。昔日僮僕。無復存矣。所居山舍。自書簾之外。無長物。其父語孝子曰。予自丙戌冬。蒙按臺吳公薦。得行取。至丁亥春。報至。會滇西亂。道阻不行。誓不復仕。數年以來。家鄉隔絕。無復歸夢。今春在琅井。於友人案上。得李卓吾續藏書。載王原尋親事。歎息謂。今世當不復有此人。不意汝乃能之。原之父。時年六十。有四。與吾適年

合亦先兆也。久之孝子啓父母作還家計。父曰：吾年老頗思故鄉。然途中艱阻奈何？孝子曰：既可來，何不可往？所苦者無行資。父曰：苟能往，資尚不難。乙酉秋，滇中猶鄉試。我分房校士，得門生八人，當以累之。孝子遂以六月初旬持父書詣諸門生家。南歷楚雄，遇地震，城頭雉堞皆崩。孝子獲不免。至南安，以病日留者旬日。又西北行，歷賓川，過雞足山，循金沙江，上鶴慶，尋上劍川。其地漢夷雜處，人皆依羊皮氈衫，帶刀出入，見之心怖。還歷鄧川，大理，望點蒼山，循西洱海，而東，海水綠如柳汁，方大雨水漲，踏海岸行數里，浪湧過膝。前及米甸，聞有悍兵劫掠，夜半走荒谷。鸚鵡猿狖，聲出樹間。復尋山得路，歸白鹽井。時九月杪也。又奔走四月，往返三千餘里矣。父之門生遇者三人，皆有贖贈而行資未足。其父曰：歸途尙有門生在黑鹽井。孝子曰：如此可行矣。乃詣府遞告歸文書，欲執符信以行，卒不可得。諸故人謂孝子父子亂世流寓亦常耳，何必故鄉？固止毋行。復留連久之。孝子具篋與二親乘已與弟步，從以十一月四日發白鹽井，次姚安，過冬至而行。及黑鹽井，果如所望。斧資得不乏。遂出綠壘，至雲南。時得黔楚消息，知南北方相持，戰爭不息。父子坐旅中，愴惘累日，因留過歲。詣

將軍府得給票。癸巳正月十一日發雲南，出歸化第一關。途遇來者云：黔中兩雪四十餘日，深至馬腹，樹皆冰如劍戟，心以為憂，而行不爲之阻。尋入貴州界，則凍雲飛雪，陰霾厲風，祁寒逼人，已而積雪漸消，流潦縱橫，瘴霧蔽天。如在甌中，前及平壩，有騎兵，并輜重，及所携婦女數百，十計跨驢者，策杖者，相扶攜者，絡繹而至。問之曰：從廣西來。又前遇敗兵數千，擁一象，踉蹌散走，無復部伍。則云從四川來。蓋是時安西戰勝於桂林，撫南敗於保寧，勝兵所携獲者，敗兵之奔還者，皆道黔中。故孝子與先後遇於途云。自發白鹽井，至平壩，皆孝子來時故道。願以爲今歸有家口，非來時獨身比。慮貴陽有阻，乃迂道從龍場驛而北，歷養龍渡，烏江入四川之邊義界。由思南達思州，所歷三度關，鸚鵡溪，武勝關，雲盤寨，諸處皆險仄，荒深寂，無煙火，惟見黃茅白骨，夜則聞鬼哭聲，虎豹嗥啼，或突其前往，往魄奪神駭。自思州南及清浪，始復從故道，入湖廣界。則所在潰兵暴掠，蓋是時滇兵新敗于武岡也。乃多從間道行，及新化，方得脫險。孝子爲父改裝，易服，前及藍田鎮，始舍陸道。聞前路有警，又改從北渡洞庭，中流風甚，水波惡，柁壞。

前帆索絕。舟欲覆者屢矣。頃之。船竟隨浪湧至岳州城下。尋至武昌。沿大江過黃州。入九江。自湖口入直隸之東流。歷安徽池州蕪湖采石。至南京。望鍾山。沿揚子江下鎮江。歷常州而歸蘇州。六月十八日也。自孝子始出門。至是越三年。計五百三十餘日。凡歷京省七府三十有三州縣。衛司關驛鎮寨。不可勝紀。計行二萬五千里有奇。若夫山川之高深靈異。古蹟之名勝。木石鳥獸之奇怪。天時地氣人民風俗之變。不可殫述。且孝子所過皆疾行。又艱苦萬狀。亦不遑詳也。

歸子曰。孝子之父孔昭。字含美。與先兄同舉於鄉。余以孝子故始識之。含美言。歸途日行數十里。或百里。二老人坐輿中。猶苦勞倦。而向堅始終徒步。每止舍買食物。執爨具湯沐。施衽席。晨起復具食。整裝皆向堅一身為之。無一刻寧息。初不以為勞。夫涉萬里途者。或以征伐。或以仕宦。奉天子之威命。有官爵之尊。人徒之衆。猶憚不敢前。或往而不返。孝子以子特之身。往返絕域。如履康莊。此豈人力之可能。與彼其精誠。上通於天。故所至得天助焉。昔年海虞。鹽生元鋪。省其父留守公於桂林。且達矣。而桂林陷。公死之。生死於亂兵。父子卒不得相見。豈人倫之際。固有幸不

幸與。孝子質樸無威儀。言不能出口。歸方訓蒙。以給菽水。嗟夫。忠孝之事。固非飾邊幅。務聲名者之所能為哉。歸莊曰。篇中敘地名。書法有例。所過府必書要地。則州衛長官司亦書。大川必書。志所經也。山嶺不悉書。不能詳也。所至之地。皆曰歷。經其界曰過。更一省曰入。入必書縣。或衛或驛。詳道路也。從間道而至曰達。省會曰至。惟武岡州亦曰至。而安隆則附見焉。姚安曰抵。稅駕之所也。

鄭醒愚曰。非作計里鼓。乃為孝子歷歷寫出苦情。苦况耳。筆墨與他孝子傳。又是一格。

似見篇序

陸次雲

似見篇者。余繼室王之遺詠也。幽顯分飛。有如哀雁。余故取少陵望盡似猶見之句。以名其集。際喉餘音。其引人涕淚可知也。余所居破屋半間。穿風漏日。盡無儲粟。桁鮮重衣。蕭寂荒寒。王至不以為戚。日笑語於老姑之前。使垂白慈顏於愁苦中。每生歡喜。余問之子何樂而如是耶。曰。余何樂乎。強為歡以娛爾親耳。越再歲。舉一女。余生計甚艱。將應貴陽太守之聘。而以道遠為愁。王曰。君無愁。上奉北堂。有我在。為丈夫而不乘長風。破萬里浪。與閨閻之人何

異乎。余乃行賦詩相囑。有堂上有慈親影外。無昆季承歡。賴汝賢。委汝以爲弟之句。王曰。君返當以三載爲期。此外無一語也。余至夜郎。太守旋以憂去。余不及二載而歸。歸而出見懷詩相示。詩盈帙。雖辭旨酸辛。而賞其清雋。翻甚快也。居一載。余生計益艱。八閩總督自南歸。將聘余而之北。余語王曰。浙之距燕較金筑之遠。僅三之一。且郵書之便。雖三千餘里。通若呼吸。不似向之杳然也。王曰。然語雖然。之而掩袂私泣。異於昔至都。制軍以衆人待余。余不樂辭去。復受偏沅巡撫之聘。撫軍以國士待余。余欲歸省親。不卽得。家問時至。皆母口授。而王所書累牘。洋纒無一私語也。一日者。於書中藏一札曰。母病甚。余欲君歸。恐誤乃事。止君勿歸。恐誤大事。事兩難。君自酌之。余方踉蹌躊躇。越數日。而家問復至。皆母氏之言。云病愈矣。毋遽返。又不及其私也。方耿逆造悖。時人勸之曰。寇可畏也。盍遠避。曰。寇至。死於寇。避寇亦恐死於賊。設有急。吾後戶臨流。當抱女共沉。以死。止水當前。勿去也。其有定識。而矢志如此。歲丁巳。余以元旦忽驚寤。心甚憂。五月初六日。醒而若昏者。朝及夕。至夏杪。而訃音至。其長逝之時。卽端陽後一日也。余歸而舉其喪。於零香剩粉之中。得其遺稿。又復盈帙。偶

一覽之益酸辛。而不忍讀。閱今五年。生死悠悠。不來入夢。豈長齋繡佛之人。已生天上耶。鴻都之客。遠矣。少君又不復生。何從見之。何從問之。所悲者。孀弱女。失母無依。吾序其詩。而付以讀之。以當閨訓。嗟乎。潘岳悼亡。見遺掛之在壁。猶唏噓而不勝。矧余展其手澤者。更何如哉。

高澹人曰。天下奇文。只是真。真到極處。奇到極處。字字是珠。亦字字是淚。此一序。可以作王夫人之狀。可以作王夫人之誄。以似見名篇。哀多如更聞矣。鄭醒愚曰。振筆疾書。情真語擊。覽之令人凜然。增忼儷之重。

虞初續志卷四

沈雲英傳

毛奇齡

少時赴洛思山作文會。名洛思社。有言此地長巷。沈氏有女。節烈而知書。能通春秋胡氏傳。同社沈兆陽。其高足也。予急持兆陽詢之曰。誠然。但其人吾始行。授書於家。術非同姓兒。不以授。吾老於孤經。每苦傳題多沿誤。藉其正之。予聞之悚然。請隨兆陽。卽往。謁不可。請通名。不可。乃詢其節烈事。同會聞之。皆歎息去。旣而遇其從弟。舉人婁臚於

杭見其當時所授游擊將軍敕。字半殘缺。而其文甚纖細。是倪文正公在館後。草詞習氣。予欲傳寫之。而以事遽別。其後予出遊。則其人已死。初為誄詞弔之。既而其從弟索予為墓銘。其中即以所見敕。彷彿記入。因題曰。故明特授游擊將軍兼道州守備烈女沈氏雲英墓誌銘。載於予集中。有年矣。暨予入史館。以啓禎年間事。無暇論及。且是時以莊烈皇帝一朝實錄未備。乃輯十七年間邸報。及他所遺記。捫年纂輯。名曰長編。此時竟未從一問及也。今歸田後。索故鄉遺事。了不可得。及觀志。則於選舉志中。其尊人名下。註云雲英別有傳。而傳又無有。會記已酉歲。予在淮西。金使君畧。禾中俞右吉作座客。出其所著三述補。索予為敘。三述者。奇事盛事異典也。兪州創三述。自洪永至嘉隆止。而右吉補之。乃取雲英事入異典中。以為女子授將軍。此在明朝未有之典。則知事出非常。凡屬有心人。皆能搜剔遺軼。不使失墜。今幸與之同產斯土。又生當其時。身親目擊。乃不一為之表章。豈非憾事。况喪亂之際。事易湮沒。即傳聞甚確。尚有訛傳失真之慮。有如此明白證佐。而及今不記。後將渺茫矣。因擬為數行。附錄於後。見者亦有以知其大概云爾。

沈雲英者。長巷里沈氏女也。父至緒。中崇禎四年武科進士。雲英生時。隨父出入京騎。馬能馬射。九歲見論語。有省。請受學。期年。徧誦四子書。及孝經。女誠。唐詩宋詞。略涉目。即記憶不忘。於是向塾師請受一經。兼請受其難者。乃受春秋。胡氏傳。明令甲。春秋取士。以胡氏傳為題。雜而無理。曰傳題。傳題雖強記。朝夕研辨。十鮮不失五。以故學者多難之。雲英一指授無不通曉。雖老師宿儒無過者。崇禎十六年。隨父任道州守備。流賊寇道州。父出戰。已敗。賊於麻灘驛。斬其渠陳前。賊懼。將徙去。會大雨。左體被創。韃鞨壅流血。足僵墜。鑿為援。賊所殺。掠其屍去。雲英年二十。自帥十騎。束髮被革。直趨賊。岩乘賊未集伍。連殺三十餘級。負父屍而還。賊大駭。將復之。值惠桂吉三王竄永州。賊將追三王。而以此叵測。未易復。頓舍之去。時湖撫王君聚奎。睹其事。奏請降敕。贈至緒昭武將軍。祠之麻灘驛。蔭一子入監。以雲英為游擊將軍。使仍領父衆。會其夫賈萬策。為故閣部督師標大剿營都司。守荊州南門。流賊陷荊州。萬策被殺。雲英號呼曰。吾命絕矣。因哭辭詔命。扶父柩回籍。清師渡西陵。雲英赴水死。母王氏力救之免。貧無食。閉塾於家祠之左。訓其族中兒。族中諸生有習胡氏傳者。悉師之。

順治十七年。白洋觀潮歸。歎曰。吾不能久居此矣。散遣塾中兒。沐浴臥而卒。嘉興俞汝言作有明三述補。以雲英烈女而授將軍。異典也。載其事三述補中。

退士曰。文能通經。武能殺賊。得之女子。已屬奇事。若其奪父還尸。孝也。夫死辭爵。節也。國亡赴水。忠且烈也。忠孝節烈。萃于一女子之身。此亘古所未有。豈特授將軍職。而始為異典哉。其父其夫。皆殉國難。尤奇。

彭夫人家傳

魏 禧

夫人姓王氏。鄧州九重堰人。曾祖以吏為塾江主簿。父懋怒。貢士為密雲令。夫人年十三。歸彭公。而述公幼孤。大父及大母母皆在。夫人孝養之。得其歡。公故負氣概。有兇肆。欲殺之。夫人持短刀牀間。夜則令公臥內壁。曰。來我死之。君得跳去。公酖酒。每醉歸。則侍立以待其醒。徐稱姑平日訓戒語。飲為之少。丙子。流賊起。夫人奉姑奔鄉中。所居樓為賊陷。長女罵賊死。夫人奉姑得免。時新穀未登。夫人往田間。攜稻先熟者。舂溢米以啖姑。自拾粗而食。丁丑。鄧州城陷。夫人又奉姑。挈子。以免庚辰。公成進士。葬父。賓客會葬者。驛絡數千人。夫人支吾中饋。嘔血髮盡脫。辛巳。公令陽曲。鄧城再陷。而夫人先數日已奉姑他去。公才夫人為

官輒以政事告夫人。夫人進以寬和。功令督修練。儲備。四時甚急。夫人曰。我婦人不知外事。但勿務以官速化。殫民力耳。姑病革。屬夫人曰。必葬我汝舅之隴。汝夫酒人。恐忘事。其後夫人卒。從平陽。扶姑柩返里舍葬焉。方公與夫人護喪歸。李自成已破潼關。鄉路絕。故壘母平陽。而僑家蕪湖池州。山中多虎。又土寇不時至。夫人夜率僕婢。持挺刃篝火坐。公鼾睡聲如雷。夫人曉大義。能知人。甲申四月。夫人與公在武昌。聞國變。夫人不食者累日。謂公曰。恨我婦人不能救國家之難。因自投江中。救之不死。後五年。公撫貴陽。多亂。屯聚出入者。不下數十萬。夫人每脫簪珥。佐公享士。標下張將軍使酒難近。軍中皆惡之。夫人謂公曰。君善視之。我觀其人樸直。他日可與同患難者。必此人也。及靖州之敗。卒得其死力。以免外姻王將軍者。素蒙遇。偶以書來。夫人令諸子讀之。至半。曰。雄心盡矣。將軍其不免乎。未數月死。有故將軍亡命公所。公與為兄弟交。夫人心敬其為人。而戒諸子勿從之游。曰。此人跡甚奇。然不可處亂世。第三子始奮。好非常客。獨厚善之。公歿後。將軍不用奮言。為人所凌踐。奮不肯護。夫人怒曰。客所以在此。由汝父也。汝父歿而人嫉其客。汝輩何以為人。卒令奮護

之如公在時。諸子有布衣交官其鄉。諸子皆望之。夫人曰。吾聞其人非古處者。其或以貧賤交為嫌乎。已而果然。公之卒也。在雲南板橋。歸喪萬里。水陸數易涂。皆夫人主之。諸子受成命行事而已。徵夫人喪。幾不得歸。初公負大志。以封侯自許。故進仕不少止。在雲南時。夫人嘗勸之歸曰。仕官豈有盡哉。獨不記二十五歲夢中耶。蓋公庚午歲病甚。不知人。寤而曰。吾至雲南。一見其山川城郭。人民風俗。言之歷歷。及之官。所見皆與夢同。而公竟以是死。夫人好種樹。家居鄧西鄙。茱萸河。暇則督家童種榆柳。森然成行列。翁姑墓松柏皆夫人手植。又種二株白楊於烈女墳。常撫樹流涕。公有友德于公。死而無後。夫人命子孫歲時祭其墓。為種白楊樹數株墓上。曰以志吾不忘。

魏禧曰。余讀左氏傳。楚夫人鄧曼多識略。雖賢豪士何以加。夫人回鄧產。其智量何其相似也。甲申聞變。不食。投江。幾死。又過人遠矣。

陳椒峯曰。逐段散敘。若不相屬。如秋山數點。出于雲際。而字字生致。無一語粘滯處。逼真史遷矣。

戴南枝傳

潘耒

戴山人。字南枝。不詳其世系出處。語操越音。數稱說劉

念臺先生。及酉戌間事。蓋越之遺民云。來游吳門。年七十餘矣。蒼顏古貌。幅巾方袍。談論娓娓。喜吟咏。能作徑寸八分書。吳人傳客之。先師徐俊齋。性行高峻。平居閤戶不見一人。特與山人相得。稱老友。先師暮年喪子。欲自營葬地。以告山人。山人曰。堪輿家言。人人殊。且君無力延致。吾粗明此術。當為君求之。先師言先文靖公葬陽山。吾不欲離其側。子勿求諸他所。山人乃芒鞋笠笠。循陽山左右求之。久乃得一地。屬諸大姓。購之不得。而先師沒。僅一孀婦。一孤孫。饘粥不繼。謀葬先師於祖塋。而族人不可。山人曰。吾業已為侯齋任此事。不得地。一日不了。於是棄絕百事。買小舟。遍歷諸山村。舟所不至。徒步跋涉。高山荒谷。無不窮探。風餐水宿。無間寒暑。山人素不為人相地。人亦無以是煩。山人者。獨為先師營度。費皆自辦之。經年乃得地於鄧尉之西。真如鳩。以告耒曰。地甚佳。又在梅花深處。與高士相宜。地價須三十餘金。無所出。耒先以十金成券。餘將徐圖之。會未有黃廬之游。山人募於人。無應者。乃矢願賣字。以買地。初求山人八分書者。非其人多不應。得者必厚酬。至是榜於門。書一幅。止受銀一錢。人樂購之。費稍稍集。又相傍地當買者。並買之。凡四十餘金。而地畢入。耒遠游歸。

驚喜過望。蓋吳下營葬。惟卜地最難。地師既鮮良者。薄有名。即高自標置。喪家具舟輿。備飲饌。同相視三四年。或不能得一善地。先師既慙。遺孤孫。族黨無相關者。未又遠隔百餘里。於何求地。則葬費雖重。猶易舉。未於是力任之。義故間有助者。又費七十餘金。而先師竟葬矣。既葬。山人復爲之培土栽樹。伐石立表。又費三十餘金。意猶未已。山人酷貧。寓無隔宿炊。冬月常衣絺。其求地也。目之所營。神之所馳。無往不在。是窺面滿足。傍徨山谷中。不知疲倦。其賣字也。銖積寸累。悉歸之地。不妄費一錢。一蒼頭不能忍飢。輒辭去。寄食僧舍中。語及徐先生。必流涕。人多笑其迂。譏其愚。終不爲悔。至誠感人事。竟以集鳴呼。先師簪纓世家。親族故舊甚衆。身後鮮過而問焉者。山人非有馥。學之親。簞笠之雅。徒以片言。心許。不惜傾身。命以踐之。無所爲而爲。豈非天下之高義哉。充是類也。豫讓之吞炭。嬰杵之藏。孤桃哀之併衣。保安之積絹。何所不可爲。山人不言。其生平。然大略可知矣。山人作釣臺詩。至數百首。有家不歸年八十。避賀壽者之釣臺。旬月乃返焉。

贊曰。越多奇士。若唐玉潛林霽山輩。義甚高山。人其流亞。與侯齋先生苦節五十年。所遭逢多奇阨。晚得山人力。遂

以克葬。蓋有天焉。然吳中第一義舉。爲越人將去。念之令人慚。士有一節而足以垂名千古者。余傳山人不及他事。然以不朽有餘矣。

看三生石記

毛先舒

宿白雲菴。次日。夙起欲恣游。聞雨聲淙淙。雨後稍止。天陰霾猶不開。已望軒窗外。山上一人行。不持蓋。虎男。語余果霽矣。已忽聞雨更驟。皆驚。徐視之。則風至。樹密。墜葉中。雨耳。時子九翁倦。不果行。余偕虎男出菴。曰。今日決當踐三年約。訊山僧多不曉者。凡五六問。而得徑石。在下天竺寺右。狹路逶迤。入凡一里餘。見山玲瓏。嶺。曰。是矣。然無徵。不知果何塊。屬三生古石也。益折而西。有亭可憩。與虎男物色。久。皆彷彿耳。更西出。山勢益巖。石形益奇。取竇。類入。見三石。壁開。如筆架。斷。方冀得之。乃有醉吳客。數輩亦來看石。互相說。三石分一生。二生。三生。既去。余竊思。東坡記。圓澤託生。事歷三世。且因歌名石。不當是。三。虎男曰。然當必有驗。因搜泥。剝。擗石。膚求之。忽得數字。題云。正德庚辰。人日。方豪江暉。陳宜自靈山來。江暉者。號寬愛。吾鄉先達。正德中。官太史者也。因念三君至此。題石紀勝。茲地古來游者。殆寡。屈指今已一百四十六年云。然終不得石。

更搜良久始得石之陰。鑄字曰三生石。刀畫若新。不如江
 題淺漫。始爽然以為不負尋幽之興。皆拊掌笑。石高三丈
 許。徑七八丈。崔嵬峻削。駒蒼銅苔。洞罅通穿。雲氣蒸出如
 細霧。中小凹處。可容五六人坐。陟石尋徑。上過山脊。即靈
 隱寺也。圓澤昔與李公約在天竺寺外。不知騎牛扣角兒
 何緣至此。虎男復謂余今得石。信向吳客。以比江郎三片
 者。真妄語耳。余曰。是不足訝。袁籙菴才繡如江。律細如髮
 而西樓傳奇。且誤用三生石事。皆隸諸情豔。何況若輩吳
 兒耶。已天微雨。遂辭石去。還菴已燈火矣。酒榼陳設。子九
 翁獨坐不飲。遲吾二人至。則大呼酒來。彼此縷述遊狀。翁
 聞太史昔題曰。吾家賈愛公。興復不淺。乃爾。而吾今茲不
 復拜此石也。吾滋媿。吾滋媿。因相與劇飲。徹曉乃寢。

張林宗先生傳

周亮工

先生諱民表。字法幢。一字林宗。一字塞菴。大梁之中牟人。
 世居鼎澤里。宮保孟男之子也。先生生不茹葷血。四五齡
 便知結跏禪佛號。至二十餘。窮極梵典。每有詮解。不落下
 乘。宮保公為妻和夫人。經十載。猶未同衽席。宮保公慮其
 廢舉子業。且乏嗣也。累正色責之。已乃稍稍為製藝。入內
 舍云。性嗜古文詞。落筆即抗古人。家藏書數萬卷。皆手自

點定。喜飲。及草書。飲少許。即頽然揮灑如雲煙。醒視之。自
 謂有神助。生平著述甚富。彙帙近百卷。秘不以示人。友人
 請以行世。先生笑謝之。大抵先生古文詞。宗韓昌黎。詩法
 魏晉。及杜少陵。餘子不道也。宮保公家固貧。先生又好施
 與。家遂中落。先人廬舍在夷門內。五十年未嘗一葺治。然
 殊不屑屑意中。惟愛賓客。與人接。竟日無惰容。張睡心先
 生嘗言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孔北海但有其願。先生
 實有其事。蓋非虛語云。先是宮保公卒於白下。先生奉柩
 還里。過宋城柩將入。郡侯難之。先生抗聲上書。義意悲盡。
 郡侯愧謝。一時士夫傳誦焉。先生以辛卯舉於鄉。十上公
 車不達。年七十。志不少衰。郡邑大夫有以地方利病詢者。
 人諷先生以葛巾野服見。先生曰。吾既以孝廉舉也。葛巾
 野服。非孝廉服也。吾不能學衆之矯時。方舉天下賢良方
 正。同里張東齋諸公。欲以先生聞。先生曰。吾既以孝廉舉
 也。逆行倒施。吾不能學衆之僞。郡邑亦徵諸恐後。先生皆
 峻辭拒之。晚年書法益進。詩益工。與尉氏阮太冲。汝南秦
 京相友善。自稱旃然漁隱。又號蕊淵道人。四方之至大梁
 者。自王公貴人。以至走卒販夫。無不以得見先生。顏色為
 幸。先生以應酬頗煩。時避客中牟。中牟郭外有水。泓然蒲

津二十四之一也。先生刳小舟，蕩漾其中。有訪者，卽拉與俱。無日無客。無客不醉。先生集中有南陔諸詩，卽其地也。嘗頂高冠，飄二帶，帶上繡髮，蘇半升，僅漉，漉明酒三寸，纔容子夏冠之。句乘敗車，無頂幔。一老特牽之。朗吟車中。老幼環視。如溫公在雒上時。春日，每造郭外老杏下，飲輒大醉。門人子弟扶掖而歸，頽然自放。世無由測其淺深。好汲引後進，孜孜若不逮。以故四方從遊之士，如金谿文大士輩，無慮數百人中，多賢者。時予初見先生，先生謬語人曰：此德器也。吾家子弟行，當付託之。遂使三子問業於予。凡八載。至卯辰，予幸博一第，始辭其家塾。別先生去。壬午寇圍大梁，先生勸當事密撤左寧，南趨大梁。背北城而陣。通黃河一線爲之餉道。當事者不行。豫鎮陳永福怯，欲入城。先生以死爭之，謂歲凶，粟不支，入則餓獨兵矣。勢且兵與民俱盡。當事者不聽。卒至搜餉以養兵，而民之死者，遂不啻寇。寇暫卻，人有諷先生以去者。先生曰：死則死耳，奈何！以身爲衆倡，時撫軍高公慮城且陷，素重先生，日命人踞據矢石間，不少怠。以故圍城五閱月，士民食盡，卒無叛志。水灌城，先生急取所著詩文若干卷，自負之。至其內弟

和玉豕家，結木筏登之。長子允集，次子允準，三子允雋，及門人文大士輩，咸與俱。長公子附漂木登西城，欲從撫軍請救其父，而撫軍已去，徘徊號慟，賊疑其異，欲持去。公子曰：吾張某子也。安肯從爾？遂罵賊死。先生望援久不至，水益大，號泣求登筏者益多。先生皆移裂救之，筏重且沉，乃移筏就，和氏屋。屋上人垂繩相接。先生援之上，引者援者，皆久乏食，腕無力，數上下者，久之而水益至。遂沒項背，已戒長年曰：不得張孝廉勿返。舟至，先生亡已三日矣。僅載先生父子兩骸出。撫軍哭之慟，並葬之柳園。松棺淺土，僅免暴露。而先生自負之集，盡付波臣。廣陵散從此絕矣。三子允雋，時年十一，依浮木，與老僕婦栖人屋上。垂兩日夜，老僕婦餓甚，欲謀啖公子。公子覺，急附浮木順流下。遇直指雷臣王公濟人舟，至，號曰：我張某子也。舟中人素德先生，救之得免。先生爲德於鄉數十年，無長幼弗沾其澤者。此其報乎？公子流離河北，予弟靖公寃之。三月始得。予時令濰，遂如濰，爲述先生永訣言。吾生平爲文，迄今五十年，無一表見。今國破家亡，吾死，兒脫見周子，道吾所以。予聞而泣失聲。今藐諸孤，撫於予家。予官南臺，遍徵先生詩文。

之散逸者。彙而粹之。庶幾先生血胤不絕。而先生之文采風流亦借以存其萬一。天下賢士大夫。儻亦有進而憐之者乎。知必有不朽先生者在。予生也晚。不能盡識先生行事。特述其梗概如此。以俟先生之知交採擇焉。又錢虞山曰。林宗與祥符王損仲尉氏阮太冲。汝南秦京相友善。予之交於林宗。以損仲也。宗尉西亭多藏書。予屬林宗購其書目。天啟中。予以閹禍里居。客從大梁來。林宗繕寫間。關寓予酒間。片語皎如。信誓林宗之生平。為可知矣。

鄭醒愚曰。先生之才之品。俱足傳。得襟園先生文。更傳不朽。

孝烈張公傳

王猷定

公諱清雅。字玉楚。世居潛山縣北鄉。父純。吾公。生三子。長即公。次清憲。次棠清。皆業儒。公貧而力學。累試輒不售。立塾授生徒。嘗截竹為筒。每食必念父。乾餼脯饈。藏諸筒。袖歸以進。年三十一。清棠死。公晝夜哭。憤以頭觸柱。遂眇左目。人咸敬之。其家在城北白玉澗之濱。距城八里。崇禎十年。獻賊焚殺北鄉。舉家遷頭寨。長子超載。同清憲居城。授經。公力勸父避寨上。父不可。時年八十矣。公乃偕幼子超。攝侍朝夕。外報賊勢急。父病將革。命公攜超藝去。公痛哭

掖父起。父瞑目曰。吾恨不能殺賊。同畢此命。言未訖。氣絕。猶視公。公抱父痛。幾墮復甦。超藝同僕雲滿。從窖中昇棺。具衣冠以殮。賊將至。滿趨公去。公擗踊叱曰。吾身親身也。肉未寒。而舍之。去將安歸。汝從超藝。伺洞中。倘焚廬。吾以身殉。滿曰。滿年七十餘。敢惜死。願守棺。煮茶待賊。公從之。於是躡伏梁隅。超藝匿厠舍。賊擁入。大索不得。欲開棺。滿奉茶叩頭乞免。賊童笑。將加刃。一賊曰。徐之。老僕尚知禮。一賊抽刀逼其喉。曰。出汝主貨。汝一賊裂帛拭膏。繫竿首。將舉火。滿仰屋睨公。公從梁間墮。賊大驚。斬棺。公撫棺哭。以兩手覆棺。手斷。血濺賊手。羣賊笑。賊怒。砍公仆地。超藝聞殺公。從厠旁躍出。泣求代。將伏公背。賊舉刀碎其首。父子死焉。超藝死年十六。英爽不羣。賊悔而憐之。相與移棺中堂。以草覆公父子屍而去。有頃。後堂火發。滿登屋以帚瀆水撲之。火滅。越三日。賊盡去。滿泣告鄰人。乞兩棺殮其主屍。長號不食死。

鄭醒愚曰。張洵孝烈。其僕亦非常人也。如此主僕。俱遭橫死。固曰劫運。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廣德州守趙使君傳

陸次雲

趙使君諱景和。字萬育。錢塘人。天啟丁卯。孝廉也。夙與相

國史文忠公可法相友善。居嘗抵掌時事。相對唏噓。每至泣下。文忠曰。方今滄溟正沸。清晏難期。設遇時危。常山睢陽。吾輩事也。使君曰。倘遇疾風。敢不爲勁草乎。初使君教諭于禾。作人爲盛。後授廬州州守。張獻忠方踞蜀。不得進。俄而李自成犯闕。鼎湖間至。使君北向慟哭曰。君死社稷。吾將安歸。欲自刎。偕行者奪止之。還赴郢都。時馬士英柄國。引阮大鍼爲大司馬。日與衆正爲仇。史相國督師江北。尤爲所忌。有薦使君才可大用者。馬知其爲史友。勿善也。久之調爲廣德州守。時淮陽圍急。寧南侯潘君側之。賊大理姚思孝等。請救淮南。士英厲聲曰。君臣寧死於敵。勿死於左。此皆良玉死黨爲游說。不可聽也。於是調黃劉諸鎮衛石頭。而北守易疎。文忠血書告急。棄勿顧。使君閱邸報。大憤曰。惜吾友一腔熱血。空付之馬革矣。揚城破。史相國立城上。拔劍自刎。死時宏光已出奔矣。士英惶急。擢寧南兵扼安慶。將走浙。挾母僞稱太后。道由廣德。其兵沿途殺掠。無復紀律。皆衣婦人衣。紅紫綺繡。重襲一身。疊劍在臂。簪鈿盈首。而猶延州治。傳檄諭守。出庫金以犒軍。備法駕以迎太后。使君裂檄奮怒。因下令曰。有不奉詔而南軼者。毋許入。士英於城下請守見。誘以甘言。使君叱之曰。爾爲

庚初續志

元臣。不思報主。釀成覆敗。國家何負汝而若是耶。汝云保駕。駕今安在。不保主上。而保太后。人傳若母。誰不知耶。爾速去。吾箭鋒恥飲爾賊臣血。士英命子都督錫腹背夾攻。民心甚固。州城旋毀。旋築。後力不支。爲其乘闖而入。使君還坐廳事。士英至。不起迎。士英曰。爾小吏敢抗我哉。使君曰。爾蠻獠非人類。廣德州守。今日爲國死。然恨不死外難而死。賊相耳。吾今得與亡友道林踐。久要於泉下矣。吾且爲厲鬼。逐爾士英。趨卒刺使君。使君挺身受創。死其妾秦氏。死於井。是時其子蒼壁方九齡。僕人竈義。匿之。脫於難。戊午登賢書。壬戌成進士。其孫荃蘇。詩文克繩家學。人以爲孤忠之報。當馬兵蹂躪廣德時。忽雷雨大作。恍見使君毅魄在雲霧中。士英懼。卽捲甲去。去而武林不容。會稽不受。宵遁於閩。卒父子伏法。駢斬延津。而使君廟祀於州。久而愈烈云。

陸次雲曰。蒼壁字晉襄。吾友也。有父風。能讀父書。道父遺事。其子張許子弟何如哉。天待趙氏。不可謂不有加矣。且吾觀士英流毒無窮。倉皇逃死。而不免於死。其死延津。視死維揚與廣德者何若哉。

汪東川曰。以使君爲經。以相國爲緯。以瑤草挽合于經。

三十七

緯之間。雖所斂者一邑之事。而天下得失。具在其中。此之謂大手筆。

鄭醒愚曰。趙君不死於外難。而死于賊相之手。非惟九原飲恨。即閱者至今猶扼腕切齒。文寫罵賊處。真勃勃如生。

虎口餘生記

邊大綬

余自壬午春。伐賊墓。米人洶洶。謂必招禍不測。余諭之曰。如賊果修怨。余一身當之。定不爾累。衆皆疑信不一。而艾朝棟高映元馮起龍等。實為賊之姻黨。聞賊行。牌至西安。有四月十九日起馬入秦之語。遂羣謀俟賊到時。執余暨艾詔黑光正等獻賊。逆謀敗。輒有據。余欲申聞撫臺。而其巡捕常昌運。與高映元內親。恐其撲援中阻。遂密稟張按臺。不意黨人在勢要門牆。蚤為先容。竟至沈閣。值新按臺至。為余同鄉金公。逆黨陰不自安。共謀去。余會部咨甄別賢否。撫臺列余薦劾。按臺又欲會題陞城堡廳。黨人益惴惴懼。值十六年大計。伊探訪余官評稱最。其根愈深。遂捏造單款。極力傾陷。然終以司冊無過。未能大害。止蒙降處。報到之日。米人老幼泣嗟。痛余之去。而余舉家慰快。謂得脫苦海。且遠仇讐也。撫按皆諭留候題。照舊管事。余力辭

解任。出疆之日。不能為行李。時長兄順。為山西澤州守。因赴澤。是為歲之七月初旬。至十月六日。而闖賊破潼關。旋開陷西安。州縣皆望風殺戮。晉中震驚。余十一月自澤歸里。燃指逾歲。賊鋒已逼晉寧東。會真定叛卒。殺撫臺迎賊。固關失守。三路犯神京。遂邇震恐。父兄親戚。咸為余憂。勸遁跡以避。余憮然曰。一身可隱。其如八口何。即妻孥可捐。父母何賴。萬一蒙難。吾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也。况同堂手足。一公族衆。寧忍全一己之生。貽多人之害乎。吾原為朝廷滅賊計。今日為社稷死。有餘榮矣。何以避為。遂違衆意。三月二十一日。驚傳郿城已破。萬乘殉國。余聞之。北向慟哭。再拜成服。杜門謝客。以聽天命。越四月廿八日。聞人言噴噴。道賊犯山海。敗績西走。余聚親契諸生。謝銘石等密謀。欲與義師。邀賊以雪國忿。擬次月朝舉義旗。而次日賊之緹騎到矣。先數騎進城。持令箭詭言。覓公館。實以覘余之居處也。余窺知有變。立街頭待之。頃有衛役二人。傳偽令曹懷玉。票執余。余挺身往見。即付賊使白姓吳姓者云。萬歲取爾做官。無恐也。隨余之行。入堂弟大任宅。老幼驚避。賊坐索飲食。無應者。不勝怒。肆行砍毀搜掠。執一僕為供應。僞官又遣人來供奉。並縛余。不使離寸步。內外不通。

一信。榜午。余長兄來視。余始知母妻家口盡下獄。一門兄弟俱被執。則澤守兄暨堂弟廩生大顯大任大綱。姪銘瑄銘琦。從弟諸生大防大中。大讓大訓。叔知縣維隆維明。族叔諸生有道。武舉有讓。寄倉閩邑父老討保。長兄始得來一面。余聞之。五內如割。相對不交一言。即與兄永訣矣。謝生銘石來探余。耳語曰。聞賊已敗。大兵且至。兄放心行。毋爲賊屈。我將謀有以脫兄者。余領之。初一日。執余西行。衆爲備一塞衛。僅僕散逃。筦一市徒相隨。邑人觀者塞巷。皆爲噓唏。余欣然就道。是日至蕭寧。二日至安平。三日至無極。此日大雨。賊乘悉披雨具。余露身淋漓。行三十餘里。次日。至真定。入城。喧傳萬歲。駕將至。賊黨衣紅者滿街。謂老府兵。見余威擲。擲曰。是伐墓人耶。帶余見僞帥馬。入其二門。一賊衣藍紗者。云是旗鼓。詢伐墓始末。入後堂。稟僞帥訖。傳言且出。遂同吳旗牌至其家宿。至次月初五日。甫出。即有賊來傳馬者。爺上南門發兵候駕。至便起行。吳姓者。遂帶余往見。至街頭。則云老爺上西門矣。復至西城上。吳姓者先到。指余曰。出城見賊兵自北而南。塵土蔽天。然皆老幼參差。狼狽伶仃。十賊中夾帶婦女三四輩。全無紀律。余見之不勝忿懣。如此鼠輩而所向無堅。城致萬乘屈沉。

真可痛哭流涕也。恨余被執不能殺賊。見其滅亡。耳立數刻。吳姓復同一任姓者。押余入城。至督府前。候一二時。僞帥不返。倏傳曰。萬歲至矣。不進城。至關帝廟吃中火。即行。二賊又帶余出城。至廟外。此時隨余縣役四人。止存一王姓者。餘暨跟驢人俱亡矣。余自分見關賊。決無生理。盡以役事囑王役。託其傳語家人。我死於國難。無恨也。須臾間。掌號賊衆起身去。僞帥傳諭帶余西行。是日至獲鹿之上。安次日出固關。值關賊方殺人。死者委積。云關下百姓以塞井故。又將賊卒之不帶弓箭者。盡砍斷左手。血肉淋漓。慘不可言。是時押余者三人。任姓者夜逃。借縣役王姓遁去。遺下一馬。余乘之。同吳陳二賊出關。見關賊下馬。陳賊欲稟知。吳賊搖手而過。使是時一言。余粉齏矣。初七日。過平定州。西賊中傳言大兵追至核桃園。已抵關下。調後營人馬回防。關二賊復押余回住平定東關外。候示下。至初十日。傍晚。始傳止調精兵。其費重先行。此時關賊已先上太原。吳賊同一賊。僅押余馬步共八九十。夜行一宿。天明至壽陽南關。搜米覓水。炊飯食吃。喂馬未飽。余伺而臥。吳賊出。少時。其賊僅來。催余曰。起。牽馬行至南街路西一小門。呼余入。則吳賊在其內。命余控馬卸行李。伊入室仰

臥酣睡。其僮亦上樓臥。余亦假寐。許久不醒。聞馬臥。余呵之不起。出鞭之。凡再三。賊堅臥弗覺。衆遂出門北行。迎一賊衣黃者。問汝尋得水否。余詭曰。南頭無水。余復北尋耳。疾趨至舊店。入門見三賊方束裝。謂余曰。汝已行。何復返。余應聲曰。來取水具耳。進其後房。院有一角門。外卽壽陽城。下河中無水。余跳下循城北行。復上東岸。躡牆入空房。內四顧。不可蔽。復踰垣出北行。遇二鄉民持梃。蓋搶營者。詢余何來。余詭曰。亦搜物者。舍之。而南。余北走。不百步許。聞後面喊聲。意追者至。停步伺之。則四五僮父。各執鎗棒圍余曰。汝從賊來耶。余應曰。我逃難耳。索財物。余曰。赤身財於何藏。盡上下衣與之。換破衣二件。僅蔽體。遂東北行。時日方午。慮爲賊所跡。潛身山畔土簷中。比至晚。賊騎來者六七次。皆未獲。見月出甚高。余始敢出穴。不辨東西。視月所向。攀緣上下。經墟墓。澗澤中。磷火益焰。殊非人境。至曉。逢行路者。問所向。余曰。逃難回鄉。問爲何許人。余詭曰。保定諸生。爲賊所掠。其人憐之。指從此東北有方山寺。可以棲身。余謝之。行凡三十里。遂投僧寮。住六日。始東行。僧衆各贈余錢數十作路費。由山僻小徑。詢路而行。飢則乞食。晚宿山廟。凡經由土寇之叢數處。余已作乞匄形。無阻

撓者。但聞固關娘子關。俱賊兵把守。不敢過。遇荷簣者三人。識小路。隨之入流黃口。萬山險絕。狼狽所經。林木翳天。日遇陡絕。處頂踵相磨。上天入淵。凡數十折。始返陔渡。井陘大河六七道。涉溼沱。念余西過時。自分不返。茲復生還。不勝感愴。逾真定與余同行者二人。分路向新樂。余循舊路而東。至肅寧。折而北。至西柳村問路。鄉人詢姓氏。知族弟壘在其外。父王宅。傳語來見。相對懷其留余宿。更余句服。黎明。聞礮聲震天。乃土賊爲亂。闔鄉戒嚴。榜午始息。借余一蹇僕。送至王家莊胡宅。爲妹丈太學生永清。其尊人舊河南太守龍江公暨其長公劍原在門。見余來。驚喜交集。相持啼噓。入見二妹。不勝慟悼。次日遣人報信至縣。老母專三僕來接。傍晚到縣。途遇猛雨。冒行抵舍。親戚族衆慰勞者塞戶。謁老母悲慟欲絕。真再生相見。猶疑夢寐也。是爲五月廿九日。計被執時正滿一月。憶余先會祈關聖籤。有直須重見一陽後。始可求神望佛持之語。余至真定爲五月五日。闔賊至。自分必死。幸賊勢迫促。未見。至壽陽而逃。則重見一陽之說也。先一日宿山中。藤蘿之際。耳中聞先大人聲曰。兒苦中又苦我傷。而又傷爾。第見佛聖現化。卽生矣。隨見有圓光。大如初日出。金光爛熳。內有佛菩

薩騎獅象而過。皆有鬚髯。不類素常所見像。須臾光散。其清如鏡。正照余身而覺。天明至壽陽。遂獲脫難。順治元年仲秋既望。再來人邊大授。議於長安僧舍。

隱逸傳

徐岳

烏程溫相公致政歸。因尋地入山。迷道昏黑。遙見隔林火光。匍匐投之。聞讀書聲。欲尋門叩問。不得。於牆外呼之。告以借宿。回云。此處虎狼甚多。我家中人出。反扃其戶。以倒鉤籐繞門外。我不得開。以延客。奈何。從者俱有兵器。斬籐啓門而入。蓋倒鉤籐虎狼所畏。一觸其刺。則展轉鉤纏。至斃而後已。相公從者多。山中。識此籐性。不然。雖有兵仗。不能去也。登堂見一人於燈下讀史。相公與之論千古興亡得失。隙若觀火。與之論人材。高下學術。醇駁俱有卓識。與之談河圖律歷。諸書莫不洞悉。源委相公曰。子具如此全才。可以出而仕矣。曰。十年後天下亂矣。大厦非一木所能支也。相公亦大慨嘆。偶及當國時事。知爲烏程相公。卽欠仲作痛楚。云。舊恙陡發。遂不復言。問姓氏。亦不答。夜半家人歸。攜禽獸之屬頗多。蓋弋獵所得也。明日相公回。遣人踪跡之。不知所之矣。夫隱逸之士。或耽泉石。或厭軒裳。或棲托元真。或避世待清。不一其倫。若烏程相公所遇。

者。不但蹤跡不可再見。名亦不得聞。則又高人一等矣。

虞初續志卷五

海烈婦傳

陸次雲

海烈婦。徐人陳再益妻也。陳質而愚。海秀而慧。康熙六年。時因秋漲。水沒荒廬。無所得食。有所知宦雲間。謀往寄迹。海曰。人事不常。千里投親。未知何似。不如休矣。陳強之。同適毗陵。而聞所知者遷于閩矣。遑追無倚。僑傲於常。有楊二者。常之無賴也。偶窺見海。託交於陳。因其窶。濟以金。陳甚德楊。結昆弟。海曰。楊非善類。無近也。陳弗聽。楊窺伺多方。海益閉影。不得聞。林顯瑞者。運丁之豪滑也。素與楊善。楊遇之。告以遇一國色。不得近。林曰。子何不說彼再益者。爲我掌書記。而使其挈妻附舟以歸。則我與若皆可得志矣。楊以告陳。陳悅甚。海不可曰。楊非端人。則林亦必楊之類也。楊尙不可近。矧就林以處乎。陳慍曰。非是便安能歸。未見之人。子何必其不善也。又強之。甫登漕艘。而林遽遣陳適吳門矣。海在舟。正襟孤坐。顏雖似玉。而冷嚴過霜雪。楊與林相計於舟中。張樂演淫。艷戲劇。希動之。命婦遊海。海不視。是日。命舟師藍九。持牲醴祀河神。藍至神廟。牲

血忽自穢躍盤盃外。蓋神怒林行勿享也。林以為藍勿戒甚怒。誓藍恨之。林視海無如何。楊勸以操刀往劫之。至夜半。林往劫海。海大呼。鄰舟以為逐賊。共喧起。林急遁。海徧拽。應並鎗。勸不得出。乃自縊。林大懼。楊為匿戶。米中欲俟人靜。投諸河。林與藍九金。求其潛往。始蘇。謀再益。約謀成。當厚值。藍夙恨林。鳴之官。令即捕林。隨於米中。覓海戶。戶出而察其眉宇。見其愁瘁之中。含正氣。凜然。蕭然。神奕奕。衣裳金帶之間。密紉層縫。無少罅也。其為死計。審矣。陳歸哭。悔已無及。林定辟。楊二狎。思兔脫。為同舟之人。擒擊斃于石。

陸子曰。海烈婦。禮祀毗陵。宇內共聞之矣。而知其名者。未悉其事。言或多殊。將失其實。余為略而傳之。懼傳疑也。烈婦節凍冰霜。貞堅鐵石。故應菩薩低眉。金剛怒目。彼魍魎。魍魎何所施其伎倆也。

宋道人傳

王士禎

宋道人者。長治人。少孤。為人牧羊霍山中。一日失羊。羣牧皆徬徨無所措。宋年十三。獨入深山求之。行二日。見一老僧。瞑坐石窟中。四無人跡。僧面生黃毛。長寸許。心知有異。跪陳其故。老僧張目曰。爾羊固在。須中秋可得。今且歸矣。

宋出告羣牧。及期。約伴結束以往。果得羊。又盜出四百頭。尋老僧已不見。衆議鬻其盜者。得百金。而令不平。遂聞之官。官盡歸其金於宋。其徒王姓者。心利其資。故為好語。致宋於家。陽為權子母。夜令婦人入室。而已睡其後。誣以姦而逐之。宋失資無所依。乃復入山行。久之。見一茅菴。別有一老僧居之。泣拜。告以故。請留執樵。久之。乃許。老僧不甚食。廚中所有。惟燕麥芋魁。食之。遂不飢。居五載。僧遣之。宋留侍不行。僧顧曰。子謹愿。奈鈍根。何。視壁上畫古大人。五一正面。一側面。一背面。二人偶坐其旁。曰。但日。目此骨節。寸寸皆須留意。宋茫然不解。所謂。第日坐臥其下。夜夢二人。自壁下。指示銅人穴道脈絡。甚悉。宋忽豁然。有省。一日。僧遠出。留宋居守。則虎狼蹄跡。交錯于菴之前。後越七日。僧歸。謂宋曰。山中檀越家。邀我誦經。汝當隨往。比行及半途。又謂曰。汝且止此。聞木魚聲。乃來迎我。遂徑去。宋候移晷。飢甚。輒躡蹤往。道阻一河。河上有翁。嫗視二童子。汲者。叩師所往。曰。此處無人居。安得延僧誦經者。不得已。渡河而前。峭壁插天。更無蹊徑。倏聞木魚聲。在北山上。馳赴之。又聞聲在南山。顧視。日已晦。有虎百十餘。咆哮而至。急趨投翁嫗所。木柵石屋。亦有雞犬。翁出叱之。羣虎

皆弭耳去。招宋留宿。啖以麥粥。昧爽睡覺。則身臥磐石上。屋柵皆不見。驚愕久之。遵舊路欲返。巷中道逢婦人。井汲而絡其背。問之。則跌傷折骨。宋審其穴脈。試按摩之。應手而愈。延過其家。飲食之。因留卜居焉。自是爲人按摩。卽骨已破碎。無弗愈者。久之。娶妻生子。巡撫都御史圖克善雅重之。欲爲其子納粟太學。不受。亦不受人一錢。今在福山王尙書第。年七十三矣。

喬復生王再來二姬合傳

李漁

喬王二姬。生前無名。皆呼曰姊。喬晉人卽名晉姊。王蘭州人卽名蘭姊。旣曰無名。則何以有復生再來之號。曰死後追憶。不忍叱其小字。故爲是稱。一則冀其復生。一則喜其再來。皆不忍死之之詞。猶宋玉之作招魂。明知魂不可招。招以自鳴其哀耳。歲丙午。予自都門入秦。赴賈大中丞膠侯劉大中丞耀薇張大將軍飛熊三君子之招。道經平陽。爲觀察范公字正者。少留以舒喘息。時止挾姬一人。姬患無侶。有二妯聞風而至。謂有喬姓女子。年甫十三。父母求售者素矣。盍往觀之。予曰。旅囊羞澁。焉得三斛圓珠。辭之弗獲。適太守程公質夫過。予見二妯在旁。訊曰。納如君乎。予曰。否。具以實告。太守曰。無難。當爲致之。旅出金若干。授

二妯。少遲則其人至矣。雖非殊色。亦覺稍異。凡妾蓋純任本質。而未事丹鉛者。此女出自貧家。不解聲律。爲何事。以北方鮮音樂。優孟衣冠。卽富室大家。猶不數見。矧細民乎。是日有二三知己。攜樽相過。命伶工奏予所撰新詞。名鳳求凰。此詞脫稿未數月。不知何以浪傳。遂至三千里外也。二姬垂簾竊視。予以鬢髻目之。非惟曲詞莫解。亦且賓白難辨。以吳越男子之言。投秦晉婦人之耳。何異越裳之入中國。焉得譯者在旁。逐字爲之翻譯乎。次日詰之。曰。昨夜之觀樂乎。對曰。樂予謂能解斯可樂。解乎。對曰。解予莫之信。謂果能解。試以劇中情事。一一爲我道之。渠卽自巔至末。詳述一過。纖毫弗遺。且若有味乎言之。詞終而無倦色。予始異焉。再詢詞義。則能明矣。曲中之味。亦能咀嚼否。邪。對曰。有是音。有是容。二者不可偏廢。容過目卽逝矣。曲之餘響。至今猶在耳中。是以故。莫能自解。予更奇之。然信其初言。而終疑其後說。謂聲音道微。豈淺人能辨。必飾詞耳。乃彼自觀場以後。歌興勃然。每至無人之地。輒作天籟自鳴。見人卽止。恐貽笑也。未幾。則情不自禁。人前亦難捫舌矣。謂予曰。歌非難事。但苦不得其傳。使得一人指南。則場上之音。不足效也。予笑曰。難矣哉。未習詞曲。先正語言。

汝方音不改。其何能曲。對曰。是不難。請以半月爲期。盡改前音。而合主人之口。如其不然。請計字行罰。予大悅。隨行婢僕。皆南人。衆音嘈嘈。我方病若楚咻。彼則特爲齊人之傳。果如期而事改。儼然一吳儂矣。事之不期然而然者。往往不一而足。此時身已入秦。秦俗質朴。焉得授歌之人。適有一金闔老優。年七十許。舊肅王府供奉人也。王主無歸。流落此地。因招致焉。始授一曲。名一江風。師先自度。使聽復生低徊久之。謂予曰。此曲似經過耳。聽之如遇故人。可怪也。予曰。汝未嘗多聽曲。焉得故人而遇之。復生追憶良久。悟曰。是已。前所觀風求風劇中。呂戡生初訪許姬。且行且唱者。卽是曲也。予不覺目瞠口吃。奇奇不已。謂師曰。此異人也。嘗善導之。於是師歌亦歌。師闕亦闕。如是者三。復生曰。此後不煩師導矣。竟自歌之。師大駭。謂予曰。此天上人也。予授曲三十年。閱徒多矣。數十遍而微知大意者。慧人也。中人以下之資。數百遍尙難釋口。不待痛懲切責。未能合拍。乃今若此。果天授非人力也。斯言近實而未驗。乃不三日。而愚智判然矣。因當日隨來舊姬。與之同學。均一曲也。人一能之。已百之。猶不免于痛懲切責。以是知師言不謬。而此女洵非人間物也。由是日就月將。無生不

熟。數旬以後。師謂青出於藍。我當師汝矣。客有求聽者。以罽屨隔之。無不食肉忘味。復生曰。樂必填篋互奏。烏必駕鳳齊鳴。始能悅耳。茲以一人度曲。無倚洞簫和之者。無乃岑寂太甚乎。予知此言爲絳灌。而發以同堂共學者之非。其倫也。未至蘭州。地主知予有登徒之好。有先購其人以待者。到卽受之。不止再來一人。而再來其翹楚也。始至之日。卽授以歌。向以師爲師。而今則以復生師之矣。復生之奇再來。猶師之奇復生。贊不去口。而且樂形於色。謂而今而後。我始得爲偕鳳之鳳。合墳之簫矣。請以若爲生。而我充且其餘脚色。則有諸姊妹在。此後主人撰曲。勿使諸優浪傳。秘之門內可也。時諸姬數人。亦皆勇於從事。予有不能自主之勢。聽其欲爲而已。歲時伏臘。月夕花晨。與予夫婦及兒女。誕日卽一罽二簋。亦必奏樂於前。賓之嘉者。友之韻者。親戚鄉鄰。不甚迂者。亦未嘗秘不使觀。如金陵之方邵村侍御。何省齋太史。周樸園憲副。武陵之顧且菴直指。沈喬瞻文學。皆熟諳宮商。殫心詞學。所稱當代周郎也。莫不以小蠻樊素目之。他可知已。予於自撰新詞之外。復取當時舊曲。化陳爲新。俾場上規模。巋然一變。初改之時。徵授以意。不數言而輒了。朝脫稿。暮登場。其舞態歌容。

能使當日神情。活現甦甦之上。如明珠煎茶琵琶剪髮諸劇。人皆謂曠代奇觀。復生未讀書而解歌詠。嘗作五七言絕句。不能終篇。必倩子續。是卽跌宕之徵。性柔而善下。未嘗以聰慧驕人。再來之柔更甚。嘗以嘻笑答怒罵。殿之亦不報。有婁師德之風焉。聲容較之復生。雖避一舍。然不宜婦而宜男。立女伴中似無足取。易妝換服。卽令人改觀。與美少年無異。予愛其風。致卽不登場。亦使角巾相對。執麈尾而伴清譚。不知者目爲歌姬。實予之韻友也。予數年以來。遊燕適楚之秦之晉之閩。泛江之左右。浙之東西。諸姬悉爲從者。未嘗一日去身。而能候予之飢飽寒燠。不使須臾失調者。則二人之力居多。壬子冬。復生誕一女。以不善攝生致病。然素善諱疾。不使人知。其意無他。以予終歲浪遊於外。知其疾必阻之。恐作失羣之鳥。不獲偕行故耳。癸丑適楚。客於漢陽。病漸加。而容不減。非惟不治。藥餌仍望以絲竹養生。因所就在是。非此不足陶性情也。越夏徂秋。稍有倦色。予始知而藥之。奈世無良醫。一二至者。皆同射覆。非曰寒。卽曰瘧。卽曰中暑。總無辨其爲瘳者。病劇半載。從未懸榻。惟臨終數日。始僵臥不起。前此皆力疾而行。仍施膏沐。同儕訊以故。答曰。非不欲臥。恐以不起。愁主人徒

擾。文思無益於病者。時予方輯一家言之初集。未竟故也。言畢。卽令焚香祝天。謂予得侍才人。死無可憾。但惜未能偕老。願以來生續之。又以此語囑同輩。令勿使予知。諸姬中惟與再來最密。臨歿以女授之。屬其撫育。凡人之死。未有不改形易貌。或出謔語。渠自抱疴至終。無一誕妄之詞。詎語亦無微不悉。死時面目較生前覺好。含歎之物。悉經手檢。目視情人。盥櫛畢。乃終。予方慟悼不已。諸姬復以前言告予。益撫棺慟哭。不忍獨生。甲寅入都中。諸姬不與。惟再來及黃姓者二人相俱。再來居常安好。從予七年。不識參著芝朮爲何味。忽於舟山得疾。天癸不至。腹漸膨然。謬以爲娠。蓋素望誕兒。凡客贈纏頭。人皆隨得隨用。彼獨藏之。欲待生兒製襁褓。至是誤以可憂爲可喜。如是者屢月。病不稍減。而經忽至焉。始知從前見食而嘔者。病也。非孕也。始則認憂爲喜。今則轉喜成憂矣。又以向受復生託孤之命。詎意母亡未幾。女亦旋歿。未免負託九原。時時抱痛。皆致疾之由也。予未出門時。諸姬中有一善妬者。好與人角。予怒而遣之。再來不解予意。謬謂一遣百遺。乃向丙子及諸妾曰。生臥李家牀。死葬李家土。此頭可斷。此身不可去也。丙子故設疑詞難之曰。主人老矣。不若乘此芳年。早

求得所之爲愈。再來曰。主人老而主母之中儘有艾者。諸艾可守。予獨不能安於室乎。諸妾又曰。我輩皆有子。汝或不生。後將奚恃。對曰。主母恃諸郎君。予請恃其所恃。內子及諸妾聞之。無不沾沾淚下。有一人而三男者。嘉其賢淑。欲以幼子予之。再來曰。姑緩數年。如果不育。請踐斯語。其性之貞烈若此。臨逝執予手曰。良緣遂止此乎。時欲泣無聲。且無淚矣。二姬之年。皆終於十九。再來少復生一歲。亦死後一年。噫。予何人哉。嘗試捫心自揣。我無司馬相如白樂天蘇東坡之才。石季倫之富。李密張建封之威權。而此二姬者。則去文君樊素。朝雲綠珠。雪兒關盼盼不遠。是爲何故。且造物既予之矣。胡復奪之。予是則奪非。奪是則予非。必居一于此矣。且予又有惑焉。婦人所尙者二。貌與年也。予貌若何。無論安仁叔寶。不敢與之比衡。即借王粲左思並立。獨自覺形穢。至與古人序齒。即赴蒼冥。真率二會。猶居上座。矧諸少年。揚乎若是。則此二人者。宜求爲覆水之不暇。奈何反作堅冰。不解自甘。碎裂於盆盎中邪。或曰。推其本念。究竟出於憐才。夫才之有無多寡。姑置弗論。即曰有之。亦惟有才者斯能憐才。彼非多識字善讀書之人。知才爲何物而憐之乎。此千古難明之事。茲惟傳其行略。

以示不忘而已矣。若謂二姬應爲我得。人皆有目。吾將誰欺。

張壺陽曰。情緣奇合。古今不少。概見。笠翁以肉帛之年。得尤物於秦晉之隙。以之充後陳容。或有之。使之諧聲律。不惟地非其產。亦自用違其才。何期夙根湊合。如此之奇也。得此娛老是鄉。且慮有丁艱之憂。乃竟雙雙遐舉。其愛良人也甚宜。不然。世豈無孫秀韓希載其人。側目以待。但媿我無買至楊公南之福。不及見元載瑤英耳。

修碧枚曰。昔人謂相如傳殆其自作。太史公愛其文詞。不忍去。因爲刪拾成篇。入之史記。笠翁之文詞。及一種深情雋致。真不減相如。異日有太史公出。必將采而著之。二姬可以不朽。視世之艷冶自命。而僅享瞬息之榮者。其所得大小厚薄爲何如也。

毛禪黃曰。孫仲謀語周郎。喬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爲婿。亦足爲歡。今喬王二姬。得笠翁之文以傳。雖夭亦快。且使其後笠翁而死。則何從得此。然則其不壽也。乃其所以爲大壽也歟。

乙邦才傳

汪琬

乙邦才。字奇山。山東青州人。明愍帝時。以隊長從監軍太監擊賊河南江北間。主者未之奇也。總兵黃得功與賊戰於霍山。得功乘勝舍其大軍。單騎前逐賊。陷淖中。賊圍之數重。射殺得功所乘馬。得功亦仰面射賊洞胸。與之相持。會天欲暮。所餘二矢耳。得功自分必不免。而邦才適自別道馳還。登高望見之。識其胄。曰黃總兵也。大呼復馳之。賊散走。得功乃自拔上。邦才授以已馬。分箝中矢與之。步從得功。且走且反射。凡殺追騎十餘人。始得及其大軍。於是得功德邦才。以語主者。主者始大奇之。稍拔爲標下材官。而是時有張衝者。從總兵劉良佐。亦以驍勇知名。賊兵圍六安。危甚。提督馬士英帥軍救之。始至。立斥其左右副將。而號於諸軍曰。孰爲乙邦才。張衝者入見。兩人廷謁。即牒補副將。以其兵授之。出文書曰。爲我入六安。取太守結狀。以報。兩人則應曰。諾。即出簡壯士二百騎與之。約使人持一角十人共建一纛。夜趨賊營。突貫賊陳。遂入城。周城而呼曰。大軍至矣。城中人大喜合謀。兩人者促太守具食。食已。揮太守曰。署狀急懷其狀。復引騎冒圍出。賊大驚。既而知其邦才。衛也。皆止不敢。信既得報。竟不亡失一騎。自兵興之後。穎壽六安霍山諸州縣數被寇。邦才常在其間。大

小十餘戰。破圍陷陳。所俘敵無算。主者或擬其功。或移諸他將者數矣。同列爲邦才不平。時時諷之使言。輒謝曰。此我衆不惜死耳。我一人何能爲。終退讓不自言也。宏光帝卽位。史公可法出督師。願得邦才與俱。以總兵官駐揚州。未幾大清兵至。而邦才戰敗死矣。邦才形貌僅及中人。白皙。勁準。猿臂。而纒腰。善投壺。本不知書。而進步安雅。敬禮士大夫。與穎州劉子公勇善。

汪子曰。予讀公勇所書乙將軍始末。輒慨然想見其人。因稍刪潤之。如此。公勇又云。邦才素不飲酒。獨好美婦人。某嘗遇之濠上。直其纒還。爲某席地置酒。自彈琵琶。命侍姬歌。奏聲和之意。歡甚。已復置琵琶於膝。注視某曰。邦才自出行間。數受上方銀幣之賜。致位大將。所可報國家者。惟此身耳。幸而所轄無事。不能不以聲色自娛。一旦有警。且判此爲國家死矣。其後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張衝者不知其所從始。自言山西人在劉良佐軍中。軍嘗卻衝獨身斷後。以是亦積功至總兵官云。

黃烈婦傳

邵長蘅

烈婦姓周氏。其先華亭人。徙居梁溪。年十九。歸江陰縣諸生黃晞爲繼室。不數年而黃氏家難作。先是晞父毓祺。字

介子前明啟禎間。以文章道德為諸生祭酒。甲申聞變。仰天大哭。擗踊嘔血。既乃類中風狂走者。嘗結客蹈海不死。作詩有可憐上帝如泥醉。自笑遺民與石頭之句。自是變易名姓。轉側江淮間數年。所至皆親其豪傑。為怨家所告。捕繫金陵。按察司獄。後竟死獄中。而禍猶未解。晞兄弟四人。同坐收籍其家。沒入縣官。周氏名在籍中。當行。初。毓祺亡命時。晞挈氏轉匿窮山。偶出為邏者所得。繫縣獄。晞自分不免。手書與氏訣。氏大驚。是夕引練帶就牀第。自縊死。婢覺救之。得不死。然傷甚。頸面殷紫。逾月。既念夫在獄。饋粥縫洗。匪妻執職。乃潛返故居。日挑野菜。屑糠粃。為餅餌。以誑口充腹。而餽獄食必謹。家居夏月。不施帷帳。蚊蟲聲營營。撲綠迷且。曰。吾遙與獄中人共苦耳。繫獄十閱月。會事小解。得釋歸。及是晞再就逮。烈婦撫膺歎曰。吾不免矣。晞方避地董氏屋後。有深池。烈婦潛夜出投水中死。比覺之。蹤跡至池上。則屍已浮水面。昇入室。久之。嘔出水斗許。又不死。而董西來者亦義士。語其妻曰。吾聞服金屑能殺人。烈婦聞喜甚。曰。何不昨告我。西來。晞之姑子家故貧。其妻斂銀。俱質錢。亟取歸。屑而服之三錢。盤旋腸胃間。如刺刃然。又不死。俄伍伯驅之入舟。抵那。晞有友某者。來視烈

婦。或言金不赤。不能殺人。友疾趨歸。脫其妻約指雙環。屑以遺烈婦服之。又不即死。然烈婦已陰挾利刃。藏衣縫中矣。是日詣府當僉解。太守出坐廳事。左右吏卒捧立。接籍呼烈婦名。不應。亦不跪。直趨上階。右手引袂障面。左手抽刀。自刺喉。茄刃者再垂欲斷。血衝涌撲地。太守但然失色。左右皆大驚。是日也。日食既。陰風怒號。正晝如晦。星見。或謂烈婦所感。云府前人嘖嘖傳說。一時好事者。遂贖金治木。為烈婦發喪。及夜半。喉間稍有聲。漸活。又不死。太守既心動。又值天變。見輿情滄滯。暫釋歸。而上其事于按察。烈婦歸創甚。臥淨土菴。菴主涵輝。晞姊也。為言鳴血解金毒。強烈婦飲。烈婦終不肯飲。曰。家門禍深孽重。何意求生。亡何頸創漸合。金亦竟亡恙。按察某者。故嘗求賄于毓祺。不應。心銜之。及得太守所上文書。為烈婦申救。請免逮者。則大怒。追逮愈急。縣卒及里鄰十餘人。入菴索周氏。聲洶洶。烈婦故徐行出。應曰。我在也。奚索命。老僕呼巾車來返。其家。願語卒曰。我不累若輩。徐之。伺我氣絕。若輩第持片紙去。即官事易了也。又手檢單衫一對。老僕曰。主人出門久。無裹衣備。洗濯汝持此寄之。已乃入室。闔戶自縊。死。嗚乎。烈婦求死者五矣。死縊不得。死溺不得。再死於毒。不得死。

於刃。又不得。至是乃得死。嗚呼。烈矣。頃之卒。踰戶入。見烈婦。帶纒頸。神色如生。皆羅拜。歎息去。烈婦死。以順治庚寅十一月十二日。年二十有八。是時晞尙訟繫按察司獄。董西來走金陵。具說前事。晞曰。吾固知吾妻必死。不意其能從容。乃爾。晞乃就獄神廟下。倚牀泚筆。作黃烈婦事述。頗詳。斷而系于其末。曰。嗚呼。伯夷餓死。屈原沉淵。王蠋雉經。豫讓伏劍。彼所謂成仁取義之士也。所以趨死之道不一。由其一。皆可得死。天於烈婦。獨使多途。徧歷。靡苦不嘗。然後予之死焉。若是者何也。余聞國家甲申之難。學士大夫慷慨赴死者。多有往往一發不中。不復能自舉。其身始于僞生。卒于塗。面亡他志。節不墜。而力怯。子再振也。若夫術愈窮。而志愈勵。烈婦蓋當其難矣。語有云。婦人不下堂。堂羞殺我。烈婦常誦言之。不得已。而至暴骸浮尸。非其本意。幸而類。跌頓。滅卒。死於家。一以顯百折。不回之苦。節一以遂正命。內寢之初。心天於烈婦之死。不可謂無意也。蓋晞之持論云耳。晞竟坐沒入。輸旂下。爲奴。後年餘。同鄉人。敝金贖出之。乞食南歸。而骨肉喪亡。略盡。晞子身授徒。毗陵。大室爭延。致爲子弟師。晞學有原委。對答議論。經緯緯史。上下貫穿。千餘年。斐聲不倦。幅巾白布袍。終其身。晞字

仔薪。壽七十餘卒。所著詩文百餘篇。毗陵士友家。多有其鈔本。
論曰。晞父子。蓋忠孝人也。予讀晞所爲先府君行略。未嘗不哀其志。願語多觸諱。文亦不能大傳。而遺老行盡。漸無有能舉其姓氏者。悲夫。予傳黃烈婦。乃牽聯書之。欲令後世知有毓祺。晞名。韓退之有云。齊逢父子。自吾人發。願未知予文。遂足傳毓祺。晞父子否耶。
退士曰。集中所錄節烈。民間婦女居多。烈婦則士大夫家婦也。獨其五死不得而卒死。節烈之奇。未有奇於此者。故錄之。
鄭醒愚曰。一腔烈血。已從呱呱墮地時帶來矣。山可移。石可轉。獨烈婦之死。百折而不可回也。奇哉。
楊老癡傳
施閩章
老癡姓楊氏。名貞。字彥恆。宣城北鄉人也。晚自稱老癡。人皆曰老癡。老癡云。父宗禮。兄弟五人。同居相友。老癡少孤。篤學。獨喜爲詩。不干仕進。顏其堂曰慈壽。奉母。濃陽。無晨夕離。出則衣短衣。與農人餉婦。課耕田間。意有所適。便朗吟。清嘯。不務刻琢。略似陸放翁。士大夫多樂從之。游。成化間。翰林簡討莊景。聞老癡名。自江浦肩輿訪之。值一野老

荷鋤。問老癡何在。荷鋤者微吟。自若莊笑曰。公即老癡耶。對曰。然。遂握手交極歡。老癡嘗暮春見。窶士游學。有餒色。吟以諷之。曰。山前山後。子規啼聲。聲聲叫道。不如歸。士應聲曰。不是歸人。歸不得。莫聽山禽說。是非老癡驚問姓名。曰。左輔。字廷弼。江西進賢人。因揖留之。曰。才如是乎。老夫伴讀。居歲餘去。成進士。以老癡嘗愛古琴。劍。自京師致琴一劍。一而老癡已卒。左輔官行人。册封海外。既返。為紆道哭祭其墓。感動行路。先是御史賀某。按部作憶母詩。限呵字不成。召問老癡。輒續之云。回思拜別塞窗下。凍手縫衣帶。纒呵賀叫絕。厚為之禮。其為詩。任真捷給。多類此。所居曰斗山。有斗山集。藏於家。又愛橫塘山水。遂移家焉。其地一名燕窩。卒年六十。有七子。綱緝。世其業。族益蕃。今號燕窩楊氏。

施子曰。自余童時。聞鄉人藉藉言老癡。長求其事。無傳焉。問其集。則火矣。今存詩。纔數十篇。朴而不野。豈所謂隱居放言者耶。嘉其人。為次其軼事。淵明有言。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於老癡亦云。

鄭醒愚曰。按進賢志傳略云。左廷弼名輔。居進賢中洲白湖嶺之支麓。今名左家山。族不甚蕃。然世為清門。輔

家貧。受經伏讀。間從醫者。開口於宣城。人少識者。偶逢敬亭老人楊先生。傾蓋延接。得館穀歸。即聯捷成進士。授行人。時官方嚴肅。輔尤刻苦。一老僕供汲。冬寒無絮。擁羊皮以臥。奉使海南。於屬國幣交無所受。蓋廉勁篤學之士也。所著有浮海集。今不傳。

虞初續志卷六

周端孝先生墓志銘

徐枋

先生諱茂蘭。字子佩。私諡端孝。姓周氏。為宋太師左丞相益國文忠公必大之後。本為江右廬陵人。從益國五傳。而遷吳郡之虞山。復三傳。而別居郡城。郡城再傳。為贈太常卿渭川公諱冠。官龍遊。令龍遊。生贈太常卿冲字公諱可賢。冲字生贈太常卿忠介公。忠介諱順昌。即熹宗朝天下所稱為周吏部。清忠絕世。以忤逆璫。緹騎逮。吳氓為擊殺。緹騎者也。忠介故四子。先生為長。忠介逮時。為天啓丙寅。先生年二十二。時變起不意。吳氓傾城號哭。擁忠介。忠介不得行。稍間。間行赴逮。先生不得從。於是日夜徒行。至京口。始及。忠介摩之曰。吾此行必死。復有此變。禍益不測。汝往俱死。則誰為我。完未竟之事者。汝其速返。先生哭絕於

地同行至親及家人環護之良久復蘇而忠介舟已遠去矣時吳城謠言日至一日數驚忠介夫人吳氏日同諸女謀死所聞急步疾呼輒恨死之晚先生強爲鎮靜上以安其母下以慰弟妹長幼六人彌縫扞拄無所不極自丙寅三月至丁卯八月十有八月間覆巢之下尙得全遺卵者先生一人之力也烈皇立璫敗崇禎改元先生奔京師伏闕訟冤請誅逆黨倪文煥以報父讐又請三代贈官以伸父志刺十指血書疏淋漓千言桃文毅公一見改容爲避席盥手而閱之既而愀然謂有非所宜言者先生曰請易之文毅曰今爾十指枯矣奈何先生俛而泣曰苟能嗚吾父冤糜骨無所恨於是復以刀刺舌取血再書以進既而俱如請當是時使國法無逋誅之譏忠魂被殊褒之典同難諸公蓋邀特恩爲三百年所未有者先生一人之力也先生既卒事甫二年而葬贈太常渭川公贈太常冲字公又一年而昏一弟嫁一妹又二年復遣一妹嫁又二年而完其兩弟昏又一年營賜塋葬忠介又二年爲忠介起特祠又一年而嫁其幼妹又二年而天下亂矣嗚呼先生於破巢僅免之餘拮据十二年完忠介所未竟俛仰無鬢髮遺憾天若相之以畢舉於承平時亦異矣吳夫人春秋高

奉養盡孝年五十而居喪毀瘠自丙寅後憂勞成痼疾邁異僧授導引術疾盡瘳晚益精強乙酉世變避兵太常三代詰命失去其二久之有武人者捧而歸之人皆以爲孝感云初忠介典銓時先生年十六家居四方有以書幣至者輒卻之其志節如此以故其守身六十年無纖介至今丙寅考終先生年八十二前後配皆毛氏無子早死又娶陳氏生一子靖二女女皆夭孫二鳳來鸞翔女孫一卽於丙寅十二月甲申葬於吳縣之貞山先生所卜也銘曰先文靖公昔爲諸生冀紆忠介之難奮不顧身忠介有子繼志述事底於有成年幾大蓋克守其身考終令名今將卽窆悼昔悲今以爲之銘則文靖遺孤秦餘山人是豈偶然爲諛墓之文

鄭醒愚曰是父是子均不死矣

劉孝子尋親記

姜宸英

初順治乙酉五月王師破建昌城明益王遁去長史劉君某挈家亡匿山中其伯子龍光卽孝子也爲諸生先赴試歸吳未得父耗憂泣成疾戊子歲始決策至盱江時亂後藩府毀廢舊人無在者邑有張令公祠宿禱焉夢中恍惚如聞神語云寄居石濠者醒求其地不得徬徨道左遇一

庇謂曰。石濠在閩廣交。今方阻兵道塞。有徑潛行。七日可
 達也。遂如其言。取道往。所過藤峽通仙一線天。皆山谷窮
 絕處。匍伏晝夜行。數百里。不見人煙。最後至白石嶺。嶺陡
 接霄漢。阪道墜者纔六七寸。俯臨不測之谿。捫壁絕險。既
 上復下。屢巖巖。衝虎豹。攢棘被膚。血流股足。每仰天一號。
 則陰風颯然。山木悲嘯。瀕於陷危者數矣。嶺盡得村。尋得
 父所依姚氏居。母管孺人在焉。既入門。母子相持而泣。已
 聞知父已喪。行歷年所。則號絕仆地。久之始甦。居數月。聞
 關輿輓。復躡嶺侍母而歸。歸年母卒。嘗母癯疾。孝子侍湯
 液。不解衣帶者四閱月也。初長史避難數遷。獨攜先世世
 系圖册一篋自隨。至歲戊子。母時聞有聲。窸窣出篋中。啓
 篋無有。閉則復然。一日母見緋衣人數輩。冉冉從篋中出。
 益大驚。逾宿而孝子至。其所居邨見娘堡。舊傳宋王龍山
 者。於此見母得名。異矣哉。鬼神幽明之故。君子之所慎言
 也。而父子骨肉之間。顛沛流離之際。徵應巧合。又往往若
 有陰相之者。非苟然而已也。其子某。因婦翁金進士。似
 屬傳之余。嘗慨自明季中原兵起。延蔓四五十年。其間父
 子分散各所。夫婦生死異路。抱忠孝節烈。名填溝壑者何
 限。其幸不相隨以沒。而問著於連臣逸士之手者。又多避

忌諱不出。或文辭蕪漫。不足以傳。今表孝子之墓者。有韓
 開學之辭。特工。又綴以余文。則所以不泯君於後世。庶在
 乎此也。孝子字蕭蓼。蘇之長洲人。

鄭醒愚曰。孝子之心。所謂真宰上訴天欲泣。

毛子傳

施閏章

毛姓。蕭山人也。初名奇齡。字大可。一字齊于。曰吾淳于乾
 也。少與兄萬並知名。人呼小毛子。負才任達。善詩歌。樂府
 填詞。與人坦然。無所忤。賢者多愛其才。暱就之。而亦以才
 見忌。一時詩人嘗就姓問高下。姓略示次第。或聞而惡之。
 往往思中傷姓。又因諸生家貧遭亂。伴狂髡髮。緇衣。走山
 澤。中間效元人作小詞雜曲。以自娛。仇者摘其語。以為謗
 誹。謀誣而殺之。既而按驗無實。得不坐。姓自以為無罪。雖
 數瀆死。無所害。益復不簡備。仇者憤不得洩。乃胙其篋。爇
 所著書焚之。又欲借他人事搆之。死里中善姓者。咸謂當
 出亡。相哭而別。于是之齊之。鄭衛梁宋。間嘗登嵩山。
 越數峯。遠望樓槍。不能上。曰吾力衰矣。傷哉貧且多難。吾
 安歸乎。姓所為。率託之美人香草。以寫其騷激之意。纏綿
 綺麗。小詞雜曲。亦復縱橫跌宕。按節而歌。使人棲稅。遊靖
 江。當鐘馗氏者。悅其詞。欲私就之。姓謝曰。彼美不知我直

以我爲狂夫也。徑去過海陵。抵淮上。山陽令朱禹錫故善
姓。爲召諸名士詞人。畢集爲歡。而吏部張新標父子嗜詩。
有名園。中秋夜會客數十人。伎樂合作。牲脩醉扣盤。賦明
河篇。凡六百餘言。及旦。則淮上諸家傳寫殆徧。宣城施閏
章。還自京師。見之。目爲才子。自是客淮數月。留連朋好。不
能去。姓雖處困窮。所至嘗乞食。至不當其意。雖招之不赴
也。姓自少受知華亭陳子龍。評其文曰。才子之文。然跌蕩
文酒。頗不自惜。平生長于治詩。取毛鄭諸家。折衷其說。著
毛詩省篇。今舊集多燬。存詩詞若干卷。友人蔡大敬爲刻
行于世。論者謂以沈宋之法。行溫李之詞。時罕及者。姓年
四十餘。尙無子。自言當以客遊老云。

婉蘭傳

徐岳

陳生盧谷。楚鄖貧士。客遊廣陵。無所依托。以授經積資。娶
室蔡氏。因家焉。未幾蔡氏死。中饋乏人。躬親井臼。一日晨
起汲水。見錦囊若沉若浮。提之甚重。負以入室。啟視之。一
女郎尙有微息。負之行室中。霍然一吐。遂張目凝睇。悲不
自勝。慰解再四。曰。妾金陵張氏。婉蘭也。徽商某以千金買
我爲妾。主母妬置之別室。不令主人近。主人今春往漢口。
妾將歸。主母醉妾以醇醪。沉于河。不知君子從何救。至於

此再生之恩。何以爲報。然生室淺陋。不能藏。因商於居停。
適居停與其主母爲內戚。謂陳生曰。我甚憐此女之慧。而
不得其所。今又如此。事可圖也。因往見其主母。寒溫畢。問
曰。某姬何在。其主母失色支吾。居停曰。母誑我。我已盡悉。
及早善處。猶可掩蓋。倘再遲一刻到公庭。事有不可言者。
其主母跪問計曰。陳生楚人。適斷絃。若能資以千金。并出
婉蘭衣飾嫁之。令其西歸。永無後患耳。其主母一一如之。
復厚贈焉。陳生卽與婉蘭諧伉儷。挾以歸楚。

誌寄生

蒲松齡

寄生。字王孫。郡中名士。父母以其襁褓認父。謂有夙慧。鍾
愛之。長益秀美。八九歲能文。十四入郡庠。每自擇偶。父桂
菴有妹二娘。適鄭秀才子僑。生女閨秀。慧艷絕倫。王孫見
之心竊愛好。思慕良切。積久寢食俱廢。父母大憂。苦研詰
之。遂以實告。父遣冰於鄭。鄭性方謹。以中表爲嫌。却之。而
王孫益病。母計無所出。陰婉致二娘。但求閨秀一隙存之。
鄭聞益怒。出惡聲焉。父母已絕望。聽之而已。那有大姓張
氏。五女皆美。幼者小名五可。尤冠諸姊。擇婿未字。一日上
墓。途遇王孫。自輿中窺見之。歸以白母。母探知其意。見媒
媼于氏。微示之。媼遂詣王所。時王孫方病。訊知之。笑曰。此

病老身能醫之。芸娘問故。媼述張氏意。並道五可之美。芸娘喜。即使往候王孫。媼入撫王孫而告之。王孫搖首曰。醫不對症。奈何。媼笑曰。但問醫良否耳。其良也。召和而緩。至可矣。執其人以求之。守死而待之。不已。癡乎。王孫歎曰。但天下之醫無愈和者。媼曰。何見之不廣也。遂以五可之容顏髮膚神情態度口寫而手狀之。王孫又搖首曰。媼休矣。此余願所不及也。反身向壁。不復聽矣。媼見其志不移。遂去。一日王孫沉痾中。忽一婢入曰。所思之人至矣。喜極。躍然能起。急出舍。則麗人已。在庭中。細認之。却非閨秀。着松黃袍細褶繡裙雙鈎微露神仙不啻也。拜問姓名。答曰。妾五可也。君深於情者。而獨鍾閨秀。令人不平。王孫謝曰。生平未見顏色。故目中止一閨秀。今知罪矣。遂與要誓。方握手殷殷。適母來撫摩。遽然而覺。則一夢也。回首聲容笑貌。宛在目。中。陰念五可果如所夢。何必求所難遵。因而以夢告母。母喜其念少奪。急欲媒之。王孫恐夢見不得真。託隣媼素識張氏者。偽以他故詣之。而囑潛相五可。媼至其家。五可方病。靠枕支頤。媚之態。傾絕一世。近問何恙。女默然弄帶。不作一語。母代答曰。非病也。連朝與爺娘負氣耳。媼問故曰。諸家問名皆不願。必如王家寄生者方嫁。是

爲母者勸之。急遂作意不食。數日矣。媼笑曰。娘子若配王郎。真是玉人成雙也。渠者見五娘者。恐又憔悴死矣。我歸。卽令倩冰如何。五可止之曰。姥勿爾。恐其不諧。益增笑耳。媼銳然以必成自任。五可方微笑。媼歸復命。一如媒媼言。王孫詳問。衣履無不與夢適合。大悅。意稍舒。然終不敢以人言爲信。過數日。漸瘳。秘招于媼來。謀一親見。五可媼難之。姑應而去。久之不至。方欲覓之。媼忽忻然而入曰。機幸可圖。五可向有小恙。日令婢輩相扶。一過對院。公子往伏伺之。五娘行緩澀。委曲可盡觀。王孫喜如其教。明日命駕早往。媼先在焉。卽令繫馬村樹。導入臨路舍。設坐掩扉。乃去。少間。五可果扶婢出。王孫自門隙目注之。女經門外過。媼故指揮雲樹以遲。纖步王孫。窺。盡悉。髣髴又入夢中。喜顛不能自持。未幾。媼至曰。可以代閨秀否。王孫申謝而返。始告父母。遣灼要盟。乃媒往。則五可已別字矣。王孫失意。悔悶欲死。卽刻復病。父母憂甚。責其自悞。王孫無詞。惟日飲米汁一合。積數月。雞骨支牀。較前尤甚。媼忽至。驚曰。何憊之甚。王孫涕下。以情告。媼笑曰。癡公子。前日人趨汝來。而故却之。今日汝求人。而能必遂耶。雖然。尙可爲力。早與老身謀者。卽許京都皇子。我能奪之使還。王孫大悅。求

策。媼命函啓遣伴。約次日候於張所。桂菴恐以唐突見拒。媼曰。前日張公業有成言。延數日而違悔之。且彼字他家。尚無函信。諺云。先炊者先餐。何疑也。桂菴從之。次日二僕往。並無異詞。厚犒而歸。王孫悅病復起。由此閨秀之想始絕。初鄭子僑却聘。閨秀頗不懌。既聞張氏姻成。心益抑鬱。恍惚若病。日就支離。父母詰之。不敢言。婢窺其意。隱以告母。鄭聞之。怒。不醫。以聽其死。二娘憐曰。吾姪亦殊不惡。何守頭巾誠。殺我嬌女。鄭恚曰。若所生女。不如早亡。免遺笑柄。以此夫婦反目。二娘故與女言。將使仍歸王孫。若爲媵。女僂首不言。若甚願之。二娘商鄭。鄭益怒。一付二娘。置女若已死。不復預聞。二娘愛女切。欲實其言。女乃喜。病始漸瘳。竊探王孫親迎有日矣。屆期。以姪完婚。僞欲歸寧。味且使人求僕與於兄。兄最友愛。又以居村鄉。邇即以所備親迎輿馬。先迎二娘。已至。則媼入車。使兩僕兩媼護送而去。到門。以氈貼地。而入。媼已集。從僕叱令吹播。一時人聲沸聒。王孫奔視。見女子以紅帕蒙首。駭極欲奔。鄭僕夾扶。便令交拜。王孫不知何由。即亦拜訖。二媼扶女逕坐青廬。始知其閨秀也。舉家皇亂。莫知所爲。時漸濱暮。王孫不復敢行親迎之禮。桂菴遣僕。以情告張。張怒。欲遂斷絕。

五可不肯曰。彼雖先至。未受雁采。不如仍使親迎。父納其言。以對來使。使歸。桂菴終不敢從。相對籌思。喜怒俱無所施。張待之已久。知其不行。遂亦以輿馬送五可至。因另設青帳於別室。而王孫周旋中間。躑躅無以自處。母乃調停於中。使序行以齒。二女皆諾。及五可聞閨秀差長。辭。有難色。母甚慮之。比三朝。同會於母所。見閨秀風致宜人。右之。自是始定。然父母皆恐其積久不相能。而二女更無間言。衣履易着。相愛如姊妹焉。王孫始問五可却媒之故。笑曰。無他。聊報君之却于媼耳。向未見妾。意中止一閨秀已見妾。亦畧斬之。以覘君之視妾。較閨秀何如也。使君爲人病。而不能爲妾病。則亦不必強求容矣。王孫笑曰。報亦慘矣。然非于媼。何得一覲芳容。五可曰。是妾自欲見君。媼何能爲過舍門。時豈不知耽耽者在內也。夢中業相要。何尙未之信也。王孫驚問。何知曰。妾病中夢至君家。以爲妾後聞君亦夢妾。乃知魂魄直到此也。王孫異之。遂述所夢。時日悉符。父子之良緣。皆以夢成。亦奇情也。

異史氏曰。父癡於情。子遂幾爲情死。所謂情種。其王孫之謂與。不有善夢之父。何生離魂之子哉。

王別駕傳

陸次雲

王別駕潤州人。字蕭菴。諱之佐。明末以諸生上書言國是。將用之。俄聞逆陷京師。未幾闖遁逃。洪經略入。檢奏疏。得其書。大異之。授以通判。懷來。試其治。有政聲。尋改補兩浙嚴郡。倅政擊益起。清介自守。困同寒土。書無不讀。見聞甚異。善斷疑獄。剖燭若神。其尤奇者。攝篆武康時。有山氓某。姓者。詣案白事云。其兄為虎嚼傷。曰屍何在。曰焚之矣。別駕曰。既已焚之。爾盍去。其人洋洋出。明日別駕集胥役。命駕往視焚屍地。胥役曰。山中人死於虎。恒事也。其地在萬峯之中。去當窮日。且荒穢無壙止地。奈何。別駕曰。無多言。必欲往。山氓忽見別駕至。色為奪。至溪口。見孤懸一屋。為氓居。焦土一區。其焚屍所也。詢其遠隣云。其兄之死。未見也。其事氓向某等自言之。別駕潛令役人搜其室。得半段鎗於牀下。鎗有血。別駕曰。兇器在矣。汝將逃。弑兄之罪乎。氓色沮。而辭不伏。別駕曰。無怪爾之不伏也。吾檢驗以示汝。胥役曰。無屍矣。將奈何。別駕命爇炭於焚屍之地。撒胡蘇於上。而旋掃之。屍脂出。蘇膏入。遂相融。結而成人形。手足肢體。無勿具。左脇下。爆胡蘇數之粒。腹臍要害所。爆不一。皆其受創處也。觀者駭異。別駕顧氓曰。弑兄之罪。今伏乎。山氓股慄叩首曰。公神人也。敢不伏。遂盡吐殺兄狀。邑

中共。以為孝肅。再見也。

高澹人云。如別駕者。雖欲不謂之孝肅。不可矣。誰謂古今人不相及。

汪東川云。其事不朽。文更能不朽。世之留心吏治者。當奉以為秘術。不可忽看過。

鄭醒愚曰。聲色不動。治獄如神。具見學問經濟。

跳月記

陸次雲

苗人之婚禮。曰跳月。跳月者。及春。月而跳。舞求偶也。載陽展候。杏花柳穉。庶蟄蠕蠕。嘗處穴居者。蒸然蠢動。其父母各率子女。擇佳地而為跳月之會。父母羣處於平原之上。子與子女。女與女。分列於廣隰之下。原之上。相譟樂。燒生獸而啖焉。操匕不以箸也。漉啞酒而飲焉。吸管不以杯也。原之下。男則椎髻當前。繼以苗榭。襖不迨腰。褲不迨膝。禪襖之際。錦帶束焉。植雞羽於髻。飄飄然當風而顛。執蘆笙。笙六管。長二尺。蓋有六律。無六同者焉。女亦植雞羽於髻。如男。尺管寸環。衫襟袖領。悉錦為緣。其錦藻繪。遜中國。而古紋異。無近態焉。聯珠以為纓。珠纒纒。兩髮綴貝。以為絡。貝搖搖。翻兩肩。裙細褶。如蝶版。男反褲不裙。女反裙不褲。裙衫之際。亦錦帶束焉。執纛籠。編竹為之。飾以

繪。卽綵綵是焉。而妍與媸雜然於其中矣。女並執籠。未歌也。原上者與之歌而無不歌。男並執笙。未吹也。原上者語以吹而無不吹。其歌哀絕。每盡一韻三疊。曼音以繞繞之。而笙節奏差。與爲纏綿而相赴。吹且歌。手則翔矣。足則揚矣。跌轉肢迴。首旋神蕩矣。初則欲接還離。少且醅飛舞。交馳迅速矣。是時也。有男近女而女去之者。有女近男而男去之者。有數女爭近一男而男不知所擇者。有數男競近一女而女不知所避者。有相近復相捨相捨仍相盼者。目許心成。籠來笙往。忽然挽結。於是妍者負妍者。媸者負媸者。媸與媸不爲人負。不得已而後相負者。媸復見媸終無所負。涕洟以歸。羞愧於得負者。彼負而去矣。渡湖越溪。選幽而合。解錦帶而互繫焉。相攜以還於跳月之所。各隨父母以還。而後議聘。聘以牛。牛必雙。以羊。羊必偶。先野合而後優。反循裴氏之風。與嗚乎。苗矣。

高澹人云。筆舞墨歌。天花亂墜。

汪東川云。結語只用四字。筆力千鈞。使一篇游戲文章。遂足羽經翼傳。

神告記

毛奇齡

康熙十六年三月。安西估魏丙賈卉布上海市中。夜就旅

主人宿。醉臥。風雨大作。失囊所藏金三百兩盡。先是旅主人俞甲。相囊金估布。料其數。而以他事入鄉。屬其季俞乙守舍。至是捕驗。賊不以穴入。而以門出。謂乙盜金。乙不知所爲。經於梁。出舌力救得甦。上海令任君。素善識。至是疑之。方庭鞠時。臥一垂死人。篋間刑無所施。而估失金盡。哀號有如窮猿。獨念此二人者。生與死未可知。然且必根株其人。掠肌膚。析骨肉。以求實。卽得實而推求之下。所傷已多。萬一不得。則自今以往。其爲無何而受害者。將不止二人也。踟躕久之。命昇去。獨詣城隍廟。禱於神。請以實告。而留捕隨往者。使待命於神寢宮。俗神祠得置寢宮殿後。羅列帷幔。揮櫺巾。孟屏几如生。而虛其位。時十九日。捕夢伏寢宮下。私念此位中當得神至。而久不至。少選。有幼婦出呼曰。神已詣縣去矣。留衣賜汝。遂右手抱細女。左手挈衣。與之及接視。則裙襖也。歸以告君。君是夜亦夢神。幃頭緋衣。前戟手云。已得賊而君未知耶。其云神詣縣者。正以神來告是語也。質明。則估又入報。夜分時。賊已還金一百兩。投旅舍去。君是時方疑乙慮罪。或姑還金。至得捕語。則俯首再三。仰而曰。夫賜衣而得裙襖。則非衣也。非衣者。裘也。豈有裘姓其人者耶。捕叩頭曰。似也。閭左有裘愛無藝。不

事家人產。其人僦旅舍旁。而得出入於其舍。即欲得妻姓。此當是君曰。然則其抱細女者。抑可知矣。夫細女愛女耳。吾聞納音之數。陽姓從左。今左非衣。而右愛女。其為妻愛無可疑者。雖然。吾懼以私臆入人罪。使蹤跡之無實。復命捕詣神。再候命。既則捕復夢伏寢宮下。見一吏呼曰。神至矣。至則實其所虛位。已而復入。見前婦出持敗禪與捕。而以米筐遺少僕。隨老僕攜去。乃復告所夢於君。君曰。是已。仍與禪者。果非衣也。敗者已露也。米則八十有八。禮凡出老者先之。今少者繼出。意者賊當敗。續出金八十八兩。遂取妻考之。得實其狀云。風雨夜。先入舍匿盜金。至十九日。夢神勅還金。因先投金一百兩。今續存八十八兩。在泮中。餘各有所遂。泗泮得金。定招伏。而追給餘金。所未全者。邑人張錫懌曰。晉史載成都令察奸如神。唐順陽劉君神於摘發。而李果宰洛陽。獨曰。古今正人。能達鬼神。則又何與。君秉性正直。往合神聽。且誠於格禱。祇以一念好生之隱。委曲求實。致鬼神聰明。亦委曲覈實。以告之。若其解斷。明哲能扶。周官掌夢之祕。雖君實多學。然亦君清潔寡嗜。慾神啓其智。有如是也。當君初莅時。為七月二十五日。越三日而火燔民居。是日大風作。燎如揚箕。君竊念甫下車。

而畜及吾民。豈吾實不德耶。徒步拜火所。泥啣於衣。而止焚輪間。風不息而火息。嗟乎。神已。君名辰旦。字口口。蕭山人。由丁未進士為今官。

瓊枝曼仙記

徐岳

張獻忠破荊州。召惠府樂戶數十行酒。內有瓊枝者。色藝出羣。獻忠命之歌。曰。我雖賤。豈肯以歌侑賊觴。毅然弗從。以刀挾之。曰。汝技止此耳。我不畏死。奈我何哉。獻忠憚之。喂犬。同時有曼仙者。獻忠亦召至。極逞技能。刻意逢迎。獻忠大悅。寵伴無比。獻忠每夜將寢。必豪飲。曼仙侍。是夕曼仙置毒於酒。滿斟以奉。獻忠昵之手。挽其頸。曰。汝先飲此。却之不得。立飲而斃。獻忠始覺。碎磔其屍。噫。當獻忠猖獗時。守土諸臣。皆望風逃潰。納款稱臣。峨冠世儒。効力奔走。於指揮之下。瓊枝曼仙一倡耳。奮不顧身。視死如飴。不更賢於忠臣義士之所為耶。若瓊枝之死。曼仙之毒賊。成亦死。不成亦死。成則為國斃賊。而身死於賊衆之手。其如天祐賊人。先飲而斃。事雖不成。其俠烈之氣。不令千載憤歎。耶。乃既不得如英烈夫人。來朝廷褒贈之典。又不若徐氏。獲名人詞翰之光。以風世惜哉。

鄭醒愚曰。瓊枝曼仙之欲殺獻忠。與費宮人欲殺自成。

相等。然惜其事皆不成而死。文中所謂俠烈之氣。令人千載憤歎者非耶。

虞初續志卷七

朱文學傳

金日升

文學諱祖文字完天。世爲襦李人。祖先應募禦倭。功最。累陞都督大將軍。世襲蘇州衛指揮。以廉勇聞。文學幼孤。母劉勵節撫之。備荼荼苦。文學長而端方。穎異。雅不好武。被服儒行。有古人風。弱冠補博士弟子。痛母志節未揚。不遑寢食。吏部周公順昌。初未識文學。會文太史震孟爲孝廉。時與文學習。談其母貞操特詳。吏部聞而憐之。慨然爲白。當道得類題取旨。部牒下郡。而文學始知。乃爲之感泣。搏頰願爲公死。無何吏部忤璫被遠。變起倉猝。郡人士惶懼。不知所爲。文學念此行必無全理。願相隨。視其後事以圖報。慮家人或相勸阻。遂不復歸。與吏部同宿公所中。夜從容謂吏部曰。公灑然就道。良善。然事未可知。脫有緩急。誰可告者。吾當先往。爲地吏部首肯。良久曰。徐銀臺。號念如。誰肝膽如雪。必能相濟。願侍御。名宗孟新入臺中。意氣不薄。可與計事。此外則定與之鹿。號乾岳吳橋之范。名景文熟

虞初續志

腸急難。一言相諾。生死不渝。皆可告者。文學遂別去。先走都下。比吏部未至。有以滅門事中吏部者。得銀臺力辯而解。至囊餽薄鳩之事。待御已先爲之所矣。已而懸賂數千。文學私幸旦夕告完。或得議獄緩死。百計巧貨都門。不足則走定興。定興不足。則走吳橋。冒暑單騎。間關千餘里。逗遛數十日。捃撫稍就。而吏部已斃獄矣。吏部畢命之日。文學夜宿野店。有聲魂然。精誠相感。豈其誣耶。文學微服僻處。偵察動靜。每一感慟。聞者凄惻。凡往來津渡。出入禁門。時遭邏卒。徵幸獲免。亦危矣。然以身滯長途。弗獲視殮。有違初心。遂至鬱鬱以死。彌留之際。猶以吏部後人爲念。嗟乎。文學之所以報吏部者。不已至乎。而總爲一念孝思所激。夫以文學之至性篤行。固足不朽。矧其附青雲之士哉。鄭醒愚曰。因孝思所激。遂以身殉義。與游俠一流迥別。

人變述略

失名

人變者。述姑蘇義民殺校尉之變也。天啓甲子秋冬間。逆璫擅政。荼毒精神。其門有五虎。五彪。五狗。十孩兒。二十小孩兒。四十猴猴。五百義孫之屬。所讐怨多在江南。乙丑六月。君子逮。常熟顧憲副大章與焉。丙寅。遠江陰。總官諭昌期。吳江周侍御宗建。俄又逮。無錫高中丞攀龍。長洲周吏部

五十九

順昌。江陰李侍御應昇。其時傳達指名者。尚有八十餘人。緹騎之至。必踞坐府署中。檄所司徵逮者。逮者至。弗得見。列諸械於署前。皆耳目所未經。如一銅鑄。摘人指立可折。其他不可枚舉。以是為號。侈索賄。賄滿所欲。乃開讀。其初至也。父老有生而未見之者。蓋神祖寬仁五十年如一日。以江陵之焰。緝紳止於廷杖。然而士氣摧殘。已驅成邪媚世界矣。况慘掠煎熬。律士於囚虜之下乎。江南既數見緹騎以為常。而緹騎亦視江南為熟遊故道。逮繆宮諭者。得三千金。未滿所欲。倉皇遂去。問之曰。急上趕差也。凡此輩出。璫之兒孫及左右皆有賄入。則數十倍利如市販然。一時皇皇。莫必其命。周吏部之逮。在丙寅三月。吏部家故貧。直節亢爽。遇事敢言。初傳有天鑒點將諸錄。蓋逆兒所造。羅列諸正人。斥為黨。獨未及吏部名。吏部慨然曰。此度遼有不與之恥也。益奮發無所顧忌。巡撫周公起元。以爭織造。元削奪歸。吏部為文送之。所指斥內外甚具。後毛一鷺繼起。元撫吳。鷺固二十孩兒之一也。蒞任之日。吏部則以送起元文送之。鷺恨切齒。遂與李實構摘魏給諫。逮過吳門。吏部與聯姻事。而吏部逮矣。時武進有特走武林餽千金於李實。求逮孫宗伯。慎行。鄭庶常。鄭者。會有言孫病劇。

鄭已學道而免。然孫終不免成。又欲殺之淮上。丁卯春。鄭與文殿撰震孟皆傳逮。意令驚怖自盡。如丁翰簡。乾學故事。諸公於鄉里。故無嫌怨。直是諸兒孫。借以獻媚。俗所謂送書帕云爾。逮者至蘇。吏部囚服特罪。邑令陳君至曰。公稍了家事。吏部笑曰。使君大異人意。吾聞江陰知縣岑之豹。嘗繆公諭之。逮率兵快奄捕。繆夫人欲一見不可得。自稱在五百義孫隊中。此近例也。使君何異人意。且諦思之。吾無家事可了。顧左右曰。前有一僧求書。菴額。此當了。卻因命紙筆。大書小雲棲三字。擲筆笑曰。此外更無一事矣。後鄭庶常弔詩曰。銀鑿猶勒小雲棲。蓋實錄也。吏部同令君宿縣署。緹騎大索金錢。數日猶未開讀。士民望吏部顏色。如見天人。無不灑泣。欲為請命。時陰雨連宵。如為忠義泣。至開讀日。出自縣署。就逮。百姓夾道執香。哭聲干雲。既入憲署。諸校尉擁龍亭。緋衣捉械。怒目上視。巡撫毛一鷺拱立左。巡按徐吉拱立右。觀者蜂擁不下數十萬人。三學諸生肅而前。述士民意曰。大人有事地方。詎不知吏部居鄉立朝者。盍為請於朝。撫按戰慄不許。一尉厲聲曰。今日事與秀才何與。諸尉各舉械將擊諸生。忽見籬中一人。從人肩。上躍出。拽拳奔堂上。急持尉之捉械者。諸尉競押之。

人叢中復有四人繼出一躍登堂遂與諸尉殿首一人者
 卽顏佩韋餘四人者馬杰沈陽楊念如周文元也五人持
 問尉此官從何出尉曰實是魏上公命我來於是五人呼
 共擊殺僞首者值天雨來者各以傘履喧聲震地堂下
 萬履齊擲諸尉伏撫按脇下曰爺救我撫按復趨匿諸尉
 後曰老先生畢竟是駕上人遂巡俱卻入署內士民喧從
 之一尉匿梁上驚墮而入後詢其黨名李國柱本非校尉
 乃行五百金賄謀與僭來者也是日開讀不成禮撫按具
 疏奏聞衆還過姑蘇驛復遇一尉蓋往浙逮黃侍御尊素
 者驢驛遞需折夫馬百金五人復聚毆之燬其舟之半五
 人皆謀曰我輩拚死爲國除害盍以千衆下武林殺稅使
 焚其府以千衆下崑山盡願乘謙之家然後自囚請死雖
 寸隙有餘快顏佩韋曰不可吾儕小人死何足惜惜江南賢
 士大夫尚多使置我輩而反借此傾諸賢是我輩累之也
 巡撫聞其言則大喜初逆璫亦無甚怨於諸賢其兒孫實
 嗾使之及見撫按疏璫色變召呵曰財賦盡在江南彼爲
 變奈何政府部堂長跪不起久之曰有兒在乃勸令撫按
 搜捕渠魁五人者挺身自投曰渠魁脅從皆我也無波及
 直向撫按大笑爾陷衷部死官大人小我爲吏部死百姓

庚初續志

小人大撫按無如之何讞成大辟處決五人顏色不改逆
 璫聞之頗銜李實疏爲激變實怖欲死乃命浙撫潘汝楨
 請建生祠以自解免相望成風生祠遂徧天下政府魏廣
 微願乘謙馮銓施鳳來張瑞圖輩咸手撰碑文以爲榮未
 一年天祚聖明逆璫授首蘇州生祠垂成而廢蘇人卽其
 下葬五人太銀臺吳公默題曰五人之墓址甚曠巨碑屹
 立望之者咸以爲五人墓道不知皆逆祠舊物也或曰是
 逆物五人固不享宜悉仆之或曰碑文作者之名暮夜毀
 去過者唾罵其視五人之名坦然墓上或揖之或拜之者
 不啻鸞壤是宜兩存永留忠義如綫開富貴場中冷眼先
 是五人奮義日江陰李侍御就逮常州郡城士氏聚觀者
 亦數萬方開讀時有髮垂肩者十人各挾短棍直呼直憲
 署殺魏忠賢校尉士民號呼從之諸尉踉蹌走越牆脫履
 狀甚狼狽一賣蔗童子十餘歲撫牌曰我恨極矣殺卻江
 南許多好人遂從一肥尉後舉削蔗刀斮其片肉擲塔前
 狗食之時尉無死者太守會櫻素惠民撫之須臾而定故
 義民之名逸不傳

施會省先生傳
 施察字會省直隸宣城人父宏猷以理學祀於鄉學者所

李來泰

稱中明先生也。察孝友出天性。四歲時。母以肉食奉舅姑。而自淡食。察為祖父母所愛。數令侍食。退而見母食淡。悲痛仆地。移時不能起。其後侍食不舉肉。祖父母知之。每食肉。必以餘均母子。曰兒孝。無傷兒意也。七歲。就外傳。能守家學。通詩易。尤篤志孝經。晨起必焚香拜讀之。語人曰。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天經地義。不可須臾忘也。規行矩步。見父母色稍拂。則長跪請呵責。色愉乃已。初婚之夕。客強沃以酒。固謝不勝。父以為忤客。目抖之。即跪謝罪。客去。退而跪於寢門。漏三刻。父引其手曰。婚姻大禮也。孺子過矣。居父喪。水漿不入口。貧不能葬。朝夕哭泣。上食三年不離苦次。既殯。奉木主寢室。事大小告而後行。體辱甚。讀書盡丙夜。母戒止之。後乃候母寢。惟燃默誦以為常。術者言母算盡五十日夜。憂懼至形噩夢。號呼變起。禱九華山。糜一紙焚之。伏地良久。雨霽濡濡。深蓋請減算益母也。母竟以八十終。弟譽少長十歲。撫摩教誨。不遺餘力。一夕月下共語。忽歎曰。吾兄弟始五人。今存者惟我與爾。願世世為兄弟。因相抱而泣。聞者感動。譽讀書陽羨。會薦新與客會食。烹池魚。曰。吾弟出門時。魚方二寸。今盈尺矣。遂鳴咽。廢箸。終身布衣。而衣弟以帛。曰。弟客遊在外也。其友愛類如

此。曾世大父志穆無嗣。察父捐其田為義田。歲數不登。族人欲鬻田完逋賦。察力復之。曰。此父志也。志穆所遺。四喪三女。悉己力經營之。人稱為錫類云。卒時年僅三十七。嘗謂所親曰。惟愛而後教。行惟敬而後情。至今人於兄弟。升斗不相假。而欲其受教難矣。脫有督責。必且鬪牆。弗督則又秦越同氣也。時以為名言。

鄭醒愚曰。孩提即知孝親友悌。非平日深慕篤愛。何以能此。所以孝悌當預養於童蒙時也。若先生者。又根於天性矣。

王白虹妾胡氏小傳

施閏章

禹航王子白虹。喪其妾胡氏。故娼也。逾年而悼不衰。哭以詩四章。乞余為傳。書數至。嘉其微而賢。不忍終沒。故書之。胡名成靜。江西萍鄉人。生八歲。兵掠而北。長淪樂籍。自傷殘辱。矢必嫁官人。會王孝廉上公車。納之。從歸。王道病且死者再。胡晝夜侍湯藥。得稍甦。抵家調膳數月。忠謹如一。日。胡本以色見取。而米鹽針績事皆身任。夫人悉歸以筮。王令與安。則暑以內事。倚之更納新姬。無愠色。王遇事多任氣。人莫敢言。胡獨婉譬以解。時節宴飲。則泣下。傷少離父母。不得問。猶略記其里籍。會與安有業銀者。萍人也。

歸索而得其母。至則母子不相識。與安君指示曰。若奚疑。蓋體骨聲貌酷似矣。復奚疑。於是相抱大哭。留養於官舍。王以父艱。遷封公以下凡八喪。會葬者數百人。食飲百費。皆經紀於胡。無缺事。王泣曰。若功過介婦矣。然坐是得勞疾。所生女又天。不敢憫。而心傷。旋病死。諸姬感獲。皆哭之。哀。先是始識王京師。則約曰。君擢第。必納我。王固漫許之。胡已決意爲王婦。既下第。遙望見便失聲。前相持哭。涕霑兩人衣。且曰。君不第。不失一官。顧我不得爲良人婦。死且不瞑。又大哭。王義而贖之。舉債金數百。王以姬累。而卒賴其助。吾於是知人之貴。自振拔也。向使姬庸婦。不能早決。王爲俠丈夫。既識其人。不能於失志時痛自傾倚。王必不納。納矣。或特色怙寵。不過羣妾畜之。久而愛弛。必不能見禮重以終也。吁。乎。人可以不自振拔哉。

鄭醒愚曰。汧國夫人。寬乎不可尙矣。如胡氏者。亦可謂善自振拔者矣。

崔猛傳

蒲松齡

崔猛。字勿猛。建昌世家子。性剛毅。幼在塾中。諸童蒙稍有所犯。輒奮拳毆擊。師屢戒不悛。名字皆先生所賜也。至十六七。強武絕倫。又能持長竿。躍登夏屋。喜雪不平。以是鄉

人共服之。求訴稟白者。盈階滿室。崔抑強扶弱。不避怨嫌。稍逆之。石杖交加。支體爲殘。每盛怒。無敢勸者。惟事母孝。母至則解。母譴責。備至。崔唯唯聽。命出門。輒忘比鄰有悍婦。日虐其姑。姑餓瀕死。子竊燂之。婦知。詬厲高端。聲聞四院。崔怒。踰垣而過。鼻耳唇舌盡割之。立斃。母聞之大駭。呼鄰子極意溫。卹配以少婢。事乃寢。母憤泣不食。崔懼。跪請授杖。且告以悔。母泣不顧。崔妻周亦與並跪。母乃杖子而。又以針刺其臂。作十字紋。朱塗之。俾勿滅。崔並受之。母乃食。母喜飯僧道。往往糜飽之。適一道士在門。崔過之。道士目之曰。郎君多凶橫之氣。恐難保其令終。積善之家。不宜有此。崔新受母戒。聞之。起敬曰。某亦自念之。但一見不平。若不自禁。力改之。可免否。道士笑曰。姑勿問。可免。不可免。請先自問。能改不能改。但當痛自抑。如有萬分之一。我告君一解。死之術。崔生平不信厭禳。但笑不言。道士曰。我國知君不信。但我所言。不類巫覡。行之亦盛德。即其不效。亦不至有所妨。崔請之。乃曰。適門外一後生。宜厚結之。既犯死罪。此子能活之也。呼崔出。指示其人。蓋趙氏兒。名僧哥。趙南昌人。以歲稔饑。僑寓建昌。崔由是深相結。請趙館於其家。供給優厚。僧哥三十二。登堂拜母。約爲昆弟。踰歲東

作。趙攜家去。音問遂絕。崔母自隣婦死。戒子益切。有赴訴者。輒撻斥之。一日崔母弟卒。從母往弔。途遇數人。繫一男子。呵罵促步。加以捶扑。觀者塞途。與不得進。崔聞之。識崔者。競相擁告。先是有巨紳子某甲者。豪橫一鄉。窺李申妻有色。欲奪之。道無由。因命家人誘與博賭。貸以貲而重其息。要使署妻於券。賞盡復給。終夜負債數千。積半年。計子母三十餘千。申不能償。強以多人竄取其妻。申哭諸其門。某怒。拉繫樹上。榜笞刺剝。逼立無悔狀。崔聞之。氣湧如山。鞭馬前向。意將用武。母牽簾而呼曰。嗚又欲爾耶。崔乃止。已弔而歸。不語亦不食。兀坐直視。若有所噴。妻詰之。不答。至夜。合衣臥榻上。輾轉達旦。次夜復然。啓戶出。輒又還臥。如此三四。妻不敢詰。惟懼以聽之。既而遲久。乃反掩扉熟寢矣。是夜有人殺某甲於牀上。刳腹流腸。甲妻亦裸尸牀下。官疑申。捕治之。橫被殘酷。骸骨皆見。卒無詞。積年餘。不能堪。誣服論辟。會崔母死。既殯。告妻曰。殺甲者實我也。徒以有老母。故不敢泄。今大事已了。奈何以一身之罪。殃他人。我將赴有司。死耳。妻驚挽之。絕裾而去。自首於庭。官愕然。械送獄。釋申。申不可。堅以自承。官不能決。兩敗之。感屬皆謂讓申。申曰。公子所為是我。欲為而不能者也。彼代我。

為之而忍坐視其死乎。今日即謂公子未出也可。執不異詞。固與崔爭。久之。衙門皆知其故。強出之。以崔抵罪。濱就決矣。會卹刑官趙部郎案臨。閱囚至崔名。屏人而喚之。崔入。仰視堂上。僧哥也。悲喜實訴。趙徘徊良久。仍令下獄。屬獄卒善視之。尋以自首減罪。充雲南軍。申為服役而去。未期年。援赦而歸。皆趙力也。既歸。申終從不去。代為紀理生業。予之貲不受。緣擅技擊之術。頗以關懷。崔厚遇之。買婦授田焉。崔由此力改前行。每撫臂上刺痕。泫然流涕。以故鄉隣有鬪。申輒矯命排解。不相承稟。有王監生者。家豪富。四方無賴不仁之輩。出入其門。邑中殷實者。多被劫掠。或迕之。輒遣盜殺諸途。子亦淫暴。王有寡孀。父子俱悉之。妻仇氏。屢沮王。王縊殺之。仇兄弟質諸官。王賂囑以告者。坐誣。兄弟冤憤莫伸。詣崔求訴。申絕之。使去。過數日。客至。適無僕。使申淪茗。申點而出。告人曰。我與崔猛朋友耳。從徒萬里。不可謂不至矣。曾無糜給而役同。廚養所不甘也。遂忿而去。或以告崔。崔訝其改節。而亦未之奇也。申忽訟於公堂。謂崔三年不給傭價。崔大異之。親與口對狀。申忿相爭。官不直之。責逐而去。又數日。申忽夜入王家。將其父子孀婦並殺之。粘紙於壁。自書姓名及追捕之。則亡命無跡。

王家疑崔主使。官不信。崔始悟。前此之訟。蓋恐殺人之累已也。關行附近州邑。追捕甚急。會聞賊犯順。其事遂寢。無何鼎鼎革。申攜家歸。復與崔善如初。時土寇嘯聚。王有從子得仁。集叔所招無賴。據山爲盜。焚掠村疇。一夜傾巢而至。以復讎爲名。崔適他出。申破扉始覺。越牆伏暗中。賊搜崔不得。攜崔妻括財物而去。申歸。止有一僕。忿急不能爲地。乃斷繩數十段。以短者付僕。長者自懷之。囑僕越賊巢登半山。以火懸繩。散挂諸荆棘。卽返。勿顧。僕諾而去。申窺賊皆腰束紅帶。帽繫紅絹。遂傲其裝。有老牝馬初生駒。賊棄諸門外。申乃縛駒跨馬。銜枚而出。直至賊穴。賊據一大村。申繫馬村外。踰垣入。見賊衆紛紜。操戈未釋。申竊問諸賊。知崔妻在王某所。俄聞傳令。俾各休息。轟然噉應。忽一人報山東有火。衆賊共望之初。猶一二點已。而多類星宿。申空息急呼。東營有警。王大驚。束裝率衆而出。申乘間漏出其後。反身入內。見兩賊守帳。給之曰。王將軍遺佩刀兩。賊競覓。申自後斫之一賊。踣。其一回顧。申又斬之。竟負崔妻越垣而出。解馬授轡。曰。娘子不知途縱馬可也。馬戀駒奔。駭申從之。出一隘口。申灼火於繩。編懸之。乃歸。次日崔還。以爲大辱。形神跳躁。欲單騎往平賊。申諫止之。集村人

而謀之。乘恆怯莫敢應。解諭再四。得敢往二十餘人。又苦無兵。適於得仁族姓家。獲奸細二。崔殺之。申不可。命二十人各持白梃。具列於前。乃割其耳。而縱之。衆怒曰。此等兵旅。方懼賊知。而反之。脫其傾隊而來。闔村不保矣。申曰。吾正欲其來也。執匿盜者。誅之。遣人四出。各假弓矢。火銃。又詣邑。借巨礮二。日暮。率壯士至隘口。置礮當其衝。使二人匿火面。伏。見賊乃發。又至谷口。東伐樹。置岸上。已而與崔各率十餘人。分岸伏之。一更向盡。遙聞馬嘶。暗覘之。賊果大至。繼屬不絕。俟盡入谷。乃推墮樹木。以斷歸途。俄而礮發。喧騰號叫之聲。震動山谷。賊驟退。自相踐踏。至東口。不得出。集無隙地。兩岸銃矢夾攻。勢如風雨。斷頭折足者。枕藉溝中。遺二十餘人。長跪乞命。乃遣人繫送以歸。乘勝直抵其巢。守巢者聞風奔竄。搜其輜重。而還。崔大喜。問其設火之謀。曰。設火於東。恐其西追也。短欲其速盡。恐偵知其無人也。已而設於谷口。口甚隘。一夫可以斷之。彼即追來。見火必懼。皆一時犯險之下策也。取賊輜之果。追入谷。見火驚退。二十餘賊。盡剽而放之。由此威聲大震。遠近避亂者。從之如市。得土團三百餘人。各處強寇無敢犯一方。賴之以安。

異史氏曰。快牛必能破車。崔之謂哉。志意慷慨。蓋鮮儂矣。然欲使天下無不平之事。寧非意過其通者與。李申一介細民。遂能濟美。綠檀飛入。翳禽獸於深閨。斷路夾攻。蕩么廢於隘谷。使得假五丈之旗。爲國効命。烏在不南面而王哉。

張麗人傳

鈕琇

麗人姓張氏。其母吳娼也。以善歌轉籍入粵。生麗人。體貌瑩潔。性質明慧。幼即能記歌曲。尤好詩詞。每吟唐人銅雀春深之句。自名二喬。客或語二喬雙稱也。不如呼爲小喬。麗人應聲曰。兼金雙璧。名有相當。因笑指鏡中影曰。此亦一喬也。於是二喬之名。艷稱於時。麗人稍長。其母將擇伶之美者。鬻焉。仙城豪貴。謀爲落籍。有以三斛珠挑之者。麗人堅不爲。動長歎辭曰。我母愛我。不可暫離。且已委身字人。蝶粉可污。燕巢終在不。聊勝於入他人手。吼獅換馬。又隨風漂泊哉。年甫及笄。麗人隨諸伶於村墟。養神作劇。夜宿水二王廟。夢王刻期聘之爲妃。醒以語其母。泣然淚下。拍板而歌。羅郎比紅。諸曲宛轉。悲愴及期。無疾而逝。粵人黎美周誌其墓曰。嗟乎。予知麗人。故不屈於勢者。王何由致之。豈洛水凌波。乃符銅雀之識耶。若夫粉黛何假。美人

何真。艷色等空。春花易謝。後之過者。知爲麗人。理香處。明月爲鏡。清風引簫。好鳥和歌。蛺蝶自舞。徘徊其間。倘有霧鬢風鬟。一唱三歎者。出焉。能不爲傳書之柳。殺乎。

自序

陳祖范

予以康熙丙辰年五月二十日生。妣許孀人。先產二男。馮女兄。二子行三。王母韓。曾王母范。府君切顧本之思。名予祖范。字亦韓。自字曰見復。生九歲。府君挈往婁門。寒碧家塾。十二歲。孀人棄世。隨侍出外。率間歲一歸省。王父自爲經義。所親炙者。郭述堂。嚴思菴。韓宗伯。學不純師。粗得端緒而已。十九授室孫氏。廿一歲。子鑿生。廿三。補弟子員。廿四。生澧。廿七。食廩。是年喪妻。繼娶朱氏。時予三十歲。三十四。以上零丁寒苦。枵腹而束手鄉里之所笑憫也。朱氏性行與予協。較明敏。賴其助。開門授徒。徒益集。府君年高。脣肺足以養心安之。日課之隙。詣寢舍。侍眠食。老人時扶杖過書塾。婆娑庭樹間。爲後生小子。論居心治身之道。人偷日用之方。諄諄忘倦。曰。汝先生徒。教人作時文。噫。未也。三十歲。府君棄世。數年中。完鑿澧婚。至四十八。遇故元恩科。夏舉於鄉。秋貢於禮部。鄉先達有欲翼而起之者。足忽蹇。不與殿試。遂歸。明年爲甲辰正科。私自揣念。年力向衰。才

智無有。當途豈須一我。而必支離。其間哉。本無溫飽之心。徒自勞苦。奚爲者。咄休矣。勸行者苦口。大都謂浮圖將合矣。泛海已傍岸。豈有止理。予曰。及今尙可止。過此則義不當止。勢又不得自止。既已拒外論。堅持已意。於是傲塵華匯之濱。混跡耕漁。新舊生徒。裹糧相從。吟社諸老翁。月一講集。間有良朋自遠而至。如李芥軒。儲六雅。沈歸愚。張天扉。釋借山輩。延緣葦間。相送柴門。殊有伊人宛在之致。久之。昭文令勞尊三邀爲新志。尋而制府尹公。聘修通志。辛亥秋。舍江村。往省會。自此形跡又在隱見間矣。雍正十年。天下開設舊院。當事謬探虛聲。連有山長之招。或辭焉。或就焉。辭者雲南五華。廣東端溪。江寧鍾山。就者蘇之紫陽。徐之雲龍。安慶之敬敷。揚州之安定。在紫陽前後三年。雲龍一年。敬敷安定皆一年有半。強而後往。終歲便辭。不獲已。再往。旋託故舍去。所以然者。士習難醇。師道難立。大懼上負詔旨。下貽物議也。又此席有似宋時祠祿。仕而不遜者。處焉。吾不求仕。而久與其列。爲汗顏耳。六十一歲。繼室亡。後有妾生子三。安社增。生平於世務。藝用無一曉。詩文辭翰。粗曉而未工。大抵於慎持擇之意。勝而適時。便口則不足。局於才偏於性也。其爲人也。於道無萬分之合。

廣初續志

而鄙情佚志。庶幾漸除一二焉。今七十加三。卽且暮入地。不爲無年。卽復得幾年。不過爾爾。閒中追憶。筆而存之。

口技記

東軒主人

揚州郭貓兒。善口技。其子精戲術。揚之當事縉紳。無不愛近之。庚申。余在揚州。一友挾貓兒。同至寓。比晚酒酣。郭起請奏薄技。於席右設圍屏。不置燈燭。郭坐屏後。主客靜聽。久之。無聲。俄聞二人途中相遇。揖敘寒暄。其聲一老一少。老者拉少者至家飲酒。投瓊藏鈎。備極款洽。少者以醉辭。老者復力勸數甌。遂踉蹌出門。彼此謝別。主人閉門。少者履聲蹒跚。約可二里許。醉仆於塗。忽有一人過而蹴之。扶起。乃其相識也。遂掖之至家。而街柵已閉。遂呼司柵者。一犬迎吠。頃之數犬羣吠。又頃益多。犬之老者小者遠者近者。嗥者同聲。而吠一一可辨。久之。司柵者出啓柵。無何。至醉者之家。則又誤叩江西人之門。驚起。知其誤也。則江西鄉音。響之羣犬。又數吠。比至。則其妻應聲出。送者鄭重。而別妻扶之登牀。醉者索茶。妻烹茶至。則已大鼾鼻息。如雷矣。妻遂置其夫。啣啣不休。頃之。妻亦熟寢。兩人鼾聲。如出二口。忽聞夜半牛鳴矣。夫起大吐。呼妻索茶。妻作嚔語。夫復睡。妻起。便旋納履。則夫已吐穢其中。妻怒罵。久之。遂易

履而起。此時羣雞亂鳴。其聲之種種各別。亦如犬吠也。少之。其父來呼其子曰。天將明。可以宰猪矣。始知其為屠門也。其子起。至猪圈中。飼猪。則聞羣猪爭食聲。噉食聲。其父燒湯聲。進火傾水聲。其子遂縛一猪。猪被縛。磨刀聲。殺猪聲。猪被殺。出血聲。燔刺聲。歷歷不爽也。父謂子。天已明。可賣矣。聞肉上案聲。即聞有賣買數錢聲。有買猪音者。有買腹臟者。有買肉者。正在紛紛爭鬪不已。焉然一聲。四座俱寂。

鄭醒愚曰。技至此。神乎技矣。在奏者窮形盡相。幾于萬竅皆鳴。而作記者。亦復墨舞筆飛。不啻雙管齊下。技也。而進於道矣。吾於斯記亦云然。

虞初續志卷八

周君劬齋傳

楊无咎

周君諱靖。字救寧。號劬齋。忠介公之冢孫。而芸齋先生之子也。弱冠通六書之學。既長。博極羣書。亭經籍史。蔚為儒宗。時汪太史琬。以文名重當世。與君居密邇。嘗招至其家。辨析疑義。君因摘其藁中訛謬。聲音事實。厥有數端。兼以書相往復。太史亦心折焉。語人曰。此吾之益友也。君生有

至性。孝友篤誠。恪守前人遺訓。其事芸齋先生也。色養備至。先生於杖國之年。詔君而命之曰。吾自先人罹難以來。以一身督理家政。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今老矣。政將及汝。汝其勉諸。吾不復與聞矣。君長跪受命。先生於是益從容內養。樂其餘年。回思昔日拜疏訟寃之時。嘔心瀝血。不啻如隔世焉。嗚呼。非有克家之子。能盡厥職。而能若是乎哉。自古修正史者。名臣子弟。例得附書。魏瓘之難。若魏孝烈先生。學伊。痛父而亡。以及忠介之後。刺血鳴冤。如芸齋先生者。皆當大書特書。以光國史者也。芸齋即世。君哀毀盡禮。既除喪。乃慨然曰。國有史。家有狀。實相表裏。吾家世忠。孝。豈可令傳聞異辭。或失其實。致有遺憾乎。於是策蹇入都。臚陳始末。上諸史館。忠介之忠。固已光昭日月。而芸齋先生克繼前徽。矢其初志。為遺民宿老。者五十餘年。而終得附書於明史。皆君孝思之誠之所致也。君嘗執贄當湖。陸公稼書之門。稼書講性命之學。得閩洛正傳。君服習其教。為入室弟子。涵養德性。澹於榮利。遂棄舉子業。絕意進取。葺數椽於忠介壁旁。蒔花栽竹。嘯咏其中。有終焉之志。然其遇大事。持大義。輒義形於色。如訟言唐碑。有墓之非。真爭湯祠。配食之不典。皆侃侃鑿鑿。不少遜避。人以其畏

其顛直而服其持正也。性樂善好施。朱孝介先生次子鏞以貧死久不克葬。君百計圖維以助之。乃始獲歸土焉。族之孤寡酌其輕重而資其薪水。以至戒殺放生。皆出乎心之至誠。初非好名而祈福也。子二人。曰鳳來。曰鸞翔。咸訓之以義方。申之以勤儉。匪若俗之教子。但孜孜以名利爲心也。君宅雲齋先生憂恪遵古制。堅不苟葦。遂有河魚之疾。繼遘母陳太君喪。則疾愈劇。對人常忽忽若有失。卒用是不起。所著書有經史隨筆十二卷。雜錄五卷。詩八卷。而篆隸考異一書。識者以爲尤可傳云。

楊易亭曰。予素心之交不及數人。叨齋其一也。徐子俟齋之歿。託孤於予。其葬也。南枝稼堂共襄厥事。而竭力經營。爲將伯之呼。以補予之不逮者。則叨齋之力居多焉。豈非其風烈固殊乎。惜哉。斯人不可作矣。

雜記

高士奇

直大內。見三異物焉。一小金合。大寸有六分。內貯雕刻牙器百種。如几。榻。舟。車。盤。匱。筆。研。投壺。碁。局。弦。管。升。斗。算子之屬。具體而微。不受手指。用金鉗鉗而觀之。其一鏤象爲球。周身百孔。凡九層。亦有七層。五層者。以金簪自孔中撥之。圓轉活動。層層相似。又皆刮磨光澤。中藏骰子一枚。丹

碧粲然。其外潔白無縫。非有湊合粘連之迹。名鬼工球。其一酒杯。二十有四。由大及小。如峯塔波。高二寸許。鐵木爲之。質黃色。有木理。薄如紙。柔軟而輕。噓氣輒可飛動。然能注酒。三者精巧絕倫。雖有離婁公輸。或亦不能施其心目。不知當時何以搜剔而成。守者曰。此自外國航海來貢云。皆鬼工所作。藏之侈爲異寶。今天子曉御宮門。與閣部大臣議政務。退而問視兩宮。暇則與諸侍臣講論道德仁義。日研究乎經史。舉凡奇技淫巧之物。不一寓目。曾有以是言者。取觀之。以爲瑣屑。無當於用。遂棄而置之別所。不然。先生烏得而見之。余曰。大哉。聖謨洋洋也。書有之。不役耳目。百度惟貞。又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用賤物。民乃足。古者聖王臨治區寓。遠近之人。非服食器用。不敢以獻。今此三者足稱異物。然皆無益於用。使寶而藏之。天下將必有窺朝廷之嗜好。競以奇技進者。天子有鑒於書之所言。棄而不取也。

畫壁自序

范承謨

承謨蓬頭垢面。繫頸繫手。逢萬壽聖節者三。丙辰三月十八日。肅誠向闕拜舞。深愧忝生聖世。不克振披。淪爲誤國庸臣。辱親敗子。乘未灰餘燼。志梗概於壁。俾後之見者。知

余不肖。才所遺。不幸也。邈余生而庸弱。先太傅督訓嚴切。冀有成立。辛卯春。世祖章皇帝。以元勳子。選充侍衛。復以年方幼稚。免入直扈從。令在家讀書。大慶賀。入班行禮。是年。詔八旗滿漢子弟。有文學者。與漢人一體鄉會試。余得登賢書。明年壬辰。成進士。選庶吉士。甲午解館。授侍讀學士。余病懶性成。常經月不至翰館。而陞轉之壻。反越常次。嗚呼。先皇帝之恩。何以報稱耶。迨先帝龍馭上賓。余浮沉班末。年餘。循資陞學士。時伯兄充浙東援勦總兵官。先太傅左右。侍養無人。余復以多病。恐曠廢職業。力求解任。辭至再。始得請。歷三載。廷議撤援勦諸路兵馬。伯兄歸京。師。丙午孟秋望日。閩族集東臯。習射飲酒。諸幼年子弟輩。賦詩屬對。是日先太傅顧而樂之。因謂余兄弟曰。吾家世受國恩。爾等乘年富力。強宜速補官。為國家効力中外。勿以予老為念。申諭再三。不意余兄弟罪孽深重。先太傅於是年八月初二日。棄不肖輩長逝。服闋。補秘書院學士。先是先太傅在日。皇帝尚冲齡。一日余與同官進內。請寶。上詢曰。爾誰氏子。爾父何官。今在否。年幾何。余悉具。先太傅始末以對。上喜曰。爾若子耶。如此者數回。後值朝賀期。先太傅入賀。上指問左右而不名。但曰。此非某官乎。且稱說

祖宗朝往事甚詳。左右皆驚為異數。余解任後。代余者同衆入內。上問曰。此為誰。范承謨何久不見。閣臣曰。承謨病解任矣。此其代者。上曰。果病耶。劇耶。病愈尚起用耶。對曰。病須調理。一痊即補。上頷之者再。先太傅聞宸注如此。感激益深。因追憶昔年太宗世祖舊恩。輒向北流涕不止。故亟圖報稱之語。時加訓督。次年。上親御萬幾。余與同輩日侍左右。至冬巡撫浙江缺人。廷推及余。上色喜。諭曰。浙江東南要地。國計民生。悉委爾矣。可善為之。余受命惶悚。自顧駑鈍。膺茲繁要。晝夜拮据。寢食不遑。而德薄才微。政多闕誤。以致上干天和。旱潦頻仍。蟲疫疊降。二三年間。僕僕山陬水澗。勘荒拯災。請蠲請賑。改折免徵。心勞形憊。幸聖天子愛民如保。凡為民請命之疏。雖部議格不行。上必駁令再議。或徑批如所請行。嗚呼。不才如謨。何幸有此遭遇也。久之。事益繁。食日減。舊病新疾。交攻辱體。不得已。以病告。上憫念微勞。准馳驛回京調理。維時內而科道。外而將軍總督提鎮巡鹽御史。及兵民商賈。具疏叩關挽留者。日相繼。始猶軫恤。病臣未即報允。後乃允提臣請。復留浙年餘。余力疾視事。不敢少懈。會閩督需人。時余以他過。鐫級。例不准列。上特簡往任。壬子十二月二十五日。接邸報。是

日忽感氣逆之症攻衝五內猝病陡險雖極力調治時減時發遂力辭新命承蒙俞允因請陸見欲面陳病狀上允之入都時即賜召對首詢江浙民生疾苦暨經由諸處光景余悉條奏無隱次即俯問病勢何似獎勞備至親遣御醫就舍診視賜祕府之方頒上方之藥洵無虛日未幾以薦舉人才一案致誅吏議具疏認罪靜聽處分彙值舉行察典內外官三品以上例令自陳余因又以病告期得罷免藏拙邱園及命下仍令速赴新任御醫回奏又云療疾稍痊可以理事余感激主知不加斥逐任用彌篤尙安敢辭海疆之險儉衽席之安也陸辭日上曰閩海氛未靖地方困苦已極爲天下第一煩劇要地卿廉能素著亦爲天下最故特倚任仍賜御衣帽上廐良馬鞍轡迥異常數復命近侍就廷前宣諭曰此朕時刻所御之服解以衣爾如見朕也次日入謝賜宴畢面辭就道間關萬里堂上幸衣許國以身不遑將母而戀君親之心從此與道路俱長矣行至山東界宿羊留店爲折臂三公故里其夜賜驥忽殂余嘆息良久知馳驅天末終無功也及踰浙抵仙霞關一望層巒疊嶂瘴霧迷漫險灘怪石奔流急湍中藏猛虎毒蛇磨牙礮爪擇人而噬以故村落荒涼城郭破碎崎嶇

甚於蜀道變幻疑於鬼窟履任後諷訪情勢檢閱籍冊不覺失聲大呼曰閩疆之敗壞一至此耶大計軍政所以勸懲文武此省豈無廉能循吏知勇干城而使之淪落一官淹蹇萬狀廉吏勇將之心不堪問矣黜幽糾隱么麼充數而貪酷悍婪日惟苞苴是營安享富貴是執柄者與敗檢者之心不堪問矣學校考取人才干請鬻賄而寒窗之彥百無一聞是奇才異能之心不堪問矣沿海苦兵火者二十餘年有司加耗重徵敲骨吸髓而獨免之實惠不沾蠶役之魚肉彌甚甚父老子弟之心不堪問矣兵卒荷戈守山戍海負隅則有虎豹窺伺則有鯨鯢藉其死力以爭此土而糧餉欠至半年庫銀缺額百餘萬呼庚呼癸之兵心更不堪問矣嗚呼海天半壁危如一線雖智若良平勇如賁舍故難展足措手而况蕭牆之禍已釀於撤藩哉癸丑冬都臣入境奉旨藩下左右兩鎮歸地方官管轄余與撫臣劉秉政提臣王進功密議欲量撥一二營分防他處更勿迫其行庶不至人心驚惶進功始應之而中撓焉必圖盡遣以孤其勢余復密詔之曰此非孤其勢也適迫滇散之軍心驅之附彼也失計非小須稍緩二三月候浙江餉餉至補給舊欠月餉再預發兩三月銀米安家然後令彼

前往則途次庶無騷擾。戍所庶無他虞。急之恐倉卒生變。進功雖意折。仍私自調撥。屢催赴戍。及擇期報明發餉起伍。無何果人心洶洶矣。俄而滇逆蠢動。風聞煽惑。訛言沸興。及停止遷移之差。員費命星。至命精忠。復繕兵符。因得借口操練兵馬。整頓器械。從前防撥之形迹。催行之舉動。豈不徒滋疑貳乎。身為邊疆大帥。久歷戎行。而不察時事。不揆人心。事未至則剛悻偏執。事一至則倉皇失度。亦可哀也。已至撫軍為全省大吏。責任非輕。會議之時。略無可否。竟若置身局外者。不更可唾耶。余不幸不得同心協力。公忠為國之寮。突而罹於禍。宜也。然予亦不因時艱勢蹙。輒敢廢弛政事。而不急急收拾人心。以為補苴計也。故自蒞任來。條奏諸疏。請速展界者。安民也。請撥現在協餉者。安兵也。請將綠旗官兵裁去。原額補足者。實營伍也。請免緝投賊逃弁。許投到有罪。安插本處者。清山陬海。遊也。題補城守副將。沿海勞弁者。敘功苦而邀不次。令之感激。報効也。報巡歷邊海。一帶形勢。啟行日期者。為欲置身外郡。以備調禦防範也。再如頒刊示而准探捕者。活溝瘠也。就彌盜而稱保甲者。儲鄉勇也。寬林簡修而招無成者。一安投賊一散島衆也。延林蠶董生等。因時相機者。撫海逆也。

天或假以時日。獲奉命旨。諸事就緒。滇鋒一挫。閩勢自孤。而逆謀自戢。天乎。天乎。何竟使余為誤國庸臣。辱親敗子。乎。當逆居喪臥病時。余每親至弔慰。乘間輒諷諭以大義。冀感動其心。余客籍子留山。竊慮之。常相告曰。昔魏文貞有言曰。寧為良臣。毋為忠臣。又語云。神龍見尾不見首。公其慎之。舊弁王天祐等。亦踴進曰。連日之會。輕蹈不測。左右多戒心。公獨談笑自若。竊窺撫提二公。中懷叵測。不可與語。余俱應之曰。誠然。余非昧於此也。然以孤危之身。處艱難之際。當疑忌之秋。唯示之以誠。使小人無能乘其隙。稍以緩彼之謀。圖濟我事。至於死生禍福。誠不暇計。既委身事主。父母之身。即君之身。而云君愛臣辱。君辱臣死。且予非不知徒死無益。但時事如此。百無一備。同城共處。舉動牽制。上下左右。皆彼腹心。雖日日閉門築壘。其能免耶。皆歎息而退。督標兵馬。向稱精銳。聞自李公去世。漸次頹靡。及余來點閱。狼狽不堪。名具實亡。閩安鎮為閩省門戶。履任三月。餘未遑巡視。後見羣情稍安。欲量帶數十名兵弁。往視形勢。而該營將佐。方以帳房什物。弓箭器械。朽壞未整。為辭。逆即隨遣官來言曰。邇日民心稍安。訛言稍息。恐公遠出。又復搖動。少頃撫軍亦來力阻。且為相約曰。某

在此久。頗能得彼秘密。有所聞。即來告。共圖報効。朝廷斷不能誤。乃公事。余曰。閩安之行。不過一視海口。非久期長往。既諸公止予。不行亦可。靖藩祖孫父子。叔姪兄弟。世受天家非常寵遇。量無他志。若公忠孝。自矢。肯以朝廷之心。爲心。社稷蒼生之福也。語竟。心輒鬱鬱。退而不能釋。復一客進曰。公既不得看海。何不因滇寇震楚。以設備鄰封。爲辭。潛出省令。阨據上流。亦一策也。予曰。計過矣。楚於閩相去遼闊。間隔西江。風馬牛不相及。毋論輕舉貽笑。且啟釁端。禍不可解。不見閩安未果之行乎。所攜兵弁。爲數有限。尙以諸件未備爲辭。今往據上流。誰與爲徒。錢糧軍伍。城池人心。一無可恃。今卽不量多寡。率爾前往。或據延平。或據建寧。誓死以圖一濟。但彼逆念雖久。逆形未著。倘或疑我據地。欲陰謀之。激變軍心。詛傳京師。風聞者糾彈於前。按罪者苛繩於後。既冒輕出失守之名。衆招激變。殞滅之禍。身名俱喪。恥莫甚焉。余不爲也。三月十五日甲寅。天初明。逆道員詣署。跪請曰。王守制數月。未親軍務。今海艘遊蕩。乘滇南多故。萌窺伺心。訛言愈興。衆情愈惑。今新奉固守地方勅命。不敢以私心廢公事。願與諸公會商。爲護內防外之策。因喪服未釋。不便就教。敬遣下員促駕。未幾。撫

軍來約同往。詢以所商何事。近有何消息。但支飾他語。雖心竊疑之。乃故坦然共巒。以示無懼。是日愁雲漫漫。冷霧漠漠。太陽慘淡。無光色。入逆邸中。覺廊廡殺氣。不可以目。予知既陷虎口。勢無退理。挺身而前。仰天大罵。賊衆兵刃環臨。重加束縛。時一二狼卒。有誤持劉臂者。逆黨馬九至。急叱曰。不干巡撫事。秉政但俛首無言。兩頰微紅而已。遂巡問卽揮之去。伊惶恐斜趨而出。嗚呼痛哉。君親倫理滅絕。盡已。余噴血切齒。醜言痛詆。欲激怒以速吾死。庶幾上酬主德。下報親恩。乃大罵一日。夜求死不得。又欲不食。死逆每羅列飲食。予斥揮之。舌敝唇裂。顰肉俱腐。罵至第八日。氣雖漸微。聲雖漸細。聞者猶狼藉塞耳。瞋目怒視。又恐余自死。環守不懈。余身層層縲綬。肢體拘繫。不能動作。惟一息尙存。罵聲不已。不意延至第九日。十日。而精神頓復。氣之微者漸壯。聲之細者漸宏。側耳其旁者。不以爲恨。而反以爲奇。嗚呼痛哉。余嘗死於刀鏡。鑊鑊而不嘗死於饑。哉。豈予罪深孽重。不能爲朝廷守疆土。以致震驚堂堂。陛毒禍生靈。當死於國法。哉。當此之時。神魂恍惚。常見先皇帝儼然臨於其上。先太傅儼然臨於其旁。卽遠而太宗皇帝。先高祖大司馬。余幼所未經身事者。亦親承音容笑貌。

於夢寐之間。慈誨殷勤。嘉言慰諭。豈余思念所聚結而為形哉。天錫神聖。默恤余之堅貞。懽懽約計七百餘日之中。著舊日衣帽。時歷寒暑。從未更換。蟻蝨蚊蠅。恣其攢噬。蓬垢疾病。任其纏綿。粥食半盃。便可終日。逆雖時遭。問訊而惡語更加。後亦不敢屢至。防守者。見余刻刻寃死。百折不回。感動於中。多方慰解。且為余言。從前罹難時。署中賓客親友及家人輩。俱一一被執。凌逼勘訊。桎梏窘辱。艱難慘切之狀。幸皆忠義自勵。視死如歸。不為稍挫。而二三婦女婢僕之類。又能從容盡義。夫婦女子。相繼投繯。嗚呼。痛哉。閩之文武大僚。平日建高牙。擁大纛。亦云極一時之赫奕矣。而望塵稽顙。蒙面圖官。保妻子而活軀命者。如雲屯霧匝。獨余賓客戚友。身未邀一命之榮。口未占升斗之祿。感予區區之意。尚能念君父重名節。以身殉孤臣。即健兒奔走之徒。巾幗威獲之細。皆知寸心不二。臨難不移。聞者得無稍愧乎。余以識闇計疏。彼累貽禍。萬死其何恤焉。余居重垣迴壁中。罵未已。繼之以詩文。左右不敢具筆硯。乃燒桴存煤。畫字牆上。其譏刺太毒者。左右旋即塗去。前後僅存若干篇。并為文以序大略。俾見者知不肖不才所遭不幸。得死不易。云螺山髡翁炭筆識。

鄭醒愚曰。萍萍數百言。寫出驚天動地心迹。此文貞公實錄。豈第有光家乘耶。

沈華陽傳

失名

公諱雲祚。字子凌。號岱來。南直隸太倉州人。崇禎丙子舉於鄉。庚辰成進士。授華陽令。時羣寇縱橫。久海內糜爛。逆賊張獻忠。屢出沒於楚蜀之交。所在殘破。揭竿而起者。漫不可制。公初釋褐。萬里單舸。溯江流。摩賊壘。遠令巖邑。慨然有保障全蜀之志。壬午四月。甫視事。即以計擒誅狡賊秦纘勳等。先是蜀有搖黃賊之禍。秦纘勳者。川東石桂土司秦良王之族也。潛伏內地。為賊耳目。已并其黨。誘執之。寘於獄。夜半殺獄卒逸去。吏請閉城大索。公曰。無張皇擾民。無益也。潛發書土司。授以方略。土司果擒賊至。悉斷其手足。指矣。吏驚以為神。公曰。吾策之審矣。賊險獄。必以石桂為遁逃藪。秦夫人方以勳寇劾節朝廷。詎肯庇纘勳而隱功名乎。於是立決殺之。甲申正月。獻逆破夔門而入蜀。中大震。公知事迫。屢至蜀府請見。欲為王陳守禦之策。不應。而內江王雅信公。乃欲藉內江得之蜀。往說內江曰。人無愚智。皆知賊勢披猖。成都必及於禍。今蜀府貨財山積。不及今捐之募死士。東向殺賊。一旦豕突疆場。軍民奔

逸誰爲王守此府庫乎愚者歛財而府禍智者轉敗以爲功蜀中有險可憑有兵可戰恃無財可用誠不愛萬金之賞鼓勵行間巨等身編行伍效死爭先上賴朝廷威靈猶可掃除寇亂保全家國不然拱手授賊無爲也且獨不見周楚之已事乎先闡逆圍大梁周王下令斬賊一級賞五十金賊以是不克而去獻逆破武昌閔楚府私藏笑其有財而不知用公以是激內江內江心動入爲蜀王言之王內惜金錢苟幸無事以祖制辭公見王府擁財不發大吏握兵束手一縣令子立危城欲戰守而無虬蟬蟻子之卒欲召募而無斗粟束芻之餉張空拳上下叫號而舉動掣肘蓋至是而知事不可爲不待城亡罵賊之日已自分必死矣三月闡進陷京師先帝殉社稷六月獻逆破重慶殺巡撫乘破竹之勢鼓行而西所過無堅城縱火焚掠數百里煙焰屬天漏刃餘民扶老攜幼號哭道路西奔者日夜不絕是月成都火器局無故火發燬廬舍軍民死無算人情益洶洶疑肘腋皆賊蜀藩始懼悔用公言不早甫出財佐召募而賊已水陸薄城下矣八月五日御史劉公之渤總兵劉公佳胤乘城而守總兵出戰大敗奔還賊乘勢急攻三日城陷蜀王率其妃嬪自沈并總兵走死浣花溪

公與劉御史及理刑劉士斗成都令吳繼善等俱被執幽於大慈寺是時賊有衆百餘萬據名都雄視全蜀謂天下不足定將卽僞位乃遣其黨卽幽所鑿諸文武欲降之以備百官而臨以白刃賊固屬意諸大吏也公奮然怒從衆中躍而起手擲案大罵逆賊死萬段指其口曰有口食賊肉耳豈食賊粟哉公長軀雅度至是氣憤益目光炯射鬚髯戟張揜袖指賊罵聲響滅廊廡出賊不意相顧錯愕奔告逆遂殺公時年四十有三兩劉公亦同日死之嗚呼公自聞警以來已決計於死而今果死矣當日法吏戎臣伏節而死者相枕藉舍生取義豈獨難一縣令然是日爲縣令而死者獨有公則公之死又似不易也夫人臣之義未有陷賊而不死者彼倖生者何人歟於是而知公爲得死所矣余曾謁公於華陽語及寇亂歎息國論之失於操縱坐使中原流離益州天府已殘燬不支而文法煩密雖有豪傑欲自奮不能國家事正未可知萬里孤臣死不知所語次慷慨余以爲公悲之至是道路籍籍果傳沈知縣獨死賊矣乙酉十一月義師復雅州有反正參議郝孟旋道其事而參將鄒振從賊中來稔其死時狀謂獻逆怒公揮衆叢刃之骨肉爲醢始得其詳聞公妻子尚有存者余訪

得之於九溪山。其戚張士偉。以公之子來見。僅八齡。士偉為余道。擊公遺孥。奔走流離。濱死而生。且述秦續勳事。謂公臨事。機宜發策。洞中窳。要使當日少用其言。不以繩墨束縛之。使得展布四體。先事辦賊。即未能滅賊。必不至為賊所破。縱大勢不可為。亦當如巡遠百戰。殺賊少伸。忠臣義士之氣。惜乎。其未遂也。相與流涕久之。士偉江南奇士。有經濟才。余撤之。權洪雅令。能畫策佐軍。需不乏。無何死於職。未竟其用。至今惜之。

論曰。余次序華陽公事。而知守節死義之臣。天之所屬意。必有所以扶持於其間也。方賊之斬艾蜀民。搜牢仕宦。數千里墾地無迹。即畏死而降者。往往齟齬不遺。而華陽之寡妻弱子。獨能脫其身於刀塗血道之中。雖提攜捍禦之有人。亦天之憫其忠。而不忍使之無後也。天步方艱。尙闕褒揚贈卹之典。一旦皇路清寧。訪求死事孤忠。則公之食報於身後者。宜何如其俊偉乎。第恐其子語焉而不詳。士偉既死而無所考。故傳其大節以授之。且名之曰世廕。以俟諸異日焉。

鄭醒愚曰。英氣凜然。讀之令人毛髮欲豎。

虞初續志卷九

陞道人傳

徐岳

陞道人不知其名姓。以其口不言書。以代語。遂呼陞道人。道人往來齊魯間。久漸有知其生平者。云道人少讀書。為諸生。有聲庠序間。以敗檢為學使者。褫其衿。走遼左。從軍。其拳勇過人。從小校。至偏裨。後失律。應誅。亡匿羣盜中。標掠海上。久乃遁去。隱僧寮道院。間遇異人。授以修煉之術。乞食市中。舉動顛狂。往往手指其事。或書一二隱語。多奇。中有疾者求之。或以藥。或以所乞食與之。無不愈。一日。值淮陰司理出。道人以一紙投之。大約云。與生前有緣。指點司李心事。募其備一棺。于某日化去。司李如其請。道人遍詣諸熟識家謝。屆期沐浴坐棺中。舉手向送者拱揖而逝。舉之甚輕。若無人者。夫道人為諸生。則敗檢為裨將。則入盜黨。是為足以語道。而異人授之超舉之術耶。豈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固所不論耶。及其得道而顛。而陞則又濟顛之酒肉。寒山拾得之垢污也。異人行徑。往往有然者。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即解貂覆生。為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及左公下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關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吏更敝衣草履。背筐。手長鑊。為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吏前跪抱公膝而鳴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皆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吾今即撲殺汝。因撲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撤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踞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

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余宗老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俞老僕墓誌銘

馮景

老僕姓俞。名文。金華人。少讀書。明大誼。身長八尺。軀幹魁偉。廣眉修髯。耳長三寸許。發聲如鐘。為仇家所陷。囚於獄。吾父出之。德焉。委身為奴。老僕性嚴。未嘗見齒。憐輩憚之。然事主謹恭。老僕析薪姑蔑山。家中饑不乏。嘗山行過虎。挺擊之斃。人勸勿再往。老僕不應。其婦哭而牽其裾。老僕怒叱曰。人生聽命於天。乎抑聽命於虎耶。絕祛以去。時年七十矣。子兒時好嬉戲。老僕常柔聲規誡。子易之。不以介意。數抽棘為矛。與鄰兒十輩戰于園。皆蒲伏而歸。老僕有子年與予齊。亦召之使戰。老僕聞。管子數十。予始憚。老僕從此罷嬉。老僕在家日少。歸必問予所讀章句。請誦之。熟聽大喜。以山中五色文石獻予。子樂焉。每歸自塾。釋書於几。揖父母起居畢。徑詣灶下。望薪有無。以驗老僕至否。蓋子年十二。猶數望薪。老僕一夕醉。進諫曰。官乎。此非弄石時矣。日長。炎炎去。成人幾何不書之愛。而石是好蘭溪之石。可勝既乎。失時不學。負老奴矣。其聲益微。予悲傷其意。

且心恠。遂大奮於學。康熙癸丑秋。敵廬火。老僕年七十九。左擔而趨。出於火中者。率為人奪去。惟老僕不失一物。至今又十許年。瘞矣。不能入山析薪。猶自扶杖至江干。問薪價低昂云。老僕在予家三十八年。未嘗一日病。今丙寅夏。臥牀不起。聞予自淮歸。強起謂其婦曰。扶我謁相公。老僕於予凡易三稱。兒時曰官。壯有室。則曰郎。予遊京師。上書當塗。名聞天下。老僕歎曰。此真相公矣。遂稱至今。蓋予自童而少而壯。老僕三易稱。而予髮益種種矣。悲夫。老僕享年九十有二。沒之日。予見薪而泣。明日。執纛者告市薪。予益泣。敘之加禮。葬於不食之地。遂誌之。而賜以銘。銘曰。其僕則名其實。士李元蒼頭略相似。

記呂尚義破賊事

李紱

大庾縣民呂尚義。世居南源山下。其地在大庾崇義二縣之間。土田肥美。然界連廣東。層巒峻嶺。山有錫礦。礦徒出沒。嗣老則亡。為盜賊。剽掠村莊。人莫敢居。惟尚義結廬其下。數十年。賊莫能害。尚義與妻俱善用鳥鎗。發無不中。施攻尤敏。十步可放三鎗。每遇賊至。夫婦二鎗連環不絕。歲殺賊無算。賊恨尚義刺骨。康熙四十年。有廣東萬猴山賊

渠藍某。率賊二百餘人。白日持鎗。破過大庾嶺。昌言將往南源。殺尚義復仇。南安參將營兵。莫敢阻拒。聞之。贛鎮楊鈞。隨遣二守備。率兵數百人往捕。比至南源。則賊已為尚義擊敗。竄匿山谷矣。時尚義妻已沒。一女亦能用鳥鎗。父女二人。共殺賊五十餘人。其餘匿山谷者。尚未解散。官兵以林深箐密。莫敢搜捕。尚義慨然前行曰。第隨我來。賊可盡得也。尚義鷹目洞微。見遠茅草中有伏賊。百步外能見之。發鎗即中。咸驚起。遂踰山以逸。官兵環視不敢捕。惟得沙礮三位而還。崇義高令尚瑛。召尚義至衙。予酒食。賜銀欲署為捕頭。大庾令亦欲委之。彼此列狀爭于府。蓋二縣俱有山賊。惟尚義所在。則賊不敢犯也。尚義俱謝不受。委曰。吾農民。不願充役。但兩縣官長為安靖地方計。吾所居在兩縣間。何敢辭勞。南源一帶。吾女在。可無事。其餘兩縣地方。但有山賊。吾願隨官兵往捕。賊聞。吾至。即逃矣。於是兩令大喜。厚賜而遣之。然廣東礦賊。自是役大創。亦不復至南安云。時鑲紅旗祝公鍾賢。為南安守。公子兆龍。親見其事。兆龍與余同在八旗志書館。為余言其端末如此。余惟古稱。孤矢之利。以威天下。至兵刃既接。則有以氣與力為強弱者。自明之初年。西洋火器。入於中國。遂為軍中無

敵之技。雖由基之巧。項羽之氣。烏獲之力。一鳥鎗殺之有餘矣。雖然。習其技者。貴精主其事者。貴勇。技不精。則手不相應。施放鈍拙。不足以制。矧矢志不勇。則臨敵倉皇。失措。往往棄利器為敵用。若呂尚義女二人。烏鎗可連環不絕。技已甚精。以二人當二百餘人。而氣定神閒。不為賊亂。則勇亦殊絕。使天下為將弁者。盡得尚義輩效。馳驅。豈不皆精兵哉。兵不必皆精。而尚義輩。特以山居老。余故為太息而記之。

鄭醒愚曰。具此奇勇。迺謝不受委。品地亦高。

書王士俊

袁枚

田文鏡總督河東。以不喜科目。聞王士俊宰祥符。謁田。田問出身。王眉蹙口澁。若為萬不得已者。而對曰。士俊不肖。某科翰林也。田以為測已愈惡之。每見墮。吹毛索疵。王憂德不食。幕府客裘香山。高士也。被酒大言曰。制軍有意相督過。將早晚劾公公。去無名可借。不如擇一有名事。去問何事。曰。今新增河南。民不能堪。公以狀啓。田曰。必據此。劾公公。雖去公名。傳矣。曷若委腰授印。低頭出衙乎。王深然之。繕稿數千言。通牒大府。布政使楊文乾。心曠田所為。而屈於勢。不能言。忽得王牒。驚曰。此何時。尚有奇男子。

耶呼。僮焚香。供牒。再拜。暹明。田果具疏。劾王。楊伴。勅。田怒。謾曰。狡哉。王令知公憎之。故借此求名。若據彼牒。劾奏。是落伊度內也。且罪止罷官。不如姑舍。是而別摘他罪。中之使轉身。不得田領之。王感楊恩。私誓如父子。然亡何。天子擢楊巡撫廣東。士俊送出境。悲不能自止。楊亦泣。然曰。事未可知。何忍遽別。姑行一驛乎。既又留之。曰。事未可知。姑再一驛乎。王自度無全理。惘惘相隨。忽見北來飛騎。捧黃封授楊。楊下輿。北向九叩。首招王曰。我乞汝同往廣東。天子許以府道。用矣。速歸辦裝可也。王至廣東。授肇高廉道。尋擢布政司。田文鏡卒。竟督河東。代其位。

書魯亮儕

袁枚

已未冬。余謁孫文定公於保定。制府坐甫定。闔啓清河。道魯之裕。白事。余避東廂。窺偉丈夫。年七十許。高眶大額。白鬚。彪彪然。口析水利數萬言。心異之。不能忘。後二十年。魯公卒。已久。予奠於白下。沈氏縱論。至於魯。坐客葛開橋。先生曰。魯字亮儕。奇男子也。田文鏡督河南。嚴提鎮司道。以下受署。惟謹。無游目視者。魯効力麾下。一日命摘中牟李令印。即攝中牟。魯為徽行。大布之衣。草冠。驅鱸入境。父老數百扶。而道苦之。再拜問訊。曰。聞有魯公來代。吾令客在

開封知否。魯謾曰。若問云何。曰。吾令賢。不忍其去故也。又數里。見儒衣冠者。簇簇然謀曰。好官去可惜。伺魯公來。盡訴之。或搖手曰。咄。田督有令。雖十魯公。奚能為。且魯方取其官。而代之。寧肯捨已從人耶。魯心敬之。而無言。至縣。見李貌温温奇雅。揖魯入曰。印待公久矣。魯拱手曰。觀公狀貌。被服。非豪縱者。且賢稱噪於士民。甫下車。而庫虧何耶。李曰。某滇南萬里外人也。別母遊京師十年。得中牟。借俸迎母。母至被劾。命也。言未畢。泣魯曰。吾曷甚。具湯浴我。徑詣別室。且浴且思。意不能無動。良久。擊盆水誓曰。依人而行者。非夫也。具衣冠。辭李。李大驚曰。公何之。曰。之省。與之印。不受。強之曰。毋累公。魯擲印鏗然。厲聲曰。君非知魯亮儕者。竟怒馬馳去。合邑民焚香送之。至省。先謁兩司。告之。故皆曰。汝病喪心耶。以若所為。他督撫猶不可。况田公耶。明早詣轅。則兩司先在名紙未投。合轅傳呼魯入。田公南向坐。面鐵色。盛氣迎之。旁列司道下文武十餘人。脫魯曰。汝不理縣事而來。何也。曰。有所啓。曰。印何在。曰。在中牟。曰。交何人。曰。李令。田公乾笑。左右顧曰。天下摘印者。寧有是耶。皆曰。無之。兩司起立謝曰。某等教勅亡素。致有狂悖之員。請公并勅魯。付某等嚴訊。朋黨情弊。以懲餘官。魯免。

冠前叩首。大言曰。固也。待裕言之。裕一寒土。以求官故。來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連夜排衙視事。不意入境時。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是。見其人。知虧帑故。又如。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沽名譽。空手歸。裕之罪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歸陳明。請公意旨。庶不負大君子愛才之心。與聖上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為無可哀憐。則裕再往取印。未遲。不然。公轅外官數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田公默然。兩司目之。退。魯不謝。走出至屋。露外田公變色。下階呼曰。來。魯入跪。又招曰。前取所戴珊瑚冠。覆魯頭。歎曰。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微汝。吾幾誤劾賢員。但疏去矣。奈何。魯曰。幾日。曰。五日。快馬不能追也。魯曰。公有恩。裕能追之。裕少時。能日行三百里。公果欲追疏。請賜契箭一枝。以為信。公許之。遂行五日。而疏還中牟。令竟無恙。以此魯名聞天下。先是亮儕父某。為廣東提督。與三藩要盟。亮儕年七歲。為質子於吳。吳王坐朝。亮儕黃袂衫。戴貂蟬侍側。年少豪甚。讀書畢。日與吳王帳下健兒學。戲越勾擲。塗賭跳之法。故武藝尤絕。人云。鄭醒愚曰。奇人奇事。得此妙文傳之。可稱雙絕。

女李三傳

胡天游

女李三者。河南鹿邑縣人也。父某。單貧業田。嘗以隱事與邑大豪相恨疾。豪陰謀殺之。使客陽與親。召之酒而藥以飲。遂發病。心知豪所爲。將死。女從母泣於前。某斲齒切叱曰。若何泣。若非我子也。且吾爲人殺。幸有兒。俟壯。或行能復仇。若眇子。穉稚。後無望也。吾恨終不吐矣。女時年十餘。聞父言。晝夕憤喪。時時蓄報。豪志比數歲稍長。日警鬼神。往視某墓。願魂魄相助。挾利刃候道上。期乘便刺豪。豪出入乘馬。從僮奴。彪彪然勢不得逞。乃勾人爲詞。屢懇有司。大吏咸徧。列於官者三年矣。一人無肯白其事者。女甚恨曰。此曹雖官人。實盜賊耳。徒知探金錢。取醉飽。何能爲直。冤痛者乎。遂辭其母。當呼枉京師。鹿邑去京師二千里。女孤弱。無相攜挈。慷慨行。暮託逆旅。逆旅主人或怪其獨來。疑有他。固不內。則潛伏草間。既至。將擊。登聞鼓自訟。數爲吏所闢。以陳於刑部。與都察院交格之一。如有司大吏之在河南者。久之。會有新任令於鹿邑者。頗強直。任事。女聞乃走還。令方升車出。遮前大呼。且涕且陳。伍伯鑿驅不能動。令以某死深歲。月且無驗。意其未信。更詰得死時語。及奔京師狀。乃爲受牒縛。客與豪皆自窮服。昔者荆平王既殺伍奢。子胥亡之江東。卒覆楚國。而鞭平王之屍。李嵩

戕蘇謙。謙子不韋。變姓名。穿室掘冢。以刺其報。然必藉闔廬之威。兄弟賓客之助。若夫窮特孤露。挾持靡因。冒釁忍險。以終立乎事。無負乎志。然則子胥之謀。非足以爲勇。不章之奮。非足以爲烈也。纒縈沈痛而上書。曹娥憂思而投江。或有揚刃於都亭。或假僮傭以襲仇。其赫爾著於世。其於古何如也。今已論正豪罪。未卽決豪死。牢戶中豪家滋憎女甚。構宣謗詞。以爲嘗受活。有邑公子獨心知女賢。請聘之。其母與長老姆媼皆勸之行。矢不許。及母卒。殮埋。悉召宗族親戚里隣。告之曰。吾痛父。見嘗楚毒幾十年。幸得雪仇。而名爲人垢。忍不早就。死者傷無兄弟。終奉老母。今吾大事已。其將有所自明。室而掩之。遂自絞也。於是豪子某拍之。突視其面。個猶生然。將舉刀斷之。有血激諸口。類噴怒者。豪子駭仆不能動。左右亟扶負歸。亦竟得疾以死。女死康熙中。至今且五十載。歲戊午。予居長安。始聞。感當世無能文章。揚洗昭暴之。使家說戶唱。相有爭勸。乃撰述其事。歌而系之。

毛生

樂宮譜

前明熹廟時。天下多故。賊盜充斥。錦帆綠林之徒。所在多有。洪州數舉子入都。挾資頗重。道淮徐之間。一少年求附

舟叩其所自。自云施姓。蓋亦應春官試者。為獨行恐盜。故來語作吳音。窺其行李。衣冠似是。為衣子弟。既入舟。取箇中佳茗。煎以江水。遍飲同袍。俊語名談。傾一座。衆皆悅之。以為良友。恐不得當也。已而江岸夕陽。亂流明滅。孤舟泊蘆葦間。少年進曰。江天暮景。殊佳。某有短笛。願為諸君一奏。遂擲管倚篷吹之。悠揚數弄。直使魚龍驚飛。鱗兔欲躍。衆皆擊節曰。桓伊李牟。今復生矣。語未畢。忽一豪客躍入舟中。持一鐵柄傘。奮擊少年。墮水死。呵曰。忤奴不巧。食村落來此矣。為衆視其人。形容怪偉。鬚髮。林林如豎戟。皆駭極。仆跌結舌。重呼曰。賊。賊。客曰。公等非赴試者耶。曰。然。有重資耶。曰。有之。願獻賊。賊毋殺我。客笑曰。余不殺賊。賊直且殺公。適吹笛號衆者。是也。衆皆起謝客曰。賊衆且悍。夜將報余。畏者可暫去。前三里村高翁店一宿。無患也。不畏者。留更看余殺賊。於是去者半。留者半。客戒留者先寢。聞呼則起。視自引酒狂飲。連飛數十觥。不醉飲罷。取鐵柄傘枕之。臥。鼾聲如雷。衆假寐俟之。夜半忽聞客呼曰。賊至矣。挾傘踞船頭。時月黑星繁。微辨人影。一賊持刀奔客。曰。若殺我弟。我今取若頭。客不答。即舉傘格之。賊應手而仆。刀槩環進。客從容揮傘。呼作風聲。與蘆葦瑟瑟相應。賊

左右撲刺。落水餘賊。奔逃客已奪得賊弓。矢連發。射之盡。告斃。觀者股栗。汗流浹衣。裾客忽挾傘入。楯坐神氣灑然。衆酌酒勞客。復飛數十觥。掀髯謂衆曰。公等窮年咕畢。足跡不出三里外。寧知世路之險巇哉。衆唯唯。又曰。國家求才待用。自維有其具。則進。苟平平。寧坐床頭。弄稚子。無以父母之身。輕餉虎狼之口也。今第行無畏。衆羅拜曰。向者不敢啓問。今將軍活我。恩厚矣。願聞姓名。以圖報効。客悉扶之起。舉傘扣舷曰。余亦舡將軍。亦無姓名。亦不望報。吾去矣。一躍而逝。既而春闈一舉。子逢客於號舍。心訝此君能挽兩石弓。復能識丁字。真異人也。趨前問無恙。客視若不相識。亦不即答。入號。熱寢。窺其舍。鐵硯。斑管。各一。別無長物。初不敢呼問。客直睡一晝夜。不少寤。次日午。喚舉子文已畢。將繕寫。心德客。慮其沉睡。將不克終卷。欲以己餘勇賈之。遂呼客。客大恚曰。豎子敗吾事。斷送會元矣。舉子踉蹌不知所對。既而客嘆曰。毛生毛生。豈非命也。夫千金之璧。當首貢王廷。安能隨行逐隊。自居牛後。為渴睡漢。擲揄哉。今以吾文與公。可獲亞名。亦不負公數千里冒險。跋涉也。索紙書之。風行海湧。三藝立成。擲於舉子之前。曰。吾去矣。即挾空卷。投有司。稱疾而出。舉子閱其文。允稱傑

構書法亦矯健非常。嗟嘆不已。因棄已作書客文以進。果成進士第二名。

非非子曰。余聞鄉先生述毛生事甚悉。惜失其名字。嗟乎。天地奇氣。必有所鍾。畸人傑士。宜不絕於世。願有幸有不。幸。斯隱顯異焉。使毛生建高牙。擁大纛。虎奮鷹揚。立功萬里。外則班衛之勳。豈多讓哉。即不然。以彼之文。掇巍科。而冠多士。秉筆詞翰之林。亦足與校馬。鄒揚輩爭烈。何至髮鱗雲爪。首尾不詳。若是哉。昔宋景濂錄秦士。余紀毛生。文雖不逮。有同慨云。

老僧辨奸

沈起鳳

嚴分宜未貴時。與敏齋王公讀書菩提寺東院。一日同閱荆軻傳。至樊於期自殺處。嚴曰。此駭漢也。事知濟不濟。輒以頭顱作兒戲耶。遂大笑。王曰。烈士復讐。殺身不顧。志可哀也。遂大哭。又閱至白衣冠送別時。嚴復大笑曰。既知一去不還。酒復遣之使去。太子丹真下愚也。王又大哭曰。壯士一行。風蕭水咽。擊筑高歌。千古尚有餘痛。繼閱至囊提劍斫箕踞高罵。嚴更笑不可仰。曰。是真不更事漢。不於環柱時殺之。而乃以嫖罵了事。王更涕泗沾襟曰。豪傑上報知己。至死尚有生氣。銅柱一中。祖龍亦應膽落。一時哭聲

笑聲。喧雜滿堂。一老僧傾聽久之。嘆曰。哭者。人情。笑者。真不可測也。二十年後。忠臣義士。無遺類矣。後王官中牟縣令。頗有政聲。而嚴竟以胥詞作相。專權誤國。植黨傾良。為明代奸邪之冠。老僧預知之。而不能救。殆佛門所謂定劫歟。

鐸曰。傳言愚忠愚孝。有旨哉。古之亂臣賊子。皆聰明絕頂人。也是故不重才而重德。

新會兩生傳

車騰芳

阮大年者。明季新會諸生也。少落魄。不修邊幅。在諸生中。亦無所知名。獨事母孝。母歿。負土成墳。日至墓所。旋繞而哭。三年。以為常。甲申歲。聞神京陷。崇禎殉國。即慟哭不食。久之。乃食。或謂之曰。聞賊入京城。諸肉食者。皆乞憐馬蹄。下得美官。子獨何為。曰。嗟乎。此予所以欲死也。即日為號。召其鄉人。欲以舉事。逾數月。無應者。乃駕扁舟。走崖門。哭於楊太后廟中。沿涯蛋民聚而觀之。皆為感泣。生為陳說忠義。諭以舉事狀。即皆應曰。諾。願從君所為。生知其可用。乃徧閱漁舟。可百餘艘。人可四百餘眾。乃復為約。令卜日。與俱。屆期。而李生適至。李生者。名子叔。亦新會諸生也。素謹厚。家故饒。值歲涸饑。出粟以賑。鄉人德之。比聞國變。乃

率其鄉人書大行皇帝為位以哭於家廟中遠近來觀者皆感泣下拜生曰自高皇帝創業以來迄今垂三百年我等祖父子孫皆食其福生為明民死為明鬼不亦可乎中有壯士三十餘人攘臂前曰苟君舉事有不從死者非人也生曰蓋書名於是旬日間得五百餘人是時新會巨盜聚夥毘崙山中時出肆掠生使人往招之則皆如約合之得千六百餘人生乃毀其家具舟筏備芻糧刻日偕起及聞阮生在厓門欲過與俱初二子素不相識及相見抱持大哭一時旁觀者皆髮指皆裂憤不欲生生曰今留都擁立有年矣盍往赴之乘皆如約乃從海道進發至中途颶風大作覆溺漂散者幾半遂巡久之將及崇明聞留都已敗諸從行者亦稍稍散去兩生知事不濟獨與數十人反其鄉比聞台州監國而閩越互相水火皆策其無成故未動居久之聞黎遂球舉事贛州聲頗振決往從之乃與家人訣時左右無一人從者獨二子攜持同行踰庾關下贛水謁黎於軍門外時遂球軍令戒嚴為其鄉人也見之即問兩生來意對曰欲從公覓一死所耳遂球以其言不利姑置之未幾我大清兵南下城陷遂球遇害二子各持短兵力刺數人皆死於亂軍中

論曰予側聞新會兩生事野史所不載詢之故老罕能言之方忠愍公與難時有蒼頭某者自軍中逃回後至八十餘歲每為人言兩生死事狀甚悉而新會阮又咸大年族子也亦能記兩人事時事皆歷歷可信夫二子者不可死也乃決以一死死而人莫之知也悲夫

楊孝子傳

毛奇齡

嘗讀典例無有以剝臂割肝旌孝子者故西河出游人以剝臂事屬傳必謝之或不得已稍見之雜文如題吳門沙孝子卷如新安程舉人事母狀如為京口汪將軍記事如錢塘方氏母子五人節孝錄序而獨於上海楊孝子則不然孝子名文蔚本浙之上虞人其父榮生員在明天啓間隨其所親宦上海而家之康熙丁未父病時年八十七孝子走廁膾嘗其糞甘號於天請身代不得竟死越十年母病見血中死法醫者凡數輩皆前後相顧去孝子獨念父危死不救今復然生男何為也世已無鐵石煉灼豈湯醴亦告絕者闔戶剝左臂以其肉雜糞汁覆之三獲三進母初進而體下再進而赤滓以去三進而愈時康熙丙辰九月二十一日又二年戊午上海令任君廉其事請告之臺將獎之孝子泣曰是欲重我以迕德也且予何如人其敢

以迺德越典例。再拜固辭。固強之不受。乃爲之題其門曰。以身壽母。而請西河爲之傳。西河氏曰。予兩過上海。未得訪所謂孝子者而見之也。予友丁明府曾與之游。每盛稱其人。謙而和。恭而能容。輕財好義。而不自放於狹烈。人以孝稱之。必變色踧踖。却不受。每月吉必詣城隍祠禱之。願減年以益母。年然秘不令諸兄知者。惟恐以獨行傷兄意。者方母病時。體羸甚。又年高。將彌八十。毫而曠以爲不瘵。卽瘵。必不能康強如平日。乃旣愈。又健。皆胎聘不知所爲。丁明府曰。孝子將割臂束臂以兩麻。令肉墳起。然後迫噬之。而脫之以刀。故其創甚鉅。骨露。凡一百二十日始合。創人不知也。又曰。初以臂肉鉅。雜糞覆之。揚其膏令竭。屢獲屢竭。今所餘腊肉。猶有重至八銖外者。嗟乎。孝已別有雜贈時文卷。附傳後。

鄭醒愚曰。孝欲令人知。必不能爲此苦孝也。楊孝子之所以獨有千古也。

張獻忠降生記

李調元

李祖惠言。延安府膚施縣有林生者。縣之柳樹洞人家。貧苦。讀試輒不利。舌耕於金明驛之東土橋。遺妻守舍。紡績自給。塾去家兩舍。一日歸省。未至家。天已昏黑。愁雲密布。

少頃大雨如繩。遂避雨於道旁古廟中。廟三楹。牆垣倒塌。無住持。中有神像一座。金衣剝落。神前有破香案。亦欹斜。將兒意待雨少霽。卽行而飛。霖愈猛。雷電交作。遙望村火點點。瞥外泥深三尺。跬步難行。無如何。遂坐於香案下。假寐。忽見兩廊人夫喧闐。騁子奔馳。洒掃埽道。旁有大廚。豕羊羅列。宰夫數十百人。鸞刀縷切。堂上燈燭輝煌。煌文鳳綺。供設甚盛。中一人緋衣平天冠。似王者規模。指點手下安排几桌。結綵張筵。旁列鼓樂。似人間地方官。應上司狀探馬卒。絡繹不絕。鬧擾之聲。爆火之光。徹內徹外。少焉忽有飛報者云。煞星下界矣。緋衣人卽踉蹌出門外。祇候甚恭。林生亦從。洞中人遙望見雲端冉冉。一簇人馬擁乘輿飛奔而下。兩旁皆仙娥。嫋嫋環夾。左右笙簫繚繚。響遏行云。雲漸前導。至前緋衣人又疾趨數武。至道旁拱立。貌益恭。乘輿忽墮。廟外喝住。輿中走出一人。亦髮藍面巨齒。獠牙猙獰。甚卽大步入緋衣者。謹隨後至大廳。亦髮人直上座。略不敘賓主。禮緋衣參揖後。卽趨側席。陪坐。亦髮人坐定。卽拍桌呼曰。飯來。飯來。莫誤我事。緋衣人卽呼階下數十青衣。昇餐盤而上。珍羞羅陳。大率皆人間未有。其隨來人衆。俱有供給。在兩廊下一時鼓樂齊鳴。歌舞畢備。

僕墨又青衣數十。爭上撤席。緋衣避席拱立。言曰。今日星君下界。雖奉上帝勅旨。亦萬民劫數。但職忝東嶽。以好生為心。伏乞十分中暫留殘喘。三分則庇德非淺。言訖。又復恭聽。亦變者初聞若怒。既見上下俱款。洽隆至有赧色。微領首而起。大步出門外。隨者皆擁護。緋衣人仍送出。旁候乘輿一片光明。望之投已村中。而沒。林生牽從緋衣侍者。密問之。此何人。答曰。汝學生也。一驚而醒。則身猶在香案下。東方已白。簷溜漸稀。雨已晴矣。視廂榜乃東嶽也。遂還步歸至家。妻啟戶出迎。林生見桌上盛喜雞子一盒。問之。妻答曰。昨晚比鄰張嫂。誕子所送也。林生異之。後五歲。張翁送其子入塾。從讀。改名獻忠。年餘不能記一字。翁遂使牧牛。又無賴。往往從羣兒撲戲。及長。漸為狗偷。充本縣快手。不數年。為流賊。林生老猶在焉。

徐靈胎先生傳

袁枚

乾隆二十五年。文華殿大學士蔣文恪公患病。天子訪海內名醫。大司寇秦公首薦吳江徐靈胎。天子召入都。命視蔣公疾。先生奏疾不可治。上嘉其朴誠。欲留在京師効力。先生乞歸田里。上許之。後二十年以上。以中貴人有疾。再召入都。先生已七十九歲。自知衰矣。未必生還。乃率其子熾。

載榻。以行。果至都三日而卒。天子惋惜之。賜帑金。命熾扶輿以歸。嗚呼。先生以吳下一諸生。兩蒙聖天子蒲輪之徵。巡撫司道到門。速駕。聞者皆驚。且羨。以為希世之榮。余舊史官也。與先生有撫塵之好。急思采其奇方。異術。奮筆書之。以垂醫鑑。而活蒼生。倉猝不可得。今秋訪熾於吳江。得其自述。紀略。又訪諸吳人之能道先生者。為之立傳。傳曰。先生名大椿。字靈胎。晚自號洄溪。老人家本望族。祖銑。康熙十八年。鴻詞科。翰林。纂修明史。先生生有異稟。聰強。過人。凡星經地志。九官音律。以至舞刀奪槊。勾卒。贏越之法。靡不宜究。而尤長於醫。每視人疾。穿穴。齊盲。能呼肺腑。與之作語。其用藥也。神施鬼設。斬關奪隘。如周亞夫之軍。從天而下。諸岐黃家。目慳心駭。帖帖。醫服。而卒。莫測其所。以然。蘆墟。淫耕石臥病。六日不食。不言。目炯炯。直視。先生曰。此陰陽相搏。證也。先投一劑。須臾。目瞑。能言。再飲。以湯。竟躍然起。嗚呼。余病危時。有紅黑二人。纏繞作祟。忽見黑。人為電震死。頃之。紅人又為白虎銜去。是何祥也。先生笑曰。雷震者。余所投。附子。霹靂散也。白虎者。余所投。天生白。虎湯也。淫驚。以為神。張雨村兒。生無皮。見者欲嘔。將棄之。先生命以糯米作粉。糝其體。裹以絹。埋之土中。出其頭。飲。

以乳。兩晝夜而皮生。任氏婦患風刺。兩股如針瘡。先生命作厚褥。遣強有力老嫗抱持之。戒曰。任其顛撲叫號。不許放鬆。以汗出爲度。如其言。勿藥而愈。商人汪令開。十年不御。內忽氣喘頭汗。徹夜不眠。先生曰。此充陽也。服棧過多之故。命與婦人一交而愈。有拳師某。與人角伎。當胸受傷。氣絕口閉。先生命覆臥之。奮拳擊其尻。三下。遂吐黑血數升。而愈。其他如沈文憲公。未遇時。診脈而知其必貴。熊季輝強壯時。握臂而知其必亡。皆所謂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其機警靈速。皆此類也。先生長身廣額。音聲如鐘。白髮倬然。一望而知爲奇男子。少時留心經濟之學。於東南水利。尤所洞悉。雍正二年。當事大開塘河。估深六尺。傍塘岸起土。先生爭之曰。誤矣。開太深則費重。淤泥易積。榜岸泥崩。則塘易倒。大府是之。改縮淺短。離塘岸一丈八尺起土。工省費而塘以保全。乾隆二十七年。江浙大水。蘇撫莊公欲開震澤七十二港。以洩太湖下流。先生又爭之曰。誤矣。震澤七十二港。非太湖之下流也。惟近城十餘港。乃入江故道。此真下流所當開濬者。其餘五十餘港。長二百餘里。兩岸室廬墳墓。以萬計。如欲大開。費既重而傷民實多。且恐河泥倒灌。旋開旋塞。此乃民間自濬之河。非當官應辦

之河也。莊公以其言入奏。天子是之。遂賦工。屬役民不擾而工已竣。先生隱於河溪矮屋。百椽有畫眉泉小橋流水。松竹鋪紛。登樓則太湖奇峯鱗羅布列。如兒孫拱侍。狀先生嘯傲其間。人望之疑真人之在天際也。所著有難經經釋醫學源流等書。凡六種。其中脈劄利弊。剖析經絡。將古今醫書存其是。指其非。入行於世子燦。字榆村。儻曷有父風。能活人濟物。以世其家。孫垣。乙卯舉人。以詩受業。隨園門下。贊曰。記稱德成而先。藝成而後。似乎德重而藝輕。不知藝也者。德之精華也。德之不存。藝於何有。人但見先生藝精伎絕。而不知其平素之事。親孝與人。忠葬枯粟。乏造修輿梁。見義必爲。是據於德。而後游於藝者也。宜其得心應手。驅遣鬼神。嗚呼。豈偶然哉。猶記丙戌秋。余左臂忽短縮不能伸。諸醫莫效。乃挖舟直詣河溪。旁無介紹。惴惴然疑先生之未必我見也。不料名紙一投。蒙麥門延。請握手如舊相識。具雞黍。爲權清談。竟日。贈丹藥一丸。而別。故人李蕙溪迎而笑曰。有是哉。子之幸也。他人來此。一見費黃金十笏矣。其爲世所欽重如此。先生好古。不喜時文。與余平素意合。故采其嘲學究俳歌一曲。載詩話中以警世云。

鄭醒愚曰。傳其人之藝。並傳其人之遭際。根本學術。經濟敷施。憂憂生新。照耀人耳目。筆曲而達。仍復博大昌明。絕不膚泛。末段綺散餘霞。峯青江上。尤適如其分量焉。

虞初續志卷十

諸君簡畫記

毛先舒

杭之中。稍東曰豐樂橋。橋稍東曰古橋園。故宋之橋苑也。苑廢久。種橘已盡。惟有古銀杏兩株。盤輪扶疏。疑為宋故物。云園有主。為諸君。君簡。君簡少好畫。又學篆刻。喜何震陳琮刀鐫。時時見古法。然不甚自貴愛。獨深愛畫。嘗自稱先君子博學遊藝。尤喜翰墨。與華亭董宗伯其昌。趙文學左為密交。自其為童子時。旁侍。觀兩公用筆墨。揮寫入妙。蒼秀淡泊。董稱最工。空濛瀟瑟。趙為之冠。兩公分間。互相放寫。終不能自掩其真也。君簡既好畫。日取兩公畫及諸家所作玩之。久而融然。化裁臻微。予間問君簡。子此畫法誰氏。君簡笑曰。吾且忘。吾手安知誰法。予聞而慳然。不復知所問矣。大體得法于古人。不必以甚似為工。蕭遠疎逸。絕踈遙矣。君簡先世多顯官。尊君伯茂公。豪賢多貲。至君

簡而日貧。君簡不知貧。惟日弄筆墨。自娛。客過。索畫。君簡即與畫。然持錢來者。甚少。君簡亦耻役手為金錢。或持錢贈君簡。君簡便受之。午突無煙。君簡得錢。即酌酒坐待。所與密者。過引壺酌。醉而後已。君簡交不濫。不黷。游好三四人。周旋久之。義亦彌篤。室處委巷。起居于子爾夫。君簡身不習宦。非逃者也。畫不為售。非藝者也。交不下上。非為名者也。吾於君簡。不知所以名之。雖然。豈其無得於中而能若是與。歲既暮。銀杏葉方落矣。不知近客來亦多遺錢否。吾當過與君簡坐枯樹而飲。

天婚記

徐岳

山右有羊子壽者。羊叔子之裔也。子壽之祖。年三十。未有家室。牧羊山中。里人以其誠實。有願為之婚者。彼力曰。德容兼備。而復厚。奩資者。娶之。聞者莫不竊笑。時隆冬。南風大作。瓦石俱飛。墮一婦于庭。姿容絕艷。衣飾綺素。自言秦氏女。父母俱亡。家在真定之平山縣。頃見我亡母云。與此處羊郎行十三者。有姻緣。挾我至此。俟失我母。人咸異之。真定至汾。幾二千餘里。瞬息飄至。洵屬天緣。眾為醜資。諧伉儷焉。客有戲十三者曰。佳人之德容備矣。百兩之將。關山修阻。風姨不能致。奈何。女聞之曰。我家固巨商。有金窖

於都門室中。我父母相繼瘡亡。不及發。尚有老僕居焉。今我與俱往。窖金十萬有奇。皆可得也。查資不亦厚乎。擇日往。僕已死。惟孀存焉。告以故。遂盡取地下物。即賈於京。今子若孫。以百指稱富室云。山東新城王氏。累世科甲。至今不絕。嘗見其先立峯民部大槐記。載曾祖某。避難新城。爲傭。一日大風晦暝。一女子從空而墮。問卽萊州初氏女也。晨起取火。不覺至此。蓋頃刻而五百餘里矣。主人以爲天作之合。結爲夫婦。今之濟濟斌斌於仕途者。皆初之所出也。

鄭醒愚曰。旣得艷妻。復成巨富。今之作此。非非想者多矣。惟未知有一人能如顧否。覽此浮一大白。

王山傳

馮景

王山者。歸安縣重潮村人。生六歲。其父鬻於蔡人范堯章爲奴。堯章旅寓菱湖。待山有恩。旣而堯章老益貧。山壯未有室。爲主經營生計。旦夕盡瘁。不私絲粟。堯章甚誼之。病革。謂山曰。若苦矣。我妻我子。不逮若之事我勤。我病累月。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脂糊兩眶。而炊藥不衰。若苦矣。我還若買身勞我死。聽若所之。山泣對曰。奴六歲事主。於今四十年。恩猶父子。奴之去。留不在勞也。堯章歎息良久。

曰。雖然。子苦矣。吾終還子勞矣。遂還山券而沒。山竟留不去。傭庖取直。以供主母。堯章僅遺棲樓二間。棺停其中。未葬。降火發。將及樓。時水涸風烈。煙焰蔽空。山趨主母幼主。亟去。主曰。如柩何。山曰。山力能出之。不能。則與柩同燼矣。遂閉門。拒火。撫柩呼天。火燎檐山。以貯水。仰澆之。俄而風迴。火熄。是夜焚者三百家。范氏樓獨存。康熙癸酉仲春事。

馮子曰。昔蔡順母棺未葬。火逼其廬。順伏棺叫天。火遂越燒他室。長沙孝子古初。父喪未葬。隣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今又於王山見之矣。

鄭醒愚曰。山一僕耳。乃撫柩呼天。願與主同燼。則視蔡順古初事爲更奇。

無名生傳

車騰芳

無名生。不知何許人。遇甲則曰某姓。遇乙則又曰某姓。人終莫測也。嘗寓止維揚間。所至攜一襖被。書一囊。傲室而居。亦時賣藥市中。與之言。恹語散誕。絕口不言時事。日不火食。惟市胡餅數枚。食已卽臥。夜起讀書。讀已輒哭。居人厭之。故所居恆不踰月。輒他徙。甲辰歲。予將北上。夜泊舟於無錫之柳塘灣。旁有小屋數椽。燈光隱隱。出林表。更闌

後聞讀書聲不辨其為何書也夜將半聲轉凄切已而大哭予心奇之擬次早蹤跡其人及旦而舟發遠矣明年自京還復經其處詢之土人言去歲有某生寓此遇夜輒哭未幾辭去莫知所往予益奇之比抵家又踰年適杜子衡者來自江陵過予羊城寓舍偶及善哭生事則於去年秋寓止焦山寺中為寺僧所逐夜半攜書數卷自沉於江越數月有虬鬚老叟黃冠布衲渡江訪之詢知已死乃乘橈江上溯洄竟日是夜泊舟江岸隣人窺之若哭若笑復為詩朗吟數次投詩於江擊舟而去亦不知其何人也杜衡若云

趙孝子傳

胡天游

趙孝子名萬全者父應麟明天啟中為儒生貧不自得託教授去游四方時生孝子甫啐應麟出與家人約後數年即當却歸迨久絕無有聞其去留者孝子長十餘歲依於母母勤勵機杼教使讀書孝子數從問父何忘返今何在也母持之泣且曰兒省憶而父寧使父得歸卒撫爾乎孝子撫案大痛即時時約飲飯夢臥不肯自甘未幾年十九請其母曰曩兒願往求父母徒憫兒幼勿欲許且今稍長能勝計疾行毋顧日月幸必奉父還始應麟以困罷甚冀

從他方游且得富貴久客益留廢旋往屬懷皇帝未劇盜攻陷京師天下大潰烽火棘道路游客者多不得歸應麟自侘意失又弱無他資竟轉徙遠郡以歿棄其家二十年矣孝子既獨行求父躡淮南北遷齊魯營蘄環燕穿楚豫迹秦隴寸寸徧噬虎憐怪之場無不薄所值雖馬備沽保浮屠術師販負役人歌呼索食者潛察毋敢忽虞其父之或遁於是也畫從人哺糜再日屢不得食嘗荒險危毒貫五六年髮肉盡脫易黝然植櫓然終已不遇心疑應麟死視骸幣之殘委溝野者輒自劃指出血遞漉之堅不入乃捨去復謳號於塗初孝子將出懼已不審父狀且未即得則張牘書應麟名備鄉里年歲容貌揭於背以行久之趨往馬邑馬邑故山西邊且兵燹久凋計父老無足知訊愈自傷罔度所為既而旁皇邑中遂已不得去張文義者縣人也聞之慨然遽曰豈為趙君兒乎亟走來視問其籍故會稽誦所書牘良契文義趣萬生過我勉具客吾幸識而翁昔亡自兵中道何從來餘五十年顧耄老即無所寄食窮歸我常為我授書甚適方且哀其旅死也而櫛封之高不及馬腹手表之木亦拱于原得示子矣孝子聞若言辭地慟奔之窹所號血絕仆不肯起殯後復者數焉已太息

曰吾初誓求父。要期生迎使還。天實斬我。必勿使克。雖然。固甚不安于囊。痛若罪腰脊。庶招魂魄歸。猶或少解吾母。竟裹應麟骨。步負以復于其家。馬邑人爭來聚觀。爲泣下。少留之。不可。孝子既歸。日緣窮。躬饘塊築墓。時時悲哀。望思。願甚貧。亦不敢更出。復託教授。供其母極勞且勤。母亡。與麟終得合葬。舍于墳三年。以康熙己巳歲卒。後四十餘年。郡縣有知其事者。爲狀于開府。上之朝。表萬全異孝。詔祠之。廟賜金。俾塚石而旌其門。

鄭醒愚曰。皇天不負苦心。况孝子乎。孝子之突遇張文。義得喪父骨以歸。非天而何。

書禮半城事

陳祖范

譚照。字儒溪。弟曉。字鏡川。邑東里人也。家世耕讀。兄弟友愛。照持門戶。而曉用圭頓之術。治生殖產。財至不訾。曉無子。病將死。其女婿徐生。陰圖利之。曉不可。曰。宜爲吾後者。兄之次子培也。在外人曷與焉。曉既死。照念弟以織。畜辛勸起家。已掩而有之。義勿忍。又培好少年。遊嬉之習。非克家子。不欲令蕩廢叔父業。而培亦旋死。居頃之。適倭寇張甚。颶風一日。踣數千里。直抵吾邑。居民無藩籬之限。將盡殲焉。衆悔懼。議築城以禦。括公裕募私囊。僅充其費十之

五。邑之大夫士民。咸張目拱手。計無所出。照聞之。躍然起。曰。吾財有所用之矣。盡籍其藏。得四萬餘金。獻于官。城不三月而工畢。一邑獲保障無虞。而照竟爲貧人。以老。至于今。照曉兄弟之名。與崇彌相敵。設使照無此舉。其財亦未必能貽之三四世不竭也。曉推其財。以與兄。兄用其財。市義于邑。以揚其弟之名而已。亦與焉。可謂奇子也。已其事。在嘉靖甲寅年。

鄭醒愚曰。世之爭產爭繼。至控訐不休者。見此友愛兄弟。實當愧死。

片言保赤

沈起鳳

錢塘袁公簡齋。爲先大父同譜。由翰苑改授上元縣令。風骨鏗然。不阿權勢。引經折獄。有儒吏風。時民間妻婦甫五月。誕一子。鄉黨讎笑之。某不能堪。以先孕後嫁。訟其婦翁。越日。集訊於庭。兩造具備。觀者環若堵牆。公盛服而出。向某舉手賀。某色媿。俯伏座下。公曰。汝鄉愚。可謂得福而不知者矣。繼問其婦翁。汝曾識字否。對曰。未也。公笑曰。今日之訟。正坐兩家不讀書耳。自古白鹿投胎。鬼方穿脊。神仙荒誕。固不必言。而梁嬴之孕逾期。孝穆之胎蚤降。有速有遲。載於史冊。總之逾期者。感氣之厚生。而主壽。蚤降者。感

袁枚

氣之清。生而主貴。主壽者。若堯年舜祚。爾等諒亦習聞。主貴者。不必遠徵。即如僕。亦五月而產。雖甚不才。猶得入掌詞垣。出司民牧。謂予不信。令汝婦入問。太夫人可也。某唯。即命婦抱兒入署。少選。兒繫鈴懸鎖。花紅繡葆而出。婦伏拜地下。曰。蒙太夫人優賞。許螟蛉作孫兒矣。公正色謂某曰。若兒。即我兒。幸善。嗣之。他日功名。勿使出我下。可耳。繼又顧衆笑曰。爾衆中有明理之士。幸諒予心。勿以前言爲河漢也。衆齊聲附和。於是兩家之疑盡釋。後兒讀書。食餼於庠。奉公長生祿位。朝夕供養不衰。

鐸曰。舍垢納汙之說。爲臨民者言。此印板律例。非讀書人不能解也。然捨身以保赤子。類非守經者所能。公殆現不壞身。運廣長舌向訟庭。爲衆生說法耶。

黃蓋以武人而治石城。况鍾以小吏而治吳郡。後如馮堅王興宗輩。或以典史。或以直廳。故王晉溪謂吏治之善。不必出於科甲。然遇此等公案。豈是無學人杜撰得來。蓋不熟管庫之論。失油絡者。必受飛災。不讀周易之文。授沐枕者。終成冤獄。學優則仕。旨哉是言。

鄭醒愚曰。居民上而果能片言化民。民相率而化於禮義。豈特保一赤子已哉。

徐夫人受封記

尹文端公母徐氏。江寧人。爲相國子妻。相國家法嚴。文端總督兩江。夫人猶青衣侍屏。文端調雲貴。入覲。世宗從容問。汝母受封乎。公叩頭。免冠。將有所奏。世宗曰。止。朕知汝意。汝庶生也。嫡母封生母未封。朕卽有旨。公拜謝出。相國怒曰。汝欲尊所生。未敢我而違奏上。乃以主眷壓翁耶。擊以杖。墮孔雀翎。徐夫人爲懇請。乃已。世宗聞之。翌日命內監宮娥各四人。捧翟菲疊衣。至相國第。扶夫人榻上。代爲櫛沐。絳服。橡飾。花釵。燦然八旗。命婦皆嚴妝來。圍夫人而賀者。相環也。頃之。滿漢內閣學士。捧璽書高呼入曰。有詔。相國與夫人。賜乃宣讀曰。大學士尹秦。非藉其子繼善之賢。不得入相。非側室徐氏。繼善何由生。著勅封徐氏爲一品夫人。尹秦先肅謝。夫人再如詔行禮。宣畢。四宮娥擁夫人。南面坐。四內監引相國禮夫人。夫人驚躍。欲起。四宮娥強按之。不得動。既乃重行夫婦合卺。結綰之儀。內府梨園亦至。管絃鏗鏘。肴烝粉羅。諸命婦各起。持觴爲相國夫人壽。酒罷。大懽笑去。後三十年。文端側室張夫人受封。文端奏謝恩。奏及之上。曰。朕實不知先帝有此事。乃竟暗合。豈非荆家之運耶。公繼室鄂夫人。鄂文端公猶女也。兩

文端相見。鄂老矣。嘆曰。吾日夜思抽身退。未知能否。夫人曰。女聞古之君子。事君能致其身。又曰。明哲保身。未聞有抽身者。兩文端爲之莞然。

邯鄲人士小傳

鄭方坤

閩人鄭方坤曰。邯鄲本趙郡。古稱多慷慨悲歌士。間從歷覽之餘。見夫紫葛諸山。扶輿蜿蜒。從太行千里而來。怪石盤陀。可遠觀而不可褻玩。而漳滏雙流。淨不可睡。如輪如帶。作擬金戛玉之音。入傑地靈。固當以志節文章顯。然自百十年來。誌乘缺如。一二先達貴人。尙藉藉在人口。餘則稀矣。以彼懷清履潔。文彩爛然。顧乃匿影銷聲。終老牖下。歎天公之憤憤。去白日之昭昭。會不如枯莖宿莽。猶能留根。羨子人間。嗚呼。有賢不彰。豈非官斯土者之責。與不佞用是心惻。故于百里內外。凡所過村塾禪室。必停車。所遇盞叟醫翁。必相延訪。所見殘碑斷版。以及投匭覆瓿之匣。有存者。必搜剔摩挲。不忍釋手。或因文以得其人。或因人以徵其事。有芳皆擷。無憾不彰。彼其所挾藝能。固未必傾臻詣極。然亦具有瀟洒出處之姿。豪邁不羣之韻。彼其我法自用。雖未必猝然一軌于正。然固不掩其嚶嚶自喜之習。與夫踴躍涼涼。不屑不潔之概。傳曰。人三爲衆。矧今又

倍於以。矜俗骨而振頽風。顧不偉乎。昔孫子荆有言。其山巖巍而嵯峨。其水泜渌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竊援斯語。爲邯鄲人士風。卽爲邯鄲人士作傳贊云。

劉續。邵字高風。少補弟子員。有文名。性孤潔。不可一世。衣冠動作。迥與人殊。每風日晴和。輒出遊于市。手一編。且行且讀。衆咸以狂目之。不願也。設帳于東明觀。問字者屢常滿。說經鏗鏗。尤熟于歷代史。抵掌談成敗。如親見之間。及忠孝節義事。則色飛眉舞。或泣下沾襟。不自禁。嘗游西韓巨室。乃素所受業者。念先生貧。瀕行。奉一篋金爲壽。詰旦則招他弟子十數人。至曰。與諸君別久矣。未知所詣何如。請試一文。最佳者。以此金贈。有程姓者。歷卷卽倒篋授之。竟徒步歸門。人張某。嘗乘間問曰。人言師狂。生不以爲然。則笑曰。人狂我我焉。得而不狂也。旣而歎曰。命固然矣。跡其行事。殆古所謂嶠崎歷落人耶。

張鎮嶽。字崧高。弱歲能文。下筆如兔起鶻落。奇氣勃勃。從十指間出。爲諸生。試輒冠。其曹熊鍾陵先生者。以宿儒。督學畿南。視斯世文。無一足當意。卽所拔前茅士。嘗廷謁鎮嶽。擲試卷與讀。輒嫚罵。繼之以扑。諸學官弟子。悉股栗。願獨咨賞。鎮嶽文曰。若張生者。誠所謂驚鳥。累百不如一鷄者。

突然鎮嶽殊落拓又耽酒每沉醉入棘園逮納卷出宿醉
 酒未解以此輒報罷人或尤之笑曰非醉也命也易一命
 匪傷矣自是不復省試日棄產佐酒產盡則以書畫玩好
 之屬入酒家飲嘗客遊于永年武安因其文以取科名者
 蓋千數輩著作甚夥懶不自收拾存者什一二耳後竟以
 酒病而卒

李桂品字蘭如邑諸生也博學喜辯膽氣絕人明季館於
 武安方講業忽土寇至以刀擬之則大怒踞案叱曰若何
 爲者吾郡野李蘭如也俄而一錦衣怒馬者入曰聞李先
 生名久未辨真偽答曰何僞也曰果真耶請爲數二十八
 將名則爲屈指數數已因掀髯太息言曰此皆古烈士夫
 奮其智勇際會風雲拯生民於塗炭紀勳業于旂常視彼
 赤眉銅馬昧于逆順之機名污簡編而身膏斧鑕者智愚
 賢不肖何如也寇大歎服戒其黨即遠去毋溷李先生爲
 也後以連不得志鬱鬱成心疾間月一發發則泣罷鼓歌
 莫能自遏平生所最契者惟劉高風張崧高二人一日忽
 搗通衢以某日於某所閉講既至寂不發一言或請之曰
 無解人既劉高風至乃言曰今人不但不知書理乃亦不
 識字義即如子字應作丫頭兩點乃回頭顧母也高風大

懶曰吾無母可顧矣奈何二人相抱而哭竟日乃罷後以
 病卒無子

翼璣字長石按察使光祚之孫聰穎能文少即工書法古
 帖臨摹不下數千編每搆一筆必凝精聚神而成之閱十
 餘年技益進出入于褚河南米襄陽之間而自爲一體家
 臨澄水之濱求書者趾相錯性願簡傲不受人逼促遇所
 欣適即猥妓賣菜傭以敗素零執請者罔弗應其有不可
 即嘗路貴人賣金帛來輒摩使去曰昔陶淵明不爲五斗
 米折腰後世稱之吾亦豈肯以阿堵物役吾腕耶其所作
 七言小詩最楚楚有致年僅三十二而卒長轡未聘而蘭
 玉早凋吁其可惜也夫

郭璽一名西字楚玉水村其別號志越高潔有泥塗軒冕
 之風少即棄去舉子業不事於先人墓田側築室數楹詩
 花種菜蕭然有以自樂好讀書尤工爲有韻之言時曲周
 劉半舫先生主詩壇物色之引而置諸騷雅之林於是三
 輔人士無不知有郭水村也者其咏新月句云隔水森疎
 樹依山覺晚晴登山句云碧落合清景鴻濛養翠微游元
 圃句云隔屋邀山象寺影閉簾選樹帶溪聲招同社句云
 小窗細雨春如夢好友孤燈話即詩讀其詩想見其爲人

冷韻遙情。誠哉長江之別派。而笠澤之橫枝也已。

馬鉅任者。失其字。自號小顛。髫年補諸生。經酒吟詩。好為

談諧曼衍之說。深博無涯。後即善辨者不能折業師張某。

聞而歎曰。此子固大佳。然見地太超。才鋒太露。終非有成

器耳。閱數年。忽棄家去。莫知其所往。居久之。有僧至。邑西

之靈芝寺。跣坐。竟日不發一語。識之者曰。此真小顛也。強

之歸。逼於親黨。返初服。更名應試。復以第一食餼於庠。一

日五更起。乘家人睡熟。亟啓戶。遁。再祝髮。往來林慮百泉

間。遂下吳越。泝黔楚。歷岷峨。衡湘諸勝。釋名行願。號萬峯

禪師。嘗以牛米水火四字縱橫顛倒作玄機。人不能測。所

居。蘭若招提。無定所有。以巾拂付者。則謝去。癸亥前。人猶

見之。甲子後。遂滅其跡云。

鄭醒愚曰。任民社者。留意人才。此先大夫宰郡時所作

也。各傳贊頌上添毫。尤為郡邑生色。

丙子六秩。自述書付子姪。夏之蓉

投老。殘年忽忽。六十撫念。曠昔愴焉。輿懷。為仿史公自敘

之例。述一生梗概。以告我後昆。余八九歲時。不與羣兒伍。聞諸兄讀古書。輒竊聽之。錄於矮紙中。作課誦。嘗隨大父食蟹。巨積膏不食。問何為。曰。將以奉母。大父喜。語人曰。是

兒有至性。比長。從諸兄學。一目五行。可下。見古人篇籍。似

有夙契。年十九。吾父見背。家道中落。益刻苦學問。周禮尚

書三禮一抄。毛詩左氏春秋再抄。史記漢書節抄。漢唐宋

元明諸家文集抄。今諸本具存。凡詳批密註。逐加丹黃者

悉吾二十歲以前所誦習也。大父嘉予好學。鍾愛特甚。頻

以衣衣我。以酒食勞我。時值歲祲。益貧困。諸兄舌耕於外

吾母屏營家計。日苦不給。予與傭門居一柳書屋中。枵腹

伊吾。不敢使母知。時或分半餅作食。日當午。忘櫛髮。鹽面

寒夜無膏油。嘗擁被坐月光下手持一編。冥思苦吟。不知

雞之三唱。丁酉歲。與傭門同入鄉學。明年渡湖館龍岡吳

氏地僻。無交游。得縱觀古人之書。積勤致疾。鼻血涌出。左

目不見物。歸而調息者歲餘。得復明。乃更銳意進取。與同

學羅君睿思。茅君心友。聯文社。張設旗鼓。各不相讓。予

性喜朴素。衣服不求靡麗。少時一布袍。服之近二十年。兒

輩每以為言。予曰。人之重輕。豈關服飾。大凡內不足。乃借

資於外。每見後生冠綦鮮好者。卜其中無有也。飲酒可三

升。許食不計豐腴。醞菹鹽豉。怡然甘之。一切絲竹之娛。禽鳥之玩。皆深惡痛絕。非其所好。足跡所經。及天下之大半。其在北者。為齊魯燕趙。在東南者。為吳越閩南粵楚豫。所

過名山大川。如趙岱匡廬。金焦武夷。祝融羅浮。九疑太室。少室。以及南海之大。盤江之長。沅湘之清。錢塘之壯。黃河之闊。洞庭彭蠡。震澤之汪洋。蕩汜。或登陟其巔。或挂帆蕩槳。於蘆洲蓼渚之曲。遇會心處。悠然神遠。尤喜中夜。歎乃聲。以為霜清月白。聽之生人遐想也。遭時聖明。四膺衡文之任。所在披孤寒。遴英俊。矜俗已庸。立之準的。紫奪朱者。斥之。鄭亂雅者。黜之。當時士子有為。駢語頌予者。曰。機優雲劣。辨以幾微。盧後王前。處之確當。蓋實錄非虛語已。且其為功。亦不止於文章之事者。當在程鄉時。平樂令某。黨於鄉之豪暴。誣諸生姚泉張湖以下七人罪。幽之囹圄。凡六閱月。數請械。予廉得其狀。按郡日。趣赴試。為令所格。不得前。復嚴檄之。三日乃至。至則髮長五六寸。累累然。盜囚也。諸生號哭伏地。陳冤狀。予為力請於中丞策公。得釋。令旋奪官。平樂人謬欲以生祠祀我。當在岳州時。華容令某。貪酷吏。士民疾之如仇。予校士演武廳。突擁千餘人。環控聲言。令且出。當羣毆之。衆口洶洶。莫敢誰何。予從容下堦立。叱之曰。爾輩何為。將為執法之民耶。執法者當斬。亟還。其脂乘俯首避去。後中丞開公欲案其事。以狀詢。予復之曰。所謂千餘人者。蓋環立觀射者耳。牘已還。無由得主。

名者也。事遂寢。未幾。令亦奪官。是其為功。殆亦不止於文章之事也。先是予秉鐸監督。值歲荒。盡司委令捕蝗。查飢戶。平糶糴。給南北二廠糜粥。隨在整飭。皆有裨益。生平叨國士之目者。四人。十九歲時。從西受王先生游。以傳燈見許。批予文曰。視之若近。即之始遠。眼中未見如此人。癸丑。捷南宮。謁座主溧陽任先生。謂予曰。子之文。在近日為廣陵散矣。為嘉歎者久之。丙辰。擬南郊瑞雪賦。孝感涂先生一見。嗟賞。目為軼才。即保送鴻詞科。甲子。列試差第一。鄂相國西林謂予文。蘊藉深遠。迥出時輩。此四先生者。品隲各殊。而叨國士之目一也。生平知己。三八少未聞道。多汨溺於詞章。迨與王君書臣交。從事濂洛關閩之學。戲言戲動。必正色規之。此直友也。滇南傅君謹齋。予同年生。儼居近三載。龐鴻之氣。入我肺腑。此諒友也。息園齊君博雅之士。每與商榷經史。窮源竟流。若繩貫而瓊組。此多聞友也。孔子所云益友。不蕃備矣乎。生平所得士。凡四人。其一為鹽城樂寧。侗字孩夫。品端學邃。力追古人。今以明經老矣。其一為建寧朱仕琇。字梅崖。甲子科所取解元也。其一為南海茹敦和。字三樵。本浙人。僑居粵東。今成進士。其一為山陰周大樞。字元本。壬申北直鄉闈本房卷。是皆沉冥幽

默不求聞達之士而吾獨於語言文字外窺其本原識其底裏樞衣北面用以自豪然終不敢以門弟子之禮禮之者也昔人嘗言險厄中有鬼神予親歷之丁酉鄉試病臥號舍中聞有呼起起者再少頃嘯門至以羹湯迫予飲甫起而壁崩得免壓焉泊蘇州寶帶橋颶風作船纜絕昏黑中掀蕩十餘里得淤沙尼之止比曉閱視則上下亂石齒齒僅一隙可容舟粵東院署舊有祠祀鬼神無主者數爲厲以文禱之跡遂滅過洞庭湖驚風拍天遙見波濤中二人逐水面行如飛旣乃掠舟去此類聖賢所不道而事蹟彰顯如是天道恢恢亦可畏哉予素以迂拙自守與人交不爲谿刻駢絕之行亦不喜發人陰私有欺我者雖覺未嘗發露下逮臧獲悉御以寬見人不足恒於憐之縱解推無多而意常有餘不善營殖亦不工會計凡器用價值之低昂米鹽出納之多寡惟人指撝不屑屑綜核然財用竭則復來生平亦未嘗匱乏少學爲詩十二歲咏中秋月卽爲大父所賞嗣官翰林與諸公酬倡無虛日在楚粵間題咏尤富始宗少陵繼辨香於玉局今卽以陶韋爲歸宿矣所著詩二十卷古文八卷經解八卷史論十一卷雜記八卷俱已成帙近復手自料揀稍不愜卽重加釐正歐陽

子有言吾不畏先生畏後生耳正今日之謂也予所居宅卽籍來堂舊址大父所經營創建者析箸時分屬吾伯今歸予宅東隙地數畝向爲菜園乙亥仲春新荒流穢辨別業九間短簷淨几其窗四開中積古書數百卷櫛比鱗次坐臥其中足以娛老子姪輩幸處課藝間亦陳說古今夜分不寐長孫十齡解行文爲條疏其義例幼小者牽纜衣裾分棗栗與之古云名教中有樂地誠哉是言老而視不加旤燈下能於紅箋上作細楷耳亦聰喁喁私語雖遠必聞齒僅脫其二餘皆牢固蟹螯菱角尙能自喫鬚有一莖兩莖白者拔之亦不復生腰脚甚健前登紫琅山捫蘿躋險不見苦劬賓客譽我皆云似四十以上人攬鏡自照無龍鍾態或者其亦非諛我也今年七月值六十生辰兒姪輩謀作梨園之戲或云當乞言親串予笑謂之曰嘻爾之所以祝我者未若我之自祝也昔大父八十有五神明不衰一時欽爲國瑞此於百中什一耳吾父捐館舍時僅五十有二吾同懷兄弟七人或二十餘而卒或三十或四十餘而卒惟篤莊兄五十有八皆未有至六十者今獨子與嘯門兩人存而予得先周甲子緬懷往事致爲難矣况齊眉老妻鬢髮猶昔爾輩顯名科第不墜家聲孫枝駢聯

繞膝。予以康健之身。生太平無事之日。仰蒙帝澤。退歸鄉園。坐半舫。齋于子徐。徐看花。翫月。但酌我大觥。我樂已極。何事粉楡子弟耶。至親申壽言。大半敷陳套語。其於我一生力學之勤。秉性之儉。居官之慎。取友之端。待物之誠。邀福之厚。未必能如自道者之親切有味也。用是約撮梗概。具述於斯。以為今日祝嘏之詞。也可以為他日作行傳作墓志之取資。亦無不可。

儲學坡曰。自道甘苦。不用一幫貼語。而德行文章事業。皆於言外見之。其段落起伏。直是變化因心。昔王弼州贊歸熙甫云。千歲有公繼韓歐陽。斯文同此鬻。戴燕貽曰。散散鼓去。而提挈關鎖照應之法。無不該。其中有闕大處。有細瑣處。皆從史記得來。

蕊宮仙

樂宮譜

乾隆癸卯春。金谿楊孝廉英甫。為扶鸞之戲。有女仙降壇。署曰蕊宮仙史。自敘為宋祥符間人。寶願早逝。游於闔風之苑。獲遶上元夫人。命居蕊珠宮。掌玉女名錄云云。為詩詞操筆立就。凄艷絕倫。叩其生時事蹟。終不肯言。固請再三。輒書曰。噫。篆煙燈穗中。隱隱有彈淚聲。繼有黃素水者。至亦女仙也。於仙史為中表姐妹。並有文藻。遂雜書仙史。

聞中軼事數十條。皆雋異可喜。予從兄木虛。手錄成帙。惜不盡記憶。今紀其略云。仙史姓薛氏。名瓊枝。湘潭人。年十七。才艷絕世。隨父某守杭州。遂家焉。所居曰問花樓。俯臨西湖。雲樹煙波。凭檻可接。性愛蘭手。植千百本。衣袖裙釵。皆喜繡之。或書為冊卷。花葉左右。題句殆遍。嘗謂人曰。此花逸韻幽香。自是我輩後身。當倍加珍護。毋令與衆芳伍也。閣中置書數百函。竟日靚粧焚香。展對風日。清美。輒命畫舫。造萬花叢中。吟賞忘倦。既恐有蹤跡者。遂於清夜。易裝紫衣烏帽。乘白雲駒。侍女數十人。皆綠衫短劍。累騎從行。於時。芙蓉秋放。笙管暮停。鏡水澄鮮。佳月流素。徒倚湖亭。自製新曲。聯袂歌之。聲振林樾。鷺鷥翔與。酣更拔佩。劍起舞。陸離頓挫。與歌聲相應。於是劍光月光花光水光交相映發。湖中一草一木。皆有歌舞之態。萬舟如蟻集。觀亭外寂然無譁。翌日爭傳以為真仙下。臨皆莫知其為太守女也。久之。徙湖上。得畫卷一。旁有題句云。夢裏湖山是也。非向人。楊柳自依依。六橋日暮。花成雪。腸斷碧油。何處歸。惘然神傷。遂不復出。每當疎雨垂簾。落英飄砌。對鏡自語。泣下沾襟。疾且篤。強索筆。自寫簪花小引。旋即毀去。更為仙裝。倒執玉如意。一柄。侍兒旁立。捧膽瓶。插未開牡丹。

一枝凝視良久一慟而絕。著有問花小稟四卷。今無傳本。降壇詩甚多。余尤愛其絕句。懷湘君云。數行征雁起平沙。暮雨江寒杜若花。欲撥空舲迎帝子。溼雲封處竹枝斜。答黃素水云。歸翼猶許住蓬萊。回首前塵亦可哀。莫問問花樓外樹。六朝金粉已成灰。又有片雲同我墜。明月向誰多。春日編楊柳野風香。菜花之句。仙乎仙乎。此篇得於吳君蘭雪。余絕愛之。並錄於此。

書麻城獄

袁枚

麻城涂如松娶楊氏。不相得。歸輒不返。如松嫌之而未發也。亡何涂母病。楊又歸。如松復毆之。楊亡不知所往。兩家訟于官。楊弟五榮疑如松殺之。訪於九口塘。有趙當兒者。素狡獪。謾曰。固聞之。蓋戲五榮也。五榮駭。卽拉當兒赴縣爲證。而訴如松與所狎陳文等共殺妻。知縣湯應求訊無據。獄不能具。當兒父首其兒。故無賴妄言。請無隨坐。湯訪啖五榮者。生員楊同範。虎而冠也。乃請械同範。緝楊氏。先是楊氏爲王祖兒養媳。祖兒死。與其姪馮大姦。避如松。匿大家月餘。大母慮禍。欲告官。大懼。告五榮。五榮告同範。同範利其色。曰。我生員也。藏之。誰敢篡取者。遂藏楊氏。復壁中而詎。如松如故。逾年。鄉民黃某。瑾其僅。河灘淺爲大

爬。地保請應求往驗。會雨。雷電以風。中途還。同範聞之。大喜。循其衣衿。笑曰。此物可保。與五榮謀。僞認楊氏。賄伴作李榮。使報女屍。李不可。越二日。湯往屍朽不可辨。殮而置。揭焉。同範五榮率其黨數十人。闕於場。事聞。總督遣柱委廣濟令高仁傑重檢。高試用令也。覬覦湯缺。所用伴作薛某。又受同範金。竟報女屍。肋有重傷。五榮等遂誣如松殺妻。應求受賄。刑書李獻宗。舞文伴作李榮。妄報總督信之。効應求。專委高翰。高掠如松等。兩踝骨見。猶無辭。乃烙鐵索。使踞肉。煙起。焦灼有聲。雖應求不免。皆不勝其毒。皆誣服。李榮死。杖下然。屍故男也。無髮。無脚。指骨無血。裙袴逼如松。取呈如松。蓄亂妄指。認抵。攔初。掘一冢。得朽木數十片。再掘。并木無有。或長髻。巨靴。不知是何男子。最後得屍。足弓鞋。官吏大喜。再視。髑髏上鬚髮。白髮。又驚棄之。麻城無主之墓。發露者以百數。每不得。又炙如松。如松母許氏。哀其子之求死不得也。乃剪已髮。摘去。星星者爲一束。李獻宗。妻刑臂。血染一袴。一裙。斧其亡兒。棺取脚。指骨。漆聚諸色。自瘞河灘。而引役往掘。果得。獄具。署黃州府蔣嘉牟廉其詐。不肯轉。召他縣。伴作再檢。皆曰。男也。高仁傑大懼。詭詳屍骨被換。求再訊。俄而山水暴發。并屍衝沒。不復

檢總督邁柱。竟以如松殺妻官吏受賊擬斬絞。奏麻城民咸知其冤。道路洶洶然。卒不得楊氏事。無由明。居已何同。範隣。極早起。見李榮血模糊奔同範家。方驚疑。同範婢突至曰。娘子未至。期。避產。非。極莫助舉兒者。極奮臂往。兒頸。拗。胞。不。得。下。須。多。人。摺。腰。乃。下。妻。窘。呼。三。姑。救。我。楊。氏。聞。然。從。壁。間。出。見。極。大。悔。欲。避。而。面。已。露。乃。跪。極。前。戒。勿。洩。同。範。自。外。入。手。十。金。納。極。袖。手。搖。不。止。極。出。語。其。子。曰。天。乎。猶。有。鬼。神。吾。不。可。以。不。雪。此。冤。矣。即。屬。其。子。持。金。訴。縣。縣。令。陳。鼎。海。寧。孝。廉。也。久。知。此。獄。冤。苦。不。得。問。聞。即。白。巡。撫。吳。應。葵。吳。命。白。總。督。總。督。故。邁。柱。聞。之。以。為。大。愚。色。忿。然。無。所。發。怒。姑。令。拘。楊。氏。陳。陰。念。拘。楊。氏。稍。緩。或。漏。洩。必。匿。他。處。且。殺。之。滅。口。獄。仍。不。具。也。乃。僞。訪。同。範。家。畜。娼。而。身。率。快。手。直。入。毀。其。壁。果。得。楊。氏。麻。城。人。數。萬。歡。呼。隨。之。至。公。堂。召。如。松。認。妻。不。意。其。夫。狀。焦。爛。至。此。直。前。抱。如。松。頸。大。慟。曰。吾。累。汝。吾。累。汝。堂。下。民。皆。雨。泣。五。榮。同。範。等。叩。頭。乞。命。無。一。言。時。雍正。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也。吳。應。葵。以。狀。奏。越。十。日。而。原。奏。勾。決。之。旨。下。邁。柱。不。得。已。奏。案。有。他。故。請。緩。決。楊。同。範。揣。知。總。督。意。護。前。乃。誘。楊。氏。具。狀。稱。身。本。娼。非。如。松。妻。且。自。伏。窩。娼。罪。邁。復。據。情。奏。天。子。召。

吳邁兩人俱內用。特簡戶部尙書史貽直督湖廣。委兩省官會訊。一切皆如陳鼎議。乃復應求官。誅同範五榮等。袁子曰。折獄之難也。三代而下。民之譎觚甚矣。居官者又氣矜之隆。刑何由平。彼枉濫者何辜焉。麻城一事。與元人宋誠夫所書工獄相同。雖事久卒白。而鞫變幻危乎艱哉。慮天下之類是而竟無平反者正多也。然知其難而慎焉。其於折獄也庶矣。此吾所以書麻城獄之本意也。夫鄭醒愚曰。歲壬子。同鄉魏簡齋。偕其親串湯蓋忠。自西粵來。主余家。述其祖應求公令麻城。以楊涂訟事。幾罹不測。人知其冤。莫誰何也。既而獄直。好事者為譜傳奇。名一線天云。因屬余為文記之。以告後來。壬戌。得子才集讀之。則書麻城獄一篇。與蓋忠所述。不爽毫髮。遂焚余文。蓋余之文。或冀以麻城之事而傳。得子才書之。則奸民之詐僞。猾吏之譁張。盡情畢露。應求公以斯文而不可朽矣。文字攸關。豈淺鮮哉。

王王屋傳

周亮工

蘭陽王王屋。初名澤久。字春脚。後更名序。母李氏。孕公。公鳴於腹。生而敏給。善諧謔。里中人率以為狂士也。舉於鄉。戊辰計偕。度己文必入彀。某公方分校春秋。某方與璫涉。

公不欲出其門。論中故爲談語。首云。儂觀天下事。末復雜以戲劇事。撒棘後。則某果已魁公。及閱所爲論。始有病狂喪心之評。後某終以璫累。里人始知公非狂者。辛未。公仍以春秋魁多士。除滋陽令。公銳自見。又倅急剛鯁。會王孫市礫人。公執笞。獄行立。忤諸王孫。黨構之。直指弗察。暴勅公。檻車徵繫。公雖廿日。令然頗有惠聲。其逮也。士民數千人。攀轅痛哭。白日慘黯。遮憩。緹騎自卯至申。不得前。甚有矜。腹孤貧。鳩杖。轉衣亦視力。投金錢。檻車。噓之。且環而稽首。緹騎曰。無苦。令清苦官。幾日耳。且泣。且拜。緹騎咸爲揮涕。下刑部獄。瀕死。賴惜公者。力爭。僅免。謫睢陽尉。年三十四。憤恚。矢志死。自預爲誌銘。以退之。銘人者。如銘已。卽取以自銘。世共達之。公著詩一卷。文二卷。詩清婉有致。文則力追昌黎柳州。倘假之年。正未可量也。予憐其志。爲序而梓於秣陵。

鄭醒愚曰。廉潔峭厲。文如其人。

虞初續志卷十一

續板橋雜記

珠泉居士

秦淮古佳麗地。自六朝以來。青溪笛步間。類多韻事。洎乎

前明。輕煙濛粉。燈火樓臺。號稱極盛。迨申酉之交。一片歡場。化爲瓦礫。每覽板橋前記。美人黃士名士。青山良可。慨已。迺承平既久。風月撩人。十數年來。裙屐笙歌。依然繁豔。詎江左流風於今未艾。抑山温水軟。良由地氣使然歟。前明河房。爲文人讌遊之所。妓家則鱗次舊院。在鈔庫街南。與貢院隔河遙對。今自利涉橋至武定橋。兩岸河房。麗姝櫛比。有本幫蘇幫揚幫之稱。雖其中妍媸各別。而紛芳羅綺。嘹唳笙歌。皆足使裙屐少年。迷意湯志也。自利涉橋東。爲釣魚巷。至水關。臨河一帶。亦麗者所居。地稍靜僻。每有名姬。心厭塵市。擇此居之。然自夏初水長。以迄秋中。遊艇亦復絡繹不絕。由文德橋而西。爲武定橋。迤西至新橋。亦有河樓。地處西偏。遊踪暫至。故卜居者少。至白塔巷王府塘諸處。室宇湫隘。類皆卑屑所居。不敢與水榭頡頏。聞亦間有麗人。余則未之見也。貢院與學宮毗連。院牆外爲街。街以南皆河房。每值賓與之歲。多士雲集。豪華者挾重賞。擇麗姝僑寓焉。寒素之士。時亦挈伴閒遊。尋蓮訪藕。好風引夢。仙路迷人。求其獨清。獨醒。殆什無二三也。

秦淮河鑿自祖龍。水由方山來。西流沿石城達于江。當春夏之交。潮汐盛至。十里盈盈。足恣游賞。迨秋季水落。舟楫不通。故泛舟者始于初夏。訖於仲秋。當夫序屈天中。日逢竹醉。出遊較端午尤盛。游船數百。震盪波心。清曲南詞。十番鑼鼓。騰騰如沸。各奏爾能。薄暮須臾。燭籠炫耀。簾幕畢鉤。倩粧倚欄。聲光綠亂。雖無昔日燈船之盛。而良辰美景。樂事賞心。洵昇平氣象也。

秦淮河船上。用蓬廠懸以角燈。下設迴欄。中施几榻。盤盃尊罍。色色皆精。船左右不設窗窻。以便眺望。每當放船。落日雙槳。平分撲鼻。風荷沁心。雪藕聆清。歌之一曲。望彼美兮。盈盈真乃縹緲。欲仙塵襟。霄襟矣。

青溪一曲。銷夏最宜。而游目騁懷。春秋亦多佳日。至于冬令。朔風如刀。招招者絕迹矣。然促坐圍爐。淺斟低唱。作暖寒會。正不減羅浮夢中。

茶寮酒肆。東則桃葉渡口。西至武定橋頭。張幕挑帘。食物具備。諸名姬又家有廚娘。水陸珍奇。充盈庖室。倉猝客來。唯嗟立辦。燕飲之便。莫過於斯。

院中雖各分門戶。而去此適彼。轉徙無常。是以姊妹行亦隨時更易。間有親生子女。一門團聚者。大概土著居多。若

乃買雜教歌。認為己女。待客梳櫛。愛俏者其名受鈔者其寶。嘗有一女而上頭數次者。僮父大賈無難。欺以其方便。彼悍囊頓破也。

河亭設宴。向止小童歌唱。佐以絃索笙簫。年來教習女優。凡十歲以上。十五以下。聲容並美者。派以生旦。各擅所長。粧束登場。神移四座。纏頭之費。十倍梨園。至於名妓仙娃。亦各嫻法曲。非知音密席。不肯輕囀。歌喉若寄生草。剪靛花淫靡之音。乃倚門獻笑者。歌之名姬不屑也。

日初過午。賣花聲便盈街市。茉莉珠蘭。提籃挈榼。不異曼翁前記所云。近更綴以銅絲。幻成魚籃飛鳥。可以懸諸帳中。比及昏黃。則雪花齊放矣。酒醒夢迴。芳馨橫溢。和以氣肌。瀟瀟如遊衆香國中。

院中衣裳粧束。以蘇爲式。而彩裙廣袖。兼效維揚。惟睡鞋用之者少。余見河房諸姬。咸以素布製爲小襪。似膝袴而有底。上以錦帶繫之。能使雙纏不露。且竟夕不鬆脫也。其履地用方頭鞋。如童子履而無後跟。即古鞞鞋遺製。燈影下曳之。以行亦復不于有。致至於抹胸俗稱肚兜。夏紗冬縵。貯以麝屑。緣以錦線。乍解羅襟。便聞香澤。雪膚絳袂。交映有情。此尤服之妖者。以上組

院中雖各分門戶。而去此適彼。轉徙無常。是以姊妹行亦隨時更易。間有親生子女。一門團聚者。大概土著居多。若

秦淮名姝。首推二湯。二湯者。本郡人。以九十行稱。孿生姊妹也。賤度則楊柳晚風。容華則芙蓉曉日。並翠眉而玉頰。各盧腫而頰唇。乍見者如一對璧人。無分伯仲。注目凝睇。覺丸姬麗輪微圓。左手背有黑痣一小點。可識別也。早墮風塵。從良未遂。闔戶數十指。惟賴二姬作生涯。雖車馬盈門。不乏貴游投贈。而纏頭到手。輒盡。居新橋之牛市。臨流數椽。湫隘已甚。余曾於辛丑夏初。邂逅一晤。今秋往訪。適爲勢家招去。脩飾不復謀。聞之。桐城孫楚儂云。二姬窮愁日甚。雖年纔二紀。而消瘦容光。較初破瓜時。已十減六七矣。然三分手韻。尙堪傾袖。秦淮也。嗟乎。人美如玉。命薄於雲。如二姬者。殆以奇姿遭造物之妬歟。楚儂又語余云。桐邑楊米人。曾爲二姬作雙珠記傳奇。情文並茂。惜尙秘之。枕函。余未得而讀之。

朱大蘇州人。身體弱。小人戲以朱骨稱之。蓋細骨輕軀。踐塵無迹。尙舞迴風。當挽留仙之裾也。鬢髮如雲。明眸似水。曩與之遇。神光陸離。在儕輩中。齒稍長矣。而風度高雅。無折屣齟齬習氣。故文士樂與之游。隨園主人。過江蒼宿也。遂初既賦。寄與掃眉。雅與姬善。蒼髯紅粉。嘗相對於銀鏡。綠酒之間。余於庚辛兩度抵寧。時一過從。淪茗清談。目爲

豔友。惜近以病廢。退居僻巷中。生計蕭然。無復過而問者。芙蓉綠水。秋將老。鸚鵡金籠。語可憐。舊日繁華。不堪迴首。矣。姬有女。年方十歲。教以歌曲。不肯發聲。自言願歸里門。織布爲業。余聞之。歎曰。此大知識之女也。宜成其志。姬亦以余言爲然。

徐二。江陰之青陽鎮人。本姓張。乳名銀兒。年十七。適同里徐權。田舍郎。不解溫存。大有駿馬馱癡之感。權又性耽逸樂。不顧力田。惑於匪人。夫妻偕赴吳門。轉徙秦淮。作脂粉生活。性情豪邁。不屑效倚門娼。與人較錢。帛非心之所好。卽誘以多金。弗順也。余遊金陵。首與姬晤。雪膚花貌。豐若。有餘。而裙底弓彎。却又瘦不盈握。贈以詩。有一泓秋水雙鈎。月洗盡秦淮爛漫春之句。見者謂非虛譽。先是姬賃居洞神宮前馬廐家。斗室兩間。殊苦窄陋。且爲僮父所侮。不安厥居。余傾囊仗助。並糾同志爲卜居於城北細柳巷中。此庚子七月間事也。明年春。余再抵白門。姬又遷上邑之。娃娃橋。鬪余就館崇川。聞爲無良。速設移家。雜揚壬寅仲冬。便道過訪。離座上客滿。不異曩時。而風雨飄飄。漸覺朱顏非昔矣。逮今秋。載造其廬。則已舉家赴淮。託言家適。實乃生計蕭索。意欲別棟枝。聞其瀕行。猶倩人至周祿軒

幕中詢余近狀。蓋賦情特甚。焉為誦家吳郢詩云。青山憔悴。柳花紅粉。飄零我憶卿。殊覺今昔同情。不勝慨嘆。姬幼工技擊。不輕示人。余曾乘其薄醉。強一試之。矯若猿飛。疾同鳥落。騰躍半炊許。觀者咸目眩神驚。姬一笑斂身。依然尋常。旖旎也。姬在娃娃橋時。有本郡人張二。寄居姬家。鉛華不御。橫波流光。雅有嬌憨之態。惜翻雲覆雨。愛憎無常。逐水桃花。未免稍輕薄耳。

王秀瑛。小名愛兒。父母皆蘇州人。生于金陵。遂家焉。適伶人張七。以母命。非本志也。委首清妍。舉止閒雅。不樂與姊妹行為伍。所居鈔庫街之西。閨閣幽深。儵然絕俗。有儻父某。以白金四十。啗其母。謀一夕歡。不可得。惟二三知己。相對。永夕杯茗。清談。鮮及於亂。遇緩急。傾貲相助。不望報也。其性情於尚如此。余友周子稼軒。孫子楚儂。皆與善。嘗語余云。姬非五鼓不眠。非日中不起。早飯晌午。晚膳三更。習以為常。不能改也。自奉甚薄。宴客必豐。盛服盈筓。弗以被體。能鼓琴。善南北曲。非輿會所至。雖素心人。不克強之。發聲是蓋青樓中。最有品者。然終以不得其所。鬱鬱多病。楚儂賦詩云。我本飄萍。卿斷梗。白門同是月。殘時姬為涕泣。久之有妹曰二姑。沈靜寡言笑。高自位置。亦大有姊風。

董三。蘇州人。肌膚不甚白。而天然韶令。雖粗服亂頭。自有一顧傾城之致。余戲以墨牡丹名之。惜遇人不淑。孽海飄零。所得纏頭。盡償博債。眉黛間常有恨色。同居二人。長畫大眼。光如醉次。董二姿亦白皙。然以視三之風韻。嫣然不覺墜乎後矣。

張玉秀。行大。蘇州人。隨其母寄居江寧。眉目軒爽。舉止大方。巾幗具鬢眉之氣。少時楚省吳公子見而傾倒。出數百金梳櫛之。為歡匝月。公子就官浙東。未半載卒於署。僕從雲散。宦囊蕭然。旅櫬不得歸里。姬聞之。立出篋中貲。遣人赴浙。扶柩西旋。舟過江關。素服哭臨。呼號欲絕。遂於江口招提廣集。繼流禮懺。二晝夜。傾貲命其家人伴送。至楚。為之營葬。而返。以此俠聲。振一時。辛丑歲。狎客朱元官。為余道其事甚悉。余嘗一再詢之。淚皆焚。爰隱有母也。天只之恨。別時許作一傳。荏苒三載。未暇踐言。今秋過訪。已於六月間。從良矣。問之鄰姬。言有同邑名士。鄒生年甫三旬。絃斷未續。偶與姬晤。姬知其高世才也。贈以所蓄纏頭。易金奉母。飄然長往。茲聞倡隨。相得筆耕。對稱嘉耦焉。吁。異哉。姬之所為。殆有大過人之才識。而濟以豪俠果斷者。不圖於青樓中。得之余。既深嘉其志。且喜其得所歸也。為之

經序其事。以償夙諾云。聞姬善昆曲。有崩雲裂石之音。其繼妹張二。弱質纖妍。亦嫻詞曲。姬有義女。名雙福。年十一。白皙聰俊。與姊鳳兒。並工戲劇。余於王氏水閣。聽演尋親記。跌宕一齣。聲情並茂。不亞梨園能手。鳳兒年十三。亦姬義女。自姬從良後。其母尚賴三人作生計焉。

郭三。名心兒。丹陽人。父早亡。及笄之歲。母感媒氏言。誤字維揚郭某。成婚未幾。竟以脅誘。墮入風塵。年十九。移家金陵。之桃葉渡。妖冶傾一時。向來秦淮。以蘇幫爲文。揚幫爲武。姬雖產於雲陽。而來自邗江。遂爲揚幫翹楚。時人戲以武狀元目之。所交好皆達官貴人。及文士負盛名者。趕熱郎未易得見。顏色余曾於辛夏。邂逅河亭。頤而婉豐。而逸素肌。纖趾溫乎。如鑿於今。三年。姬齒二十有六。而盈門車馬。不減當初。余友李子影生。甚與善。嘗爲余言。姬賦性豪爽。重意氣。善知人。無門戶習。至於媚骨。天生更不待擇。新采異也。贈以短句四章。有云。醉聞嬌喘聲。猶疑暖熨豐肌。汗亦香漫道。司空渾見慣。溫柔只合喚仙鄉。曉桐光漱六。孝廉聞而擊節。以詩寄余。有傳來好句。惟期兩解。識芳心。共我三之句。時孝廉在上洋載暑也。姬有義女。曰小姑。揚州人。忘其姓。年纔十七。長眉掩髮。笑靨承顙。繡袖曳裙。風

流秀曼。亦後起之雋也。王四。本郡人。蘭姿玉質。秀韻天成。性喜清幽。雖在風塵。常深自秘匿。不甚見客。所居月波水榭。綺窗錦幙。不染纖埃。几榻尊華。位置俱極楚楚。入其室者。如別有洞天。幾忘門以外之甚。置塵上也。

施四。蘇州人。窈窕秀弱。眉目含情。唇一點。小於桃英。趾雙翹。瘦於蓮瓣。年雖稍長。調笑無雙。殆疑雨集。所咏半容工。泥夜情味。勝離年者也。松陵某尹。暱寵之。攜居胥江別館。三載後。復歸秦淮。

徐九。揚州人。早負盛名。惜余未之見。孫楚儂。贈以詞云。簾前記。執纖手中。堂細酌。盈盈酒語。軟情溫。惆悵巫山一段雲。背人特地。留儂住。驚風又拂。衣衫去。無悶無愁。萬喚千呼。不轉頭。又云。驚春正。滯邗江。權悲秋。始返金陵道。此日相逢。疑是飛瓊下。碧空茜裙半掩。榴花飾雲鬢。低亞胭脂。亦相對多情。只少些兒。畫不成。近聞已歸吳江某明府。公子爲側室。甚有寵云。唐小。本郡人。住槽坊巷。年方及笄。品貌雙絕。綺閣深藏。俗子未易謀面。善歌能飲。解誦風詩。每一掉文。如匡說解。頭不數。鄭家婢。泥中之對也。其大婦曰嚴三。齒長于姬。而媠

容修態。堪與頽頽。亦緣位置自高。羞與曲中人伍。人罕見之。

謝玉。字楚楚。本郡人。年十六。肌理玉雪。秀慧絕倫。與其母居釣魚巷中。善南北曲。嬌喉一嘯。飛鳥遏音。母珍同掌珠。欲得佳子弟字之。玉亦自矜聲價。不屑作尋香人。雖給侍。猶遊虛屏山之夢也。

趙小字靜芳。江陰人。中人姿耳。有執袴子昵之。一時獻談者。遂有文狀元之號。余觀其人。沈默寡言。無輕挑氣習。要亦善自修飾。不隨俗波靡者。

許壽子。本郡人。年逾二紀。舉止風韻。儼如閨閣中人。有張生某。夙與善。生以筆耕為業。而未有家室。歲入悉以遺姬。既而生以失館旅居。寔殮不繼。姬招致之。日用皆取給於姬。衣履亦姬親製。繼復為宛轉營謀。得膺某邑侯之聘。館

較豐美。瀕行時。姬置酒祖饗。生戀戀不忍別。姬於酒半。忽抗聲謂生曰。香樓中。那有情好所綢繆者。錢耳。君留戀煙花。毋自立浪遊。數載如夢。如今已三旬一誤。豈容再親。自茲以往。君當絕迹。狹邪。亟圖嘉耦。妾不貽終事。君亦不願繼見。君此間。君勿復來。亦無復以妾為念也。言已。秋歎泣下。如雨。生大感慟。即振策去。嗣開就館三年。積賞

頗厚。且娶妾生子。不負姬別時所囑。云。先是有潤城某。公子慕姬名。乘騎過訪。適姬所賃屋。為主者別售。迫令徙居。某立出千金。購以贈姬。至今青溪豔稱之。

徐二寶。本郡人。居釣魚巷之上街。其夫為梨園領袖。姬於儕偶中年最長。余相識時。已不作脂粉生涯。然素服淡粧。自然幽雅。徐娘雖老。尚有風情也。皖桐光漱六孝廉。夙與之善。有無錫秦姬者。與姬有葭莩親。向居丁字簾前。庚子秋。復自梁溪來。寄居姬家者匝月。余因徐姬得識秦姬。雖齒加長矣。而纖腰躡步。婉媚愁人。亦此中翹楚也。

徐壽姐。杭州人。適維揚徐某。僑寓秦淮。年已二紀。備逸風流。妙解音律。同居數姬。並善度曲。余嘗避暑河亭。壽率諸姬。柳陰列坐。絲竹競發。雲委塵飛。靜聆移時。宛在□虛□也。

馬四。蘇州人。身軀弱小。明眸善跌。膚如凝脂。殆江淹賦所云。氣柔色靡。人惟雙趺。不甚纖妍。常鞞小刀鞋。俗名促狀。是其微疵。
王二。蘇州人。早墮風塵。由琴川轉徙金陵。余於庚夏相晤於熊氏河亭。容貌亦自娟妍。第苦貧乏。不能自存。贈以貨。且為延譽。得漸生色。及辛歲抵寧。則被服麗都。座客常滿。

矣。綉袍雖在。已無戀戀故人之色。余急面詰之。姬面發頰。一塵粲然。姬有妹。曰鳳姐。年方十齡。致我楚楚。教之歌曲。發響清妙。超合自然。海美材也。

湯四。湯五。揚州人。姿首皆明豔。而四姬尤柔曼豐盈。余嘗戲之曰。子好食言。而肥。歟。姬不解。誤以言為謔。相與相率。爾對曰。吾素不嗜。聞者絕倒。

陳小。江北人。向居王府塘董二家。後徙潘家河房。年及破瓜。眉目疎朗。唇輔間幾點微麻。天然媚麗。余同鄉邵子蛾堂與之善。語余云。姬姿致亦猶人耳。所絕勝者。一痕酥透。雙鬢含春。觸手溫柔。不待斜照。銀燈。驚誇瑞雪也。董二本郡董禿子女。年十五六。亦有微麻。白皙瑰逸。王府塘魁首也。

金二。本姓丁。蘇州人。居釣魚巷。黠名頗著。余於庚夏會一遇之。明眉慧眼。纖軟柔腰。幾欲傾其流輩。惜爾額微高。婉容稍減。有某公子者。甚與善。珠玉錦繡。稱墨贈遺。嘗於一月中。費金千計。兩情膠漆。引喻山河。秋以為期。絲羅永託。聞者咸謂金姬能博公子歡。慶將來得所。歸公子亦喜得阿嬌。擬以金屋貯之。一日公子啓扉而入。閱其無人。詢之鄰嫗。則姬於前夕盡室以行。不知所往。公子疑信半參。書

空。咄。咄。偵。騎。四。出。蹤。緒。杳。然。悲。憤。填。膈。一。病。幾。殆。噫。青。樓。薄。倖。如。金。姬。者。其。尤。哉。

高四。太倉州人。居東水關。膺身玉立。情致嬌憨。皖桐家。萼秋。一見傾倒。或云。姬向與某丞善。丞乃富子。賁。而養俗。不韻者。專秋力辯其誣。謂俊慧如姬。必能擇人。贈以詩。有云。文君自解。憐司馬。碧玉何曾嫁。汝南可謂情癡矣。及專秋盡傾囊中金。卒以不歡而散。迨次年秋。專秋領鄉薦。鹿鳴宴。罷。緩轡過之。姬慚沮閉戶。以疾辭。竟不出見。

周四。又稱梁四。蘇州人。年逾三十。風韻猶存。善彈琵琶。名著青溪。桃葉間。有兩女。二官。貌不甚美。而演劇頗佳。十餘齡耳。已識曲中三昧。同時小女伶。有周玲。琴瑟。蘇州人。方全。備。改。名。姓。字。吳。雙。福。義。女。汪。銀。兒。胡。四。喜。秦。巧。姐。等。蘇州人。並工院本。而周玲實創厥始。四喜獨冠其曹。鑑湖。邵子升。岩。嘗語余云。周玲之尋夢題。插。四喜之拾畫。叫。畫。含。態。騰。芳。傳。神。阿。堵。能。使。觀。者。感。心。媽。目。迴。腸。蕩。氣。雖。老。伎。師。自。歎。弗。如。也。屬。品。上。超。

聞之。金陵父老云。秦淮河房。向難妓者所居。不過數家。開宴延賓。亦不恒有。十餘年來。戶戶皆花。家家是玉。冶遊。遂無虛日。丙申丁酉夏間。尤甚。由南門橋迄東水關。燈火遊

船銜尾。蟠旋不覩。寸瀾河亭。上下照耀。如畫。諸名姬家。廣筵長席。日午至丙夜。座客常滿。樽酒不空。大約日糜千金。真風流之藪澤。煙月之作坊也。余遊金陵。在庚辛之交。已不及見。爾日繁華。名姝如朱素貞。劉大輩。皆如石氏飄風。退為房老矣。而風月平康。今猶視昔。至五月初五十三兩日。遊船之盛。正不減曩時也。

珠市地近內橋。已為市闌。舊院則廢圃數十畝而已。中山東花園。僅存其名。故址不可復覩。迴光驚峯兩寺。亦金碧剝落。香火闕如。至長板橋。尤泯沒無迹。詢之故老。漫指曠野中石橋。以應。無從辨其是非。因誦西風殘照。楊柳彎腰之曲。覺當時尚有秋水一泓。茲則盡成平陸。亦劫塵之小變也夫。

明初於聚寶石城西關諸處。建輕煙澹粉梅妍柳翠等十。四樓。以聚四方賓客。凡摺紳宴集。皆用官妓。與唐宋不異。晏振之金陵元夕詩。所云花月春風十四樓也。今諸樓皆廢。遺址無存。長千里一帶。室廬亦盡成塵市。鴛湖朱竹垞先生。秦淮舟中詩云。聞道秦淮樂未闌。小長干接大長干。桃根桃葉無消息。腸斷東風日暮寒。吾湖東林陳蘭谷先生。亦有詩云。輕煙澹粉亂棲鴉。重過城南舊狹邪。不為東

風。賒美酒。怪渠吹盡六朝花。

沈香街。卽鈔庫街。在貢院對河。相傳嘉興項子京焚所製

沈香牀。香經四五日不散。因以名街。余謂章臺中原少情

種。然千金買笑。期月便忘。絮薄花浮。毋乃太甚。快哉。項生

酒半。抗聲裂衣。槌牀一吐。胸頭惡氣。足令此輩愧生。顏變

矣。乃街之名。由此而傳。則又妓之不幸。而街之深幸也。夫

桃葉渡。在青溪曲處。渡頭坊表。金碧煥如。每當夕照。西沈

酒舫喧闐。與競渡聲相間。對岸為御河房。相傳前明威武

南巡。曾經駐蹕。水樹外垂柳千絲。拖煙漾月。暑窗徙倚。清

風徐來。不待帷展。紫綃始消。塵燠也。丁字簾前。厥名舊

矣。今利涉橋之西。水樹三間。最為軒翥。玉筍象額。尙懸楣

間。縱非當日故居。當亦相去不遠。桃花扇傳奇云。桃根桃

葉無人問。丁字簾前。是斷橋可證也。

秦淮遊舫。不施窗幕。彼姝鮮乘舟者。競渡則有樓船。進自

水西門。浮几紗窗。拂拭楚楚。名姬三五。載酒嬉遊。簾影衣

香隨風。搖曳余於辛丑夏五。猶及見之。嗣以當事者禁之

而止。端午龍舟。傾城遊賞。極一時之盛矣。中元節為盂蘭集福

會。諸名姬家。皆禮懺設齋。虔修佛事。好事者則於河流施

放水燈。隨波熒熒。頗堪寓目。至中秋前後夕。疊几爲臺。陳設香菓。喧闐鼓吹。宴樂連宵。或踏月嬉遊。逢橋打瓦。亦歡場韻事也。

河亭徙倚。以永朝夕。不須倚翠。侵紅自可。嬉怡忘倦。余於今秋寓居王氏水榭。每晨起盥櫛初畢。即聞鄰女教歌之聲。風外悠揚。使人意遠。至日亭午。遊艇如梭。呈絲篴竹。入夜則燈光煥發。爆竹喧。閒借雲陽校書。掀簾憑眺。麝香。墮茗。妮妮清言。幾忘涼月之西沈也。

市井方言。名姬不屑道。間有一二語。在章臺間習聞之。如這也不該提。那也不必了。是也。年來忽尙一少字。每詢以事之隱諱者。輒矢口而答曰。少。余嘗戲作集句曰。這也不該提。那也不必了。白哲誰家郎。魂斷一聲少。

受郎珍惜只儂知。難忘震侵月滿時。最是將歸猶未忍。阿娘傳語怪來遲。此疑雨集中王次回贈左卿詩也。庚子八月十日。余在江陰徐校書家。亦嘗竊取其詞以記事云。受儂珍惜感儂癡。最是霞侵月滿時。虛說並頭蓮子好。個中苦意只卿知。

同鄉沈子潔夫語余云。長洲詹孝廉湘亭。於今春應試白門。阮梁四養女聲兒。有扇底新詩六十首。誌其事。其友王

鐵夫賦誌夢詩五十章和焉。馨故吳人。謀歸吳以事詹。志未諧而卒。詹哀之以三百金。市其柩歸葬於虎阜。再來亭之西。隅祁昌司鐸沈鬻漁爲譜千金笑傳奇。詹王兩君詩冊。聲詹漁傳奇。潔夫皆親見之。能誦其略。惜余後至。未睹爲憾。潔夫又云。同時有趙翁老與聲女弟荷兒狎。荷以馬湘蘭小影贈之。亦韻人也。茲已從良矣。吁。青溪不少名姝。何四條絃家。猶多佳話耶。

有賣花馬姬者。蘇州人。住洞神宮前黑廊下。年四十餘。而寡。日於河房中送花爲業。子媳一人。並工手藝。所居前空屋兩楹。常供客館。鄰寓有陳生某。家本越中。浮蹤白下。值歲除。主人以生夙逋無償。迫令他徙。生請以五日爲期。意將遷延卒歲。而主人不可。發聲徵色。生負氣出門。進退無所。躑躅於利涉橋上。將爲抱石之謀。適姬自橋南送花歸來。見生倚欄子立。神氣頹喪。迥異平時。疑而詰問。生若罔聞。詞色間轉似憎。姬饒舌者。姬益感。惑強攬其祛。以歸研詢時多。始得其實。姬喟然曰。子誤矣。以子之貌。當非久困者。何識短智淺。遽不欲生。妾雖貧。猶能爲力。所負鄰寓房。膳若干金。卽當代爲措償。今夕移寓妾居。度此殘歲。俟有機緣。再圖他適。可也。言已。便詣鄰居告以故。攜取行李而

返。生感其情。即為棲止。迨次年。生汲引乏人。仍無安碣之所。食用皆仰給於嫗。嫗積久。無倦容。亦無德色。偶有嘉肴名菓。必先奉生子及媳。咸服事。唯謹。嗣生妻物故。子以覓父來。嫗知生無以為家。復百計張羅。為其子納婦。即於鄰左賃屋以居。生父子幾忘旅人之困焉。後年餘。生始就邗江一巡司幕席。擊之偕往。無多歲。入僅給饔飧。淮陰一飯之酬。尚將俟諸異日也。同時有潘嫗者。亦蘇人。子三。咸習梨園。伯仲居河房。在文德橋西。季則家於白塔巷。相距里許。嫗往來兩地。日以為常。橋北有八角碑亭。乃必經之路。某歲除夕。嫗自河榭歸。出門數武。見有儒衣冠者。投繯於亭角。疾呼家人解救。獲甦。時已昏暮。昇歸河亭。詢其姓氏。則張生名某。籍隸浙西。亦緣賦閒。僑寓壽聖巷中。負西客百餘金。歲暮莫償。而客坐索不去。生不得已。謬以告。貸他出。至此。自經。嫗聞之。笑曰。負欠不過百餘金。難礙守錢奴。何偪人太甚耶。立傾篋。出金償。西客且送生歸。寓勸慰良殷。改歲後。復不時饋遺。已而生就館西江。依依惜別。嫗誓不望報。敦促啓行。迄今音問不絕。如親串焉。二事皆得之雲間。袁子繼香所述。余於二嫗。猶及見之一賣花一窰妓。而濟困扶危。各具一副俠腸。大為窮途生色。孰謂若輩

中無人物耶。爰採入軼事以傳之。且以風彼鬢眉。鑽研錢孔。曾二嫗之不若者。

秦淮雜詩。自漁洋山人後。作者如林。美不勝錄。近時吾郡徐雨亭先生澗。著有竹枝詞十首。質而弗俚。逸而不纖。亦足徵前代之流風。誌一時之韻事也。詞云。何處春光景倍佳。煙花十里舊秦淮。豪家日費千金賞。博得青樓一鳳鞋。紅粉結隊鬪鉛華。高髻盤雲墮鬢鴉。相與踏青聯袂去。蒼王府裏看桃花。綠鶻飛。取次過遊船。如織疾於梭。翠眉不許人窺見。水榭簾遮豔影多。繡罷鴛鴦戲彩。腰肢無力任勾留。生來少小風流慣。只解嬉春不解愁。茶蘼開罷綻紅榴。底事秦淮作勝遊。兩岸河房添好景。石欄杆外競龍舟。丁字簾前柳數行。晚涼浴罷換新粧。嬌喉齊唱桃花扇。誰似當年鄭妥娘。梨園樂部夜相邀。活現風情未易描。留得懷寧餘曲在。春鑾燕子譜笙簫。不愛後湖十頃蓮。偏愛訪妓莫愁邊。遊人盡道城南好。萬柳莊前繫酒船。水調伊梁動客愁。渡頭桃葉尚名樓。畫船入夜笙歌沸。笑指星河看女牛。雲鬢風鬟插紫蘭。香羅細葛怯輕寒。中秋踏月嬌。癡甚慣會逢橋打瓦聲。相傳雨亭在金陵。為人司織局。每吟時與機聲相和。所鶻客遊艸中。又有秦淮卽事詩。

云。漫擬瓊枝。語六朝。輕煙澹粉已沈銷。蝶香人去。遺歌扇。桃葉春歸。冷洞簾。別院空傳鶯語滑。落花猶襯馬蹄驕。長堤刺有多情柳。依舊絲絲。綠縈橋。曉麗芊綿。不亞新城綺製也。以上組

雪鴻小記

珠泉居士

余自辰秋金陵返棹。遊興漸闌。兩載高平。足不履塵市。每吟徵之。曾經滄海。除却巫山之句。真覺取次花叢。懶迴顛矣。丁未暮冬。穎川明府攝篆。維揚相偕至。止揚固舊遊。城北校書。又金陵舊識。暇時過訪。頗慰離懷。然當棋罷酒闌。閒談往事。誤人紅粉。老我青衫。不禁相對歎歎。共悼天涯淪落也。校書居瓦家花園。自園北至水關。兩岸河房。鱗次同人。徵色選聲。嘗拔其尤者五人。以佐文字之飲。迨次年夏五。天花變態。情海生波。出其門關。風流雲散。此五人者。亦借城北校書。飄然遐舉焉。客密枯坐。聊爲記敘。譬彼飛鴻。踏雪隱約爪痕而已。若謂三生杜牧。贏得名存。則我豈敢。

方璇。江陰人。本姓水。乳名阿全。方玉奴之義女。幼爲金陵女伶。余於辰秋。曾相識於王氏河亭。色藝俱佳。已傾流輩。以其命名未雅。易之以璇。字曰嫻來。於今三年。河干邂逅。

煙輕月瘦。雲韻花嬌。正盈盈二八時也。性耽清雅。沈靜寡言。初居小秦淮之南。因避塵囂。移家古旗亭曲巷中。閨閣幽深。非素心人未許排闥。玉亦將順其意。珍如掌珠。綠萍前尹。余同鄉中表戚也。以裁花之仙吏。爲掌玉之文星。授簪後。倚高竹西。絕憐愛之。適有僉父使酒罵座。意將速辱。嫻來。綠萍。囑余護持。得寢其事。余每餘暇。過從清談。移香。嘗見其理髮。雙鬟束雙髻。笑笑生芳步。步移妍真。可相對。蘇餽。不待耐紅膩。綠也。爲賦玉梅二絕贈之。有管領春風第一枝。及朗於新月。澹於雲之句。嫻來頗解賞音。澆余書於香箋。時時吟誦。出入懷袖中。會夏杪。玉奴以事速訟。倉猝間。偕返里門。明月蘆花。不勝惆悵。玉奴亦江陰人。年逾二紀。姿致猶人。惟賦理靡顏。不愧溫如之目。善飲酒。工觴政。度曲亦清越。擅場。

王瓊。太倉州人。年十八。與兄嫂共居。豔名噪一時。客幕上已。余偕友人訪之。值瓊將赴某鉅公招。華妝炫服。怒怨就道。閱日載造其廬。適因清恙。午睡初起。帕羅覆額。芳澤無加。而逸韻風生。媚麗欲絕。始噴清水。芙蓉。妙在絕去彫飾。耳於時試茗之餘。繼以歡譔。余于薄醉。洩其輕歌。瓊力疾爲度十二紅一曲。雙蛾微斂。橫波流光。一串珠喉。流轉如

鶻音入耳聞聲對影令人真個銷魂夏五初旬聞其許字
 吳人王某余初疑傳言之妄往探其實則已斑駁風驚翼
 實宜家矣詢伊長嫂愛奴乃知瓏雖年少早已失脫風塵
 而志在隨人又不願作勢家姬妾因與王某夙契識其氣
 宇非長貧賤者決計于歸葉紛華如敵雁焉噫黑風孽海
 飄泊多矣璫以稚齒韶顏獨能早登彼岸度亦有善根哉
 愛奴蘇州人向居金陵近以年長退為房老色猶未衰舉
 止溫和長于應對都人士每樂道之

黃翠兒字綠筠常熟女伶王天福妾也初大婦三胖子遇
 之虞嗣以色藝冠時舉家仰食於翠始善視之余於去春
 相識時翠已十九年矣融酥作骨搏粉為肌素質豔光雖
 玉蕊瓊英未足方喻鑑湖童子杏浦見而傾倒留頓浹旬
 欲以多金贖之翠亦幽怨盈懷願奉公子盤匱因格於勢
 未果無何而有小玉奴之事小玉奴者天福之媳早歲會
 適童姓繼歸于王亦以脂粉為生其父母知之有年一旦
 詛之有司意欲別售富室子事本與翠無涉有以讒言進
 者將居翠為奇貨遂被逮時翠方娠杏浦為之上下營救
 余亦多方調護始以疾放歸驚心甫定懷珠遺隕風雨梨
 花幾經摧折矣先是有河南某丞慕翠名思購為妾丞素

漁於色且自頂及趾無雅骨翠百計辭之幸而獲免會以
 訟餘養病金陵丞又極於所往覘翠孤弱將劫以行翠聞
 戶悲號截髮以誓奸謀乃寢比其反也歲聿云暮天福夫
 婦方以訟破家不能自存翠雖心乎杏浦而身處窘義
 難愜然以去且天福夫婦亦不肯遽捨此錢樹子也維時
 杏浦館於安宜間遺不絕書寓書於余暨潘子研香就近
 保護之研香賦詩十絕紀其事余謂杏浦洵有情癡需以
 歲時日應作延津之合也詎意天不假緣杏浦於閏夏遽
 賦玉樓鴛盟未諧鵬飛何頭吾為杏浦傷并為綠筠痛矣
 附錄研香詩誌人琴之悼且以貽好事者詩云青娥原是
 謫仙人幻宿空花惹宿因誤落黑風三萬劫明珠一粒委
 泥津娟娟翠竹似容光門巷春深駐秦娘何處槐枝橫夾
 道江干憔悴女兒箱琅玕一片總凌空只在水隈曲中
 紅杏交枝春意闌此君無節不玲瓏妬花風色太披猖從
 此溫柔未有鄉廬下孤桐樹下爨賞音那得蔡中郎淪落
 空憐絕世姿阿誰顛倒獨情癡名花借得東風力暮暮朝
 朝好護持春歸紅袖魂同去月上青樓影共還望斷天涯
 人不見夢中情淚滴成斑如瓜小艇逐鷗夷煙水蒼茫香
 不知蓮子心腸紅豆影可憐苦裏隔相思西風白下柳歌

斜鳴咽。秦淮水。一涯半紙雲。藍情萬縷。總教人不薄。煙花
春光依舊入揚州。宵市橋邊古渡頭。一樹馬櫻迷客路。願
郎曲折到紅樓。騎省多愁鬢已絲。爲君更唱斷腸詞。安能
天意從人願。大婦同行小婦隨。

陳銀兒蘇州人。居水關之東。弱歲學歌。聲如雛鳳。嘗一夕
工數劇。老伎師嘆弗如。豪客贈遺無虛日。然性慷慨。阿堵
物不以關懷。及長。益厭鉛華。素服淡妝。亭亭玉立。與綠筠
夾河而居。年並十九。固一時雙璧也。余友陳子心懺。雅愛
尋芳。而輕薄萬千。愜心者少。客春上巳。偕余閒步平康。獨
於銀兒一見。心醉。迷香洞中。擬作蘇姑子好夢。暇卽往訪。
拂以辭。不答。屢叩之。或以疾辭。私詢其義妹福兒。始知銀
與新安蔡生訂有婚誓。迨吉于歸。不同章臺柳矣。余笑謂
心懺曰。花枝已屬東風管。管珍重流鶯別處啼。二語可代銀
作答。心懺爲之惘惘者累日。然猶幸佳期迢遞。無妨造室。
晤言。挹彼清芬。不必定作拗花人也。未幾。聞綠筠爲詆累。
銀益嘆此中不可居。而生亦適以油碧來迎。遂於四月杪。
辭家。竟去。吁。銀亦可謂出淤泥而不染者矣。第聞生以丞
職待選。僑寓維揚。年當授室。使君固自有婦也。銀於定情
時位非小。星然他日相逢。莫能兩大爭春梅雪。恐費平章。

則銀尚於此。少商量矣。偶與心懺論及之心懺。又爲之悶
悶者累日。福兒年十五。丰姿韶令。銀嘗教之歌曲。亦能繼
其聲。

陸慶兒嘉興人。本良家女。爲王三童養媳。虐於其姑。驅事
章臺。非本志也。歲癸。自守楚夢。猶虛。余友潘子研香。亟稱
之。因往訪焉。年方及笄。淡薄妝。體無華飾。而笑。壽秋月
羞暈朝霞。柔媚中別饒幽致。挑柔節。研香邀遊平山。復相
遇於長春嶺之西樹。時值峭寒未解。殘梅在枝。慶峙立花
陰。風吹髮影。愁思弱態。如不勝情。研香語余曰。是兒終非
風塵中人也。卽於席間賦滿庭芳一闋云。慵髻低鬟。翠蛾
斂黛。湘裙微蹙。蓮鈞盈盈。二八相見。半嬌羞。裏勝常道
罷生委處。一响凝眸。金尊奉。鶯啼嚶嚶。宛轉引歌喉。人間
多恨事。花時雨。橫月上雲稠。况黑罡風裏。挫折飄流。那得
藏諸金屋。深愛護。玉軟香柔。嗟予是傷春杜牧。端的爲花
憂。余亦口占一闋和之云。紅暈潮。鮮綠堆雲。風香泥淺。印
雙鈞。低徊索笑。相識尙吟羞。攜手落梅風外。盈酒併入。
明眸。嬌無那。霞杯怕賭。酌潤歌喉。舊遊曾記。憶橋頭。柳暗
渡口。花凋。怎激姿蓬巷。越樣風流。恰遇潘郎。清潤。閒吟罷
心醉溫柔。還試問相思。此後何處。采忘憂。對酒高歌。慷慨當

以慨慶為鳴咽久之。迨夏中。聞有武林某公子。以重金購為側室。甚有寵。余喜研香之言驗矣。更重為慶兒幸也。余昔往來邗上。停棹。每無多日。一時名姝如林。巧兒金瑞芳等。皆未謀面。今狎游既數。寓目遂多。雖空冀北之羣。尚落藍田之屑。或齒加長。而風韻猶存。或名稍輕。而幽情獨抱。芳心豔影。寧教一例沈埋。因復附書數人。亦雪泥之織爪云爾。

楊大蘇州人。籍甚聲名。甲於北里。向為醜尹董某所暱。潛居別館者數載。後因阨於大婦。仍返邪溝。雖給侍。譖遊不復握藝。攜雨蓋以報董之知遇也。余於今春相識。已逾季。隗請待之年。而秀外慧中。翫然絕俗。落落大方。嘗為此姬首屈一指。

趙三。字繡芳。亦蘇州人。金瑞芳之義妹也。姿容俏潔。不以脂粉汚頰。即粗服亂頭。手韻殊絕。至於足翹細筍。腰折迴風。尤艷顛掉。纖柔具有萬方。饒余友情。癖主人夙與之善。張三字素娥。亦蘇州人。姿蘊中人。而賦情特甚。相交繡絳。一柱甫深。不以貧富易其念。且遇急難。不惜傾篋。贈遺是亦風塵中獨具真性者。

楊小寶。本郡人。年十七。姿致明淨。眉宇間稜稜露爽。善南北曲。兼工小調。一矢口。應絃合節。歌場推為獨步。其母素有瘋疾。或忤佳客。小寶周旋其間。每一言解。願能令公喜。余以解語花目之。

閔德兒。蘇州之木瀆鎮人。年二十餘。鬢名甚著。幾欲方駕王陳諸姬。余每於城陰放棹時。邂逅水亭。修蛾曼睂。貌亦秀韻非常。第喉舌間。重濁不類吳音。且以其頰之狀。病於雙跌。未免苗條太甚也。

開德。本名姬周二。侍女。姬向與閔某善。有銀臂盟。後閔以遊蕩不羈。姬延之至家。癡食與共。雖伉儷不過也。居久之。閔潛與德私。與姬情殊不屬。姬覺。遂閔及德。德遂偕閔徙居城陰。作脂粉生計焉。

蘇高三者。姓高行三。崇明人。寄籍姑蘇。轉徙維揚。時鄰人亦名高三。加蘇字以別之。其實姬亦從夫之名。並未以姓氏著也。顧身玉立。慧眼波流。見者罔不色授魂與。且善伺人言。必中肯綮。其年已數。到星張軫翼矣。向與城北校書人許。張名銀兒。江陰人。許見張板橋雜記。豔名相埒。今竝以齒長。不與諸姬伍。而城北以風情著美。姬以歌曲擅長。皆有聲於時。不至門前冷落也。自方黃兩家。各以無賴速。河房中威懷雀鼠。

之警。城北既浮。家吳會姬。亦戡影。邗溝每過。城隅不勝。人面春風之感。

虞初續志卷十二

秦淮聞見錄

雪樵居士

新安給諫王葑亭先生友亮。咏秦淮七古云。江乘天氣日鬱蔥。黃旗紫蓋天所鍾。楚王埋金壓不得。癡絕更聞秦祖龍。赭衣三千鑿淮水。衣帶縈紆百餘里。雄圖未闢紫髯公。大統先歸赤帝子。從此東南運始昌。相承五姓作金湯。烏衣瑞兆曾占郭。朱雀嘉名更立航。紛紛割據都如夢。禁得春朝幾回送。尙留風月此中偏。畫舫湘簾簫鼓闌。按秦淮水源。出句容華山。秦始皇用望氣者言。鑿方山斷長壘。以泄王氣。自通濟門入郡城。

玉璫先生題羅兩峰板橋遺跡圖云。談罷羅家鬼趣圖。去尋舊院影。棧糊蘆根瑟瑟。如人語中有鴛鴦。燕燕無絲燕。一片兼香理。半沒橋身半沒街。豔迹但遺殘。礎在也曾親。近玉人鞋。此柏婆娑似舊人。盤桓幾度可憐春。祇緣生長。煙花裏。猶作亭亭情女身。者番游緒已愴然。又對風斜雨。細天畫最淒涼。天最慘。看君筆上起蒼煙。其繪圖之日尙

虞初續志

有綠蕪殘礎。今皆無存。詢之耆舊。在迴光鸞峯寺之間。蔓草荒煙。何從考據。徒增感慨耳。

郭類伽。中秋日。細娘招集。秦淮水榭七律云。當筵索賦。定情詩。金縷鞋。盃纖手持。正是秋風多病日。最難。八月並。圓時瓊樓玉宇。寒如此。翠被香衾。或未知。勝事。秦淮應說。徧一宵清坐。共楊枝。院中之細娘。不一。未知誰氏。詩以存人可也。又秦淮席上和叔溫原韻云。柔情如酒酒如川。小坐翼成小比肩。羅綺前頭須彌命。功名到手要華年。山偷眉黛。從人畫。天借燈光補月圓。好向客中同作達。青衫紅粉定誰賢。

素琴。張大娘養女。居丁官營口。閣中七絕四首。失作者名。姓。僅憶其一云。曉風殘月唱來清。怪我當筵酒自傾。聽到歌喉珠樣。嘯一時。愁煞好啼鶯。

雙湖太守禁妓。簡齋太守以詩解之。趙雲。綠觀察。翼戲題。五絕句云。登車紅袖滿啼痕。詩老爲招已斷魂。十四樓高。功保障。平康護法好沙門。十八衰翁已白紛。惜花心在老。逾般哥。舒半段槍。無敵專救人。問娘子軍。南部煙花手。護持君房下筆。妙言辭。女閭。接到齊桓例。莫是貪他夜合黃。巧爲蛾眉作主張。一言感煞衆紅粧。知君九十開筵日。定

巧爲蛾眉作主張。一言感煞衆紅粧。知君九十開筵日。定

有湘蘭百妓。簪多少妖姬。又冶容。家家度炷瓣香濃。青樓占得長生位也。抵先儒祀警宗。

銅陵明經王保厚心單。自號蓬萊小吏。性情倜儻。天資豪邁。丁卯冬。宴集張氏水閣。賞紅白盆梅。即贈座中二姬云。寒風料峭日初斜。滿樹蓓蕾欲放花。一種風情誰得似。紅兒家近雪兒家。

雲南段皆山。所青溪七律云。秦淮煙水接青溪。一片香風隔岸吹。花豔畫樓簾不捲。柳穿酒舫扇相窺。湘蘭舊宅隣桃葉。玉樹新聲變竹枝。渡口往來船不斷。有人深拜小姑祠。

華亭金棟贈金心娥校書二律云。金屋樓遲記昔時。阿嬌未貯渺相思。重來舊館如巢燕。瞥見名花想折枝。月榭風廊。柳倚醉欹光。影我成癡。却憐帶笑含愁處。不許郎裁贈別詩。款步簾前不厭頻。彈碁淪茗鎮相親。幾時暮雨逢神女。一夜秋風動旅人。衣上淚痕燈下落。鬢邊花影鏡中

新慳蕊。魂之瓊瑤贈手界。烏絲紀夙因。余於席間得晤心娥。和如春諷淡若秋英。果非庸脂俗粉也。
蕩亭給諫詠桃葉渡云。湘簾低亞秦淮綠。月照玲瓏人似玉。風流不唱後庭花。自愛儂家桃葉曲。憶昔橫波兩槳飛。

載將紅袖向烏衣。帆隨渡口潮痕落。人伴堂前燕子歸。新粧理罷春衫薄。花與腰肢同綽約。歌成團扇不勝愁。苦憶江頭波浪惡。過眼娉婷似夢中。碧天望斷雲空。猶餘幻影臨流水。一樹天斜笑晚風。

秦凋泉秦淮絕句云。金粉飄零野草新。女牆日夜枕寒津。興亡莫漫悲前事。淮水而今尚姓秦。
董近溪過湘蘭故宅云。石城東畔石橋斜。徐國園荒有落花。一代煙消歌舞歇。侯門不及舊兒家。

馬柳村士圖秦淮雅集七律云。東風吹綠白門潮。六代鶯花春正饒。勝地喜逢佳日集。名流爭赴美人招。烏欄圍月波心舫。紅板橫煙柳外橋。新起歌樓高百尺。珠簾不捲聽吹簫。

凌芝泉秦淮春漲歌云。春煙黯淡春雲賦。二月江南雨聲裏。萬里湖通一夜風。秦淮新漲騰騰起。新漲秦淮日漸高。百花開處濺銀濤。青溪渡口才三尺。紅板橋頭又半篙。橋頭渡口天搖碧。斷陞沉沙香無迹。浪影初侵撒網灘。波痕已沒前衣石。風痕日影漾參差。潮漸增多春漸遲。楊柳綠拖桃葉渡。杏花紅泛小姑祠。此時水閣春光淺。此日玉人眉黛展。曲岸紅窗扇扇開。高簾銀蒜層層捲。窗開簾捲悄

吹簫

無聲祇覺河千倍。有情誰家繡閣。熏龍餅何處。珠樓素風。
笙繡幙珠樓春晝長。水聲笙韻兩悠揚。粉脂潑處流成錦。
花片飛時浪帶香。暮汐晨潮春事過。掠波小燕還相賀。可
知人是鏡中身。始信船真天上坐。處處樓臺倒影明。鴉頭
綠皺殺紋輕。春情從此如春水。傍着欄干日日生。芝泉名
霧江寧人。著有鳳巢山房詩集。予見此詩於曹鳳珍校書
家。周蓮亭隸書詩字俱佳。每為歎賞。

秦州團椒墩維。靖白門絕句云。夜夜秦淮夜夜簾。鱸魚時
節長秋潮。曾經丁字簾前坐。細雨青燈話六朝。周雪客詩
云。三弦撥動梁州調。故老聽來盡白頭。曹偉謨詩云。輕輕
斷送南朝事。一曲春燈燕子箋。悲涼感慨。大雅遺音。
姜兆蘭奏淮春曉云。隔簾燈燼月低欄。似水韶光欲駐難。
雙槳煙波潮落早。六朝春夢鳥啼闌。王孫車馬芳塵遠。商
婦琵琶夜月寒。十里花飛流不盡。青衫有淚幾時乾。姜君
青陽人。著有春庭詩草。

陳巧齡家居城北。近遷文德橋下。座無雜客。庭有苔痕。鞞
袖垂髻。嬌然媚麗。購藏下敏墨蘭一幅。敏為玉京妹。此卷
畫於崇禎癸未中秋後一日。年十四五時也。巧齡珍愛。時
常展玩。殆氣類相感歟。彭甘亭居士原題三絕句云。粉印

螺香一尺綃。裊花簾下想垂髫。如何便解靈修怨。不寫東
風豆蔻梢。關心向姊說桃根。曾着黃紵入道門。似替伊人
寫秋照。藕絲冠底澹眉痕。舊院風流話水天。青溪執素半
飛煙。亭亭一朵秋花影。尚在恒河浩劫前。

沈吉坪於庚辰夏午。招邀王朝霞張寶林紀昭林胡蓮滄
冥集王氏水閣。醉後題壁一律云。垂楊牆外繫蘭橈。長夏
秦淮暑易消。花氣半窗人語細。歡聲一片酒兵驕。華燈照
水疑星隕。香篆隨風若霧飄。最愛曲欄紅影裏。當頭明月
隔簾簾。

閨秀詩。少有詠秦淮之作。近見碧梧夫人詠媚香樓七古
云。秦淮煙月板橋春。宿粉殘脂膩水濱。翠黛紅裙鏡粧裏。
垂楊勾惹看花人。香君生長貌無雙。新築紅樓號媚香。春
影亂時花弄月。風簾開處燕歸梁。盈盈十五春無主。阿母
偏憐小兒女。弄玉雖居引鳳臺。簫郎未遇吹簫侶。公子侯
生求燕好。輸金欲買紅兒笑。桃花春水引漁人。門前繫住
游仙棹。奄黛纖兒想納交。纏頭故遣童招那。知西子含
顰拒更比東林。結社高樓中。剛耀雙星色。無奈風波生。頃
刻易服悲離阿。軟行重房難把臺。卿匿天涯從此別。情濃
錦字書憑若個通。桐樹已曾棲彩鳳。繡幃肯放游蜂因。

瑟久已拋歌扇。教坊忽報君王選。啼眉掩鬢下粧樓。從今
 風月憑誰管。柘枝舊譜唱當筵。都曲新翻燕子箋。總為聖
 情憐。視觀桃花宮扇賜簾前。天子不知征戰苦。風前且擊
 催花鼓。阿監曾傳鐵鎖開。美人猶在瓊臺舞。銀箭聲殘火
 尚溫。君王匹馬出都門。西陵空自宮人泣。南內誰招帝子
 魂。最是秦淮古渡頭。傷心無一媚香樓。可憐一片青溪水。
 猶向門前鴨鴨流。

周月溪。遊笛步七律云。步名遊笛漲春潮。有客今來聽玉
 簫。波裏月搖雙槳活。樓臺人占百花嬌。黃牽紫燕新楊柳。
 紅襯青山舊板橋。昔日桓伊今不見。空留佳話重南朝。又
 桃葉渡詩云。渡頭此夕更喧闐。滿耳笙歌不夜天。青雀舫
 橫桃葉渡。紅兒詞唱柳屯田。烟花勝地原堪賞。風月良宵
 更可憐。嫁逸少兒殊不善。美人難遇是良緣。

梁茜紅。校書名翠娘。居釣魚巷。壁間絕句云。絲管聲中欲
 暮天。蘭橈爭水正喧闐。尋常一樣江城月。看到秦淮分外
 圓。
 彭湖南。秦浦口占云。秦淮河畔亂沙汀。芳草魂生六代青。
 春去。雨。中。人。不。惜。杜。鵑。啼。與。落花。聽。
 李載溪。秦淮夜泊云。輕搖畫槳泛清波。十二紅樓帶醉過。

縹緲香風。簾半捲。玉簫聲裏月明多。

陸調毓。校書立秋前一日送汪雪峯歸里七律云。勸歸常
 似鳥。嗚啾一唱驪歌反淚流。怕問前期搔白首。何堪後夜
 即清秋。幾年歌管樓臺客。一夕風濤舴艋舟。欲望征帆惟
 頃刻。江干不敢暫回頭。

江夢亭。於秀英席上送李藥園于役京江云。衰柳紅闌一
 片秋。迴廊曲折徑通幽。美人愛客連宵至。樺燭同君永夜
 遊。綺席悲歌頻撫劍。霜林蕭瑟欲披裘。明朝燕子磯邊水。
 又送輕帆過潤州。

金陵夜市。購執扇一柄。畫竹數竿。空翠欲滴。題云。幽篠千
 竿綠。幾重輕煙淡雨更空濛。侍兒慣喜猜閒事。問是情濃
 是竹濃。未暑秦淮女子夢。湘法管夫人筆意併題。余遍訪
 夢湘。無知者。不勝悵快。

汪立齋。懋才秦淮口占云。晚風楊柳暮潮平。打槳秦淮自
 在行。舊雨多疏梁月冷。朝雲都散夢魂清。任添紅友尋常
 積。怕占青樓薄倖名。人老漸如僧入定。非關鶯燕太無情。
 願將雙淚啼為雨。明日留君不出城。余讀此詩。每為酸鼻。
 若某集中贈妓詩云。憑君莫拭相思淚。留着明朝更送人。
 此煞風景語也。近見楊月媚校書送別云。休將別淚共沾

山歌舞叢中老大身。千樹桃花同薄命。一年風景少長春。
懸知孤寂憑誰問。但說相思莫當真。紅葉半江秋色好。未
應愁絕是征人。此詩愈曠達。愈覺悽惋。門外漢未易語此。
清秋氣爽。與高綺樓偶過吳小素楊玉香家。拈其壁間佳
句。學簡齋太史語。綺樓曰。不知夢裏因何事。一笑嫣然眼
倦開。此不知得妙。畫樓停午。知何處多在垂楊柳影中。此
知得妙。夢回枕上。聞餘澤。知是花香是粉香。此似知非知
得妙。

豫章楊亦山楷題余青溪風雨錄云。珠玉隨風咳唾新。柳
枝桃葉倍精神。生花筆寫如花貌。並占千秋不讓人呼之。
欲出盡蛾眉露。洗滌微讀豔詞誰識。前身紅豆子。江南處
處種。相思夢到秦淮最易醒。三生舊恨苦飄零。一池水鏡
干卿甚。眉影斂。光記得清綺語年來欲自刪。琵琶聲裏泥
痕乾。爛雲又逐秋風動。讀罷香奩入社難。

柳如是本事。澹心板橋雜記。極爲詳備。近見甌北集中。題
柳如是小像。足稱河東君知己。其詩云。女假男粧訪名士。
絳雲樓下一言契。美人肯嫁六十翁。雖不鬚眉亦奇氣。妾
膚雪白鬢雲烏。伴郎白鬢烏。肌膚肯同搽粉。稱虞侯。并陋
持門勝丈夫。扁舟同過京口泊。桴鼓金山事如昨。何代青

樓無偉人。可惜儂家貨。主惡。早聞譙叟寫降箋。不遣朱游
和毒藥。妾勸郎。死郎不。應妾爲郎死。可自憑藉公偏享期
頤壽。毛惜終。高節恢。稱三尺。青絲畢。命處尙悲。不死在金
陵。畫麗今識東風面。果然絕代紅粧院。誰知膩粉柔脂中。
別有愛民心。一片君不見。同時下玉京。心許鹿樵事未成。
旋識貴人爲藥婦。流離含淚畫蘭英。又不見。顧眉生。榮華
會擅橫。波名當其夫。婦從賊日。捧泥塗面。逃出城。一樣平
康好。妾首青青終讓章。臺柳。

辛未七月。大府有驅逐之令。院中諸姬。雲散風流。張素琴
喜林叢。掛帆遠去。李雨亭寄懷二絕句云。苦怨鸞鴛命不
齊。臨風難覓一枝棲。此行好記門前柳。春夢歸來踏不迷。
一帆輕逐曉風行。楓葉蕭蕭送遠旌。莫怪司勳真薄倖。陽
關怕聽斷腸聲。

又贈張喜林二絕句云。雲鬢霧鬢態嫣然。對影開奩轉自
憐。命薄如花春。不管風光容易損。年年偷解瑤環意。若何
賺郎來。覓好重過蓮心紅豆。同函裏。誰識相思苦。更多
袁簡齋太史集中。多有秦淮之作。予愛其與郭鳳池侍講
秦淮話舊四律。茲錄其二首云。嘗頭新月隱。絳織十二年
來吏隱兼。人似孤鴻雲聚散。詩如參將律精嚴。黃梅雨久

秦淮闊紅藕花深畫舫添料得憑欄定合睇六朝春在水
精簾欲續鸞膠帶雨聽風驟小住玉河亭家家短笛橫窗
過日長眉隔水青深夜花明燈照影影欄酒罷月當庭
尋春我有藍橋路且飲瓊漿再乞靈

望江魯雁門題馬湖蘭墓云葉飄難禁往來風未肯輸懷
向狡童畫到關心留素素死依僧院示空空知音卓女情
雖切薄倖王郎信未終一點憐才真在意青青竹節夕陽
中絕世英雄奇女粧荆家曾說十三娘年來文士動相擠
始識伊人不可忘零露似熏濃萱惹百花想見繡衣裝平
生除拜要離塚到此才焚一瓣香相傳江寧南城外瑞相
院後叢竹中為馬湖蘭墓嚴冬友侍讀又以為新安貞女
某氏之塚陳楚筠作詩以證其誤是耶非耶吾安能起塚
中人而問之

府東廊有寄賣馬湖蘭畫冊並自題墨蘭云何處風來氣
似蘭簾前小立耐春寒囊空難向街頭買自寫幽香紙上
看偶然拈筆寫幽姿付與何人解護持一到移根須自惜
出山難比在山時又斷崖倒垂蘭云絕壁懸崖噴異香垂
涎空惹路人忙若非位置高千仞難免朱門伴晚粧又一
葉蘭云一葉幽蘭一箭花孤單誰惜在天涯自從寫入銀

箋墓不怕風寒雨又斜四詩皆有寄托或云湘蘭不能詩
疑好事者所為子錄其詩而還其畫

沈雲椒侍郎秦淮五日云菖蒲綠映石榴紅罌盎東西放
幾叢不辨誰家粧開裏還山多在畫屏中欄干影裏綺疏
橫艾酒齊酣笑語迎樓上風衣樓下水一簾香霧不分明
丹符風颭佛幡如扇影參差漾碧虛一片湖光星萬點家
家水閣上燈初柳陰檻外泊船頭都向樽前聽短謳却到
中流清景好蔣王山上月如鉤

陸昭霞吳藕香長於象棋對局清宵曾不知參橫月落余
與顏金臺伍紫瑛偶過其室見其對奕不休態有餘妍金
臺為賦七律云滿欄花氣夜愈清雙美簾前倚一枰兩陣
並圓如對壘單騎直入不俱生黛眉橫處饒奇計玉手停
時運甲兵局罷相看齊拊掌侍兒都唱凱歌聲紫瑛步韻
云坐間玉潔與冰清客至歡迎不斂秤背水衆軍疑險絕
憑城一將又逢生欲擒虎子思投穴解事狸奴勸罷兵未
許旁觀參勝負漏聲聽罷更難聲

吳松亭秦淮夜泊云難遣秋宵遠別情半堤柳影半河星
誰家倚檻橫吹笛盡訴鄉愁與客聽
余與程達人屢訪陸綺琴不遇復於七月十四夜過其室

與訂隔夕重來。達人題其壁云。幾度來游一晤難。相期三五共盤桓。姮娥未許輕相見。要待冰輪滿處看。

高寶樹題吳韻林校書小照云。雲鬢霧鬢劇堪憐。小到鶯花十九年。位置恰宜清淨地。閉門調鶴想當然。

通州某秀才少年貌美。其佃戶有女。悅之。竟以成疾。臨卒謂其父曰。吾為某秀才死也。吾思嫁某。自念門戶寒微。事必不就。今雖死。為兒致此意。則目瞑矣。其父告某。某往視。

而氣已絕。戊午鄉試。遇女子於淮清橋。宛然如生。入闈夜臥。夢簾前爐沸。驗醒起視。見女子親為執役。笑而無語。試畢。題七律於秦淮旅寓云。勞勞水驛又山程。橋畔相逢帶笑迎。路遠尚然同跋涉。情深原不隔幽冥。風清棘院魂都冷。爐沸油簾夢更驚。自揣唱隨誰得似。三條燭下話三生。

是科某領鄉薦。為設位以祭之。

商寶意先生於龍潭旅壁。見秦淮偶與四絕。後書桂堂二字。逢人輒誦。終不知為誰題。其詩云。淡黃楊柳曉啼鶯。絲雨溫香濕落花。應有躍魚吹雪上。水邊亭子正琵琶。水榭湘簾特地清。朝煙上與曲欄平。舊時紅豆拋殘處。只恐風吹子又生。籬門過雨綠煙銷。檀板金樽俗有無。小艇已將煙月去。人間空說女兒湖。鱗鱗碧瓦照春萊。簪井宵聲鳥

語哀。第一林泉誰省得。數枝猶發舊宮槐。陸君玉校書性耽幽寂。春蘭秋菊。手自栽培。尤善養水仙。花開特盛。余見其壁間有雲林卅六峯樵壘賞水仙詩。蓋丙子丁丑戊寅所作。其丙子四律云。翠袖黃冠冷艷奢。美人名士讓清華。檀心未敢沾膏露。玉佩遙看出絳紗。夜月窺簾微有影。東風回馭即辭家。憐卿相伴無多日。淨几雕欄養嫩芽。凌波羅襪了無塵。占盡江南別樣春。淡泊自甘風骨秀。鉛華不事玉容真。冰綃一桁圍姑射。雲水千鄉伴洛神。冷越幽香誰共賞。年年繡閣度芳辰。夢入瑤池雅淡粧。瓊姿合坐水晶牀。似沾月姊三分白。肯遜梅兄一段香。金盞不堪承玉液。銀臺猶自怯元霜。蝦鬚八尺留芳久。癡蝶狂蜂未許忙。白璧黃琮細碾成。丰神迥異晉人清。不因春困孺無力。為學詩狂瘦有情。檻外繁霜懷舊恨。窗前旭日解朝醒。疊華一現還歸去。嬾伴塵緣過一生。丁丑四律云。捲幔奇香逐曉風。錦堂人到覺仙蹤。年年瘦骨蕉衫重。夜夜溫情杏帳濃。一自清芬初照眼。何來塵俗更沾胸。商量詩句經年後。闌苑歸來許再逢。一歲花開一度妍。妙明水淺靜涓涓。錦帷深閉繁霜夜。玉鬢低垂暮雨天。含笑入簾呼小玉。多情解語認非煙。山礬未許稱難弟。豪放溫柔

各迥然。驚倚幽窗與欲狂。輕盈體態試新粧。何當金盞銀
 臺宴。更燕龍涎鳳腦。香相伴。翠柳都靜雅。撲來眉宇自清
 揚。無言有恨。綠何事。天女維摩怯散場。逢君逆旅。眼偏明
 怕唱。驪歌淚溼。縷風信。催教香漸淡。陽和烘得。夢難成。如
 閉玉佩。迴看影。為解春愁。暗繫情。記得蕊珠宮裏。住出山
 還想。在山清。戊寅四律云。洛浦精神迥不同。詞人長伴一
 春中。止綠花亦憐狂客。豈為詩能奪化工。暗室香飄疑解
 佩。隔簾影動怯迴風。錦屏翠袖和煙冷。一片檀心靜裏通。
 豈緣珍重怕追歡。脈脈哀情欲訴難。曩日芳心含未吐。幾
 人青眼早來看。環肥未許窺璇室。燕瘦分明倚畫欄。碧玉
 孤高空自惜。清泉照影不勝寒。驚喜冰姿細細開。香遺韓
 壽本憐才。引將日影烘。嬌面逼出風。情破玉腮。淡掃蛾眉
 朝紫。凝渡蠶豆。惹立瑤臺。主人愛讀羣芳譜。惜煖禁寒手
 自裁。不依籬落。愛華堂。益蕙瓶梅結契長。西子浣時原近
 水。太真浴罷。自生香。霜侵鴉背。來何暮。雨溼鸞聲。去莫忙
 銀燭華堂今夜客。美人芳草鎖柔腸。
 又曉極齋主人水月軒宴賞水仙詩云。珊瑚環佩下瓊臺。
 玉質金相費剪裁。南國夜寒同錦帳。東房日暖孕珠胎。果
 然近水花先發。不怕偷香客。又來自界烏絲同作賦。宓妃

獨愛魏王才。
 尤西堂泛舟奏淮感舊云。一篙春水綠平橋。蘭艇相將逐
 暮潮。河畔柳枝新繫馬。渡頭桃葉舊吹簫。六朝金粉愁煙
 沒。二月鶯花苦雨銷。憑仗酒樽能送客。未容問答老漁樵。
 又臨江仙詞云。十四樓前歌舞地。珠簾畫障。神仙月明花
 底弄紅弦。無雙桃葉曲。最小莫愁年。戰鼓催殘金粉盡。空
 尋墜鳥遺鈿。香銷南國憶嬋娟。東風芳草綠。裙帶我猶憐。
 江曙亭雨後招吳玉香校書小集月波榭云。秋霖夕霽。隄
 煙催。新試輕羅稱體裁。簾外燕拖殘雨。入意中人。愛晚涼
 來。凭欄雪藕停絢扇。隔座春葱送酒杯。六尺桃笙清似水。
 今宵好夢近宮槐。
 儀徵張曰極題江令宅云。南都多舊第。江令最知名。長板
 雙橋合。青溪一水迎。仙臺迴騎。香高樹。免鴉鳴。悵望城東
 路。年年春草生。
 秋日過馮金鳳粧次。適值病起。亂頭粗服。手韻獨佳。壁間
 周可中絕句云。身如梧葉怕經秋。情恁閒愁雨未瘳。為道
 冷風禁不得。湘簾催下好梳頭。
 黃竹山寄題秦淮酒樓云。青溪小住一春勞。帘影低垂綠
 樹高。廿四風催花爛熳。十千酒醉客粗豪。銀屏紅燭歌金

樓錦帳烏雲墮玉搔贏得詩成題憶昔烏絲界就急揮毫
李佩雲校書粧次懸子野自書千秋歲引云小巷清砧簷
前鐵馬併入簾櫳蕭索哀鳴雁說遼陽事驚樓鶴話黃姑
約夢回時酒醒了燈花落一半是他將意縛一半是機將
情薄總是溫柔鄉路惡當初想到而今好而今悔不當初
莫十年心十年事消磨却按子野天啓時人其詞其字越
二百餘年爲佩雲得之亦有夙因耶子野有懷名妓王修
微一閱佩雲或其後身乎

李嘯村勉青溪口占云粉牆紅掃落花塵一帶樓臺樹影
新雨細風斜簾未捲縱無人在亦消魂

僧鷹巖定志工詩著有竹香樓稿丙寅六月許香巖太史
招集西樓時夏蘭敷花因作西樓篇云崔巍石頭城澹蕩
秦淮水淮水繞城流西樓矗雲起不厭野人過終日清樽
醜纖歌遏白雲華月出高梓誰操家冷音猗蘭殊不以按
西樓卽西樓記中穆素徽所居之舊址也香巖太史書其
地而新之樓俯秦淮清流照影十載寓公遊屐頗盛今許
公已歸道山樓臺易主殊深今昔之感

秋聲在樹黃葉敲門寓齋殊覺岑寂適李懶仙枉過詢其
近狀因述中秋前夜偶過高秀英水閣見其獨坐無聊情

多挹快歸途口占七律云坐對清秋獨倚欄當頭涼月小
於九恰逢薄醉愁如訴更愛微釵秀可餐夜靜迎風聽葉
落空對影抱箏彈花香老梳消殘夢暗解羅裙帶又寬
釋樓碧同談念堂吳月樵諸公青溪野飲云橋畔一帘動
相招酒伴過人同詩思淡秋在夕陽多江令前朝宅桓郎
何處歌莫忘今夜月曾照醉顏酡

馬掬村秦淮詩云南國繁華地西流歌舞場千秋聚佳麗
幾度閱興亡時雨催新漲游人買畫航六橋排雁齒九曲

轉羊腸掩映珠簾捲參差蘭棹忙浪花晴噴雪粉陣畫飛
香撒笛吳童秀徵歌楚客狂白頭多逆旅弱冠半膏粱樓
樹千家麗煙花十里長鐘山風影紫泮水夕陽黃比戶筵

初設連船燈盡張星槎橫燦爛火樹發輝煌酒氣疑騰霧
波聲訝沸湯直如居不夜何異泛銀潢煩惱歸何處溫柔

老是鄉多情皆杜牧絕色總秋娘腰細勝垂柳喉嬌鼓
簧瓊簫音斷續金縷曲低昂鴻雁原知別鴛鴦豈論行揚

州春夢醒巫峽莫山蒼渡口尋桃葉祠邊拜女郎醉歸蓬
帶日感舊袂生涼王氣黃金盡嬌歌玉樹荒年年憐後主

世世笑秦皇

懷遠許叔翹秦淮雜詩云璧月沉沉玉樹枯吳娘曾此繫

明珠文章祇續鶯花命。天限三年嫁小姑。丁字簾西舊水亭。玉兒低首戲雙星。何當解脫玲瓏骨。蓬首焚香夜誦經。
吟秋 零落旗亭謝小鬟。去年相遇在邯鄲。黃 琵琶一曲江州淚。月缺珠沉好夢難。詩人老去向鶯鶯。張藉秋風少宦情。指 南屋又蘭白塔巷。東小玉王府。謝小玉住。批紅抹白拜門生。按詩中所謂吟秋又蘭者。名重一時。今皆退為房老。若金寶小玉。杳不知其所之矣。美人名士。同茲浩歎。此司馬青衫。所由濕也。

司馬溫公曰。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其富貴而娶之。鮮不挾富貴而輕其夫。傲其舅姑者。養成嬌妬。患有極乎。予思富貴之女。尚不宜娶。近乃有購院中姬為簪室者。其流弊可勝言乎。劉葛莊句云。閒花止好閒中看。一折歸來便不香。又郭止齋贈友人妻妾詩云。照眼瓊英似好看。殷勤移種入雕闌。幾曾荆棘成連理。錯認忘憂是合歡。國色天香雖共賞。土階茅茨可相安。誰人解得通仙趣。抱著梅花耐歲寒。玩其語意。可以醒世矣。

江成齋志和。春日尋陽香輪舊宅云。愁來不解酒腸寬。看到鶯花興又闌。屐齒苔青沾宿雨。裙腰草綠帶春寒。吟殘舊句。懷人苦。尋遍遺蹤。欲見難。記得綠窗紅影裏。叮嚀惜

別勸加餐

院中難。姬非親養者。約束甚嚴。選曲教歌。無虛日。惟張翬。蘭其假母。鍾愛特甚。任其嬌癡。常於春間。邀同輩年相若者。角技。余與荆瘦。桐過其室。見其色藝俱佳。調笑無忌。亦一時韻事。瘦桐為賦詩云。一春難得暢幽懷。為愛風流綺席排。鵝腦篆濃浮睡鴨。鳳頭苔破印弓鞋。花因客好香全吐。月愛歌清影上階。問道廣寒人罕到。竟裳今夜近清淮。

曉蘭十歲時。即為雲林山人所賞。代選輕舫。遨游河上。山人別倚危欄。看其蕩舟來往。併記二絕云。星眸慵展趁朝涼。不慣晨興與嬾下。牀。報道畫船簾外等。熏衣理髮一時忙。小鬟初上木蘭舟。暗數誰家好畫樓。忽聽欄邊呼小字。伴羞障面不回頭。

長沙王梧青。鳳年七十。重過秦淮。輕舟泛月。髦而多情。憶及老友蔡止山。王瓊圃。張守軒。輩均歸道山。即曩日之二湯。與郭玉娘等。亦無從問訊。不勝歎歎。其居停元寶官。為余絮及。並出其留題二律云。狂奴故態怕重提。再過青溪日。又西畫舫綠波雙。槳活雕欄紅影一般齊。鬢因新浴花。都滿酒到微酣曲。漸低照眼繁華今。視昔卅年春夢已全迷。無端幽恨上眉彎。破涕真難引笑顏。良友停雲。酒。碧草。

美人行雨榜青山。偶來北里聽歌後。似過西州忍淚還。誰與招魂花夜月。斷腸鶯語尚關關。

周蓮亭爲余誦曰。決意不留情。太忍斷腸相送我。原痴此院中女子送春詩也。君知其人乎。又焦漱芳筆頭錄近作云。家傍青溪舊釣磯。凭欄遠眺意遲遲。水紋圓處魚爭餌。樹影斜時鳥度枝。芍藥開殘春意懶。杜鵑啼徹客魂痴。江南三月東風煖。吹到閒愁兩鬢知。余久客白門。竟不識此兩人。如相馬者之失千里駒。殊可愧也。因自誦一律云。天台尋遍失雲英。枉說仙山頂上行。門掩梨花誰識面。詩吟柳絮始知名。錦心繡口生來艷。玉聲金鈴別樣清。不信雙柑春雨後。深林尙有好啼鶯。

汪蔗田豐泰淮泛舟云。水關初啟綠潏潏。路入仙源好問津。絲管一船煙外月。樓臺十里鏡中人。綺羅香洗薔薇露。琥珀光搖竹葉春。午夜燈光星影亂。居然此地隔紅塵。

金陵莊元雙無題云。鬢雲撩亂不曾梳。先向池邊飼碧魚。露滴翠荷聲不定。戲分小妹當珍珠。杜蓉裳。卽事贈張腕。蘭云。捲簾偷看步瀟移。鳳子花前晒粉衣。欲撲幾回還住手。憐他款款是雙飛。二詩俱寫出女兒情態。真白描高手也。

宋人詩云。吩咐花香。莫過牆。隔牆人。正繡鴛鴦。聞香定。要停針線。繡不成。雙不寄。將近人。王芷堂贈秀英校書刺繡云。晝長先把睡魔降。學繡鴛鴦坐綺窗。惟恐意慵針指。懶累他。幾日不成雙。此與前二絕異。曲同工。令人百讀不厭。賴補菴維勤。重過白下。由水關入城。口號云。鴻爪重來記雪泥。十年幽夢落青溪。近人紫燕從容語。識面黃鸝不住。啼楊柳。三眠春意倦。煙嵐一角黛痕低。落花流水。水仙源近。返棹漁郎路不迷。

雪後邀黃栗夫坐王蘭官河亭。捲簾閒眺。冷艷逼人。蘭官曰。若此際。弄絲竹一聲。必異尋常。清脆。其妹朝霞。卽起。擲笛。吹小桃紅一曲。真不啻黍谷春回也。栗夫賦詩云。當年玉樹未曾凋。風景猶疑近六朝。一桁青帘搖屋角。幾人鶴蹙過溪橋。冷如強敵真難避。雪似寒愁不易消。惟有紅兒差解意。獸爐圍住自吹簫。又曹元寵母王氏雪中觀妓云。恰似春風三月半。楊花飛處牡丹開。真摹寫入神。錢塘袁蕪亭。同吳次侯先生。晚泛秦淮絕句云。兩岸紅燈射碧波。一枝蘭漿蕩銀河。捲簾都有闌干影。只覺高樓月更多。夜半人歸露滿天。一重簾影一重煙。東風吹起長堤柳。盡捲笙歌上畫船。

青陽陳梅綠蔚秦淮旅邸五古云。客舍傍清淮。日暮窗扉
敞。釀罷殘。香憑欄。看月上。淡影浩無涯。空水相磨盪。盈
盈酒在壺。此際同誰賞。之子期不來。結念幾神往。須臾小
夢中。喜叩門環響。

韓伯起題周曼陀校書熏香獨坐圖云。不用痴心看畫中。
水晶簾下記相逢。果然一縷沉檀氣。熏透羅衣入內重。

錢唐廣太鴻鷄尋秦淮舊院遺址調寄柳營曲云。支瘦筇
訪城東。板橋夕陽依舊紅。名士詞工狎客歌。終醉臥錦燕
叢。閒愁埋向其中。溫柔老卻吳儂。香銷南國盡。花落後庭
空。風吹夢去無蹤。

又題顧橫波畫蘭筆頭小桃紅詞云。秦淮不見翠娥羣。摺
扇香痕澗。往事眉樓有誰聞。墨花春靈均奮怨。都銷盡。南
朝艷粉。才人風韻。題咏到湘羣。自註。龔宗伯有題畫蘭羣
子如夢令。為橫波作。

院中七夕家家乞巧。江夢亭為梅巧齡賦詩云。清秋庭院
拜雙星。瓜果罈罍列幾層。細語未聞聞笑語。他生不祝祝
今生。銀河搖漾疑無路。烏鵲辛勤最有情。自昔雲中難大
盛。五更愁聽一聲聲。

厲影磷校書得蕭仁叔邗上來書。語多未解。問字於陳敬

吾敬吾即其語意題後一律云。憔悴於今已細語。懶懶春
雨病江南。離愁無那。書何益。夢境雖佳。醒不堪。素由來
多舊恨。老生藉此。作常談。何時笑語。寒簾入。展盡攢眉為
解。騷。

江寧顧與治先生同杜子臯飲眺孔雀庵五律云。橋想佳
人倚。園思公子為。猶餘夕陽好。空照柳絲垂。流水無情去
春風。著意吹暗將。吾鬢換。君少亦生悲。自註孔雀庵左為
馬湘蘭故居。髻為徐府東園。今皆廢為野圃。蔬畦。正所謂
荒園一種。瓢兒菜。占盡秦淮舊日春也。

夏培叔秦淮夏集云。傍晚紛紛載酒。后。有箏琶處。過船遲。
一河風月無人管。都付橋南楊柳枝。

丹徒孔竹嶼秦淮雜咏云。琉璃一片漫長空。倒映餘霞漾
斷紅。幾曲平橋。數株柳。畫船搖過太匆匆。丁字簾前月一
鉤。羅衣初試。恰新秋。晚來水調。臨風起。隔岸誰家。並倚樓

又溧陽宋漁山辰秦淮絕句云。嗚咽秦淮日夜流。齊花楚
葉滿荒邱。南朝江令無人問。寒食年年拜蔣侯。

溧陽彭安琴賦舊院行為閩客庵題姜姬畫蘭云。素箋小
幅懸秋樹。陣陣香風吹欲下。誰移九畹一枝蘭。年年花葉
無凋謝。並頭花影不含顰。幾葉蕭疎淡出塵。髮染可憐傳

妙手寫來煙雨却如真如真即名姜其氏風流應擅長干
 里自書甲戌上元前為贈翮翮蔡公子公子才華宗伯家
 南國徵歌遍狹斜紫為鶴江雲間莫生好詞藻坐着點染
 紫莖花在座更助筆墨之雲莫生蔡子百年後如見幽蘭
 親寫就只無最恨石頭城多時芳草埋香繡我曾十度過
 秦淮無處頽垣斂何緣世上逢金盃空向毫端賦錦
 鞋笑儂家本金陵地不知舊院多遺事舊院歌樓三百春
 風月鶯花難盡記得城南淮水傍善和坊對大功坊文
 德橋頭近南巷鸞峯寺側轉西廊西廊南巷皆香陌踏成
 滿路胭脂迹青樓到處可停車朱戶誰家不留客客來江
 上盡王孫一望平康即斷魂樹迴楊柳多發馬花發枇杷
 故掩門門裏闌干十二曲誇兒三五新粧束自言好女卻
 姓秦預料小名多字玉玉女珠娘未出來簾內噴教阿母
 催昨日遊人調錦瑟今晨聞客下梳臺前卻扇歌宛轉
 微頰翻壓桃花淺藍尾酒傾燈下歎紅筵汗透背分啼歌
 舞相尋暮復朝容易纏頭百萬消方於玉釧光同腕更索
 羅裙色稱腰當時紅板橋邊路絡繹香輿織煙霧只聽日
 日弄銀箏盡說家擁樹錢樹移來金穴邊豪華巨賈
 粉少年多遊御客費杯罍又買新姬教管絃滿城絃管風

虞初續志

吹散萬紫千紅齊爛漫最先一本鳳尾蘭紅錦千端還不
 換采蘭時上木蘭舟蓮花開日向西洲不論重陽與寒食
 名流爭約同遨遊來遊靈谷看梅早又踏雨花臺畔草鳥
 龍潭上槩啣啞桃葉渡前歌懊惱懊惱於今奈若何正嘉
 前事已多訛趙家供奉無人說武皇時趙燕如善但說湘
 蘭勝蹟多神廟時金陵院中一湘蘭昔住青樓上幾架吟詩
 樓自創只有王生得入來撇蘭寫竹常相向湘蘭與王
 道王生愧不如江南才子盡曳裾漫教白鳳誇詞客還向
 碧鷄尋校書此時舊院真繁盛五侯七貴爭相聘每將上
 座遜紅裙朱無程字泰玉鄭象管鸞笙歌夜夜燕釵風破舞
 與稱奇安瓶皆當時名妓象管鸞笙歌夜夜燕釵風破舞
 時時便房曲館常迷戀技巧兼呈心目眩或能搗鼓鱗
 雷或能投壺光若電或能彈碁拂手巾或能操琴聽游鱗
 更有吳門薛素彈丸走馬翻身願善舞吳妓住馬於中
 絕技何者無尤競新詩吟柳絮詩能吟絮畫能蘭濕霧輕
 煙墨潘殘黃金買賦猶為易紅葉題詩始信難舊院當年
 推領袖錦江莫出湘君右屈指姜姬正並時如真豈在守
 真後馬名守真真彩雲化去百年中舊院樓臺倏已空忍教
 回首藤蕪徑莫結同心松柏叢四陵松柏何從問朱雀烏

一百二十七

衣悲一瞬。落花遠聽鷓鴣啼。橫塘久散鴛鴦陣。非徒舊院。劇傷心向日離亭。不可尋白髮亂餘亡。故老翠銷鎖後絕。知香二十年來汀上宿。那堪玉樹今翻續。燕子斜陽晚自紅。臺城荒草秋還綠。我從舊院路傍過。何從彷彿遇凌波。土花綻處沉釵股。瓦蔓沾時拭黛螺。院內於今惟菜圃。翻看紙上留蘭譜。一代美人香草魂。可憐都被君收取。蘭葉蘭花有幾莖。如君翻作舊院行。忽教往恨成新恨。應化無情作有情。

白下歌姬有披荆於陽羨山中。名妙音尼者。金壇王次回彥泓贈七律云。散朗高情迥不羣。翠鬢判得一縞雲。釵鈿脫奉旂檀座。羅綺裁裝貝葉文。茗椀近添禪悅味。舞衫新換戒香薰。潮音梵唱聲清妙。舊曲如今不耐聞。又代答一律云。淨却情根淨髮根。笑看刀下翠紛紛。辭家偶爾來青嶂。喜客猶能贈白雲。世上合離沙鳥迹。面前啼笑水風紋。春心久作寒灰白。豔曲何妨一再聞。

黃秋貽鈺卽席贈鳳珠金縷曲云。驀地相逢驟。劇堪憐。梨窩淺。柳絲腰瘦。恰好芳齡才二八。情態乍諳時。侯更倦似懽懽。帶酒星眼欲飛眉。欲語問三生。福分何人厚。才與貌堪居。首半酣小立銀燈後。最銷魂。歌喉婉轉。暗拋紅

豆月更分明。人更媚。黛許多。顰恐怕。大不堪消受。典盡征裘花裏醉。愛酒痕紅上芙蓉肉。擊玉罌。纖纖手。孫吟秋秦淮題壁云。桃花流水木蘭舟。丁字簾前訪舊遊。不見玉人空悵望。綠楊吹絮下朱樓。

厚奄未詳姓氏。秦淮竹枝詞十首云。開到桃花春水多。青溪九曲半笙歌。西關三月隨潮啓。遍放遊航泊內河。一年景物一番新。銷盡黃金爲買春。水臥鴛鴦風舞蝶。花多解語却含顰。花天酒海任流連。風景移人太放顛。千道燭龍浮水面。家家簾捲看燈船。雨後潮生景更殊。紅欄綠水兩

平鋪。登樓不用危梯引。好是纖纖玉手扶。綠柳陰絕點塵。憑欄恰露好腰身。此時我亦知魚樂。看見波心有美人。晚粧不藉麝蘭熏。十二湘簾捲夕曛。照影似嫌珠翠俗。斜簪茉莉壓烏雲。晚卸船篷古渡頭。迎潮雙槳捷如鷗。三更風露侵羅袖。便覺涼生六月秋。夕陽影裏放輕舸。風解迎

人月又邀自製新聲歌。水調隔簾誰和一。枝簫琵琶聲裏能留客。鸚鵡籠中解曉郎。委地青絲慵不挽。女兒多愛學男粧。年來霜雪滿吟髭。漸愧風前唱竹枝。紅豆好拋千萬

粒。沿河處處種相思。方子雲秦淮水榭夜坐云。曲曲欄干繡幔垂。檐光水氣動

輕。麗。羅。衣。涼。得。人。無。奈。猶。爲。簾。聲。立。少。時。

皇甫古尊在金陵市上得金字扇一柄乃前朝名妓徐翻所書扇尾署名曰金陵蕩子婦某古尊喜甚求題於厲太鴻先生得賣花聲一闋云花月秣陵秋十四粧樓青溪迴抱板橋頭舊日徐娘無覓處芳草生愁金粉一時休團扇誰留帶人只有小銀鈎句尾可憐書蕩婦似訴漂流接翻字驚鴻能詩有俠骨送長洲顧太學詩云一日發江口五日下午長洲可惜送君淚不隨江水流又周暉聞柔媚書執扇以贈云識面因何卽別離無多綢繆亦相思天涯處處催人去自笑前身是子規

林初文章送客詩云不待東風不待潮渡江十里九停橈未知今夜秦淮水送到揚州第幾橋

李雨亭過王桂娘舊宅云門前逝水感年華牡蠣墻高柳半遮蝴蝶一生身入夢杜鵑三月血如花人經舊地東風冷簾捲空庭落日斜怕看傷心雙燕子重來還認是王家立菴先生歸林數載偶游秦淮口占七律云板橋春浪恰容篙檢點茶爐上小舸魚到河梁欣脫網鷹盤霄漢久除條名心似水由來淡詩品如棋德不高惟有狂奴狂未滅銀瓶案酒尙粗豪

辛已冬天寒特甚余與江夢亭周蘭軒過趙五福粧次夢亭戲曰含笑問娘會記得今年寒比去年寒可爲今日語也五福又曰今歲立春在上年臘月明年立春又在正月半兩頭無春其多冷夢亭卽其語意口占云風滿簾旌雪滿天美人呵凍撥爐煙嚴寒凜冽非無意不許江春入舊年

張素琴去後其女花子尙留曲中自嫌名不雅馴請易別字友人高寄生向識素琴今復見花子之友人誦其紅拂當年事青樓此日心之句周笑曰徐姬已辦走路矣後果嫁江陰邵文叔文叔死復還秣陵削髮爲尼居簾子營小庵中

王竹軒題楊韻香粧閣云夜深香靄月當欄簾捲西風水一灣怪底畫眉新樣好開牕日日對鍾山

熊蔗泉觀察學驥秦淮雜咏云秦淮三月畫簾開便有游人打棹來燕子不歸春又暮幾家閑煞好樓臺笑語勾留畫舫停紅粧綠鬢影娉婷簾前燈映樓頭月十里人家一畫屏

按齊武帝於興光樓上施青漆謂之青樓是青樓乃帝王之居曹植詩青樓臨大路賂賓王詩大道青樓十二重皆

言其華也。梁劉邁詩。倡女不勝愁。結束下青樓。此稱妓居之始。今則直以青樓為妓館矣。近邵介甫湘宴集秦淮水閣。自懷張菊如葉青華詩云。絲竹聲中雜醉醒。不堪旅館又離亭。鬢從客路無多綠。樓傍垂楊格外青。越水吳山懷舊雨。鸞鳳泊感晨星。明朝又撥中江棹。出岫雲難片刻停。

賈院前元寶官教習小部清音。余愛其雖俗胡長生。邀陪鄭僧如。胡云。明辰即返蘇州。鄭愛其纖弱纖肥。因笑曰。爾名佳甚。余為爾咏之。口占一律云。門巷重尋路欲迷。江湖閒夢最相思。華堂簫管春如海。驛使風霜鬢已絲。猶記名花留艷子。果然瓊樹有新枝。東皇歲歲催芳信。茵溷何曾為主持。

賴吉人舟泊北河口。寄陸綺琴校書云。涼夜風寒倚柁樓。空江瑟瑟起閒愁。嬋娟兒伴推雲出。鷗鷺貪眠逐浪流。蘆荻洲邊添酒戶。琵琶聲裏老江州。多情惟有長堤柳。萬縷千條挽客舟。舟至吳城。復寄孤裘。並附一絕云。一襲輕裘寄已遲。寒先衣到我心知。秋來鴻雁回頭少。腸斷燈前暗卜時。

馬星園青溪曲二首云。清暉照床幃。坐唱同心曲。月尚依

儂懷。郎去一何促。郎去妾心去。郎歸妾心歸。試看雙蝴蝶。不肯學單飛。又月波榭蚤起二絕。云。隔牕花氣冷侵奩。十二銀屏取次添。春睡正酣人未起。梁間紫燕晚鈎鉤。幽蘭繞砌綠雲團。香到簾衣露未乾。自笑近來花樣瘦。凭闌春曉怯春寒。又過許香巖西樓云。連宵風雨妬花枝。畫出春光欲去時。一樹海棠開過了。主人笑語客來遲。

蕪城過客。未悉其名氏。贈張大家月香女史十絕。余愛其未首云。吟成一字九迴腸。除却溫柔不是鄉。但願他生齊化土。和泥燒瓦作鴛鴦。劉月川孝廉招遊于遜夫王芝亭馬夢溪小集。月波榭五律一首云。樓傍舊青溪。清樽對夕暉。偶然簾半捲。忽見燕雙歸。天容名士聚。春怕好花稀。何處吹長笛。坐久客忘機。

雙姬花子。即風雨錄中之張曉蘭。其養母珍重特甚。余亦深為愛惜。周蘭莊笑謂予曰。爾兩人同一愛。而不同所以。愛因口占七絕云。蜂貪釀蜜蝶貪香。得得花間盡日忙。同是愛花心。一片兩般情。性費商量越日王香亭廣其意。作四韻云。名花多解語。訴盡是非蝶。為尋香至蜂。如入市歸春葩。紅艷豔。秋卉淡依依。但到將殘候。蜂嫌蝶亦稀。

劉金堂澄贈吳福真校書移居云。金屋裝成錦作園。舊時

梁燕尚依依。又從楚館營新墨。恐到秋深不肯歸。

胡鳳巢蔚浪游吳楚。嘉慶己巳。寄寓秦淮。予至而鳳巢已

先往揚州。見其寓齋留題七律云。落拓天涯是棄材。荆扉

常掩長莓苔。人同鴉影聯還散。心似爐煙熱亦灰。半清

歌隨月落秋深紅。葉上樓來此時獨坐凭欄客。一片鄉愁

掃不開。

馬掬村邀笛步懷古云。桃葉渡頭採芳杜。斜楊半繫垂楊

樹。風流遺跡望中迷。一灣水逝無今古。想見南朝愛竹人

岸邊聽笛橫煙榜。桓伊三弄去無言。梅花亂落青溪雨。又

題陸綺琴校書畫蘭贈周了緣云。想像櫻唇暈墨妍。數枝

寫贈帶湘煙。美人情性天生妬。未許周郎獨愛蓮。又秦淮

竹枝詞云。驚醒烏雲夢裏仙。一聲花賣夕陽天。晚粧未罷

郎來接捲起珠簾。上畫船。閒倚闌干繡閣開。蘭橈無數為

儂迴。願君莫學西流水。執扇指時潮不來。攜觥童泛舟秦

淮云。笙和笛響入青冥。雲縱無心也最停。一曲歌喉珠一

串。美人妬殺倚樓聽。

釋棲碧是岸。著有花笑軒叢。其題春江燕子樓主人秦淮

雜詩云。雨雨風風落盡花。幾株柳柳夜啼鴉。多情最是秦

淮客。如此淒涼不憶家。

江寧談念堂承基。著有石禪精舍稿。秦淮新柳云。東風吹

面軟。嫋嫋柳條新。又作銷魂色。來看打槳人。朝煙低遠水。

舞雪換前身。眉樣誰相似。粧樓為寫神。又青溪曲四首云。

澄碧波環薛荔門。城陰風景似江村。憐他垂柳支離甚。不

畫眉痕。畫水痕。鍾阜浮嵐半有無。古祠遺址盡荒蕪。白蘋

紫荇。參差影自捲。餘馨醉小姑。翻銀開口瀉濤聲。雨過波

紋一夜生。飛鷺欲眠遊舫去。晚潮鳴咽打臺城。詞客臨流

酒易醒。鷄鳴埭下一舟停。渾身墨雪香羅軟。靜聽風搖九

子鈴。又秦淮曲二首云。潮起歡情濃。潮落歡不見。如何載

歡船。却喚雙飛燕。灌田引潮去。開閘放潮入。閘前鼙鼓喧

田中。桔槔急。怡園酒樓壁間絕句云。他鄉難仗酒消愁。籬

畔黃花恰暮秋。長笛一聲聽外落。不堪人在水邊樓。

王鄰園途次大雪。有懷沈巧齡校書病中云。薄暮青帘凍

不翻。騎驢人過急敲門。打頭柳絮添詩意。迎面冰丸散酒

痕。夜永鷄瘡同客懶。宵寒鼠性傍衾溫。遙憐病骨支離甚

獸炭誰然燭。又昏。

如臯閩秀熊澹卿。題桃葉渡云。木蘭雙槳夕陽明。有客

臨歧正送行。萬點飛花春一片。渡頭終古別離情。又黃良

男詩云。團扇新誇七寶成。艷歌會得感君情。盈盈十里秦

淮水何處王郎管送迎

楚南王抑齋與余有車笠之好。三過白下。鬢髮蒼然。而風
情不減。庚辰秋仲。招集陸綺琴董秀琴李佩雲胡蓮漪輩。
排日聽歌。賦遊仙詩六首云。不司符籙不朝天。贏得頭銜
號水仙。聽過霓裳新譜後。廣寒隔別又三年。下界曾傳毒
綠華。居然仙艷映朝霞。雲堦月地人來少。閒看碧桃紅杏
花。十二層城四面開。雲駉風臆任徘徊。飛瓊囑咐儂猶記
離恨。天中少再來。何年天女散瓊花。塵世靈苗漸吐芽。種
出江南花解語。果然多事是仙家。青鳥書來近不同。歲星
三住蕊珠宮。幾回借飲瓊漿去。依舊龍鍾一老翁。小吏蓬
萊侍玉皇。金墀玉闕苦匆忙。青蓮謫後耽詩酒。始信壺中
日月長。

明季柳敬亭蘇崑生俱流寓金陵。往來諸姬院曲。出入公
卿座間。其豪情俠氣。卓絕一時。國初諸老亦多題贈。板橋
雜記。桃花扇傳奇。詳其顛末。尤悔菴看雲草堂集中。贈蘇
崑生二絕云。三十年前大將牙。張燈劍舞撥箏琶。相逢蕭
寺驚憔悴。紅豆江南正落花。九江漂泊九華歸。楚尾吳頭
舊夢非。莫向樽前歌水調。山川滿目淚沾衣。雲林三十六
峯樵子。由白下移寓邗江。寄贈荅玉校書八律云。才上蘭

樓未出城。高樓玉笛兩三聲。吹來離緒心先醉。喚起秋愁
客易驚。落拓自慚牛馬走。叮嚀誰學鷓鴣鳴。雲帆雨棧年
年慣。漫說風波不可行。昨夜樽前笑語同。驪歌聲斷去匆
匆。忍拋神女巫雲外。空老襄王驛夢中。瓊樹觀前秋色冷。
玉勾斜處夕陽紅。傷今弔古尋常事。別有閒愁寄遠鴻。採
藥劉郎轉暗思。天台曾到幾多時。相逢六載才膠漆。始信
三生有早遲。感遇頻看衣上酒。替人常記枕邊詩。平生自
笑同痴蝶。選盡名花愛一枝。羈魂落落不禁銷。底事飛瓊
又見招。自薦遊仙秋夜枕。閒吹引鳳紫雲簫。風輕廿四花
多劫。人似初三月正嬌。紅豆拈殘時記曲。謫來猶自想鈞
韶。病後腰肢減一圍。雲英不似舊丰儀。鴛鴦當春困歌先。嬾
梅為煙銷影不肥。寶鴨香濃愁損肺。桂花風冷怯侵衣。婦
娥幸喜偷靈藥。醫得清光永夜輝。命薄何妨不自疑。聰明
思與福爭奇。三更空想蕉邊鹿。一局難收劫後棋。鐵板銅
弦歌懊惱。長齋繡佛誦慈悲。飯依欲拜蓮花座。也似英雄
末路時。憐我輪蹄足未停。飄飄難聚雨中萍。野鷗自愧衣
常白。提柳何緣眼誤青。陌上尋春歌緩緩。筵前擊節惜慳
惺。此生惟有花知己。訴與流鶯不忍聽。跌宕空餘北海樽。
荒鷄無復舞劉琨。蘭因絮果芳塵杳。紙醉金迷綺夢溫。管

領六朝卿等在。遙憐三徑菊猶存。相思此後潮能寄。夜夜回頭到白門。

杭州何春巢奏淮竹枝云。猩紅一點着櫻唇。淡抹春山黛色勻。壓鬢素馨三百朵。風來香撲隔河人。遠近聽來笑語聲。板橋西畔泛舟行。尋常一柄芭蕉扇。搖動春愁便有情。蘭橈最是晚來多。萬點紅燈映碧波。我已三更鴛夢醒。猶聞簾外有笙歌。夕陽兩岸畫樓臺。紅藕香中一棹回。別有芳心。卿不解。扁舟豈為納涼來。

近過諸姬粧閣中。見其楹聯頗多佳句。如馬翠娘粧次云。嬌如新月真宜拜。瘦似秋英轉耐看。高秀英閣中句云。綠雨紅雲春一片。穠香淺夢月三更。贈吳寇香聯云。並命鳥銜紅豆蔻。同心瓶插紫丁香。余藥園贈王翹雲聯云。終日校讐排悶錄。他生報答有情仙。某司馬贈若玉聯云。化為蝴蝶魂。猶瘦到鴛鴦劫更多。

山右王童山久滯邗江。近移白下。寓齋小幅。書休寧陳楚南句云。貧歸故里生無計。病在他鄉死亦難。其久客難歸之苦。可概見矣。聞心田誦其僑寓秦淮與鄰姬夜話七律云。老去心情止自知。怕聞絲竹嬾吟詩。年年滯迹三千里。日日思歸十二時。孤客生疎門慣掩。迴廊曲折月來遲。鄰

姬也。怨飄零。苦話到鄉愁兩淚滋。

滇南王青池又蓮。咏盆蘭四絕。即贈單芳蘭校書云。風捲清香透碧紗。瑤階百箭長蘭芽。美人含笑爲余道。一歲曾開五度花。折花簪髮索題詩。翠袖慙慙勸玉卮。賞鑑自誇原不爽。買來還是未開時。花光四照客狂歌。滿座笙簫雜綺羅。客到此時狂不得。好詩難並好花多。別却湘妃伴翠蛾。素心猶似想巖阿。較勝開與庸奴看。倘入朱門可奈何。小住清溪。羈遲十載。知我罪我俱未可以口舌爭也。秋浦桃鐵舟翔。書來規諷語摯情長。真難備錄。又寄七律一首云。六朝風景舊繁華。占住青溪計未差。傲吏情懷同蝶廣。平知已問梅花。生來倜儻原非福。夢裏團圓不是家。香草年年傷碧色。江郎何事滯天涯。

附錄雪樵和鏡舟原韻一首云。歲月蹉跎改鬢華。書學劍事都差。詩緣寒瘦誰求草。筆已凋殘不夢花。塔影招來咸澤院。春風吹過莫愁家。登樓王粲歸思切。不愛枝棲近水涯。

院中郭三名噪一時。因訟事牽連。袁香亭爲之關說。當事者覆札云。朵雲飛至誠恐狼藉花枝。欲于園中立五彩旛。使封家十八姨。莫違其勢。然弄郭郎者。只是逢場作戲。須

上臺時看如何扮演。再理會下場可耳。香亭復寄詩云。一波才定又生波。屢因封姨可奈何。不是花奴偏惹事。總緣柳弱受風多。登場更比下場難。牛鬼威風色已蹇。要識李夫人面目。何如留待帳中看。

陸靜功壺中偶談。載松江胡壽楣。久客金陵。醉過青溪晚。渡舟子不應。自倚石欄嘔吐。遙見對岸有二女子小舟並坐。其衣淺綠者吟云。草綠苔青傍枕生。月明乘興御風行。凄涼何處橫吹笛。恰似當年舊帕盟。少頃衣白者復吟云。於今醒却舊痴迷。紅豆拋殘莫更提。蕩子心情同蛺蝶。好花多處抱香栖。壽楣留心切記。聽耳邊街鼓。業近四更殘。月微明。由他道回寓。次日仍過其處。徧問舟人。並不聞二女吟詩。壽楣悚然。不復敢深夜遊行。

庚辰春莫。偶過因是庵。適值牡丹開盛。邀集胡蓮漪張寶林。作花前竟日之遊。兩人居處異地。辰邀已至。各攜摺疊扇一柄。均畫折枝牡丹。一書姚鐵舟善慶庵看牡丹二律。一書初潭集賞牡丹一則。實非有心預購。何巧合乃爾。因併錄之。

鐵舟名翺。貴池人。其七律云。扶筇同過梵王家。綠雨紅雲爛若霞。正道禪門為善果。誰知淨土有名花。生來富貴嬌

無力。吟到清平點不加。誰識甚深微妙語。空中香色總繁華。芬芳魏紫與姚黃。四面樓臺護曉妝。鹿苑苔深雙屐少。鼠姑苞拆一僧忙。筵前莫惜中人產。檻外能留幾日香。拈向花間頭白盡。摩挲老眼看春光。

初潭集。載王簡卿赴張功甫牡丹會。衆賓既集。一堂寂無所有。俄而左右報云。香發。即捲簾。異香自內出。薰郁滿座。羣姬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衣白首飾。衣繡皆牡丹。一姬首戴照殿紅。執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捲簾如前。則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鵝黃。黃花則衣淺紅。如是十輩。衣與花凡十易。所歌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樂無慮百數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若遊仙。

余在姑蘇。又聞王學耕誦卞時校書寄某詩云。不恨離多恨夢癡。夢中攜手說相思。一聲鐘動鴉啼樹。又是柔腸欲斷時。迨至秣陵。逢人致詢。有能知其舊居油市。而伊人秋水渺不知其所之矣。

江歸鶴訪紫雲校書云。誰家水閣近黃昏。滿耳笙歌笑語溫。悄立桐陰風露冷。曲終纔扣一聲門。

李贛村上已集飲秦淮七律云。板橋雨過水拖藍。約踐今朝恰盞簪。馬齒座叨人第一。蛾眉窗對月初三。歌傳桃葉春猶淺。笑索梅花酒正酣。恨是綠肥紅瘦日。却從江北憶江南。

南漁滿筠少震東。題李笛樓秦淮煙月錄云。買得秦淮作比隣。不知占盡幾多春。小紅度曲花含笑。太白題詩筆有神。得意文章關福命。會心杯酒總經綸。板橋他日搜遺翰。定議先生第一人。又陪哈陰亭孫虎溪曹義池周月溪周了緣板橋踏月五律二首云。夜氣壓重樓。青溪結伴遊。人煙隨岸遠。燈火逐波流。長笛三更月。輕寒六代秋。誰家小兒女。猶自唱伊州。往事記名流。秦淮第幾樓。吟詩留古意。打槳放扁舟。客舍難爲夜。羅衣不奈秋。閒心消未得。貰酒看吳鉤。又憶秦淮七律云。六朝陳迹隔秋煙。最憶江南八月天。勝國樓臺斜照裏。故侯門第晚風前。尋山謝傅雲雙屐。吹笛桓伊月一船。何日得隨南向雁。重來江上拂吟箋。金陵瑣事載林奴兒號。秋香成化間妓。風流姿色。冠于一時。學畫于史廷直。王元父二人。筆意清潤。從良後有舊知。欲求一見。因畫柳枝于扇。題二十八字以拒之云。昔日章臺舞細腰。任君攀折嫩枝條。從今寫入丹青裏。不許東風

再動搖。羽士朱嶽雲福田。江寧人。著有嶽雲詩鈔。咏秦淮舟子七絕云。一年生計在煙波。金粉秦淮過眼多。那更捕魚江上去。可憐夢裏亦笙歌。

周襟園與友人話秦淮盛事詩云。紅兒家近古青溪。作意相尋路已迷。渡口桃花新燕語。門前楊柳舊烏啼。畫船人過湘簾緩。翠幙歌聲扇扇低。明月欲隨流水去。洞簫猶在板橋西。曲曲銀河蕩晚霞。蘭叢玉色間琵琶。琵琶潮夜濕依欄。石細雨朝開。隔岸花茵蒼。無心臨翠蓋。芙蓉有意映紗窗。紗雲鬢月底分明畫。妬殺垂楊一半遮。誰識合歡夜不開。吹笙無力自徘徊。鐘聲漸遠隨波去。花氣將眠過渡來。曲曲鴛鴦流豔夢。垂垂楊柳縵深杯。一生明月秦淮好。到眼雲煙第幾回。拂水殘鴉弱自持。輕寒簾外影離離。風吹香動花無骨。露逼歌聲月有絲。漁笛暗隨紅雨落。酒爐閒受綠陰支。鍾山松老雲霞漫。近日金陵客不宜。又馮筠少憶江南詞云。江南憶。連漏怕重聽。十里畫船歌管接。五更殘燭夢魂醒。記得雨初晴。春過處。何事媛如雲。鸚鵡恰當來。客語鴛鴦生爲讓。船分天色正黃昏。

陳佛奴既往揚州。於秋杪寄湘亭一札。併寄香物數事。湘

亭題後七絕云。冰麝芳煤遠寄將。幽窗焚處斷人腸。分明
曩日人初到。一陣衣香早上堂。

或誦秦淮某校書絕句云。雨急風狂勢欲傾。呼僮忽取榜
簷燈。奔來簷溜如溪響。隔著窗兒喚不應。又云。此王翹雲
詩也。

旌陽汪潤齋佩暄。工繪事。畫五色菊於簷頭。寄馬紫珍校
書。並題二斷句云。曾過三徑話從容。描出幽姿氣味同。耐
得秋光禁得冷。回頭莫怨負東風。擬將瘦骨比寒芳。膩粉

調朱鎮日忙。不信色香都絕俗。寄人籬落避秋霜。
李嘯村上已憶白下詞云。清明恰是握蘭辰。遙卜秦淮眼
一新。楊柳晚風深。巷酒桃花春水隔。簾人橋邊車過。香生

路。樓外船歸月滿津。憔悴不堪來舊館。相憐誰為洗沙塵。
廣西桂林許健庵其源。同蔣心餘先生話青溪舊遊斷句
云。十年萍梗寄江涸。何處春來繫客思。記得青溪舊遊處。

桃花深護小姑祠。
如臯滿玉林。原與王桂娘同居。桂娘去後。遂歸馮氏。改名
福姿。其始至白門。臥病數月。霜菊雪梅。未免憔悴。隔年餘

再遇於鈔庫街。則桃花春水。顧影堪憐。聞與邗江湯某綢
繆。隔別贈贈七律云。一掛輕帆便各天。相思有夢亦徒然。

蔗甘終竟茶同苦。藕斷何堪絲又牽。歡會從今思昨日。光
陰容易過中年。懸知兩地難愁苦。怕看當頭月再圓。

喜齡翻七養女。居淮清橋水巷十五歲時。色藝俱佳。不屑
嗆伍。春日放美人風箏。洪勺泉題詩云。霧鬢煙鬟白練裙。
御風行處傍斜曛。應酬久厭思。離俗位置空高太。不羣幾
見嫦娥曾入月。由來神女慣為雲。因緣一線非難斷。莫把

飛昇早認真。
馮筠少茉莉詩云。磁盆軟土絕塵埃。清白風姿婉媚才。插
入鬢雲連葉少。稔將纖指待花開。夢回珊枕香猶膩。妝罷

朱樓賣。又來一蕊一珠攢。萬朵秦淮風景足。低徊又玉簪
花結句云。只恐鬢雲簪不住。小鬟生怕倚欄干。又梧桐一
聯云。遊戲功名憐介弟。風塵賞識讓中郎。俱舉寫有神典

切入妙。
鮑柳橋絕夢詩。寄白門某校書云。鶯離燕別太匆忙。猶喜
宵來入夢鄉。為道風波難跋涉。更憐清減細端詳。繁絃健

唱新翻曲。小袖仍藏舊日香。珍重夜寒休再到。板橋殘月
有輕霜。聞柳橋與馬月香有終老之盟。此殆寄月香也。余

曾晤月香於張鳳林席間。身軀短小。雅淡宜人。殊足繫人
懷思。

鍾沁香李雨亭劇賞胡雙喜張寶林馮秀卿曲藝之佳。因
同二公乘輿踏月。適雙喜抱恙失音。不勝快悵。沁香於席
間口占云。樽前唧唧似蟲鳴。病裏歌喉怕倚聲。名曲要聽
偏少。福舊絃重理亦多情。樊川薄倖人都老。王粲思歸賦
未成。歸時將銀燭華堂今夜酒。青衿紅粉問三生。

汪元琛金陵雜詩云。青溪一曲鴨頭波。相約漸裙踏淺莎。
雙槳月明桃葉渡。但聞人語不聞歌。

白下秋闈士子雲集。秦淮諸姬家詩詞。楹帖。觸目紛披。但
萬斛沙中寸金難得。偶於楊韻香校書水閣。見呂卓園範
錄舊句一律云。柳絮吹殘柳浪搖。春淮日日長春潮。水高
船影平。欄過風急歌聲隔岸飄。檢點妙香焚寶鴨。編排小
令配瓊簾。桃花門巷深如許。記得天台路一條。

虞初叢書

靴執手。脚躡奈別何。夜雨淒涼傷舊雨。情歌冷落怕驪歌。
熏爐那及郎情熱。蠟燭真同妾淚多。短髮長亭人獨去。滿
帆風雪渡黃河。

偶過嘉興友人柏菊溪。屢詢秦淮女子竹香。近况若何。予
雖久居白門。曾不知竹香爲誰。轉問菊溪。乃菊溪亦只聞
其詩。而並不知其姓氏居址。因誦其春夜懷人一律云。簷
鏗聲聲夜漏遲。丁東入耳最淒其。剛愁酒醒誰相伴。恰喜
燈明影不離。芳草隄邊留舊恨。垂楊屋角掛新絲。此情難
向人前訴。只有菱花鏡裏知。

長沙嚴仲簡。年才弱冠。僑寓秣陵。閒居院中。情殊急遽。常
側聽夜漏。黎明馳去。其友黃星堂調以詩云。鴛枕偏憐一
夜愁。濃香淺夢數更籌。笑君恰比春霜薄。紅日高時影不
留。

雲林逸叟。浪遊吳越間。二十餘載。癸未冬。六十初度。忽整
歸轡。陸調毓校書。邀集張腕蘭蔣秀英胡雙喜四喜輩。共
設餞于因是庵。留別諸姬二律云。白頭分袂最淒涼。無奈
桃花戀夕陽。綺席難辭今日醉。旗亭猶憶昔年狂。佳人滿
座都傾國。遊子還家恰杖鄉。恨別傷離徒懊惱。燈殘酒醒
莫思量。生憎薄倖到而今。誰識樊川一片心。玩月怕圓愁。

月缺看花不折惜花深休傷遙夜空吹笛自有知音莫碎
琴紅豆拋殘白門道垂垂翠英易成陰

開周介軒述壬午秋闈楊研齋龍霖亭左友人扶乩于秦
淮水榭默祝後乩忽自動得斷句四首云何處鐘聲日暮
時驚峯寺外夕陽遲笙歌歇處游人散自剔苔莓讀斷碑
秦淮誰說舊盟寒兒女酸心淚不乾底事相逢白門道帶
團難禁一時寬蘭桃燈火夜深紅數遍欄干第幾重記得
當時歡喜地玉河亭在板橋東名士名姬笑語隨依稀風
景似當年不堪幽恨重提起春雨梨花落墓田楊問作者
名姓乩復動曰兒乃秦淮舊人張喜林蒙公等見招無可
迴避但兒祖識之無不通文藝於驚峯寺前逢蒼好張質
夫強與俱來詩則質夫口占也楊又問諸人誰可獲雋乩
曰蘇籍輩自文昌我輩何能分曉再書絕句云棘闈深鎖
萬燈明食葉春蠶夜有聲老將重經酣戰處秋風淚洒石
頭成予憶質夫殆亦老諸生而客遊秦淮者
春日同李雨亭閑遊秦淮偶過某姬家適一僧先在予為
翻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句姬力白無他云是舊際偶
爾過訪越日以其事聞于楊香翰香翰述一趣語云昔有
夫出外經年始歸謂其妻曰獨處無聊亦與戚里往來乎

妻云自君之出足不踰闕即寂寞難遣以小詩自娛其夫
欣然索詩稿閱之開卷第一題即是月夜招隣僧開話
袁蠶玉西樓記初成就正於馮猶龍覽畢置案頭不致可
否哀惘然而別馮方絕糧室人以告馮曰無愛袁大今夕
餽我矣家人以為誕袁歸躊躇至夜忽呼燈持百金就馮
至門門尚開問其僕曰主方秉燭相待袁驚趨而入馮曰
吾固料子之必至也詞曲俱佳尙少一齣今已為增入乃
錯夢也袁不勝折服今尤膾炙人口事載堅瓠集按西樓
舊址在秦淮河武定橋下自許公香巖修葺後又經易主
若非法菊流傳亦安有過而問者

溧陽彭貢園光斗秦淮絕句云雙雙蘭槳畫橋西上已風
光入望微一派綠楊遮不住歌聲輕度夏侯衣誰製新詞
教小紅蓬艫低按玉玲瓏楊枝已去徐娘老莫向尊前唱
惱公

汪來峯寄寓秦淮習靜辭羈托病不出有旅病一律云年
來蹤迹苦勞形借病偷閒戶半扃藥信美人量水煮詩煩
老媪輟炊聽秋聲到樹驚殘夢月影移花上短屏枕畔每
聞隣舍曲三更歌管不曾停又黃園再過釣魚臺有賣花
聲詞云檻外綠楊遮影透紗窗欄處處玉無瑕記得旗

亭會畫壁。是那人家。深巷酒旗斜。紫好疑。差陰陰。庭院隔
籬笆。綠掩紅藏。昏似夢。風送琵琶。余將有揚州之役。鄭玉
齋江曉亭共鶻於厲四娘家。適其女玉林校書。購芍藥數
十本。曉亭賦芍藥一律。即送予之。邪上云。花神莫厭酒徒
狂。絲竹筵前徹夜忙。簾內影搖千片錦。擔頭風送一城香。
莫呼小字愁分袂。芍藥一名將離但惜餘春勸舉觴。明日廣陵騎
鶴去。虹園穠豔費平章。

秦淮沈翹翹者。亡二十餘年矣。友人誦某生帛翹翹絕句
二首云。舞衫如蝶鬢如鴉。醉倒城南碧玉家。一霎紅樓春
夢短。酸風苦雨送梨花。眉斂秋霜冷畫屏。崔娘卷裏太零
丁。紫羅紅杜都尋遍。何處空山墓草青。後閱耳食錄。知爲
河南韓生帛都下沈翹翹之詩。愛其凄惋有致。並錄之。
王建宮詞云。密奏君王知入月。喚人相伴洗裙裾。按黃帝
內經。女子二七而天癸至。月事以時下。又曰。女子不月。則
王建所云入月。卽月事也。近人諸春生。欲寄宿院中。尹新
官以月事婉辭。施暨堂爲賦絕句云。鴛鴦此夕費安排。雙
宿雙飛事不諧。爲報嫦娥今入月。與卿同學太常齋。
日札載美人粧。面旣傅粉。復以胭脂勻掌中。施之兩頰。其
略濃者爲酒暈粧。淺者爲桃花粧。薄薄施朱。以粉罩之。爲

飛霞粧。梁簡文詩。有分粧開淺。鬢繞臉。傅紅斜之句。近日
秦淮曲中。競尙飛霞粧。華亭王秋楚絕句云。水晶簾下看
多時。淺淡飛霞鏡裏知。莫更樽前添酒暈。輕敲歌板喚紅
兒。

馬湘蘭舊宅。今改爲佛庵。黃園七絕云。拍拍寒塘野鶩飛。
數株衰柳胃禪扉。壞牆風過幡飄影。猶認樓頭舊舞衣。
宣西庵江干曉發。寄王寶珠校書云。催人腸斷五更鐘。不
管離愁幾萬重。江上蘆花舟上客。一齊侵曉趁西風。
長安客話。金陵陳大聲鐸。湖北卷曲云。門前一陣驟車
過。灰揚那裏有踏花歸去馬。蹄香綿裙綿襖。襖褲子。勝脹
那裏有春風。初試薄羅裳。生葱生蒜。生韭菜。腌臢。那裏有
夜深私語。口脂香。開口便唱冤家的歪腔。那裏有春風。一
曲。杜草娘舉杯定吃燒刀子。難當那裏有蘭陵美酒鬱金
香。頭上鬢髻高二尺。蠻娘那裏有鬚髮。雲鬟宮樣。粧行雲
行雨。在何方。土炕那裏有鴛鴦。夜宿銷金帳。五錢一兩等
頭昂。便忘那裏有嫁得劉郎勝阮郎。近日秦淮曲中。人人
競秀。戶戶爭華。陳設做商彝。漢鼎。綉窗嵌雲母玻璃。曲檻
長廊。望徹湘簾。繡幙。曉風殘月。聲傳鳳笛。鴛鴦。奇服艷粧。
雀裘珠繡。瑤釵寶珥。火齊貓睛。味厭山珍海錯。人思火棗

冰梨淺斟低唱。飛瓊恰霄漢飛來。檀板金樽。玉娟比瑤池
玉潔。遙想大聲。見聞習慣。故鄉風景。故一遇趙女燕姬。直
是人間天上。

黃陶庵先生不肯和河東君詩。蓋賦性莊嚴。其詩却極有
風趣。如竹枝歌云。東湖西湖蓮花開。一日搖船採一回。蓮
葉田田無限好。只因曾見美人來。柳條不繫玉蹄驕。拗作
長鞭去路斜。春色也隨郎馬去。粧樓飛盡別時花。近有詩
本不佳。而自矜身分者。柳塘以沈餘霞校書小照。求題于
某生。某意不屑。置之。餘霞謂予曰。某不題照。拜賜多矣。聽
其言詞鄙俚。必無佳句。倘一落墨。行將奈何。後見某莫愁
湖句云。詩人何事無高見。不咏功臣咏莫愁。回憶餘霞之
言。誠為不謬。未幾湘潭王瑞軒來云。余訪餘霞不獲。今始
知其移居鷺峯寺後。地頗清幽。曾出梅花小照。爛題得七
絕一首云。一重門掩一層花。入夜寒芳透碧紗。不是色香
清絕處。美人何事肯移家。予笑曰。君為某公捉刀。餘霞雖
不知詩。而實能知人。因述前事。共相慨歎。

謝小娟年十四。明眸皓齒。顧盼嫣然。鍾泌香贈七律云。脈
脈泉聲愛細流。兒家小築徑通幽。等閒公子留紅葉。多少
才人願白頭。對鏡修容疑入月。奉簾識面抵封侯。禪心笑

我沾泥絮也逐東風上玉樓

揚州汪蛟門贈柳敬亭賀新郎詞云。何物吳陵叟。儘平生
談諧遊戲。英雄屠狗。寒夜蕭條。聞擊筑。敗葉滿庭飛。走令
四座。歎歎良久。說到後庭商女曲。悵白門。寂寂烏啼柳。天
付與。懸河口。可憐飄泊。寧南後。記強後。接天檣櫓。橫江刁
斗。亡國豈知逢叔。實世事。儘銷醇酒。滿目欄羊。僚友心識
懷光。原未反。但恩仇。將相誰知否。少平勃。黃金壽
鍾。沁香。贈言露。香校書云。橫看側視。總銷魂。疑是前生淨
六根。粉黛輕勻。花有致。丰姿皎潔。玉無痕。繡簾風細。游絲
軟。寶鼎香清。篆影溫。知否最難商量處。一鈎新月。近黃昏
又贈蓉裳校書云。燦爛衣裳五色絲。章臺誰信有瓊枝。知
名久。列羣芳譜。繡像新增百美詞。袖影風飄。春筍嫩眉彎。
黛淺。遠峯低。留人細語鶯聲軟。猶憶盈盈十五時。蓉裳本
吳人。愛着繡裳。見者目炫。彈絲品竹。藝冠一時。雖稍長。猶
自矜持。常與雛姬小鬢角。勝云。
雲林逸叟重遊白下喜晤若玉校書贈詩云。誰云別後見
時難。春去秋來雁一般。夢裏悲歡傷聚散。燈前驚喜話溫
寒。重逢解語名花好。直當知心舊雨看。雲鵲畫檐應有信。
綠楊深處卸征鞍。

情性。癡。癡。癡。可憐。風寒。露冷。夜將。眠。眠。時。記。得。清。閒。睡。鴨。重。溫。護。水。仙。余。見。此。詩。於。馮。雙。喜。壁。間。未。無。名。氏。詢。之。云。購。自。夜。市。中。錄。之。以。俟。知。者。

杭州宋笠田樹穀山塘閒步云。疏狂猶記少年時。幾處歌場鬪雪詩。此日舊遊零落盡。酒痕只有故衫知。似此風光絕可憐。相攜朋好踏春煙。怪他楊柳留青眼。止向長街看少年。近人劉鑾田莊再遊秦淮云。衰柳斜楊客再遊。舊人無復唱涼州。劉郎老去風情淡。自燃吟髭賦感秋。秦淮畫舫劇玲瓏。短檻疏簾四面通。忽聽隣舟歌子夜。借人絃管醉西風。二公詩傷時感逝。中年以外人殊難多讀。

願與治秦淮感舊七古云。淮流雨足波光膩。詞客停船午相暹。文園多病阻清歡。坐起尋思溯洄意。此時落日酒初酣。望裏悠悠總詩思。何人對此最深情。風前別下鍾山淚。遊子皆言風景殊。居人倍感河山異。余生曾作太平民。及見神宗全盛治。城內連雲百萬家。臨流爭餽笙歌次。一夜扁舟價十千。但恨招呼不能致。佳人向晚傾城來。只貴天然薄珠翠。不知蕪澤自誰邊。樓上舟中互流視。采龍門罷喧未已。蜿蜒燈光夜波湧。偶將一葉到中流。半夜移舟無槩。施當時只道長如斯。四十年中幾遷易。渡頭猶是六朝

庚初賦志

煙。畫閣珠簾久。顛。顛。顛。鴿首全隨。戈甲人馬嘶。亂入王侯地。卽今月好幾。船開惟有空。明照酣醉繁華。既往莫重陳。暮燕搖搖定。猶未但願遊人去。復來再見太平全。盛事卷中多錄國初人詩詞。亦見明季末造。士夫觸目傷懷。有不能自已者。我輩生當盛世。江山秀發。花柳榮敷。窮達均有餘樂。謂非覆載生成之獨厚乎。江夢亭題沈素琴水閣云。數椽斜枕舊青溪。窗外輕紅杏一枝。花映清流人倚檻。雙雙照影水都癡。張子含雨中同小雲司馬。二波騎射。題吳姬寇香。耀月圖三絕句。詩云。玉簫金管蕩橫波。何似吳姬細馬駝。爭怪雙環忘不得。當年曾與唱黃河。九曲秦淮話六朝。不堪同聽雨瀟瀟。檣牀小響分明記。青粉垣西舊板橋。未到黃昏掩側門。初三下九易消魂。東風二月梢頭恨。都

武進黃仲則景仁。中秋夜游秦淮。歸城南作云。城南好酒如春泉。醉場酒家樓下眠。醒來露重葛衣冷。正見浩月當中天。呼僮起步六街去。香塵寶轂青溪邊。玉簫子夜聲未歇。離姬十五歌可憐。此時據鞍我亦樂。願影不覺猶少年。惜哉花月只空度。春江回首愁如煙。去年此夜人初別。今歲今宵已成憶。懷人中酒自年年。此時愁煞天涯客。桃葉

一百四十一

波莫愁湖。昔日佳麗。今有無。殘金剩粉。不盡徘徊。漏下
啼城鳥。城烏啞啞。天將曉。走馬卻出長干道。到此惟餘萬
古愁。荒荒月落高城小。

白門馬子周秦淮雜詠云。丁字簾前月上時。簾中低唱竹
枝詞。雛鶯出谷啼。猶軟乳燕臨風。慙不支我對青衫。懷白

傳誰鈔藍本。贈紅兒憐卿親捧銀箋。紅補索前宵。感遇詩

江事秦耀曾字遠亭。湖泉殿撰之孫。芝軒尚書哲嗣。以孝

廉官武部員外。工詩。少學明七子。近師山谷放翁。著有鳳

梨書屋詩鈔。其和清溪舟泛圖八首云。紅蠟能填碧玉簫。

青油初泛木蘭橈。聽歌已過橫塘口。流水潺潺冷竹橋。短

離缺處補移楊。野蔓無人自有香。七十二航歌板寂。更從

此地關清涼。黃蘆苦竹儼荒汀。水樹傾頽閉曲樞。疎雨一

畦人不。到豆棚蛛網挂。蜻蜓祇林雙。社鎖山扉。樹杪危巢

白盤飛。忽見青帘飄一角。隔林犬吠。酒人歸翠洗。層巒淨

曉鬢。鴨頭波離兩三灣。怪他眉譜翻新樣。寫作雙蛾對博

山欲問。臺城十里隄。藤梢橋刺路還迷。石橋巷口南朝寺。

草翳裙腰。蝶蝶低。消夏寧煩折簡呼。一舸穩載阮嵇徒。吟

懷漸減。風懷冷不藉詩娛。藉酒娛。齋窗網待重新翠。羽

明珠恐未真。欲采蘋花慰幽怨。小姑祠下唱迎神。

滇南殿廷中。字秋槎。匡山方伯哲嗣。官萊陽少尹。七壽縣
事。山左稱循吏焉。著紅蕉吟館詩集。逼真晚唐。其秦淮曲

云。豈惹含苞。圃香雨。芙蓉根抱相思土。斷雲殘月不分明。

化作秦淮煙。一縷秦淮十里九。停橈金粉依稀認六朝。一

道盈盈衣帶水。紅樓分岸住妖嬈。銀屏珠箔紛無數。雕欄

畫棟參差露。玳瑁梁高燕穩棲。流蘇帳暖春難去。洞房曲

折繡簾遮。簾內深藏解語花。侍兒宛轉知留客。鸚鵡聰明

會喚茶。綠酒紅燈開夜宴。敘聲聲影圍佳豔。纖手親揩白

玉盤。冰梨雪藕隨時薦。鬆髻鬢子學蘇州。珠翠尋常不上

頭。茉莉半開工媚夜。芝蘭斜插更宜秋。輕盈體態天生就。

冰綃束緊腰肢瘦。衣染鵝黃柳色嬌。裙拖湘水春痕縹。歌

喉一串大玲瓏。鴛鴦讓悠揚。燕讓清紅豆迴環。新記譜綠陰

別院夜吹笙。十五吳娃初省事。眼波已解隨人試。花信專

工繾綣。枝爐煙也篆鴛鴦。字更有年華廿二三。可人中婦

倚嬌。慙慙溫柔儘讓秋娘。慣風月尤推阿姊。請秦淮十里秦

無縫銷金。不比銷魂重。杜牧空留薄倖名。高唐未醒迷離

夢。我昔乘舟過白門。紅翠翠解溫存。雙飛綠鳳會留影。

十索新歌。總斷魂江山無恙。繁華歇人間天上。仙凡別莫
問當年舊板橋。斜陽衰柳蟬聲咽。

終

82

J. J. G. G. G.

(11)

